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三四)

卷二二一至二二八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一目錄

守令七

官朝京

甯枚

張墉

李漑之

張朝宗

魏一龍

劉三德

陳待舉
邱上基

許宏勳

邱公

何源濬

王大業

弟大呂

吳晟

王斗機

王吉武

文超靈

秦松華

季麒先
高洪

張浩
王世濟

秦松如
陳大經

楊銘敦
吳道錕

祝增

曹泰曾

張曾禔

趙璣美

張聲遠
許眉

王之佐
閻士魁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一目錄

補録

補録

王吉武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七

官朝京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眾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輒以徇官氏聚族而居時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眾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故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

食少食而多糜俸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
充而在莆九年盡室舖糜無改也戊辰遷晉州武強令會遼陽于
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鷲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扑下牒詰責不爲
動方是時耗羨尙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君獨自刻苦用代
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
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誌皆泛語
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叩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
山賊不敢尸名以蓋鄉里先曾大父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
大府時于公貴盛故銘者以爲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
前武強近畿士大夫可周諏也鄉邦則耳目眾著敢以疑事溢言

爲曾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王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附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攻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堯峰汪氏誌其墓於奸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芟薙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槩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庸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

匡時之月其行不絕

卷二下二二

一一

筆之者知所裁焉

右墓表方苞撰

甯枚

甯枚字卜公一字雪山父洵國學生母范太孺人祖時謨萬厯己丑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公本甯鳩山人滋長子也嗣於母范太孺人孺人撫養辛勤不啻己出而公亦曲盡孝敬數十年如一日少補諸生性警敏讀古今文每洞悉大義與從兄林蜚聲左輔稱連璧負質清淑爲人雅淡和平才思瞻穎康熙壬子領賢書試文高簡超逸雅似潁川諸墨爲時所重丁丑謁選授浙江龍泉令龍泉在括蒼萬山中縣僻而事復不減公仲冬莅任累歲積贖案無滯畱士民以公仁人長者愛如父母公亦思所以興利除弊爲一邑措置不意戊寅正月泛舟方還無病卒壽七十有四卒之

先夕民有夢公如城隍廟者次日卽爲邑城隍誕辰遠邇老幼垂涕以爲我公將血食茲土耶嗟夫今之士稍有才氣知句讀者率多蘄拔岸異之行公獨温温藹藹謙退安詳不爲放言高論略似得柱下一端者厥後卜居小郭村廉靜寡欲每獨坐終日不出一語亦未嘗以一語忤人與鄉曲父老相爲勸勉慰勞人多引重有彥方叔度之遺風焉人傳公家居時值天旱鄰舍兒有盜其稷穗至一畝者以告公公曰彼必苦無食耳次日復盜之家人以爲憾將訟之縣公曰彼前食量已虛也人相述以爲雅談云

右傳康无疾撰

張墉

鄒平東郭張氏兄弟九人讀書績學雁行而肩隨如昔所稱荀氏公沙氏者已而長公新野君璽報最需次臺省病卒季公孝廉填登鄉薦先卒今次公雄縣君報最受代有日矣而又卒其卒慘甚論者皆以爲天道不可問靈均呵壁有更端不可殫者卽予亦不能無疑予與君外兄弟也幼相習君之孤秉鈺等以誌來請詎忍例辭君諱墉號西園石宗其字會祖奇策前誥贈甯武道山西按察司僉事祖毓泰天啟壬戌進士仕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父景榮順治乙酉拔貢以君貴 皇贈文林郎雄縣知縣娶於王前巡撫應天兵部右侍郎立字公象恆女卽予從姑也有子九人

君居次君風神玉立少讀書家塾與兄新野令寶庵齊名寶庵先以己酉捷京闈乙丑成進士壬子君始以選拔貢入太學而其弟翕仲墳蓮岳峻連翩而起君復與之適軫齊軌文譽益高戊午鄉試翕仲魁其經君復被落會予官國子祭酒君來肄業成均爲旗下生徒教習乙亥除雄縣知縣雄古易京所稱燕南垂趙北際者也地當綰轂之口而旗民雜處尤號難治君固仁人政尙清簡俾旗民不相凌競有古比閭族郇之風縣居九河下流眾水所歸民賴菰蒲龜魚之利庚辰諸淀水涸昔之澤國盡爲膏腴民爭趨之或相詬誶君履畝定額紳士編戶較若畫一豪強不得兼併眾歌詠之明年有永定河之役畿內諸州縣丁壯畚鍤勿敢後時君獨

力請修縣南隄工是役也雄民獨免徵發縣人德之隄成名之曰張公隄予以辛巳 予假過雄二十里閒隄路如弦高柳蔭之數十步輒作一橋上通輪蹠下通舟楫風帆往來若歷堂庠於是歎君之爲政有召杜之風非但以簿書筐篋爲能者也癸未以肅清驛站 特旨超遷予在京師方日夕企君至而忽驚聞逆奴之變爲廢眠食嗚呼以君之生平孝於親友於兄弟居官則豈弟馭下則寬仁可謂君子善人循吏者也而竟以此終天耶人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夫光武漢誼主也竇建德草昧之雄也光武至侯蒼頭子密而建德能立誅滑州刺史王軌之奴滑人感動即日而降子嘗讀史而慨然孰謂光武願出建德下哉 國家法律嚴明立正

鼻獍之誅稍可暝君目於地下吾終爲天道惜耳君固工文楷書尤圓美秀勁有大令之法夙昔力行功過格好行其德贈公歿與其兄力支門戶外侮內難卒不得逞事多可書今略其大者俾鑿諸隧道之石千秋萬世必有爲咨嗟太息而撫膺者也君生以崇禎辛巳正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三配王氏繼配韓氏男子五人秉鑑庠生先卒秉銓庠生先卒秉鈺廩生秉鏐庠生秉鑲女子三人一適張億維一適畢世推一幼未字孫男三人原澧原澤原涇以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葬某阡銘曰

黃鳥哀良人百其身何鼻獍肆狂戕厥鳳麟天道茫昧孰知往因

降祥降殃孰爲屈伸長白蒼蒼小清粼粼祕此黃腸永安千春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李溉之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於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公諱溉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迓春以孫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夢鳳以子貴 贈如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尙書公方仕於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

三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尙書公既于告
公亦不謁選人建芝煙閣於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籍
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
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旣而尙書公病劇公晝夜沈憂疽
發項繼以疾病沈絛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
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
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豉蒜果堂廚無大烹會天子時巡
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糧羊豕禾秬悉出自廩舍錙釐圭黍不擾
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壽知州云及期以盜案罷公
之官於灤也尙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

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家五月而尙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於明天啟七年月日卒於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佺也女二人一嫁章邱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啟深孫男幾人孫女幾人

右墓表朱彝尊撰

張朝采

十餘年來邑中士大夫宿素雕落典刑殆盡而後來英妙射策起家經營四方者尙不乏人乃復扈於陽九中道徂謝未竟其用如偃師令張君者其命也夫昔人云人固不可以無年是可爲太息者也君諱朝采字采臣敬齋其別字九世祖始自棗強徙濟南之新城曾王考科王考世勳考熠斗世有隱德生丈夫子五人君行第三少穎異露頭角與兄朝宗弟朝寵以文章齊名君性凝重簡默事兩大人至孝進止不失尺寸兄弟間以經術相師友怡怡如也康熙壬子中山東省試第三人癸丑 賜同進士出身銓授偃師縣知縣偃師古緱氏河南巖邑也與洛陽壤相錯地號膏腴自

流賊陷洛陽屬邑皆爲戎馬之場井涇木刊戶口十損其八 皇
清定鼎招集流亡漸復故業然有司率緣以爲利胥吏乘之私幫
雜費至不可訾計中州之民不苦正供而苦私徵君廉知其實下
車悉與革除民困以甦司府胥役以州縣爲奇貨符檄旁午要挾
恫喝不盈其谿壑不止君侃侃言之上官無所鯁避自是上役搖
手相戒不敢以偃師爲利藪矣公暇進諸生論文較藝慨然曰伊
雒之間嵩邱之交古之都會理學淵海也士風奈何不競乃立科
條月兩試之優其廩餼隆其體貌士皆感奮自勉於學丁卯張君
度正遂以第二人捷省闈自時厥後科第項背相望又立義學延
耆宿以訓邑中子弟絃誦之聲比屋相聞士以不學爲恥有漢文

翁高朕之風他如講 上諭以定民志省刑罰以致民和減踐更以恤民勞通鹽引以蘇民困方次第舉行而君病矣丁卯秋力疾奉檄爲同考試官矻矻校閱得王君汙輩三人旣蒞事歸病益增劇蓋五日而終偃師人罷舂巷哭如失怙恃然其得民心如此君生以順治乙酉十一月十六日卒以康熙丁卯九月十二日得年四十有二配王氏幼而喪明或勸別娶君毅然不可旣歸相莊如賓終身無忤人以君有古人之行生以丁亥卒以甲寅年二十九繼配王氏佐君宦遊以廉潔相砥礪而治內勤儉事君舅以孝敬撫藐孤以恩義時稱賢媛生以己亥卒以戊寅年四十子二人慶麟慶麒女五人以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十一月二十日合葬祖塋

之左銘曰

叢蘭方茂秋霜悴之才豈百里而命止於斯噫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魏一鼇

魏君一鼇字蓮陸直隸新安人夏峰徵君高足也嘗宦山西官知州有惠政搜訪隱逸折節下士及去官匹馬雙僮而已蓮陸與清苑高鏞范陽耿極等從徵君游最早遭時喪亂患難與其者餘三十年及徵君遷蘇門蓮陸自山右歸率閒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畱後構雪亭於夏峰爲徵君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鐙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及門問荅語蓮陸爲多所著曰雪亭夢語湯潛庵先生官京師時蓮陸嘗策蹇訪之見潛庵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因出夢語讀之屬潛庵爲之序初徵君命蓮陸輯北學編尋命潛庵輯洛學編潛庵以雪亭比朱

子之寒泉精舍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按孫徵君年譜魏公輯北學編與湯公輯洛學編並成於康熙十二年魏公又

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詩草

劉三德 陳待舉 邱上荃

劉三德湖南攸縣人由歲貢知臨桂縣值逆藩耿精忠稱兵東下欲授以僉事不從賊平擢知開封府卻餽遺革陋規雪貧民冤獄尋乞歸結廬父墓歲時祭埽輒悲泣卒祀鄉賢同邑陳待舉字子遠康熙乙卯應征南將軍穆占之召以曉暢戎機題授耒陽教諭未令自知才不逮有疑事輒咨之時軍興旁午日數耳受口宣手畫事皆就理丁內艱起補通城教諭卓異升江西金谿知縣丁父艱歸時又有邱上荃字九畹黔陽人當逆藩吳三桂叛大將軍某聘參軍務草檄如飛料敵制勝一軍倚以爲重由廩生薦知貴州安化縣歷永昌知府坐失察去職

右傳李元度撰

許宏勳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載海宇清宴萬國咸甯 朝廷爲曲徙計改
建藩封甚盛典也滇黔告變閩粵效尤浙之三衢首當豨突旣而
甌括叛亂流氛日熾遂蔓於越屬暨嶮新三邑奸民互相煽訐七
月初旬連陷諸邑賊卽窺伺郡城十二日賊至古博嶺官軍以眾
寡不敵引次斑竹庵十三日辰時戰於庵側官軍復小卻賊乘勢
攻常禧門幟集如蝟郡守許公宏勳慷慨登陴引民兵擊卻之日
晡賊復從城南渡河攻稽山門呼聲動地時東南隅守具甚薄乘
城者咸股栗公介馬疾馳至則援巨礮擊之中賊皆糜碎賊魚貫
攀堞以登公命善射者於陴隙伺之多應弦而斃由是賊勢漸沮

自晨迄暮自昏達曙雖百道進攻隨機策應殺傷數百計其肉薄
先登爲巨石摧壓者不與焉黎明賊飢就食邨落食已復環城譟
呼鋒刃耀日其生力者益至公令兵民休番蓐食以待之賊終日
誼擾不息薄暮自繞門山渡河攻吳市門公謂賊驕且憊可以出
戰於是部署士馬潛啟筦鑰約以礮聲爲號突出截殺賊方輕官
軍嬰城自守多拋戈甲裸而揮羽者有踞門嘲笑者門啟眾馳出
疾擊斬獲數百級溺河死者不可勝數賊奔還稽山時觀者踊躍
勇氣百倍是夕賊尙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盡奪矣比明甯郡援
師始至入自西門飯於演武場賊尙未知也飯畢公令啟常禧門
出師襲殺賊敗奔牛角灣再奔鷺涇殺溺死者亡算生擒數十人

又追至何山橋賊欲扼橋以拒我師乘勝蹂之又追至亭山賊又據高圖鬪已而會城兵大至賊遂驚潰蓋公已先期請濟師夾擊也是役也斬獲以千百計賊膽已墜然詢諸所獲賊謀則云所昨者尤在稽山之巨礮吳市之襲擊云先是郡兵六百餘人奉臺檄調援三衢營伍遂虛比賊附城城中兵不滿百樓櫓粗具士無固心公單騎呼於市市人持椎挺從之者頃刻萬計咸曰我公呼我可不殫力殺賊以報乃德乎由是垣堞無隙地蓋前此臺符屢下趣郡集民城守公曰小民各有生計無事而錮之城守是坐困也第令有急呼之可耳民懷公德故一呼罔不應者公知城內賊聞甚繁附城之夕必舉火爲內應下令凡衢巷俱家懸燈炬固守柵

欄賊知有備終不敢發蓋內應絕而外寇之勢自孤矣稽山一門
素稱僻陋稍不戒全城羹沸矣公納紳士議秉燭塞之并撤春波
橋以遏其衝已而賊果犯門熾薪焚火終不能克蓋先事綢繆之
力也至於振甲登陣身當矢石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奪門出戰殲
縛渠魁公之膽智絕人令聞風者罔不嘆服也嗣此嘗深入大嵐
巨寇驚遁入海勦撫剗寇援將憤其負固欲盡屠之公力主招徠
保全者億萬戶迄今言及咸感泣而公歷時十餘載未嘗自述其
功故日月姓名多不可詳考誠度量深遠矣僕從圍城中目擊公
之宣力固圉決機應變歷歷如此遂忘不敏約書之爲記

右越城固圉殲寇記余縉撰

邱公

四明爲甯波府鎮山縣互八百餘里東連鄞奉北抵慈姚西通虞
嵎南接台之甯海地大谷深路遙勢險四方有事則奸民乘閒而
起者往往據爲亂藪而二百八十峯中必以大嵐爲巢穴當國
家之初下浙東也聲靈赫濯所向披靡然且大嵐之賊倚海爲聲
援攻剽城邑焚掠府庫守土文武官幾不能禦蓋自己丑以迄丙
申八年之間叛服靡常朝廷席全勝之勢命將出師以討之者
數次而後定其難如此今天子卽位十餘年聞天下太平民生
不知兵革一旦滇黔背叛閩逆從而附之倉卒傳聞震搖宇內而
甯波瀕海鄰台其勢孔棘甲寅十月大嵐山賊復起先是會稽山

中土寇竊發紹興騷動新昌有盜曰胡某乘機倡亂而上虞嵗縣
之間亦有方賊楊賊者聚眾劫掠至是句引閩寇流入大嵐號召
餘孽龔萬里魯朝詮王阿韓褚楚白徐廿六等名稱僞銜竊據其
地兩郡山鄉之民被其迫脅煽惑一時從者甚眾旬月之間聲號
近萬四出焚殺殆無虛日方是時官軍併力守台甯地空虛一輩
議者窘於無兵因謾言謂是么麼小醜倚寇狐鼠俟闖魁授首自
當解散何足動煩天誅知府事邱公獨曰此心腹疾也若不早爲
撲滅日滋月熾萬一據上虞嵗縣之境則稽山之犄角遂成使但
梗奉化甯海之途亦台州之餽餽不繼非獨甯波一郡生靈塗炭
而已卽浙東非 國家有也乃決意爲征剿之計申請督撫交權

將領倡率僚屬選練鄉勇蓋居廢寢食忘飽行屏輿馬者五閱月而大嵐之賊平於是閩郡士民咸謂大嵐之賊視昔爲難平而公之平之也比前若較易其有造於我邦大矣相與謀刻之石而俾余次第其事余謹按公之討賊一次姚江再襲大雷三軍陸家埠四捷乾溪五戰董村六抵大嵐惟其勢有未可故其功不遽成而公滅賊之志誓不同天卒乃殲渠散脅克奏膚功是真足以壽金石而昭日月也姚江之役公時方署甯紹道印故得請兵督鄞令朱君令其直擣徐杜輿而自以定海城守馬君兵取道姚江新集之賊聞甯紹夾攻則甚懼欲降而公適謝道事姚江勦撫事宜公不得與乃竟歸然猶捐俸助米馬君兵藉以不飢而徐杜輿寨破

巢焚賊頗知創大雷之役公以勦期未定賊氛日徧先約提標游擊郭君張君等夜出兵襲之偵知賊在大雷步行直抵其營賊蒼黃敗走近城之民始獲安堵陸家埠之役公以大嵐界在甯紹勦東犯西終無要領因通詳會勦令岷兵進岷虞兵進虞姚兵進姚鄞兵進鄞而公與城守馬君軍於慈之陸家埠五路攔截約二月八日大舉深入會有出洋之令來撤馬君公亦以料理舟師糧餉奉令回甯居民環馬首號呼者數千人公亦相對涕泣卽就軍中繕橐備陳情形力請再舉而賊方謂官兵數進數退不奈我何益肆猖獗公欲待會勦弗能忍於是有乾溪之捷乾溪爲賊門戶龔褚二賊守之公同都司張君守備郭君并所部府廳諸役及家丁

三百人略其地賊遽擁眾數千逆戰公揮兵兩戰兩捷生擒其僞副將褚某楚白之弟也會海寇破大嵩公歸保郡城賊復乘間轉犯奉化聲息甚急時會勦之令已下公念救奉而待會勦則噬臍無及卽自假溫紹標兵百人夜趨奉化詰朝甯城兵亦閒道來會於是有董村之戰董村者賊驍將楊四和尚所據和尚來自閩領藤牌手三百人號最善戰公引兵攻之自辰至未斬殺過當和尚就擒餘賊敗走西華阮軍聲大振乃畱甯海湯千總守奉而還已而會勦期定公與提標游擊張君都司張君鄞令朱君率兵進鄞之章村而令慈谿兵進陸家埠奉化兵進雪竇是爲甯軍甯紹兵巡道許公與紹協副總兵劉君率兵進小嶺而令餘姚上虞嵊縣

俱各以兵進是爲紹軍甯軍轉戰轉勝直擣石潭賊首龔萬里不
虞我兵之猝至也急奔大嵐而紹軍已破小嶺蕩褚巢樹幟大嵐
山上當是時萬里一見大驚欲走而甯軍追之急度還戰無復生
理不得已前詣紹軍降四月朔日兩軍會於大嵐擒其先鋒僞總
兵魯朝詮等餘黨遁匿公以分路接剿請之許公乃遣甯軍分徇
鄞慈地紹軍分徇餘上地而公自領兵趨小皎穹山窄路馬行輒
墮深谷往往步走上下數十里不止已聞賊伏茅鏹箭厂兼程進
剿賊僞將某某等多遣人詣軍前納款眾欲紮營以待公曰不可
賊眷屬在慮吾接故來納款以緩吾兵速則降遲則中變扳籐緣
石直趨箭厂時賊眾俱藏林莽聞公縱頭目之先降者往招所部

諸頭目上山俱口作猿嘍聲賊盡應出降公命駐兵溪南以溪北處降者秋毫不犯反側皆安當是時山賊略盡獨胡方楊三賊未擒而龔賊降非本意公慮其內應爲變乃謁許公請曰龔賊降非真不然僞割器械何匿不繳且兩殺招安之使焚戮數百家其罪貫盈不殺何以懲惡許公是之乃下令立梟龔萬里首兩郡官兵鄉勇無不歡呼稱快而奉化令曹君與湯千總適至自陳追殺胡方楊三賊於新昌之東村奪獲劊印器械等無算賊黨僅餘數十人遁去於是大嵐山賊或勦或撫兩郡以平初賊未起時公一聞滇閩之變卽繕城郭置甲械製火器內清保甲外議姦宄與兵民共圖戰守聞者或以爲太早計厥後賊勢猖狂江右兩浙均有城

殘邑破之慘而甯波一郡五縣獨保無虞未必非公未雨綢繆之
庇也嗚呼人徒知公平賊之功成於兩郡之會剿而不知使公滅
賊之志不堅則當會剿未定之先決不可以身試險屢挫其鋒賊
鋒不挫其勢易張蔓延至於數月卽會剿恐不能勝卽勝恐流毒
於生民者多矣亦烏能使賊平之後與曩昔太平時無異如今日
哉余受公知愛嘗數次謁公爲公陳直擣大嵐之計公慨然太息
於文職之無兵而且謂大嵐居兩郡之交非縮道篆則不能了此
蓋才之所長而職分限之此千古豪傑之所共歎也乃公竟以此
成平賊之功則公之方略亦有過人遠者矣余旣件右公之事且
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天下之功成於其權我操我縱孰不我前惟公不然一郡太守非
將無兵殄滅羣醜天下之功限於其職長才小試此疆彼域惟公
不然莫甯紹台越妖臂斷王師餉來天下之功亦在乘時開國先
聲勁敵爛糜惟公不然當偃兵革鼓怯磨鈍翦芟盜賊天下之功
亦在乘勢強寇當前賊何暇治惟公不然先靖腹心埽狐蕩鼠豺
狼可擒乃知圖事祇患無志爾推我誘束手圍視燭火蟻穴原燎
夫稽壞人家國千載同隱惟公殺賊險危不避五月六征視難若
易皇天照鑒有志竟成餐忘寢廢大嵐蕩平嗟如瀆閩制豈無策
旁觀苟且太阿倒掞鄰封固守坐困何難因循棄險潰毒翻瀾苟
能如公不滅不止跋扈飛揚何至於此然則公者國之干城 天

子仁聖大任宜膺臬吳繫耿肅清九有大書特書昭垂不朽大嵐
之石特其權與余鄙不文何以揚揄惟是士民有心宜述據事而
書我言頗質後守甯者於斯可徵師公以治大嵐永甯

右平大嵐碑鄭梁撰

何源濟

何公治郡之明年民愛之僉曰何公愛予夫子所不得於天地父母者而得之於公如潦之下澤如徂暑之啟向如勞者之就息於桓東林樾之閒渴之趨水提抱者之於煦嫗蠛蠓蠹蝻之於靄然以滄於是天有愆時曰公能回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慰之國家兵刑菑祲繇斂征克馬牛韭豉之日瀆於其境曰公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遭大故將去越田父輟耒工估罷市肆女下機織讀耆散編摘而卻術序爭趨督撫號跣請畱自會城沂江匍匐金衢戈戟之閒督撫憐之簡古四制獲門外之治斷義以權且郡方用兵得倣三代弁冕服金革遺事而公固辭之而不之受也於是民

愛益切謀祀公義愛舊祠貌公像而勒版其側夫爲民師率無過
守令顧令親而守尊故居高遠睽俯而摘發唯神采激越是尙而
從來吏治循良必推兩漢以彼其時凡英君偉輔盈廷卓犖何難
取爲吏而矜張之而咨嗟獎勸一則曰長者再則曰長者哉誠以
吏在親民慈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要也公治本至誠其愛民一
如己子興實利去實害剖悉情隱煦然無訶斥擊斷有懷匿弗
得白使緩上之其引譬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甯告戒卽弗悟不
忍遽絕其愛民如此此豈古之所稱長者非與夫公實愛民而民
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其臨大事忼愾不回其御疆兵驚吏必振掣
不少借下至會羨緝算城梁館廨郵置坊築諸妄璫屑必不容干

以非分以惠愛若此嚴毅若彼世所傳勸農興學簡訟卹獄戢兵
弭盜招流贖鹵卻縑辭肉皆公之緒事而非所記也按吾郡循吏
自漢劉公後在宋推范文正公故祠名義愛實愛祀二公而民以
爲義今且得我公而參之嘗歎守令勒銘多用民諛而我聞在昔
以閣臣二十人分典大郡宜無所不得於民而其後還閣惟二人
政績得記之石然則貞珉之未易冒矣公諱源濬淮安人由建甯
府別乘入 覲值甌閩兵變遂畱京改爲今官嘗謂公曰覲君免
亂痛父去職此忠孝兩全之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爲頌頌曰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名於赫我公遠用嗣興若
耶之水倍爲清泠莅郡無幾愛如所生耿純卻任山公直情銘勒

有盡義愛未央庶幾永祀以昭德馨

右祠版記毛奇齡撰

王大業 弟大呂

王大業字漁浦湖南澧州人康熙乙卯舉人謁選吏部奉 御試
長春院不移時詩成擢第一授知秀水縣縣賦重舊例糧總有陋
規大業下車汰之再補昌化縣時縣久旱至卽齋宿虔禱越四日
大雨始入署人稱隨車雨尋卒於官

右傳李元度撰

王大呂

原任南汝光道張君冲之爲其同年友永濟縣知縣王君請銘且
曰是嘗辦河灘地與藩司抗議不以重租累其民者爾聞之慨然
曰州縣吏重失上官意若邱山王君有是可銘也君諱大呂字諧

六先世山東海豐人其曾祖諱爲輔仕湖南常德指揮子孫畱家於澧遂爲澧州人君幼慧入庠有聲雍正六年特詔地方官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君以知縣用發河南歷署考城伊陽丁母憂服除授新蔡居七歲獄爲空者二歲蝗不入境課最矣已而以鹽政奏君銷引不及額離任後三年復授山西之河津居三歲以能調永濟時永濟與陝西之朝邑訟爭黃河灘地久不決君按故糧冊勘計議與朝邑四六分隸會大學士公傅公金川凱旋上命卽途次與大吏會勘如議訟事遂息而藩司議依河南河灘地起租君以灘地磽不任重租力請不允則徑請巡撫藩司忿曰是以我爲名將劾君君歎曰吾豈以一官遺民害耶乃復條列不便十事

力請於巡撫阿公會藩司以事改調阿公卒用君議定租禾濟民
自是安業君所至得民新蔡永濟皆爲立生祠然卒以縣令引病
歸君歸十八年以病卒寶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也春秋七
十有八以年月日葬涔河原所著有水經注略十二卷祖諱國鉉
父諱世訓庠生皆以元年 贈如君官祖妣陳氏妣劉氏皆 贈
孺人君三兄一弟長大業康熙乙卯舉人知秀水縣君初娶劉氏
繼娶樊氏皆 封孺人有子四長孫曾選拔貢生樊孺人出也次
孫筠次孫釋次孫昶女子五皆適士族孫二瓚琨女孫一君之卒
孫曾應京兆試聞訃泣告於張君張君與予友善其居官予子不
阿所許與宜不妄銘曰

德其有遇其偶諒其守施其隅叶銘我許叶信其友

右墓誌銘寶光頌撰

吳晟

吾友甯化令吳君晟旣歿其弟編修君乞假歸卜葬君以乙卯應
順天試于爲主考官知君以所試時文而已旣知其居家孝謹恂
恂篤行君子也出而宰閩之甯化革惡而興善恢恢治民之才也
吳氏自浙再遷滁州之全椒祖諱沛以長子貴 贈翰林院編修
父諱國龍禮科掌印給事中母孫安人繼母張安人君七歲誦唐
人詩卽通四聲給事君教至勤甲午第一薦被斥滯場屋者二十
年辛亥給事君歿君哀毀特甚乙卯試畢南還道聞得中式嗚咽
流涕傷給事君不及見也明年舉進士歸而築園城隅蒔花竹奉
板輿與子弟論難經書有所發明心開頓解也甯化處萬山中地

險而俗獷日相鬪殺君至作十勸以諷諭民勅立義學擇文行兼者爲之師躬先敬讓而人皆化之縣有伍家坊與江西錯壤豪猾相脅爲賊行劫廣昌界君陽督賦鄉里陰率壯丁捕賊伍睢禾等械送廣昌其黨復竄去勢益猖總督王公檄總兵官會剿君聞之大驚曰賊可計擒耳秋禾徧野師行必大擾如良民何適遊擊駱某以兵至急饗牛酒挑健者百人掩賊不備悉縛以獻而請罷會剿之師士民頌公德立碑筆山尤長於折獄平恕而民不犯然不能逢迎上官日益齟齬應升主事去甯化縣人號泣走送甯化道遠未能迎養張安人歲時起居俸入每稱壽既歸依依色養若孺子病革惟不得長事母此爲恨矣工著述有洪範辨證周易心解

諸書娶金氏嗚呼自令甲取士專尚時文士或剽竊僥倖不自砥礪試之盤錯輒立窘君讀書有根柢行義政事皆古人所難予曩以時文知君而君所爲焯焯不朽足以重予也葬有日繫以銘銘曰

息之深成乃晚吏爲廉躬益蹇行有百孝惟本立則三功及遠薦爾藝幟以建歸爾魄紼可輓筆山碑淚滾滾黃泉石言懇懇千萬年魂此反

右墓誌銘張大受撰

吳君名晟字麗正號梅原江南滁州全椒人曾祖謙祖沛邑廩生諸子貴三錫贈父國龍崇禎癸未進士國初徵用官兵科掌印

給事中疏議侃侃六丈夫子君其長君生而端重稍長好學能文通曉物情應機敏斷給事公愛重之期以早達然君卒連困場屋至康熙乙卯舉京兆明年捷南宮是時君之齒踰四十而給事公捐館舍亦且數年矣丙寅除福建汀州甯化令甯化處萬山中地險易爲奸居則結黨椎埋出則分曹角訟訟且負卽禽飛獸竄去名雖郡縣官長號令格不行君至一繩以法潛深匿奧必鉤取得之論如律又作十勸徇於路俗稍稍變邑有伍家坊界江西福建閒巖谷尤阻江西廣昌居人失盜旣發覺牽連甯化數人文移閩上官上官檄縣指名捕君閩訖恐漏言卽頓足陽驚曰賦稅至急可若何我當往鄉勸輸耳於是率內丁數人一夜疾行至伍家坊

平明突索悉就縛親付江西役人無一逸而伍碧生者盜魁也糾
黨拒險復竄歸江西巡撫以 聞議兩省出師會剿時秋熟未穫
禾稼滿塍君聞大驚曰愚民妄作設策擒之可一日畢耳急而走
險非閱歲時鮮能定甚者二三年波及良善污萊田穀無辜赤子
不轉瞬有鋒鏑飢寒之憂可若何可若何計無所出會汀州遊擊
先至君飲以酒屏左右密語曰君盍選健卒數十吾與君先往偵
之遊擊許諾卽疾馳掩其不備盜魁及黨悉就擒檻車獻囚而會
剿之師罷甯邑大安百姓扶老攜稚歡呼塞途僉曰微我公吾輩
身家何如矣君深自挹損百姓卒勒碑筆山頌君德君性淡泊居
官尤廉直李氏子競家財讐其姪兩姪有費請於君求殺之君拒

絕卽納重賄上官上官遣人授君指君曰折獄者知有律而已此
二犯於律無死法按律定罪戍杖有差上官不能奪聞去京七千
里連山際海地遠僻有司恣漁奪時節豐包苴媚大吏者過半君
既弗爲及授以指又弗聽以此大拂上官意君圖勇退親友襄之
援例捐升主事歸初君之來也不以風俗獷悍鄙棄其人新饗官
興義學捐俸延師教人子弟梁要津造舟九龍灘拯覆溺者設醫
局凡利民之政無不爲莅任三載民敬愛若親父母及聞君去聚
族畱行度終無可奈何萬人攀轅號泣相送君亦出涕爲太息者
屢日焉君兄弟並孝友而率先者君也給事公子告歸至揚州疾
作君侍疾目睫不交公力阻之弗爲變乙卯聞捷而號痛先公之

不及見也事張安人仁孝備至與諸弟論文稱道先德述所閱人世情僞覺覺多感動庚午辛未弟昺聯捷 廷對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君喜甚若有諸已君讀書十行並下善詩古文詞所著書六集編修君方整齊校勘次第開雕行世云君生前朝乙亥卒康熙乙亥享年六十有一 授階文林郎配金氏有賢行早卒 贈孺人適長子曰霞舉貢監生次雷煥邑廩生次雱澍庠生俱金孺人出次霽清次霽濟庠生次存次凝禧君適庶子凡七人女子五人編修君與霞舉兄弟以某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編修君以行狀來求表其阡余屢與編修同譜尤以文相知義不得讓也余聞君七歲能背左傳辨四聲順治甲午試秋闈本房薦元主司

不允年纔二十是年楚熊次侯先生至全椒君錄文以質先生曰
子大器也當晚成問其故曰子文至腹始發光此其達不早幸自
愛積學待時勿以速化爲慕已而一如其言人皆服熊先生之知
文而子謂君能守先生教屢北不挫可謂豪傑有志者已系之以
銘銘曰

離離嘉實熟各有宜香橘冬包豈日後時錫貢廟堂榮弗厭遲分
符山縣人頑俗否曾是父母而棄厥子囊甲韜弓以不兵死三年
最績配古循良雞恬飲啄犬息蒼黃筆山片石永世不忘松檜森
森是卜君墓匪卜人能天道昭布靡德不酬代受爾祚

右墓表儲欣撰

王斗機

王公諱斗機字仲璇號雲巖華陰人其始遷祖諱端居華山之麓西王莊八傳而至公之祖諱善士以明經爲河南許州同知生子三人長五章先生諱袞公之考也以明經授鎮夷所司訓辭不就耕讀教子孫敦詩書崇禮讓立名族黨閒識者謂王氏之門其將興乎公妣吳太孺人生二子長斗樞字紫垣歷任江南當塗四川筠連知縣次卽公也公秉性介直好古樸不事浮華讀書雲臺觀探討程朱微言勵志苦索不屑屑於章句舉止方嚴不諧時俗寡交遊言笑不苟學魯公書法筆力蒼勁有神己酉領鄉薦丙辰成進士丁卯授廣西柳州府懷遠縣知縣抵任一年丁父憂歸里除

服補廣西梧州府藤縣粵西荒遠苗夷雜居公教以詩書示以禮讓延師儒課農桑比三年藤民服公之教盡革舊俗而公以母憂去位士民悲泣不忍使去立石記之抵家營葬事畢於屋側構書屋二閒牀一張書數架古文法帖數榻遨遊於山崖水湄之間勸課後學睦輯鄉里助貧乏解忿爭敦古力行儀型一方人或有勸其補官者笑而不應凡十八年泊如也嗚呼人生天地閒寄焉耳惟克自樹立有所表見不與草木同朽余與公己酉聯鄉薦丙辰復同榜二十年時獲把臂自後各出仕一方未獲晤面癸未天子西巡余迎駕關門抵其家流連復二十餘日公事親孝與伯兄友愛異常訓其子與伯兄子守禮好學伯兄子文綱癸巳領鄉

薦皆公教也敦崇古道動止有法關以內稱詩書禮讓之門如公者可謂慊然無憾者矣至余之齒長公一歲匏繫一官羈身萬里之外遠近交遊皆一一先我而去又安得交余之久知余之深如公者而爲余之誌銘哉嗚呼痛哉孺人郭氏安定縣教諭禮卿郭公之紀女少端莊明敏嫻習內則于歸王公勤苦家務早夜經營不事華飾事舅姑孝能得其歡心相夫子勵志讀書家緣諸務皆料理有法不令分其心妯娌和睦教諸男女動循禮法兩隨公任衣食猶如寒素勞苦之役皆身親焉勛公作良吏以遠大自期余屢至其家飲饌皆自理僮婢出入趨走皆有法度語言不達戶外此孺人實跡也先公二年卒子三長文綱早逝次殺廩生次紱庠

生公卒年七十四歲今卜葬於邨南祖塋之左子綬持狀求余誌
其行而爲之銘銘曰

太華之足河渭之濱浩氣磅礴代生偉人品介玉立學深經要砥
勵末俗儀型儼佻兩仕遐荒食貧飲水樂道悠悠誨化鄉里好述
作配內助惟賢嘉言懿績壽此壤泉

右墓誌銘劉蔭樞撰

王吉武

王吉武字憲尹別號冰庵太倉人門第清華甲於江左公生三歲不好弄唯與之書一冊則翻覆不厭七歲就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翛然吟諷不涉他事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迂大吏意時相國遂甯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保全良吏者數矣而瞰之者蓄怒於傍伺張之去而遂中以計典奪其位是時冰庵年始五十然難進易退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匡坐手一編雜吟不輟如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太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爲周懸著先生

冰庵少從之遊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屑爲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固爲文章鉅伯以詩名於時冰庵旣性嗜吟詠又胚胎前光遂世其學凡爲諸生及宦遊所至無廢詩及爲郡遂一一行其所學故溫柔敦厚人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其詩遠近胥歎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詠吳夫人爲第其甲乙標芳競秀以爲笑樂旣嫁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閨閣唱酬擅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自昌穀鳳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樹標幟海內爭趨拾瀋揚塵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

六自是而婁東之詩冠四郡藝林領袖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排
比聲律東江恆自嘆不如冰庵也公無子養子安國爲諸生傳詩
學

右小傳鄭方坤撰

文超靈

公諱超靈字挺叔號誠齋姓文氏廣東東莞人也由康熙丙辰進士授宜興知縣宜興自 本朝下江南逮今四十八年更令亦數十而眾口翕然稱賢侯者曰高曰姚兩公而已嘻其難也今得公而三始莅任吏狎公之和也曰易與耳商有訟一吏伺公燕居挾重賄進公亟卻之詰朝坐堂上呼吏至痛撻焉革其役諸吏股慄以戰後卽寬假辭色訖公任卒莫敢作奸犯科者公吏治精明一歸於仁厚聽訟先論曲直徐以情理開導之兩造悅服往往請息以歸催科有方民罔見隸富人陸夔臣陸鴻生爲奸民所持幾不脫文網公嚴與互用卒保厥家由是環宜邑百里內貧民樂生富

人滋殖其接紳士藹如也辭氣溫下惟恐人不盡言及于以非義則張目不奮大度無不容然賢不肖若燭照而鑑別也匪人以不正合無久卽疏終亦莫能遜焉蓋公學道君子也喜愠不形剛柔無偏學道之效也論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公之謂與錢穀出入之數月造一冊用縣印印之期於朝罷夕行上官稔知其賢故久而不去庚午江南總督傅侍郎監江南秋試聘公入闈侍郎謂其屬曰文令眞清品無外簾理遂不掣籤而入得士六人俱高才連雋一人吳昺也對策稱 天子意拔一甲第二治宜五年壬申夏以遠年漕項負課降級調用邑人聞之若赤子之失乳也數千人裹糧徒步控總督侍郎侍郎曰爾民何感焉亟歸償爾逋予不惜

特疏額 天子還爾令數千人兼程歸約以七日集事不三日而
暑篆者至事用弗集公不果畱因相與採石磨礮屬余爲記而系
之以詩詩曰

銅峯藹藹沈水瀟瀟公坐堂皇民胥樂止銅山濛濛沈水一掬公
將去女赤子何鞠公始入境十室九冷安富育貧暄妍萬井公始
下車十戶九嗟寬商惠工嬉遊萬家多士訢訢得公有聞童子前
茅強半采芹棘闈所擢威鳳神鷲臚傳一鳴已見卓犖氣備四時
溫肅具宜士夫每見退曰我師學道君子資學爲理武城絃歌秦
漢無此今我何求人謀鬼謀龜兆告吉而公不畱鴻飛翩翩集於
箭川公豈無所我民自憐惟天有漢監從民願十年持磨我公其

來

右碑記儲欣撰

秦松華 季麒先 張浩 秦松如 楊銘敦 高洪 王世濟 陳大經 吳遵錫

秦松華字瀛仙江蘇無錫人父德湛諸生隱居不仕嘗延關中李容於家爲子弟講學松華由歲貢生官筠連知縣旣莅境有里長挾貲以迎具言縣官日用所需均取給於此松華亟揮之去比視事里長又斂錢固請松華又峻拒之自是不敢復言每歲遭二健僕走數千里取金於家以自給時蜀遭獻賊亂後瘡痍未復松華勸民耕作多所開墾復進士於官舍親爲講畫人以嚮學卒於官喪歸士民素衣涉江遠送祀筠連名宦同邑季麒先字聖昭康熙十五年進士初令閩清移諸羅時臺灣甫入版圖設郡縣諸羅以新闢之邑諸所措置規畫日無甯晷嘗條議事宜上大府一郡賴

之張浩字鶴昭由拔貢知宜春縣廉明善斷兵燹後圖籍焚燬田糧收除朦混浩立局按查令民各自呈報賦稅得實嗣是民有定賦秦松如字亦仙左諭德松齡弟官吳川令粵自軍興民散餉急而逋益積松如議新集不任帶徵條上利害請遂蠲之大拂時指罷官歸後十年乃如所請粵人追感其德立祠祀之楊銘敦字鍾衡由歲貢教習除湯陰令邑故河北孔道會征策旺到官卽判差邁兵車馬芻粟踵至立應而民晏然旣而檄赴軍前跨鞍疾馳謁大帥撥管肅州雙井站插羽報辦動適事機再歷歲還湯陰前後十一年邑罹旱者三之二自旬當給軍外卽措置振災活民無算以是傾其家貲且以當旱寢徵罷官歸銘敦好學嘗從毗陵金敞

及顧培遊高洪字仙令康熙二十年舉人知遵義縣清介不苟取
自奉儉苦幕客家人悉辭去莅事精敏判決如流俗多告訐人命
官檢驗卽破家洪簡役從詣尸所檢不實立懲告者自後命案用
希力行保甲法勤於勸課而紳士占役希優免皆不聽坐是得怨
督臣年羹堯亦惡其耿直劾去之然重其才乃延入幕府待以賓
禮久之將復薦起洪遽歸無何羹堯敗王世濟字貽京康熙二十
九年舉人知雲都縣時江右被兵久田野荒蕪至是稍生聚報漏
稅者累至吏私進曰據報清勘升降可以增額世濟叱之曰寬大
之世以我隘其生耶間數日他吏又以其說進叱如初歷任四年
世濟最慎民命卒以失法官意罷歸陳大經字筠操康熙中遊京

師一滿洲巨公爲注選籍得甯津縣到官不設轉斗訟者直造衙齋立剖曲直去久之民隱無弗聞農時躡芒履親視播插民忘其官值歲凶屏去催租版輒散官穀大吏將揭參卽自投獄倚虎門決事民日號哭大吏轅得鐫職畱任民懼躍趨獄舁出之無何歿於官民爭築土作廟祀之時有吳遵錫以副貢知□江縣亦勤敏有聲

右傳秦瀛撰

祝增

康熙戊戌春王正月海甯祝喻存先生以勤勞卒於平陽郡治其
年四月孤某某扶櫬歸里明年十二月卜葬於園花里西之裘墩
又明年九月孤某服闋入都持狀來謁屬相誌先生之墓相自壬
午秋受知於先生今二十年矣恩義最篤又先生生平性情行誼
及所歷宦蹟勳伐知之最悉相而不誌先生誰當誌先生者謹按
狀先生諱增字任庵號喻存氏族爵里詳具家乘茲不贅先生生
而穎異自幼端重如成人讀書數行俱下十歲屬文思議多出人
意表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歲科試輒前茅便爲諸生祭酒丁巳
特恩開科浙閩合闈先生以弱冠掇高魁闈墨爲士林所傳誦計

偕入都名動公卿間於是海內之士及薦紳先生人人意中莫不
有一先生思以互相推挽而先生顧抑然善下深自韜晦絕無矜
喜之色惟以盛名難副爲憂禮闈報罷卽鍵戶下帷益以讀書著
述爲事若不知有科名得失者夫近世名下士奔走權貴卑躬屈
節以求得一當一旦缺望便投閒抵隙極力傾軋思以雪前恥而
傲後倖比比然矣自先生視之豈第蘇合之與蜣螂沆瀣之與溲
勃云爾哉顧先生藏益密名益盛才益老望益重當道諸公莫不
虛石渠金馬之座以相待而先生深念家貧親老祿養爲急筮仕
直隸廣平雞澤令地近畿輔號稱難治先生下車伊始卽與申禁
約察利弊課農桑敦詩禮嚴保甲清獄訟不數月而難治者號爲

易治難好別弊事事謀其永久而大者莫如濟河之役蓋畿南州縣多苦水災雞邑境近漳洶諸河而沙河承其流秋潦一泛橫不可治田廬漂沒百姓流亡動聯數邑先生陟嶽降原荒度土功喟然曰無沙河是無雞澤無雞澤而南和任縣諸邑俱爲澤國矣於是捐資潞支河二道於沙河道左使瀾漫之勢建瓴南下而數百里淪胥之地變爲膏腴蓋不善治水者以鄰爲壑而善治水者富以其鄰使更需以歲月其利當益溥乃治僅七月遽丁內艱去服除補授湖南岳州之臨湘田疇子弟其所以治臨湘者一如其治雞澤而禁溺女拯溺民尤爲合人情宜土俗之大者是歲壬午賓興先生應聘分校主考及諸同考素重先生名去取悉就商推而

先生秉心直諒將順匡救多所裁決故是科楚榜之盛人多歸功於先生云撤棘後先生卽丁外艱去其莅臨亦僅九閱月耳居無赫赫名而去輒令人思故臨人之戴先生亦如雞人焉越乙酉先生起復再補山左之鄆城鄆地右連汶濟左距大河水旱頻仍人民流離先生招徠安輯曲爲體恤捐金錢給牛種鳩鵲以生鴻雁以集其遺奔濤也一如其拯危磯而全活較眾其疏廣渠也一如其濬支河而願力較宏故至今祝公渠之名與鄭白並稱小民懷德大吏傾心計典卓薦遂爲天下循良第一升授山西平陽之解州州之難治較劇於雞與鄆而先生治之易如反掌籌榷政辨冤獄解之人至今尸祝之至其片言甦蒲民之困單騎平猗氏之亂

則又先生之恩及鄰封不僅大有造於晉而已也以故當事推心置腹 聖明知人善任遂以州牧坐升本郡太守而舉朝不疑同官不忌非偶然矣其守平陽也自癸巳迄丁酉五年之間清積逋平伏莽抑豪強扶善類軍民輯睦遠邇懷安種種善政載在口碑莫不曲盡經營而心力亦已瘁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傳曰以死勤事以勞定國非先生之謂而誰謂哉先生爲人明白坦易胸無城府而事至物來其臧否曲直若燭照而數計不爽毫髮故所歷州郡類皆繁劇難治而僞者輸忱暴者納款險者以易陂者以平皆誠明之所格也先生才優肆應而尤精於吏事猶記壬午初冬侍先生於臨署賓朋滿座樽酒言歡而胥吏抱案牘至者以

什伯數先生憑几披閱搖目如電落筆如飛前者既退後者復來
旁觀或參以他說道古稱今言人人殊而先生耳受口荅其應如
響是非黑白不失銖黍蓋其姿性有大過人者而非可以勉強矯
飾爲也先生負盛名三十年五上春官不得一第居平恆以爲歎
歉故所至輒畱意人才獎借孤寒而士之克自振拔者一遊先生
之門莫不各有所成就卽不才如相家世側微五戰棘闈皆不利
而是科闈墨竟列先生本房之首已屬非分而先生述闈中事撫
心扼掣深以不得掄元爲憾相至今與親朋話舊興言及此猶不
禁感泣數行下也癸未相捷南宮官翰林先生深用爲喜而手書
戒諭則又以讀書報國勤執事立品行爲諄諄無怨辭焉其愛人

以德類如此先生歷仕凡五易州郡皆非貧瘠地宦橐亦不薄然
師生朋友情誼最篤俸糈自供養喪葬諸大事外稍有贏餘卽隨
手散去賙人之急濟人之危輒傾筇倒篋而予之不稍顧惜以視
夫世之齷齪者流甫登仕籍便爲肥家潤身之計腴田美宅錯繡
連雲而垢衣敝履謬託於清廉甚至金玉錦繡輦入權貴之家而
師生朋友流離瑣尾不得邀其一盼者其相去奚啻霄壤故歷官
二十餘載家仍寒素惟以清白爲傳世之寶云法當銘銘曰
里之西魂之所依裘之墩魄之所存先生之神血食乎燕楚齊晉
而形骸所聚永庇廕乎後嗣子孫

右墓誌銘涂天相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曹泰曾

上海之族曹爲盛予與之游者知莆田縣事茹庵及其子一士今年一士衰經踵門哭泣再拜而言曰某不天先府君背棄行及期矣今卜地得吉將以某月某日襄事於幽堂大懼先府君之行治沈泯不敢以哀迷不次無所陳述謹具狀以請唯先生哀而錫之銘余謝不敏請益力且先是君之兄子培廉述君之子欲得余爲之銘專且切其敢辭乃序而銘之按曹氏之先以醫世其業太醫院吏曰諱國裕者君之曾祖也 贈文林郎諱六龍者君之祖縣學生諱垂雲君之父也曹氏業儒自文林君始以名諸生給廩膳子垂燦始登順治己亥科進士而今習爲儒學文章者彬彬焉仕

於世者有政績可紀君諱泰曾字彙初茹庵其別號也幼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一年中康熙戊午科舉人累上公車不第君性伉直與世落落寡所合垂三十年以選得興化之莆田縣初至吏以例餽金不納疑少之倍其數君笑曰汝曹相率爲蠹藪乃以是啖縣官耶麾出之羣吏震懾莆之俗最號難治自宋時已然胥吏舞文捐法欺罔百端賦役不均民好鬪訟君以清賦簡訟爲爲政之本馭吏一以嚴察條六事請之上官盡邑之利弊銳意興除之莆言輻輳吏傳語緣爲奸遇大獄令民能書者自書其詞君亦手寫以詰之往往親錄其供以付吏又訟多渝平植牌庭中大書戒之令願息者兩造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後遂無渝

平者大姓陳生因鈔會擊曾氏子致斃欲誘之他人君廉得其實按之陳重賂以入君怒按益急他日知府從容語曰陳廩生可惜君正色曰生小有才殺人之獨子而貫其罪某亦有子不敢私徇學使者持之君請之巡撫褫其名遂論如法一把總索逋於人相訴其父以年老死焉子訴之官欲抵其罪而號泣不聽檢久不決上官以武弁橫疑實死其手君曰弁以財斂散非法顧不檢而定其案可乎卒檢之其背瑩然白乃免縣當孔道計里出夫乏則以錢代號夫母錢君初赴省謁上官吏以夫母錢進君立自出錢雇夫歸而以其錢還之民例有循簿以句考其夫之數前攝令者甫六月置兩循簿君多格省在任十七月纔半之養濟院糧發時遞

侵之人孤悍之腹者無幾君期民來自取按簿給散歡聲滿衢巷
縣有有徵無解之租令舊得私之君白以贍義學又有溢額銀多
徵而少報官吏相匿爲囊橐君覈得其實封而貯之庫者千金代
攝者竊以去君白之後令而追之君向所條六事其最病民者如
鹽田民田輸糧有輕重其輾轉相售業失而鹽田所重之額仍在
彼戶其初或限年代之輸後告詰不止君立法禁止一經買賣不
許移額又有勻攤之糧其田或久淪沙水或久廢爲石田人戶亦
久故絕而糧不得除仍分灑之圖甲者則將見在報墾之田以次
抵豁至向來蠹猾之吏官爲吏用而吏不畏官者革去之日不許
投充憲役此皆得請而行之者也其他如丁虧而加之米以足額

匠亡而責之民以爲累界外之田地山丁 國初所豁者吏以界內額當之吞其賦而滅其籍君一一爬梳剔抉將除莆民久遠之害而君旋以鄭元振命案落職矣元振者以犁擊人八日而死獄三四勘君亦與焉前後檢異遂以失察被劾君之治莆也今江南巡撫張公方撫福建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監試檄君赴省闈命以籤掣內外簾君得籤當入內校文有汀州府同知者或以爲在外非制公亦疑焉無可代更者君直前曰某請讓之公家事內外等耳何所擇公甚賢之時初莅莆後知其廉以自守而吏不行其詐公加喜顧公之於死刑也尤慎矜疑而親鞠者再卒從其輕而公以爲失察之例不過降級又事在 恩赦前承審官當免其

處分不謂其竟落職也君亦不冒走一使詣部求之歸江南遇督撫交劾部議方上或以告君君默然既而語所親曰彼將以吾爲小丈夫也如某公者可謂之賢於巡撫耶君初之官戒家中第如吾未嘗爲官既歸產益落室中唯置建州蘭及古鼎彝焚香靜對而已越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三君爲人介特在京師不冒一詣貴人門既選蒲里人有某者數爲君言馬相公待我厚請介于君遂辭之君子一士故受知於韓城張公以所業文上之君反由他友以致曰公賢者吾所以不往恐人謂我緣兒子以納交於公也獨與前蘇州知府長沙陳公相友善時往造焉君既罷歸陳公甚惜之君於人少所許可與余不主四遇後向人輒稱之不知其何所

得當於君也其他面折人過至跼蹐無所容不顧也曰面可而背
否吾庸能耶意有不可終始不變雖挫折不悔是以不得志於世
爲一官不究其施君病揮藥弗進曰人如樹然根枯斯撥君不甚
吟詩然得句輒超妙不肖置藥其子收拾之僅數十首而已病亟
戒其家勿以浮屠事混我卒之日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寅也妣
周孺人生君十一歲而亡繼妣金孺人妻趙孺人辛丑進士諱子
瞻之女生子三人一士其季也以能文名述君之行甚備其上兩
兄聶宏婁縣學生早卒培選縣學生與一士俱食餼亦能文君之
未盡者其有待於二子乎銘曰

君面棱棱骨嶷嶷聲發丹田振義色筋起若箸項強直吏畏而驚

股忱慄按奸發伏去蠹蝕民曰吾侯仁爲質我昔識君未相習君子狀君猶可憶琢石銘詩藏墓域報君知我稱亟亟

右墓誌銘張雲章撰

曹循吏者本循吏以大吏不察而坐其失入者也故余爲之立傳以俟後世之爲史者循吏名秦曾字彙初松江上海人康熙四十七年以舉人知福建之莆田縣甫二載以失入罷當其初知莆也有鄉冊書以金餽曰何餽曰何餽弗受疑少之倍餽曰官可例餽乎爾必冊書之蠹鄉民之蠹賊也莆之民好鬪而訟胥吏舞文賦役不均自宋號難治秦曾乃抉摘其百弊條六事上諸臺尤以清賦役爲政本莆之民既好鬪有大姓豪陳以鬪鎗殺一人先是豪

令於族曰敢有他姓鐙過某橋者逆擊之有曾姓鐙過遂擊殺曾氏子或曰曾氏子才而豪爲諸生多財旣橫且忌之也曾父訟豪欲以計委諸老人脫其罪泰曾廉得之罪不脫則重賄以脫不可賄則賄脫於府府謂泰曾曰陳廩生才可惜曰泰曾亦有子不能忍殺人之獨子者以爲才而脫其罪遂論如法泰曾之報罷也坐失入鄭元振獄元振者合浦里人其族兄楚管葬妻墳壓元振居怒擊之也官傷重八日死子場訟前縣翟驗之頰傷掌肘肋傷木獄未具罷去攝縣程又驗之則爲肘肋傷犁正莆言犁正爲犁中直木也以論絞上之攝府田田如論上按察朱朱上巡撫張張治獄慎往往囚呼冤者多平反於是元振亦呼冤遂易初辭傷死爲

病死按察請曰不覆驗無以服兩造下府汪覆驗則屍潰左肋第七骨血殷赤色斜長七分闊三分府提骨示元振曰骨傷死云何病死至是始下泰曾訊訶元振曰獄貴初辭何易耶則曰武生李洲教之易呼李至則不刑而服遂上其獄曰傷輕見膚傷重見骨其易辭者李洲也謹如前攝縣擬府以多一教者罪不以李洲名上則無所以易之故似果冤於是巡撫大疑親勘刑訊場乃亦易初辭父傷死爲疫死泰曾乃爭於巡撫曰傷有死骨獄有初辭辭可易骨不可易願提屍覆驗且下吏非懼失入之罪也失一官輕死骨而冤埋之冤一命重弗聽竟劾泰曾失入泰曾面冷而骨峭氣壯每論是非則大聲震庭柱頸上筋暴起如箸必欲直其理而

氣不相下或曰使其爭於巡撫時能逡巡引卻謝過或勢可回然而秦曾不能也秦曾在官一年零五月中又不在縣稍行其所條六事者纔六月清賦役之政未究其施莆人思之莆之田有民田有鹽田民田賦輕鹽田賦重其弊在民買鹽田惟賦民田賦所不足賣主補足莆之役有匠役有夫役匠役有征夫役有錢其弊在有額無匠徵民爲匠一夫之錢子錢半母其事在行狀中秦曾爲人介而友援下而不援上居官而不官其官於莆也戒其子曰居官如居家則去官家可居不然無官如無家矣其銓選而得莆也或有介其於貴人之門者曰可爲援謝曰君子不援而獨與去位之陳鵬年友秦曾三子曰聶宏培選一士皆名諸生聶宏先卒一

士中式順天丙午鄉試泰曾家居數年而病病篤語仲子曰吾求
死生之故而未得兒誦所聞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止誦曰吾知
之矣遂卒既歿後其子一士啟遺篋得一卷封題曰官可黜案不
可移存此以示子孫視之則鄭元振初上府之案也其案云初府
以巡撫命其覆驗也度將欲易傷爲病然難其傷左肋第七骨詰
之元振遂易辭爲楚管墮地傷柴枝下之縣泰曾不可曰無李洲
是徒易其辭以滋巡撫疑也況左肋之傷由府驗奈何府弗聽終
削去李洲名具上按察果詰曰前曰死傷今日曰死推果何死耶復
下府元振又易辭傷柴枝爲傷木片然木片之言猶近乎犁正也
復上巡撫撫再勘元振遂書易初辭然難於亦上按察失入也使

自出之而按察亦難於自出也復下攝侯官縣聶且促定讞於是盡更府縣前案卷更立後案卷秦曾乃抱前案卷歸而藏於家至是其子一士出之而請和立傳

宋子曰曹君之治莆雖未久余爲之列於循吏者以其當官能執法可奪其官而不可奪其法也使不奪其官而竟其所條六事以施於莆豈非循吏也哉或曰元振之獄終如何曰一則過信生者之辭故不忍失民於生一則實據死者之骨故不忍失民於死

右傳宋和撰

圖書集成
彙編
考索典
卷二百二十一

四

張曾禔

公諱曾禔字洵安別號冷畦海昌人幼聰穎七歲從父百晦公秋夕侍客譙客談詩公口占二語云佳節一尊酒相逢得勝友座客驚異長益嗜學由成均登康熙戊午賢書凡七上公車檢討李公枏吏部郎中于公璉檢討毛公奇齡各賞公文以他故不售癸酉同邑許公汝霖視學江南延公入幕衡文取裁丙子張公榕端繼任亦倚公爲重從兄曾裕選臨朐宰復補新樂公兩入署佐理多所匡救癸未始授諸暨教諭初莅任值歲歉協賑濟事民沐其惠暨陽山谷幽曠多文人公日夕訓勵益駸駸儒雅先是廣文多曠職苞苴濫行公力矯其弊士論翕然故尊經閣後隙地數畝有金

某假憲檄官地許民占稅欲擴其私居請諸令令意移公毅然曰閣後餘壤所以隆體制而崇觀瞻烏得以荒廢目之力爭不可事遂寢己亥令暨者爲魏公觀與公從子映丙戌同年也因與公契厚然公未嘗干以私或屬公請託峻拒之魏以是雅重公辛丑升嚴府教授又值旱日走羣望爲民祈雨且協賑粥崎嶇山谷間時公年七十餘雖勞憊弗恤也甲辰兼課文淵書院所以獎勵諸生者一如暨撫軍黃公叔淋甫下車公偶晉謁黃公迎謂曰老名士來耶命坐論文良久垂別復起送曰子真道氣充然矣旁觀謂與公有舊然公實未始謀一面也丁未升授溧陽縣令公以老固辭部守張公芾愛公才不許辭職秋赴任溧故博產米每易一令吏

胥輒借名較斛科民間錢一萬餘爲贄公未入境卽大書曉諭禁革陋例輿情感服治事數月訟庭可羅雀而公以是遂勞敝不支明年春以老病告休署令沈某意索厚賂爲出牒向之蝨胥夙怨公清介羣媒孽之於是畱溧者復二載庚戌夏四月始還里八月以病卒年七十有八遺詩文若干卷子二長思廷秀邑庠生早卒次之鎮邑庠生女二長適辛卯舉人曹璉次適太學生許惟松孫二斌傳吉

論曰自鄉舉里選之典廢士人讀書欲抒所抱負非早登第無由致身臨民如公者七上公車輒不售坐廣文落落二十年始得一令而公亦已老矣不一載遂罷歸夫循吏之澤非久任不效至

今暨嚴諸生頌公之德不衰則深陽之不幸也夫

右傳陳梓撰

趙璉美

張聲遠

王之佐

許涓

閻士魁

趙璉美劍州舉人康熙十七年知臨武縣肩輿襆被攜二僕之官禁溺女均差徭定民間婚嫁禮歲旱禱雨立應去之日不能治裝縣民公贖之不受去又張聲遠廣甯人二十年知臨武縣性剛正能文章政治整肅縣好屠狗城南十里大令洞有神爲二石象其一龕半夜輒有流光如萬燐高下山谷閒民俗嚴奉之記者必以狗歲殺狗干計聲遠至嚴屠狗之禁召巫約神當戒殺擲筭卜不從卽曳兩象至通濟橋自爲文數其罪擊碎之投武溪中乃召父老立土神於其故龕妖遂絕王之佐三韓人知安鄉縣手定徵收條約拓城內外隙地招集流亡民咸樂之乃修志建學浚城築隄

以次修舉值有虎患爲文驅之虎遽屏去許湄嘉善進士知石門縣縣版籍素淆湄履畝清丈均徭賦豪民不得匿稅而貧者不困勸課農桑田疇日闢倉庫充物饑歲悉平糶以活民捐俸改建縣學輯縣志在任十四年民戴之如慈父母巡撫陳瓊戶部尙書趙申喬先後薦之徵赴京師未至道卒閩士魁榆次人知桂東縣粵匪私匿流源錫礦嘯聚千人大肆劫掠士魁集丁壯行團練法親會營弁至礦搜捕匪悉奔竄因失察挂吏議民咸欲代訴上官士魁力止之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一補錄

守令七

王吉武

太倉詩人甲吳會元延祐初城太倉爲崑山治於時婁江不加疏
濬自然深廣湖輸海受吐納潮汐風氣日開鐵厓玉山狎主東南
壇坵婁江之湄冠蓋斯集詩人若王履殷奎袁華秦約郭翼馬麀
偶桓史謹之徒入下百輩繫崑山者皆婁產也逮明天順聞張泰
陸欽陸容稱婁東三鳳詩名最著宏治初州始建雙鳳徐昌穀禎
卿爲七子眉目聲價出何李上嘉靖七子則弇州山人實爲魁柄
至西銘張氏提挈社局風雅月旦必出其門而明詩以終吳祭酒

梅村 國朝詩人之首也海內仰宗匠焉嗣是以還霞蒸淵映百
年之中名家輩出誦詩論世推厥領袖皆曰唐王唐王云唐謂東
江吏部也其門人納蘭學士既序其詩而鏤之矣王則冰菴太守
也既清貧身後無長物有詩萬首嘗自芟定存十一同里宗衮西
田相國泊海昌陳文簡公先後請梓行而皆不果乾隆三年距公
之卒十四稔矣二子抱遺編而泣曰嗟乎先人一生心脈畢萃是
其終湮做篋乎於是安國校勘繕寫次第成帙宗驥篋衍以出走
東粵投撫軍梅冶王公卽西田之從孫也慨然任之遂爲開雕二
子感且欣若父更生乃以狀屬在籍行人顧陳埈擬爲之傳以備
他日史官之採使有徵焉公名吉武字憲尹別號冰菴遠祖應時

仕元參脫脫軍從破賊有功後沒於陣其孫紹一明洪武初亦以
武功顯而亦死戰世有蔭襲子孫家太倉之茜涇至公五世祖南
塘耕讀自守生四子景塘某某兄弟終身不析稱義門景塘生
起郊起郊生鑒明皆爲諸生有聲鑒明生發祥順治乙未進士仕
至湖廣提學僉事公之父也公生三歲不好弄惟與之書一冊則
翻覆不厭五歲痘疹發瀕危而蘇大父作痘吉志喜詩就塾後授
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年十五侍母
吳就父武昌任途次與兄曾武卽景唱和母評之曰兩兒皆當以
詩名然大者將難爲兄在武昌官署坐一小亭脩然吟詠不涉他
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朋儕相聚惟論詩詩學益進父沒遭惡戚

外侮叛奴內訌艱虞困頓不平之氣一消之以詩王子與經師周
韋菴同發解西銘梅村故事正同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
國子博士九年不調稍遷曹司主虞衡轉屯田同正員陟民部郎
出守紹興治用寬簡迂大吏意甫踰二年中計典去年五十耳傲
盧數椽汙萊二頃日匡坐手一編雜詠不輟雖淒風襲葛午煙斷
突恬然安之時或興至漫遊渡錢塘涉章江越閩嶠憩桂林弔長
沙徑洞庭望崧高瞻岱宗山川節物民風治蹟盡入於詩遊畢而
歸點檢行橐詩外其餘幾以雍正三年乙巳卒距生順治二年乙
酉年八十有一生平深知篤好莫如詩故溫柔敦厚人如其詩風
動聲入政如其詩人接之者苟其人深於詩卽所見公周旋動容

無非其詩而好其詩者苟微吟默會雖素不相識亦如見其人也
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
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詠吳夫人爲第其
高下標芳競秀以爲笑樂旣嫁至老猶詩筭往來不絕明季若趙
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夫婦唱酬擅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公
性節重淡於榮利宜不見忌於世然嗜進者終嫌之不樂推挽以
故位不副名丙辰館選出公下者多以奏薦改庶常而公就散秩
庚午分校北闈代同事受過鐫級無白其冤者守紹興時遂甯張
公迥撫浙公其所取士也已卯家居奉部檄知府在籍者赴河工
效力得起廢遂甯又適總督河務免公歸癸巳有 詔舉實學副

憲山東李紫瀾疏薦公遂甯在九列復除公名自是終身不出豈
詩果造物所忌抑必使窮乃工耶天意人事不甚相遠理或然也
公與唐吏部東江詩名相埒交亦最厚然不爲苟同東江意氣如
雲遇所不可投袂而起公惜惜閉戶少所臧否四方求碑版者必
於兩家東江之文鑿鑿理解侃侃義形公蘊藉婉約使人悠然自
領每集公所若燕會東江劇談今古披髯抵掌蟬聯不斷公則凝
神定息不發片語有當於心听然而已公艱於子養子宗驥猶子
安國並子之宗驥饒幹略公出遊必隨侍安國爲諸生傳詩學

右傳顧陳埴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二目錄

守令八

龐壇

譚吉璉

張克疑

朱振

張彭

鈕琇

毛渾

呂高培

王一元
劉雷恆

彭顯祖

趙佳材

劉繼聖

周宗義

諸晉

王庭燦

梅庚

李中瑚

王鐸孫棠

彭祖訓

易尚升

張庚先

從子月
楊菴

從孫孫鉉

張一恆

吳轍

章世德

王汝楫

陳曰唯

袁宗任
劉伯宗

朱熊
葉時敘

簡能

守令八目錄

目錄
卷之二
三

祖進朝

陳廷策

牛兆捷

張璽

補錄

段標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二

迺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八

龐塏

龐塏直隸任邱人祖招俊著尙書正旨康熙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採用龐氏說卽其人也塏幼有至性七歲時父緣事被逮母每夕叩天求佑塏卽隨泣拜弗輟年十四涉獵子史工爲文康熙十四年舉人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者諂附魏闈其齋暮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二十四年大考降補內閣中書尋遷工部主事游升戶

部郎中勤於吏事暇則讀書敗屋土銜彈琴詠歌以自適旋授福建建甯府知府會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吏胥罷市令懼而逃塏聞兼程赴浦集紳民明倫堂諭無生亂變遂定僅坐重罪一流二人浦人感之立書院以祀所屬九仙山多盜往往掠人索贖塏絕其窩引遣役密捕之前後獲數十人境內帖然未幾告歸塏少嗜吟詠泊官京師與海鹽彭孫適長洲馮勛出陽邱象隨李鎧諸城李澄中等相倡和取杜甫詩研索其法所詣益進其論詩云性情禮義詩之體也始終條理詩之用也又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故其所作一以自然爲宗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中唐風格著叢碧山房集文八卷雜著三

卷翰苑彙十四卷舍人彙六卷工部彙十一卷戶部彙十卷建州
彙五卷和陶彙一卷歸田彙一卷壇與同里邊汝元用詩藝相切
磋汝元子連寶遂世其家學雍正十三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二

譚吉璫

譚吉璫嘉興人朱彝尊姑子也少有孝行途遇寇以身蔽父寇舍之去以諸生試國子監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康熙九年出爲陝西延安府同知吳三桂之叛吉璫守榆林城獨完事平論功加一級十八年薦試博學鴻儒科報罷旋遷山東登州府知府未幾卒所著有延綏鎮志肅松錄爾雅綱目嘉樹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小譚大夫吉璫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爲大夫旣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爲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

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
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
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鎗擊其背不去寇曰孝
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畱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
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甯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
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顛血濡縷旣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
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倣裘羸馬入院還
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於戶外削橐與之仕九年
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
貯閣中縱十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 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

援摺史傳旁及載紀小說家兼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
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饑十萬
入四川至甯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
還所運饑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
峪開道七晝夜達盩厔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偪波羅堡去
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於漢前將軍關侯廟爲文誓侯前願
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
上眾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眾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
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
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於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

渡黃河買粟於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
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
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專
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微
詣 闕既至遷知登州府事大夫之爲中書舍人也有小夫供事
內院趨走若奴隸既而其人從軍自效以招降王輔臣功超擢布
政爲登萊監司大夫反出其下鬱鬱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屢以計
傾大夫卒爲所構吏議降二級調用會大夫子有鎡已納婦矣而
天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
堂之左有鴨腳樹三本彝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

語彞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荅曰不知也日尙
書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
平著肅松錄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爲詩古文辭
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權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
氏女子二一嫁陸大勳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
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菁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爲右史雄詞
曹長榆林塞土澆疏泉種稻成樂郊寇宄起如牛毛登陣以守氣
不撓縮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短折
命安逃相斧屋度隰臯伐石書銘鏡諸幽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君姓譚名吉璵字舟石浙之嘉興人以國學生試補內閣中書遷
榆林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以君爲能檄轉餉十萬人蜀至甯羌
州遇亂總督莫公死之撫軍杭公移駐漢中遣騎追餽還久之漢
中食盡大軍退保西安棧道阻絕君聞道從黑水峪出峪路哈呀
峭險上梯懸崖下臨深谿俯視窅黑數百丈不見底窮冬冰雪滑
不可駐足足一失則顛墜糜碎君募土人善緣山者爲導其上則
土人先登垂縲下緣之登其下則繫縲於腰人持其縲末自投而
下晝斧冰作糜夜取松柏枝藉冰雪上擁衾臥七晝夜乃達蓋屋
病甚臥數日榆人迎之舁以歸是歲康熙十三年冬也明年二月

定邊副將朱龍舉兵反當是時滇蜀用兵踰年閩越東粵相繼告變秦隴復叛三陲騷然朱龍乘亂擁兵出不備所過如破竹直逼波羅堡堡距榆不百里郡邑洶洶榆林道高公召君問計安出君具畫利害狀高公是之明日入關帝廟士民聚者數千人君灑泣誓神諭以死守意誓詞有曰某忠臣之子義不與賊俱生辭氣慷慨激昂聞者感動已高公出數千金屬君募壯士得四百人立忠義大會爲編什伍明號令製旛幟畫牌而守聞出其家私財享士而身自宿城上晝夜調畫兵食眾倚以安四月又有周繼明之變周繼明者綏德州之西川人西川地阻陜關賊李自成故產其地俗剽悍易爲亂繼明聚眾數千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攻陷延

安綏德勢益張榆兵迎戰不利而榆林故斥鹵四望黃沙平時恃
餽運以給至是運道梗城中食盡居人采野蒿刮木皮以食偶語
籍籍多欲出降者高公夜呼君語曰事急矣鎮兵疲不足仗人心
將變奈何君奮額大聲曰死譚某分也先君爲明末忠臣某爲此
官非先君意今得效嵇紹之死庶幾可見先君地下先是君父名
貞良明末以五經第進士官禮部主事遭亂棄官挈家航海入閩
卒不屈至漳州之佛潭起兵病甚歿於軍故君語云然高公懼然
曰君儒生乃能爾吾聽君出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爲之豈責
若輩死我所以死守正爲若輩計賊一入城則玉帛子女皆賊有
也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噍類矣眾泣且拜曰公言是明

日高公又出千金公益以數百金間道渡河買粟於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衛之入人心益堅閏五月王師及蒙古救至圍始解西邊自朱龍構亂延安一郡十九城三十六砦堡相繼淪陷官吏閉門納降或棄城走者相望也而榆林以彈丸之城當萬餘方張之寇提餓殍之餘卒堅守五閱月卒以城完蓋君與高公功爲多高公名光祉甯津人後年餘以內升去榆林旣解嚴響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爲賊保聚君單騎諭降之諸堡悉平馳至神木爲檄檄孫崇雅周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以眾降事平幕府當上功簿而君以不肖殺降忤大帥意訕其勞僅加一級久之遷知登州君遷登州蓋歷俸久當得量移又不以軍功也自滇閩變起朝廷一

切務寬大以安反側郡縣不幸中寇吏走且降者後自拔抱印來歸皆貰其罪復官之中才以下大抵皆苟免媮生自營矣而激於忠義者乃出身犯難奮萬死不顧一生而文法吏反得操短長而訾其後此所以沮忠臣之氣而有志之士所爲發憤太息者也君至登黃縣有女子父爲盜所殺令誣以姦獄且具君廉得其冤力白之坐是與上官忤數構大獄計所以中君者君僅一子會以疾天死旣內痛之而所構獄辭連君吏議奪二官尋邑邑邁疾卒君故以文士知名於時爲人坦厚氣溫而語和與人交洞見胸臆及臨事乃更蘄蘄不可以死生利害怵也好學工文章自少至老未嘗手釋卷爲吏尙教化好緣飾以儒術官榆林時憫榆士僻陋建

尊經閣買十三經貯其中令學者知漢唐以來諸儒傳注楡故無志書剏修延綏鎮志手自削藁發凡起例論者謂可方武功志蓋武功志成於康修撰海最稱善云其詩初爲中唐清麗自喜入蜀後乃更沈鬱學少陵爲記序及它文實勝詩出入廬陵南豐間所著嘉樹堂集爾雅綱目守楡紀略肅松錄凡若干卷君廉儉無它嗜好獨嗜書所至輒傾貲購之方間道出蜀時猶自蓋屋買書千餘卷以橐駝載之歸其沒也無十金之橐宗伯沙公贈以棺乃能殮其同官交遊皆厚賻之乃能以喪歸弟瑄孝廉亦文章士有氣節觸熱走三千里赴其兄喪又經紀其後事如身事有足多者邵長蘅曰始予客京師識君其爲登州子客其署者半閱歲故予

知君特詳瑄又泣語予曰兄昔從吾父入閩遇盜斧傷父兄以身蔽之盜拔刃睨兄兄擁持益力盜以刃背捶兄數十不爲動曰孝子也捨之去先母之沒兄客汝南聞疾晝夜馳三百里抵家則蓋棺矣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顱血濡縷暈絕久之乃甦言已則益泣嗚呼不愧忠孝矣

右傳邵長蘅撰

張克疑

張君克疑字偉公自號拗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邃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荅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眾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勢賊不敢偪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

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之斬巨魁三人眾敗散乞降巡撫將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行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遼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鬻也卒寘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鑛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眾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柱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拗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卽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子在堪有學行能立名義從方望溪先生遊

右事略李元度撰

朱振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宣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蓋府治卽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予其論學以主敬爲本文尙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於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 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於官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并邑邱墟入 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雁戶遇歲凶輟耕而走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驂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鬪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稅清保甲勸農桑息爭訟凡害於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

年武昌兵變 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間市肆所有物徒置兩廡君立堂下俾胥史與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茭洗盆甕均平物價而鬻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甯兵戍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既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槁壤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頡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萬畝迄於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爲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爲己任諏日鳩工備鍤耒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既穫

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於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不勝誅矣若知而隱忍是視一己之功名爲重而萬民之怨讟爲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強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邁疾終於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旣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於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眾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粟主送鬻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 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 贈孺人繼母及氏 封孺人妻凌氏

亦封孺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
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吳上舍瓚孫男二人尙本向東女二人嗚呼
今之號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
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脛促
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於上官所劾是則君
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於京
師就子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子一善言喜動於色有過未嘗
不相規也蓋知君之詳者莫子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
銘曰

悅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瞽宗君

可勿憾反葬家江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張彭

康熙四十九年歲在庚寅之十二月初五日吾師沁西先生以疾卒於淮安之清江浦旅邸某方從吳郡被論謝事羈留京口道院聞訃既爲位以哭之思潤州去淮一衣帶水獨格於吏議竟不得將生芻一束告哀於先生總帷之前嗚呼是可痛也夫明年其孤世爵將扶柩歸里營度兆域用奉窀穸行有日矣以其行述泣而向某言乞爲文以誌其墓某忝屬弟子之列受先生知最深雖自愧不文亦何敢辭謹按公姓張氏諱彭字哲如別號沁西山西沁水人先世自長子遷居於沁爲始祖利生公後遂爲沁望族利生公生仲弼公明王府儀賓生好問公好問公生學韓公世有隱德

學韓公生少堂公諱璞卽公之父也以子貴膺封誥如子官妣蘇太君 敕贈孺人公生而穎異不凡自幼好學手不釋卷稍長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隨以選拔充明經入成均擢鑲黃旗教習選授湖廣長沙府湘潭縣知縣時當吳逆變亂之後瘡痍未起兵燹縱橫荆榛滿目且地處要衝使節旁午軍旅駱驛極稱煩敝公慨然以休養生息爲事盡屏去諸陋例招集流亡勞來商賈勸課農桑民咸樂業地方翼然改觀邑故有馬政舊例里長青錠行輪流餽養公以此項既有額編帑金何累民爲卽告之上官勒石永爲禁革民歡呼載道至今猶遵守之未幾丁內艱去服闋復起福建邵武府光澤縣寬徭役除耗羨勸耕織備賑濟廣教化邑以

大治數年之間訟庭蕭閒閭閻漸次殷富民方愛之如慈母竟以直道不容於制府遂羅計典民具牒上訴節鎮爲公鳴冤且求借寇者不下數千人當事置不問適制府新易察其枉對簿時悉爲昭雪公遂飄然賦遂初矣去之日民遮道攀留馬前不前父老爭雨泣公亦爲泣下復留數日乃去公事親孝與兄弟相友愛有古人風教子慈而嚴封公年八十餘公解組後承歡侍養依依如嬰兒極天倫之樂去歲公來淮上以嗣君世爵效用河工亟望其有成倚門倚閭晨夕惓惓不憚輕舟南來親爲指授方略將以生平未竟之緒付之嗣君乃一疾竟不起嗚呼痛哉春秋六十有九元配寶氏 贈孺人繼娶郭氏 封孺人三娶張孺人側室塗氏子

四世爵候補光祿寺典簿世福世祿業儒世祺歿其詳在行述中
公之令吾潭也某方就童子試受知於公公一見卽以文章道義
相期許自執經受業以來迄今計之已三十年矣公旣優游林下
某以前後宦遊江浙不能時時奉几杖侍先生及江甯待罪再起
吳郡自問迂疏不職日在憂虞震撼中迴思疇曩立雪門牆知己
之感往來胸臆惻惻不能忘忽一日公自淮涉江扁舟來吳相見
歡甚私心竊喜公之矍鑠強壯尙不減當年孰意此一晤竟成永
訣也豈不痛哉爰濡淚而爲之銘銘曰

太行截業河流是東鍾靈賢哲降嶽生嵩維我夫子景行似崇光
風在抱璧玉持躬兩仕巖邑撫循素功閩越湘江丹荔青楓遺愛

在人尸祝何窮拂袖歸來冥冥飛鴻一朝謝世上凌蒼穹以安遺
魄佳城鬱葱百世其昌固此幽宮

右墓誌銘陳鵬年撰

按張公康熙十
九年令湘潭

鈕琇

康熙十九年公知河南項城縣甫二年丁父憂去尋丁母憂喪終
久之知陝西白水縣七年大府命署蒲城以逸囚降職後復知廣
東高明縣終於任四十三年九月也公居官政蹟不勝書今舉其
大者數事公之由項城署沈邱也始至閱獄有男女六人頌繫已
十七年問之乃江南之獄所株連者也公不請於上官不謀於幕
友毅然釋之而以狀告上官使歸故籍前令方遷太常博士將行
詣公拜曰我在官十三年不敢出此人君到三日而出之才識過
我多矣高明雖小邑正供之外尙有雜稅公以民生凋敝不忍追
求聽民輸納歲不過十一二公需有不給則省官用以足之未幾

大府奏免雜稅而不知高明之民已德公久矣明邑有地名大沙圍賦繁而多水災民不聊生逃亡過半公下車卽鳩工築隄數百丈多方救護自是水淹無害其境連大頂阜幕諸山奸民嘯聚出沒無常民日夜懼焉公推心招撫卽時解散有劉包者爲眾所服實率眾來歸公請於大府予以丹青生活之信尉安牧養有不靖者賴其力以甯之於是境內宴然無狗吠之警前署蒲城時歲凶盜賊蜂起白晝剽掠公則誅殺無赦固不專爲寬政也公好讀書晨夕不倦其爲令也敦勸文學遇高才生尤愛惜之初公爲項城有王生鄭生者以事忤前令令斥之而坐以賊王生傾其家鄭生計無所出將鬻女公知其冤爲庚其所負力請大府以復之其遭

喪而殯於河上也項城及沈邱之民爭相扶舁白衣冠而送者六十里相續不絕此亦可見公之得民心矣公姓鈕氏諱琇字書城號玉樵以選貢生出仕余少嘗讀公遺書近復得其家所書事迹爲次第之如此

右書事張士元撰

鈕琇字玉樵江南吳江人貢生官知府有臨野堂集

檀默齋云玉樵令高明邑海王廟鶴木合抱爲颶風所拔枯已三年己卯五月木忽起立復生蒼翠偏反宛如鶴羽又龍眼樹而荔枝實民咸歸美於玉樵善政之徵也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毛渾

毛公諱渾字元厚別號芝亭前戊戌進士吏部選郎錦來先生之
家嗣也公幼負穎姿卓犖不羣弱冠有聲庠序以拔萃貢成均時
錦來先生方佐冢宰司銓政憐才好士士之出其門者大都一時
俊彥公於趨庭之暇時與諸君遊詩社文酒儒雅風流才名籍籍
都下踰年錦來先生以疾卒於京邸公扶櫬歸葬而新昌山寇乘
吳逆之亂揭竿蠶起公方哭踊墓門羣賊突至擁公見渠魁笑揖
上坐曰願從吾取富貴耶公張目大罵賊怒將殺之賊中有曾受
恩門下者夜半爲釋縛得逸去詣郡城涕泣請師勦賊勿許乃杖
策走謁撫蠻將軍兩廣制府於粵西制府進賢諱宏烈傅公也前

錦來先生尹平郡傅公以上書發三藩奸充配邊軍過平先生贈以數千金咨嗟訂交而別至是傅公喜見故人子又奇公才公亦樂爲知己用於是畱幕府參預軍務事平以功授兵馬指揮尋改上林令慈惠廉明所屬犴獍頑冥不可德化之人皆戴之如父母民有爲豪吏誣陷者撫軍欲致之重典公力爭撫軍怒公曰人命重情願平心聽之殺無辜以媚上官職不爲也撫軍拍案攘臂叱左右揮公仆地乃痛哭呼號以頭觸柱流血昏迷比甦而撫軍已奉嚴旨就逮矣秩滿改廣德牧歷遷刑部尙書郎嘗平反疑獄司寇弗允輒引疾司寇悟卒如公議乃畱出守黔之思南政績如牧令時莅政二載又以強項獲罪坐誤歸自是杜門不出養母以

孝稱前後居艱擗踊衰麻喪葬如禮爲人簡易和平不拘小節閑
家有道閨門肅然僮僕悉奉命惟謹性嗜酒每半醉輒拊掌談古
今成敗事悲歌慷慨聲徹雲霄自以一生讀書求志不獲大用於
時而所在折屈感憤抑鬱之氣一發於詩所居官舍家園種梅數
百本花時把酒長吟集中所載詠梅詩積數千首其愛梅較淵明
茂叔之蓮菊有甚焉或云東野玉溪窮長吉天魯望以詩人刻削
搜抉飛潛動植之物不得隱伏其性情比之淫佃漁者爲天所罰
芝兮之不大用其以此與予謂不然東野玉溪長吉文人已耳若
公之懷才骯髒窮以道不以文也當其陷賊中罵賊不屈豈復爲
首領計作令忤大吏至呼號觸柱假而撫軍畱粵一二日公之死

生未可知也復不自懲艾至老倔强如少時而卒得保軀命優游林下以壽終天之佑公者何嘗不厚乎聞公彌留時無一言及家事第曰堯舜在上士君子建功立名千載一時兒等發憤自強無學子溺情詩酒也公卒後諸子讀書勵行恂恂善下可謂不忘先訓公有子矣公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某氏先卒子某某孫某某孫女三雍正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祔葬者鴻遠生母也

右墓表朱軾撰

呂高培 王一元 劉雷恆

呂高培字柏庭江蘇無錫人康熙中隨嵇永福客蔡征西毓榮幕
浦乃恆亦從行乃恆嵇壻也三人者多所贊畫吳逆平由楚入卽
以軍功任米脂令丁母艱起補隴西罷歸高培詩宗香山眉山碑
版之文得廬陵意度家本貧自罷隴西益無慘以窮死乃恆字立
方同得官止福清縣丞詩詞溫潤同邑王一元字逸其康熙四十
二年進士授靈臺知縣好爲詩兼工大小令富於篇什共有五十
餘卷之多身名湮沒無有能舉其姓氏者近邑人孫爾準始訪得
其全帙所歷輒形諸歌詠亦循吏也劉雷恆字震修以諸生貢爲
本府訓導遷六安州知州文行著大江南北間交遊皆一時名士

國朝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三

弟霖恆字沛遠與兄齊名時稱二劉

右傳秦瀛撰

三

彭顯祖 趙佳材

彭顯祖字繼作湖南新化人少與其弟榮祖遠賈於滇黔周知其山川險阻熟其土司中之有智略者而與沙起龍龍天祐等結識滇藩既變顯祖投效貝子彰泰軍前屢著戰功吳逆陰使人招之拒弗應康熙十九年貝子與綏遠將軍蔡毓榮軍合屢挫賊鋒逆子吳世璠棄貴陽走雲南提督桑額追敗之世璠勢蹙使其將李本深線絨巴養元焚鐵索橋以遏大軍顯祖銜命間道招土司沙起龍龍天佑促造浮橋潛師爲內應尋敗李本深軍於江西坡線巴軍於雞公嶺二十一年亂平以功授沅江府知府署貴州清軍糧儲道榮祖從兄佐戎政籌畫有方軍中遂有大小彭之稱貝子

及綏遠將軍各爲聯語以旌其廬顯祖能詩所著有紫雲山館稟
時又有趙佳材字喬宇巴陵人康熙間逆賊吳世璠踞岳州運餉
自雲貴下沉江佳材以布衣獻策大軍請伐君山竹木塞洞庭水
口策行賊遂困遁去佳材從軍勦雲南以功授貴州思南知府數
歲以老歸年八十三卒

右傳李元度撰

劉繼聖

公名繼聖字衍泗姓劉氏濰縣人父某公出嗣諸父兩父母養老送死皆倚公由歲貢生授廣宗訓導立教以躬行爲本土習一變遷蠡縣教諭廣宗學者多負笈以從旋升慈利知縣初滇逆之亂慈利被兵尤劇賊旣平人民凋敝公至壹與之休息與民語常謂爲兒不輕用刑有一罪人被杖而呼公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傳爲口實然自是益相戒毋犯法以戚我公云病癰將告上官求去民間之擁使者數輩皆不得往公使子荀明僞他適乃得告慈人數萬詣上官乞畱公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謁公流涕爲吮癰曰信也當是時流亡新集當事編審戶口多苛擾民

請於公勉畢是役而去及歸資斧不給慈人口出一錢以餽之凡數萬康熙甲申十月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三

論曰明杜述知慈利澤被一方嘗至山中野人競出迎勞若劉公之得民殆又過之然公拊循疲病刑罰罕用而民亦不至於姦然則謂末世之治不得專用德化豈至論之極哉

右傳閩循觀撰

周宗義 諸晉

周宗義字宜庵浙江山陰人康熙間知商邱縣平易近民廉靜不擾凡修繕城垣增築隄路運送山陝軍供皆捐貲身任不問里甲邑南有古河歲久湮廢值歲饑宗義申請濬河陰以寓賑二月告成活饑民以萬計在任十三年四署鄰縣咸有德政歿於商邱民留其衣冠葬之蔡家道口時有諸晉字瞻宸江南青浦進士知夏邑縣愛民訓士輿論翕然適漕糧改本色晉不忍累民出已貲千餘金選丁赴衛糴交民甚感之爲立生祠又振興文教偕學博李瀚張柱月課季考親定甲乙邑士咸知鼓舞科第聯翩甲於中州論者謂自晉倡之卒之日旅櫜蕭然士民斂錢以歸並請祀名宦

右傳查岐昌撰

王庭燦

乾隆二十有一年翰林院侍讀錢塘王君延年以葬親給假歸過予之藝舫奉幣再拜請銘贈公之墓且曰某之請也將斬文之不朽者不以名位幸許之子與君本屬道義交又嘗同事書局遂不辭而序之曰公諱廷燦字孝先號似齋先世自宋高宗時扈蹕南渡著籍於杭遞傳至庠生諱試榮者公會祖考也 贈文林郎諱舟理者祖考也 封文林郎初任湖南永興知縣補河南杞縣知縣諱典者考也妣談氏 封孺人公幼穎異讀書一再過不忘爲制舉業每不屬草援例入成均從父永興署益肆力學問綜覽羣書閒作詩歌能別出機軸康熙辛酉登賢書主考爲睢州湯公潛

庵公私以出大賢之門爲幸湯嘗謂公曰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老成入仕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通公謹佩其言至終身不忘丙寅公父起補杞縣知縣是歲卒於杞公哀毀之餘於交代事竭履清理始得扶櫬歸乙亥服闋奉旨舉人有願就中書者起文赴部明年二月以中書揀選癸未授江南吳縣知縣時公已五十二歲矣吳下錢糧胥吏侵蝕歷多逋欠其弊牢不可破公至行滾單法完後卽給串票不假手胥吏剔除漕弊禁米出洋詳革南北米豆額外派徵及匠班賠累銀兩善政爲三吳最中丞商邱宋公素重公值大計以賢能薦並令署長洲縣長洲人丁不從田畝起科止派城中煙戶每

丁額六分公覈知數浮於額爲減去二分一釐民大悅先是公母
談太孺人曾訓公曰蘇杭一水隔畱好名聲子孫所得多矣配徐
孺人亦曰幸無忘昔年光景稍一奢汰必虧庫帑若受賄遺必損
清白公皆志之旋以祖妣傳太孺人赴至承重去任公在任時以
湯公昔開府江南多善政爲公建坊胥江之滸并刻其遺書十卷
蓋不惟報德師門且以慰士民愛戴之思也已丑補知崇明縣徵
糧之法一如吳縣并爲詳革每年船稅二千兩有奇及各里役雜
供崇明孤懸海中外洋盜賊每多覬覦時承平未久設險防患尤
不容緩公莅任制府密奉 命出洋獲賊檄公前往或謂公曰賊
張甚公文職可力辭也公正色曰崇明當海要衝賊蔓延大洋不

止一方害也業奉檄非滅賊不可於是先制府以行與守備某等相約束水師營兵共起居者七晝夜始發礮碎其魁餘黨宵遁復以輕舟作三隊襲之賊始獲會制府與撫軍不協不彙稟密摺題奏卽檄公解賊入都撫軍由是遷怒公當公候 旨暢春園 聖祖仁皇帝召見淵鑑齋展示海圖詳問山海形勢 賜克食復 諭傳旨大人問家世履歷年歲記名儲用蓋 天眷甚殷也撫軍聞之益怒乃以軍費不准開銷借虧帑揭參公遂沮於用聞撫軍談理學其待下當不偏執己見乃以制府故遷怒於公過求小眚置其大功斯亦未免爲盛德之累已公出湯公門雖不講理學然詳請范文正公配享孔廟並梓洛學編行世其闡發儒先固有微尙

也嘗謂人曰士子須具經濟才若空談性命無益耳公服官時年已五十外湯公所云老成入仕頗不負且宰濱海之邑除積盜如反掌非才智有餘安能若是乃竟一蹶不起不克大展其用爲可嘆也公生於順治壬辰年十月初二日歿於雍正戊申年五月二十七日 封文林郎以乾隆十八年儲贈奉直大夫著有似齋詩存娶徐氏 封孺人儲贈宜人先公一年卒有賢德公會署常熟前令以逋欠羈累孺人勸公設法代償之令得善歸談太孺人外家中落六棺暴露孺人出私蓄助公謀入土二事皆婦人之難也子一人卽延年丙午順天舉人今官翰林院侍讀孫二應泰仁和縣附學生德榮國學生候選縣丞其卜兆也在西湖之丁家山銘

曰

公綰綬五十後政維新弊何有江之南歌杜母調海疆溯大洋去
劇盜無遁藏用雖阻名則光子高位孫復繼公詒謀永不替勒我
文信百世

右墓誌銘張雲錦撰

梅庚

梅氏世多才詩人清族人庚承其曾祖鼎祚父朗中之傳生後於清與齊名庚三歲而孤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穎異能抗奮力學善八分書兼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閩章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客遊京師公卿咸折節倒屣而性狷介不妄投一刺人以此益重之康熙二十年鄉薦爲秀水朱彝尊所得士並遊王士禛門業愈進屢因公車士禛主禮闈復被黜士禛作詩自訟有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華之句尋知浙之泰順縣以經術佐吏治邑苦歲修海船庚莅任五年累不及民民德之嘗自作修船謠人以比春陵行未幾引年歸卒庚詩原本雅頌下逮漢魏三唐盡

馳騁之致卒不敢溢於法外而披華振秀清警獨勝

右傳朱珩撰

梅庚字耦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於鄉爲竹垞先生所得士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然不多作遇名士則揮灑無吝色晚知泰順縣尋以老病乞歸有兒童失學田園廢也算從官一度回之句病篤作詩徧別親舊至女夫一首未竟而卒署曰推枕吟云雪坪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顧時時好爲詩久之積成卷時同里施愚山先生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有作輒以相示卽于役千里緘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己未庚申閒諸名流翕集都下登壇角藝而新城王司寇以鉅筆鴻才主持文柄

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恆恐不得一當及見雪坪則大加傾倒
延爲上客若陸冰修顧赤方陳其年高遺山邵青門諸君子皆所
挹袂題襟唱子和汝者也迨後隨牒注選再至京師物換星移既
歷三紀諸老風流雲散無一存者館閣後賢如查梅餘王樓邨輩
閒舉吟社招邀入座雪坪已歸然爲鉅人長德指不數屈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六年

三

李中瑚 王錞孫棠

李中瑚字夏彝湖南祁陽人康熙辛酉舉人知山西夏縣事時值奇荒民多流亡中瑚招農復業給以牛種復遭大疫多道殍中瑚收瘞之甫二歲歸卒於家崇祀夏縣名宦祠著夏縣荒政錄同邑王錞字元音康熙甲午舉人主考沈涵深器之庚戌發貴州以知縣用抵黔卽解餉烏蒙辦諸廠務時廠民多不逞錞勸導整飭閭廠帖然甲寅補安平縣土瘠民貧錞一意撫綏有不便民者力除之前令報升科糧四百八十餘石奉檄催徵錞痛陳其無著請豁免上官駁詰再三卒折而從錞嗣署普定普爲黔滇門戶值逆苗蠢動錞籌辦軍需四鄰甯謐會秋淫損稼錞實陳被災情形詳請

振恤得旨蠲貸錚承辦振務無冒無漏災黎霑實惠焉郡守有中傷錚者巡撫曰王令倔強決不要錢既而盜案註誤去民感泣拜道左者踵相接也錚居官居鄉惟惓惓人心風俗偕邑紳助建文昌書院他善事蓋難縷舉云子世淑舉人世潤新甯教諭孫棠字仲思由諸生領乾隆庚子鄉薦嘉慶丙辰教匪擾湖北棠時客陝西巡撫秦承恩幕自募鄉勇隸元戎麾下棠素有膽智馳驟於槍礮矢石閒不避險危軍書旁午日披手荅酬應如響凡歲奏條對諸大帥皆以出棠手爲協旋以軍功補臨潼知縣甫六月復調赴軍營前後四載以勞成疾卒於軍

右傳李元度撰

彭祖訓 易尙升

彭祖訓字佩蓀湖南澧州人康熙辛酉舉人其舅氏以事逮繫長沙祖訓上連珠十則代訴於巡撫得釋官鄖西教諭十二年勤訓課雖五尺童子皆得執經於側卓異擢知奉化縣亦以勤課著聲著燕游草集蘇詩海上吟拙存齋詩文同州易尙升字與同康熙乙酉舉人知直隸新城縣縣旗民雜處號稱難治尙升訴於親王王賜之鞭懸諸儀門遇犯輒笞之一時肅然

右傳李元度撰

張庚先 從子月從孫孫鉉 楊鼈

張庚先字朗秋湖南安鄉人父舜齡諸生其父預爲流寇所執舜齡奔救賊以刃加頸不爲動求釋其父益哀賊終無釋父意乃悉毀其家贖父歸事繼母如所生卒祀鄉賢庚先康熙辛酉與弟明先同領鄉薦知長樂縣有廉能聲再補霍邱縣數剖奇冤政績愈著庚先弟子月字涵大翰林院檢討明先子康熙乙酉舉人歷刑部郎中出爲真定知府多善政卒於官祀名宦月子孫鉉字殿聲康熙辛卯副貢試用山西歷縣五州二所至弊剔民懷最後卒於崞縣官署櫬歸一無長物人稱清白吏同邑楊鼈字右任康熙丙子舉人知莆田縣革船戶陋規及班匠苦役縣人勒石紀之

右傳李元度撰

張一恆

公諱一恆字北岳號蓬水登之蓬萊人也系出河南新息先世祖
袁投筆從軍以功擢衛千戶世襲著籍蓬萊蓬萊張氏自袁始數
傳生銘銘生可望可望生子五最幼諱伯龍公王父也有子三次
瑤明天啟進士開封推官遷御史殉難贈光祿寺少卿賜封伯龍
如其官三環廩生長諱珍字明席別號疎庵以明經宰滿城歷官
戶部主政生三子伯仲俱諸生錢宜人出繼娶侍御浦公諱之浩
孫女乃生公公幼失怙浦太君以慈母兼嚴師視前子一體恩勤
教讀故諸子皆得成立而公年少尤卓然能自樹已而太君逝哀
毀骨立既終喪益刻厲奮發率子姪攻苦無倦受知學使者施愚

山先生以式靡起衰厚相期望歲科試俱冠一軍歲壬子公長君
爲政年十九登賢書公喜且笑曰子先我售乎然此道終當讓老
成也自茲益肆力古文辭辛酉以義經魁山左壬戌捷南宮諸總
裁競推許爲秦漢名文聲譽譟京師庚午謁選授沅陽令沅陽淮
罷邑也公下車卽輕徭緩徵罷諸不急事與民休息日夕審利弊
爬梳剔抉罔有缺遺時大旱飛蝗蔽野田禾輒槁蓋公爲民哀憫
上官得奏聞恩免是年田租之半復捐俸爲義民倡賑卹之
全活亡算邑有屯糧之累運費殊苛貽民害者數十年公百計區
畫改則裁汰流民出湯火而登衽席公之賜也邑頽敝士風不振
公建義塾葺泮宮進諸生激厲勸課拔其尤者與講大義敦古處

以故士多自愛無敢情竄躍治爲非者民有兄死而以其產付若
弟俾育厥孤亡何弟負託攘貨逐其嫂若姪公廉得其情垂涕諭
之弟悔悟叩頭請改友愛復如初較蘇瓊之化河南普明兄弟何
以異哉至若以撫字爲催科以教訓爲鞫獄發奸擿伏舞文者無
所售其欺紳士請謁槩不行豪猾輩屏迹自匿甫期月而流陽大
治自郡守監司及中丞咸委重焉將以治行第一薦而公積勞成
疾猶力起視事病漸劇邑士民奔走請禱願以身代者數千百人
而疾竟不起時康熙三十年辛未九月二十一日也壽五十六闔
邑巷哭失聲曰天何奪我賢父母也不得已請立祠鑄石以誌不
忘公長君力辭勿獲於此可驗人心直道不惟桐鄉朱邑方城王

漢獨擅名千古也已先是公王父贈光祿公隆慶時南游渡淮道過沈陽夢一人創刃流血號呼請救明日果見道傍伐一巨橡樹赤液流溢有感於夢於十金以予匠使舍之人因號爲山東樹二百餘年矣無敢或翦伐者後忽有一醫取其朽質製爲丸試療疾立愈傾動遠近爭取伐無虛日樹亦尋枯蓋贈光祿以愛人利物爲心捐金活樹而樹亦能效靈以活人非橡之能自靈也由天之靈實武憑之公長君侍公署徘徊故蹟述祖德作文以紀其事流人思賢令尹之功德而又感其先人之大有造於沈也卽以長君文重勒碑於故樹之所使公之世澤流播無窮沈陽之橡其猶南國之棠歟余與公同捷南宮督學江左適共事知公治甚悉公

長君與余子協恭農部交莫逆家咸輩復偕公孫同年舉孝廉數
世通門又隸公長君治下食德方殷辱委命曷敢以不文辭謹勒
數語以藉附不朽云

贊曰公挺東海萬夫之特龍文獨扛鴻科聯弋綬縮沅陽靖其厥
職前二百年巨椽祖植後先累仁遇災心惻蠲賑亟行利興弊革
績兆期年恩施千億蹇蹇匪躬盡瘁報國遺愛在人哀思匍匐披
淚摘詞貞珉誌德樹憶棠陰雙碑並勒子姓繩繩雲衢海陟酬德
報勳曷其有極

右傳許汝霖撰

何事不為

卷二十一

四

吳轍

歲壬戌莆陽航州吳先生簡南宮爲家大人總闈試所鑒拔士也
見其學有原本文皆規撫古人品則圭璋望若鼎呂心竊儀之每
過予館署談讌款洽交最深越八年令通許又三年壬申以勞於
王事卒官舍長公知政將奉旄歸屬撰事狀走使請予銘予其曷
敢辭按狀君諱轍字唱仲號易庵又號航洲系出唐工部屯田員
外郎祭公後祭公生建州刺史育公育公生浙西觀察使光敞公
六傳生宋建甯教授源公源公生滕州教授銓公銓公生太學教
授璋公璋公生慶公卽宋端平乙未狀元叔告公弟也又六傳至
明進士襄府長史進亞中大夫宏密公宏密公生郡庠士天麟公

天麟公生邑庠士若梅公世居厚吳同時成進士者四人舉於鄉者十有八人至若梅公始遷涵江生高公高公生邦瑛公皆有隱德邦瑛公又自涵江遷城之西湖生歲進士鄉薦乙榜候贈文林郎諱當世卽先生父也博聞勵行壇墀屹立學麟經者皆奉爲模楷稱曰粒民先生生子三長諱軾有聲贊序次卽君季諱輅君生秉異質辟呬庭訓言規行矩識者已決爲大成器八歲能屬文卽潛心古學不規規穿穴章句十三入學鼓篋值科試爲學使者碧峯陳公所擊節拔置第一食餼邑庠一時文傳紙貴才華之士咸退席避坐及贈翁見背兄弟自相切劘庚申以閩亂定補行鄉試閩中已取中擬元因次場有疑字稍抑置十三聯步成進士卷出

都下爭傳誦之才名籍甚有勸令讀中祕書慨然謝曰吾北堂有老母得就外職邀一命以報春暉幸矣旋里需次依依膝下備極孺慕之誠時伯季相繼淪喪哀痛悲切不復有仕進意適部推承高堂命始勉強就道既得授河南通許縣下車輒有善政茹冰蘖自矢釐積牘雜宿蠹邑以內肅如其於民也慰藉飢渴常若由己弱者取翼强者取衡諸如嚴保甲繕城垣緩賦均徭興學勸農種種最績不期年而奏成至步禱則甘霖立應冰雹不傷禾蝗蝻不入境中牟三異之風不是過矣民戴厥德戶祝徧鄉村爲之進衣履被管絃夾馬扶輿壺觴載道童叟觀者皆歌呼踊躍以爲我咸平從來未有之神君也復相率饋粟米輦樵蘇輻輳縣庭勒之圖

繪紀諸詩歌海內皆嘖嘖以爲美談凡在鄰封他州邑聞其風者
恨不得屬宇下而受旃幃諸當道皆雅相愛重獎勞備至擬登之
薦剡以膺首擢值秦晉饑 朝廷發粟賑濟君奉憲委陝州督運
力疾赴道趨事勤勞日在嚴風厲日中飲食居處異宜自是病益
劇及事竣還而遂捐館舍矣歿之辰搢紳士庶罔不歔噓涕泗哭
奠塞途請立廟祀之嗚呼何許之人厚於義亦君之德有以風之
也夫君生平爲行孝友稱於族閭性介特自持不欲苟同流俗文
章多膾炙人口筮仕輒茂著循聲才可大用而志尙未終遂奄然
逝也可勝歎哉生於明崇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今康熙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壽五十有一元配待贈孺人陳氏明恩貢生詹事

府錄事諱堯相男諱有煥女克嫺婦道事翁姑妯娌上下無一閒
言溫懿柔淑佐君子有賢聲而降年不永先君二十稔下世繼配
待封孺人林氏明進士巡撫諱一柱姪孫女側室顧氏方氏生男
三長知政歲貢生陳氏出次聞政林氏出三郡顧氏出尙幼女四
孫男二鈇鉅茲以康熙甲戌年某月某日某時安厝於某里某山
之原子與君有兄弟之誼又重賢郎請謹按狀以述其槩並繫以

銘銘曰

光嶽氣昭有融毓瑰質美在中少擗管氣成龍銜丹篆昱南宮縮
尺組德風從隴西賦躡昊穹典文府帝所庸靈柱折星紀終銘幽
隧光熊熊長茂植賁柏松

右墓誌銘吳士燿撰

章世德

余自乾隆己酉掾池州府學博越嘉慶甲子告休將歸縣庠生章文鼈持其祖楓庵公崇祀名宦鄉賢紀略再拜請爲傳余受而讀之恨不獲親見其人又喜讀紀略如見其人而慰吾尙友之思也敢撮其大要傳而歸之公諱世德字天彝貴池東一保四里人也幼穎敏讀書日記數萬言長而益通六經工舉業及詩古文詞年二十二領康熙癸卯鄉薦七上公車至壬戌登進士第四十二矣又九年庚午選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縣苦里排當役錢糧徵收耗費無限公至設立十甲滾單令自封投櫃永絕差擾數百年之積弊革於一旦民甚賴之閱二年值編審公集紳士於城隍

廟誓神奉行其歸原立戶聽民自便九十二圖虛丁空口永行釐剔歿之前一日猶扶病升堂按冊豁免其忘身恤民若此月課諸生親評隲其文藝且捐俸厚膏火一時多士奮興若潘金卣謝瓚余祖訓等遂次第擢元魁他若修學宮建文昌閣興四賢祠造劍水東南浮橋百廢具修行之若無事然南平當四衝之地戎馬駱驛舟車輻輳皆親身支應不耗民間供億雖寒暑風雨不辭以積勞成疾卒年五十二閩邑士民擗踊助喪送其櫬歸里哀號之聲徧及鄰境蓋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歲也公於學無所不窺期以明聖道而經世務濂洛關閩之說洞研精微而歸之躬行實踐事父母竭情盡慎養奠祭一準於禮敦睦宗族建祠釐譜設立家規人

從其教成就後學文行皆有矩範居鄉里恂恂退讓遇事關風化輒倡先建議若上書當事修建江甯黃侍中祠貴池以大學談列中學力明其非侃侃如也令南平未周三載而循績昭彰馬跡坡有生祠之立東門內有遺碑之樹在官旣祀名宦在籍復祀鄉賢兩地瞽宗馨香俎豆自康熙丁丑戊寅以至於今百二十餘年矣傳之千萬禩如一日也所著有易彙行於世又有楓庵集藏於家聞今皆散佚然公之不朽固不需此特後人之景慕者得其殘膏賸馥亦足寶貴耳父庠生名魁中郡邑以文行兼優薦於大中丞斯公聘爲池州書院長公承家學教其諸子皆能文長名永祚康熙辛酉舉人爲清澗令慈惠有才幹大兵征尼魯特上不誤餉下

不擾民以行取升主事

論曰公以名儒早舉於鄉越二十年始成進士天之所以成其學也爲良吏以勞疾卒 國家不獲盡其用豈天之所以永其名乎考當時延平守爲范公光陽池州守爲李公燦公之得以崇祀二公實主成之惟賢者能知賢者其又可多得乎哉

右傳翟繩祖撰

王汝楫

雍正五年 天子下薦舉之詔內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以上各舉所知一人余時備員內閣學士將以王君應 詔其同縣雷貫一爲我言君年已七十衰老不能任事以是中止蓋余素知君令麗水有循聲居鄉爲賢薦紳亦得之貫一所述也越四年而君卒貫一爲狀其生平求余表其墓余固知王君者其何可辭君閩之甯化人諱汝楫字若濟號思庵六歲喪母八歲喪父依兄嫂撫育少聰穎孤苦勵學十歲應童子試有神童之目癸亥列諸生登甲子榜第二人歲庚辰謁選得浙之麗水邑經藩變凋敝特甚君煦育如慈母邑之人無不諒其愛之誠而無有利心也凡所興

除悉如所欲歲旱報荒太守止之曰子不願考成耶曰甯累考成願全民命藩差有藉催糧名頻數索夫而吞其價者一不如意卽倚勢咆哮君諭曰邑遭亢旱令憂心如焚今兩月閒索夫至九十餘名民何以堪公務稍暇令當自來肩輿耳差乃駭而宵遁金華兵米不敷上官檄以麗水溢米四百五十石運接永康君計程二百餘里須夫二千二百五十人囊四千五百民不能供致書幣永令佟君具道麗水貧瘠狀求以銀折米許之是役也君捐己俸以足額民莫知也邑土曠人稀十三都十四都荒殘尤甚時報新墾者歲入計七十餘兩君請以抵兩都額賦民得甦息歲免奏銷貼費四百兩編審雜費亦如之徵糧減舊耗三之一焉邑當孔道夫

船常規悉屏卻廉得剋減者杖懲之立石永禁往來利之凡可以
便民懲奸者勇爲之壬午春同太守入杭州太守引入內榻出四
人相見私謂曰聞中幸加賞識君峻拒之歸至署中言其事咸曰
何不陽順陰違君曰我作 朝廷官非作太守官也柰何詭道面
欺然竟以此得罪用不察盜報罷邑人作攀轅圖以贈送數十里
揮淚而返君居官寬和平恕而律己方嚴事上官極恭遇公事則
棘棘不阿故上官面譽而陰汨之旣罷歸老屋數間不增一椽敦
修學古爲鄉人式未嘗以私干人至事關民生休戚侃侃直陳或
陰爲條具當事重其品恆見採納雍正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子
男三長道光爲諸生博學能文先君卒餘皆向學余嘗謂士生斯

世小得志則爲親民之官以自行其政教力所能及者無不悉焉
不得爲時用則飭倫紀正學術以倡家鄉力所能及者無不悉焉
君得兼有之其可謂有立於世矣

右墓表蔡世遠撰

陳曰唯 袁宗佺 朱熊 劉伯宗 葉時敘

陳曰唯字證先湖南郴州人康熙甲子舉人知朝城縣禮賢育才興利除弊而尤以清潔愛人爲本及卒士民哭之哀同州袁宗佺桂陽縣人甲子副貢知北流縣縣頻旱宗佺鑿渠溉田遂成沃壤罷私稅除莠民一境晏然調義甯縣地雜獠獞宗佺倡建學宮集諸生讀書習禮邑皆感化宗佺同邑朱熊癸巳舉人知瑞金縣縣多盜熊設法捕治盜遂息委讞會昌疑獄人頌神明再知雩都亦多政績又劉伯宗巴陵人甲子選拔官行唐知縣廉明有聲士民祠祀之伯宗同邑葉時敘辛卯舉人官丹稜知縣子弟不令隨任居官以不擾民爲主堂懸一鉦令民欲訴訟者擊之聞聲卽爲申

理役隸持票傳致訟者量道里遠近硃書給草履錢若干於票尾
令不得多索在任九年去之日民攀轅道送有泣者

右傳李元度撰

簡能

簡能字坤若湖南湘鄉人康熙二十三年舉人官徐溝縣知縣著有帶江堂集

坤若官徐溝時以才見忌坐是罷黜其子自彬徒步數千里白父冤人多稱之坤若時有奇氣嘗作長沙怪氣篇紀吳逆之變洋洋數千言悉滇亂本末可補史志之未備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祖進朝

祖進朝奉天人以廕監起家康熙二十三年由部郎授江蘇常州府知府有惠政以失察案當鐫級去民呼籲於巡撫湯斌請畱斌上疏言祖進朝履任未一載操持廉介辦事慎勤臣私心重之頃緣失察法寶一案降調常州五縣士民輒號泣罷市赴臣衙門請爲題畱日不下數千人臣諭以保畱例已久停毋得瀆擾士民以爲常州四十年來未有愛民如進朝者其減徭輕耗興學正俗戢奸除暴息訟安民窮鄉僻壤盡霑惠澤 皇上軫念東南如江甯知府于成龍 特恩超擢吏治丕變進朝操守才幹實可與成龍頡頏而獨以一眚被謫士民攀畱言之泣下臣不知進朝何以感

人之深如此臣受事四日始行擊獲法寶是受事之日已爲失察之日且當靜候處分何敢代人瀆奏惟臣蒙 恩簡昇封疆大任屬吏之敗檢者得而糾劾之廉能者不能爲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是而不爲之解慰安輯非仁也畏罪緘默而使輿情不能上聞非忠也因與督臣熟計敢據情陳奏章下吏部議格不行諭曰設官原以養民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百姓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進朝回任後益加意振作未幾以老疾乞免民恆思之不置云

右 國史館本傳

陳廷策

陳氏之先盛於江西泰和明中葉有廷鉞者始徙遼陽五傳至九錫以都司從世祖入關改官道州知州是生資政大夫紀以偏裨從王師收粵東西積功授一等護衛攝都統事鎮泉州是爲府君之父君諱廷策字元敷生而穎敏絕倫脫去將家豪習都統公雖嗷嗷宿將喜與賢士大夫遊輕財喜施意豁如也君更折節讀書考古論今講求經世之學每以古名臣自期許筮仕荊州府同知荆爲楚蜀通津遠商萃焉同知實司權務前官坐缺額罷者十人而九君強毅精敏盡釐積弊老胥夙猾斂手莫敢爲奸曲意恤商無橫費來者鼓舞終君之任國課無虧荆南眾流所羨江

漲齧隄壞廬舍漂民人無歲不有有司多以傳舍視其官莫肯任
事君獨奮曰民災不救何以官爲身自相度形勢首築黃潭隄措
費成工不避勞怨晝暴烈日夜棲茅葦與夫役同辛苦者半歲隄
工畢成高厚堅完爲荆永利荆人立碑頌績至今曰陳公活我三
藩變後添設駐防之兵於荊州旗民雜處時有鬪爭民多不能自
直一切繩以法有悍卒厲民而其長庇之者君輒見將軍畫地陳
狀務令鞭卒以徇卒漸斂戢民始帖然丁卯冬楚撫與屬吏相告
訐濟臬以下皆株連奪官君兼護數印五官并用案無畱牘無何
夏逆變作武昌失守荆人煽動君從容指麾防奸制賊皆有成算
已而大軍雲集士馬十餘萬芻糗糧倉猝百需皆問之君君措

置得宜事集而民不擾竟以殲賊賊所掠金帛山積君簿錄上之
公府纖毫無私楚督丁公思孔敘其勞績特疏以聞得予軍功
紀錄尋遷韶州知府去郡之日荆人遮道牽衣多泣下者韶州嶺
南孔道使節旁午夙苦衝疲君節其力均其勞民以不困粵人健
訟每株連多人屬邑以獄上君立決遣之旅舍無畱人潔己率屬
政簡刑清郡以無事建韶陽書院選才俊肄業其中月餼而時省
之延訪博雅宿名之士身與唱酬講論以儒雅飾吏治沛然有餘
詔舉清廉超卓之官赴闕下粵東舉者三人君與焉會天子
北征未及召見駕還而君以病沒年止三十有七人咸惜之君
內行醇謹同產四人友愛無間居官不妄取而遇親故曲盡恩禮

沒之日裝槩蕭然有足稱者娶靳氏無子以弟堯策之子慶復爲
後余未及識君而君弟嘗從余遊知君治行爲悉既卜葬使來請
銘惟君世爲將家而能學古入官優於從政可謂卓爾不羣至於
竭力爲民挺身任事捍大災定大變紛糾倥傯之際肆應有餘其
才可大用也而年與位竟止於此悲夫余懼其久而無聞也乃序
而銘之曰

二十而仕倅郡荆門其齒則少其官不尊何才之練摧堅剖芴何
氣之果排難濟屯江濤滔天民將爲魚築隄言言萬井安居逆敵
燎原羣駭而趨鎮定如山無怠無虞驕軍橫帥少年壓之方伯廉
使郡丞憚之匪遭其時惟才之宜賞不酬勞遷以年資韶陽名郡

安坐而理澤洽如春政平如水循績升 聞待擢於京心長算短
殞此邦楨有惠於民有勞於國薦剡具存頌碑不勒翼翼堂封吉
壤是憑銘以昭之百世可徵

右墓誌銘潘耒撰

國朝詩林類編卷之二十一

四

牛兆捷

澉洋先生姓牛氏名兆捷字月三澉陽其號也澤州高平縣市王里人世系詳先生自謨家傳先生骯髒負偉節少學於里頡雲畢先生博觀史籍制義雄一代古文詞尤驚削齊鑣畢氏西北文間推論海內士惟嗜雪苑朝宗侯氏餘子不屑也先生之學以經世務爲宗尤研精宋永康陳氏之說孝宗四書文公成公諸往復文翰日唸誦不輟善推闡三代暨漢唐宋明國勢濤涌霆轟視中興酌古論惟肖康熙乙卯以禮經魁承宣司試出先君子清源公門墨藝颯馳海寓名籍甚陽曲傅公他先生蔚州魏敏果公一見輒器爲國士澤州陳文貞公嘗嘆曰吾鄉第一才也已未雋禮部試

出鄞介眉陳先生門用贈公疾罷對策亟歸先生喜論事嘗走臺
司條列會城南鬻鹺價宜大嘗省豪賈齟齬之幾獲禍不少悔鹺
價訖減乙丑策試成進士辛未銓注知廣西灌陽縣克勤其官以
廉著讞訊立剖犛獠懾服湘灘間承學士如文解唐時榷輩數十
人胥就學獲聞明先正決科指粵大吏才之甲戌檄署全州事夏
五月歸灌陽觸熱卒距生前癸未年裁五十有二歸葬市王背嶺
之陰武夫人祔陳文貞公寶謨誌銘而墓碑不克建先生子三伯
道宏偕叔道肅胥高才生仲道遠雍正癸卯舉於鄉澤潞望士也
孫曾孫多籍庠校先生歿且四十年爲歲癸丑而肄業江南荆溪
儲大文于役長平肅拜墓次茂才孝廉君胥屬曰書碑子任也爰

不敢辭而先生名俾兒履涵書之且竊附唐李劉皇甫湜李漢之
義敘先生瑰行邃學樂略而系之以論曰

先君子解江南試以策論伏一世莅梗陽焯著廉能聲而其它海
內士工古文辭而又雅克經世務者南昌躬庵彭先生有大略爲
江西人士冠甯都冰叔魏先生尤工古文雅類宋眉山蘇編禮頡
雲畢先生文推管子匪僞房梁公注比餘姚藜洲黃先生克緒宋
元金華之學崑山亭林顧先生諳歷代掌故鄞季野萬先生尤諳
明掌故檢討富平天生李先生詩文壯慨知長子縣蜀鑄萬唐先
生善言兵之變孝廉燕崑繩王先生南豐質人梁先生胥學於冰
叔先生善言兵質人先生尤諳西陲事知昌化縣常熟子師陶先

生討論明史錄尤嗜江陵張文忠公集而澉洋先生學於頡雲先生又聞先君子之緒論上下古今千百年得失理亂洞見原本抉摭宋明所繇削雅類燭照數計此十數君子者藝苑胥有赫赫名而其學又克適於用所謂千人之英曰俊萬人之英曰傑者非耶而其它于一平叔西溟諸君子裁用文字著者不論也夫 國朝古文辭學視明爲正而明代工文士繇陽明握密機荆川講經世業浚谷鹿門談兵外它亦尠洞解樞要者此以徵川呈嶽貢之才之雅克尤盛也然諸君子中惟頡雲先生位至藩伯要亦裁託文字以自娛其他雖如澉洋先生成進士籍南曹斬當世人士之無裁以柔翰功名品之者蓋亦尠矣夫袖不克長奚繇善舞嗚呼惜

哉

右書墓儲大文撰

右書墓儲大文撰

五

11-11-11

MT

16Q-210

張璽

子家與鄒平張氏世婚媿寶庵君子妹壻也又予從姑之子也少
子僅五歲當象勺之年老成凝重已絕遠執袴之習歲時譙聚所
談必道義文章之事又予親串中益友也康熙辛未謁選人來京
師連牀情話者兩月未幾除授河南之新野瀕行問于作吏之道
予告之曰不負民卽不負國不負國卽不負所學三年後臺諫虛
左席待君矣丁丑君果以治行第一徵赴闕予方日夕望君之
至冀得情話如曩時久之訃聞予然疑者累日惘戚難抑不禁失
聲因歎人世生才不偶而遇合恆難君才而遇矣用又不盡其才
誠天道之不可問者茲日月有時將葬矣孤秉鐸持狀請銘隧中

之石其何忍辭君諱璽寶庵其字號樵涇世爲鄒平人君早補博士弟子丁酉廩餼於學戊申北遊成均己酉中順天鄉試癸亥署堂邑教諭乙丑舉禮部 賜同進士出身始祖順傳五世至獻廷公奇策贈奉政大夫甯武兵備道山西按察司僉事君曾祖也方伯公諱毓泰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君祖也文林公諱景燊順治乙酉拔貢以君弟壻 皇贈文林郎雄縣知縣君父也母王氏子從祖巡撫應天兵部左侍郎立字公諱象恆女 贈孺人文林公有子九人君長也天性孝友其事兩尊人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務盡力以樂其心洞洞屬屬終身孺慕有南陔白華之風乙巳孺人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雞骨

支牀幾成死孝贈公晚邁痰疾君晨昏侍側數年之中不櫛不矧
一飯始一飯再飯始再飯閱歷寒暑略無惰志隱憂之誠不祇顧
額消形而已故鄉黨皆稱純孝贈公卒君時以計偕在京師見星
而行望鄉而哭既就次朝夕孺子泣以未得侍湯藥親含殮爲終
天之恨枯魚之慕風木之悲有前賢所不及者襄事畢始與諸弟
析居田園取其瘠者器物僕馬取其老且窳者卽線續針燧之微
必與弟妹共之居常與諸弟分屋讀書賞奇析疑自相師友闔門
雍睦有易衣共硯之風弟壻以選拔爲雄縣令弟壻戊午省試魁
其經自餘諸弟皆齊鑣方駕爲時名流微君之教不及此任堂邑
任新野諸弟皆更遞省侍不異家塾其治新野也務舉大綱載其

清靜與民休息惟去其害焉者而已文學校官諸生尤隆賓禮暇日卽與接見論文較藝縣故有議事臺傳爲漢昭烈遺蹟君增修堂廡時其祭祀卹爲書院俾士子遊息其中弦歌揖讓秩然可觀癸酉分校鄉闈得李華楊春輩皆中州之選壬申關內饑有詔命刑部侍郎傅臘塔公督運襄陽米二十萬石往賑之新野地當子午豫楚諸大吏冠蓋相望兩省車夫數十萬駱驛往來經三月之久君戴星出入公事濟而民弗病丙子軍興羽書旁午凡車馬糗糧芻茭扉屨皆咄嗟取辦郡邑洶洶莫知爲計君獨解俸如期竣事新野之民若不知有大役者然丁丑春南陽旱議發積穀賑之饑民急不能待有相聚謀搶掠者君多方撫卹始得解散然形

神俱散矣遂得怵之證會臺省缺員有旨行取循良之吏以充言路君在選中時方溽暑抱病馳驅益不可支七月終便道抵里未踰月而竟不起也悲哉君天質純謹望之諾諾然如不出諸口而中多倣儻奇偉之畫雖決機應變必持之以厚德居官六載廉及裘糗惠被繩鱗叔敖之復市宓子之鳴琴不足多也乃其可重者尤在家庭兄弟既翁以順父母史所書獨行何以加焉年不及耆位不酬德此予所爲太息流涕而致惑於天道之有無者也生明崇禎己卯正月十五日辰時卒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九娶子妹爲先考累贈戶部左侍郎匡廬府君次女男一秉鐸貢監生孫男五原冲原澍俱庠生原清原泌原

國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三
灝曾孫男一懋綸以康熙三十八年某月某日某時葬鳳凰山祖
塋之次系之銘曰

讀書而成進士作吏而號仁人顯揚之孝使其親爲君子之親亦
可以無憾矣或曰位不配德齒歷之算反短其身不知有常者天
道有誦而必有伸未盡之業其在君之令子與文孫此理之所可
必也故用以銘大墓之門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二補錄

守令八

段標麟

段標麟南甯人康熙補行辛酉舉人歷官灤州知州有賢聲志載麟幼爲人掠賣能自識其鄉里逃歸苦志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研精諸籍尤工二王書法著有蠡屋集曾知太湖署望江今兩縣俱

祀名宦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三目錄

守令九

張華

楊朝正

李欽

鄒允殿

楊廷望

李慶祖

張文炳

子坊
曾孫世濂

孫九健

九鉞
世浣

九綺
世濂

孫祐岐

王祚對
丁永祺

吳堂

甘國棟

蔡秉公

趙俞

張尙瑗

劉以貴

白畿

補錄

楊廷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九

張召華

復齋先生姓張氏華容人也其先世自江南之和州遷居縣之游
橋凡九世而生先生先生幼卽善屬文入學後值吳逆之亂崎嶇
兵革與弟召修負母循環往來巖谷閒喘不得息康熙乙丑成進
士知福建之晉江多善政上官將疏薦之而先生以母老乞終養
百姓攀留不得相率供其食用泣送至洛陽橋者數萬人侍養既
二十年乃起爲江西之金谿值歲歉先生請穀得七千餘石多方

賤貨全活甚眾會有上官倚朝貴爲勢其所屬郡縣皆脅使出門下而責以厚贖先生不忍從遂解組歸金谿之百姓攀畱泣送如晉江也當在晉江時有賈人怨其繼母之誅求而不養其父其父詣縣訴賈人行賄於先生乞以貧爲解眾皆爭往視之天方寒賈人衣其父以新衣而自著敝衣爲凍餓可憐之狀且日有衣皆以奉父矣先生故怒視其父曰子寒如此而不恤之邪呼吏持大杖來先生睨視賈人顏色如平常猝指叱之曰若見若父之將受大杖也而安忍視之不孝何辭卽以大杖扑賈人而其父乃從旁泣先生出賄付其父曰以養爾餘年眾皆快之民逋賦久不能輸及輸逋則賦甚多先生詰知其鬻子也乃捐俸入贖而歸之有守瓜

圃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爲誰先生集鄉民於社廟閉門使袒裼觀
之一人膚體傷敗先生叱之曰若往而盜若瓜值若之警相毆相
持以至於此其人卽屈服先生之聽訟仁明多此類晉江人文比
他邑爲盛先生至則益勸勉其父兄使訓誨其子弟其稍屬俊秀
者親加賓禮焉由此晉江之童子試至萬人先生之免金谿而歸
足不履戶外而華容在洞庭旁土卑而賦重當明之季世百姓多
流亡 國初定賦準原額每十畝損爲六畝餘其後稍稍增墾而
清丈令下縣官指爲欺隱將以全額上先生曰我無中人之產顧
里人不勝病矣因詣縣官白其事謂此皆湖岸荒餘十常八九浸
於水百姓愚昧不知援例請平誤陷於罪若增比舊額其數幾倍

能不流亡乎夫百姓流亡他日獨不爲官累邪雖畝數不可隱而賦數固可減宜準湖鄉下地例一畝糧止一升縣官信先生素長者察知愚民情實無他卒如先生言華容人蒙其利至今先生名召華字君實

贊曰先生在官前後僅四年故設施未竟然其爲利於民者多矣其議減湖田之賦華容人將築祠以報而先生固止之此所謂陰德也雖使其子孫世爲三公豈爲過乎

右傳劉大槐撰

楊朝正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朝正白巡撫聞於朝減歸正賦東昌濟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剝聖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莫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之東阿教諭王瑱事繼母孝歲荒救饑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閘設兩渡船朝正請於布政使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眾朝正自蠲金八百兩勸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大水患

息康熙二十四年旱朝正宿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麪作供具然
香籲天日若知府有臯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
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資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
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
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

右述彭紹升撰

李欽

君姓李氏名欽字式唐別號陶庵世爲遼之鐵嶺人高祖成功前明封甯遠伯成樑弟也會祖如樅太原同知明季殉國難祖思忠以布衣受知本朝太祖高皇帝累官禮部侍郎提督陝西賜鐵券世襲贈太保父耀祖儀部郎儀部生子三長錫季錦君其中子也君少時習舉子業甫入塾若不慧者然性嚴重兀坐終日咿唔不輟口塾師奇之卒乃於所課書貫通習熟又若夙慧者同舍郎皆謝不及未幾以胄監入太學限滿官理藩院知事尋出宰清源丁外艱去服闋除桂東令到官三月以疾卒年僅二十九時康熙二十四年也君精於吏治以廉介自持其愛民也如子所至得

民之懼心民愛之至於久而不忘清源額丁若干兵燹後死徙者例宜除而邑之豪族有宜增者或欺隱爲奸君按籍編審先期齋戒誓於城隍廟其增減一稟於公邑人乃大服邑故多盜君謀得其魁拘至署以溫語勸諭縱之歸其人感泣至披緇自誓悉召其黨勸勉之咸歸於善終君之任清源無盜患及君去任空一邑送之而盜之披緇者與焉君之以德化人多此類其令桂東也甫下車謁文廟見堂廡傾圮卽捐貲修除不一月而廟遂煥然時當逆藩吳三桂殘破之餘民流亡過半田皆不治君百計招徠給以牛種凡軍興後一切供億之不急者力請於上官悉罷之民乃安堵如故值歲大旱疫癘繼作君爲施糜市藥調治之全活無算異時

官之供給取於民民困於役者無虛日君至則獨煩滌苛薪水費皆自給桂民德之於其卒也皆痛哭失聲君歿時囊橐蕭然無以爲殮桂民爭輸以粟乃得殮先是君之配覺羅孺人以君病憂鬱邁疾先君數日卒當是時君之子三人貌諸孤耳兩喪並舉舟車之費猝無以辦桂民惻然哀之咸自勒帛其首老穉悉盆香以送其丁壯則輪輸其力舉櫬至境外數百里而止蓋君之令桂僅三月其樹德於民而民愛之如此君天性孝友不苟訾笑其事儀部公也惟謹儀部公性方嚴以君樸略少文時加譴責厥後儀部公疾君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及儀部公疾愈乃曰吾兒真孝子向乃誤督過之也愛之彌甚君於兄弟曲盡友恭之誼於夫婦閨

門之內若賓客焉方桂東病革時家人以後事請君泣曰吾向在清源吾父死吾不及臨其喪今老母在吾又不克終其養吾天地間罪人也幼子三人吾兄弟任其責耳夫復何言君之內行醇備若此豈獨吏治良哉君生而正直歿猶以神顯當之桂東時民有夢新城隍赴任者而君甫入境見數十人列炬鳴騶而迓於道問諸左右皆弗之見也及卒後停柩舊寺民或負冤抑皆炷香赴訴之理屈者則悚然不敢入今桂民神之尙廟祀不絕云君男子三人世德振德亮德皆具經濟才先後通仕籍

論曰余覽前史所紀若黃霸卓茂皆以吏治循良封侯錫土而茂又岡像南宮列諸元勳之次以今觀君之爲政可與古人相頡頏

矣顧壽不酬德位不配功豈非命也耶君歿之二十年後君之子世德令吾邑余乃得悉其生平詳著於篇令君賢明其治吾濟也悉稟君法度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君雖不竟其用而其子之光啟前業必也其亦可以無憾矣

右家傳金德嘉撰

鄒允晟

鄒允晟字彥康以歲貢選授應縣教諭在職九年康熙二十五年
擢湖北當陽縣知縣當陽山谿深險前遭流寇殘殺國初餘孽
尙踞竹房諸處軍興旁午咸取給於民名曰差費外此公務派民
協助者較諸正供至踰數十倍縣令因以居奇費一徵十其閒士
大夫濫免刁民抗徵以至胥役土豪叢窟其中窮簷困於供億積
四十餘年力益憊允晟至痛革其弊縣屬稅銀三千二百兩有奇
漕米八百餘石聽民以時投納額內無加耗額外無私徵相沿陋
例次第釐剔其奏銷公費及奉派雜項皆官自爲償初到任有紅
船之役求免不得具陳所費上官謂可倚於民令集搢紳議之眾

欲循例派民允颺曰他縣水次造船取辦猶易爲力今邑處萬山中甯能陸地造乎吾邑向不派修此例一開是貽民無窮之累也乃使人於漢口修造自出銀五百兩不取於民後亦不復派也邑自兵燹之後戶口逃散田委榛莽允颺勸民耕墾聞風歸者如市乃出示新闢地畝果成熟者報官准照下等田六年後起科其舊墾未報者亦依自首律呈報不窮已往有賠荒爲累者亦許開報覈實緩其徵田苦難熟半仰給於蠶麥允颺春日開徵不差催不句攝出片紙令牌甲按戶分給無驚擾也鄰邑潛江饑上官委以履勘自持糗糒躬親履畝鄰邑令具盤飧供帳悉卻之瀕行者老醵金以獻允颺曰若等方呼庚癸顧斂財爲壽乎鄰民猶吾民也

吾甯有岐視也以十分災報潛江人德之慎於刑獄未嘗妄杖雖
盛怒應盡法者必末減之尤善察隸卒用刑之弊曰隸得人賄用
輕刑猶可若挾夙怨及受仇家錢毒刑害人上不爲之察受冤者
何所伸乎已受刑者不加以他刑重罪荷枷與入獄者以時體察
審其疾痛無冤死者嘗曰服官者初刑人必有傷懼之色久之而
如擊土石如刈草芥矣人已一體其可以 國法適喜怒耶惟窮
惡大逆擒治如律不少貸以爲蠹賊不去嘉禾不長也犯竊者痛
治之人病其過曰大盜起於小竊今小懲而大戒所謂以罔罔爲
福堂也賭博姦淫犯不輕貸以爲風化所關不特近盜近殺而已
康熙二十七年夏夏包子以裁兵倡亂竊據武漢黃德四府勢猖

獫距當陽城二百里邑多深谷叢薄而舊裁之兵閒處其中人懷
觀望眾議繕樓櫓治鄉兵禁民出城及他徙甚有勸修山砦以爲
縣官避兵地者允颺曰何事張皇以驚擾吾民也視事如常而密
約邑中士大夫之曉事者曰邑破汝家亦不可保若不爲國計甯
不爲家計乎陰令合家僮暨村邑中勇悍少年遷入城內四門近
處檢役隸中之幹而強者習武備授以庫械復召遠近裁兵諭之
曰吾觀若等力未衰今能爲我守護吾給若等貲糧且爲言於上
皆踊躍聽命人有固志會賊旋平乃撤備方賊之未平也或勸先
遣家屬從閒道歸江南允颺曰家屬苟一出城人必以爲賊至遠
近震恐人情瓦解非計也且賊苟得志則所在荆棘江南其可得

至乎不如堅守或有完理設賊果來攻一旦力不能支則一門忠
孝不猶愈死於道路乎聞者感動上元夕吏請循例諭里民張鐙
爲樂允颺曰張鐙之弊遊蕩一也爭鬪二也火災三也充其類而
盜賊奸邪每乘閒而起司土者在所宜禁可更張之耶自奉甚儉
一袍常歷十數年食無兼味居官七載家益落不知者多笑爲拙
而允颺方以自快也三十二年以卓異薦命以主事同知升用
既去任民各繪像奉祀焉三十七年聞姊喪悲悼而卒

右傳王昶撰

楊廷望

公諱廷望字兢如初名廷錦椿祖修撰公從父弟也年十六補崑山縣學生以奏銷事斥遂畱心經世學嘗言仕宦莫善於親民親民必先於富教丞簿以下不敢親也通判以上不得親也親之者其惟知縣乎親民之要必在於先富後教康熙十三年應四川巡撫張坤載聘六月抵廣元大兵方圍賊將王屏藩於保甯公語坤載曰成都爲賊巢守兵單弱士民多不順誠出奇兵進劍閣直擣之成都必破成都破則保甯賊不戰自潰否必爲賊所困矣坤載不從七月賊攻廣元坤載戰敗脫身逃廣元遂失公流寓夔州與安漢中者久之十八年椿世父按察公爲湖廣蘄黃道副使公往

依焉按察公轉餉湖南晉貴州參政公在幕贊畫爲多二十五年以國子監生選授河南上蔡縣知縣上蔡自明季兵燹河流羨溢田野荒蕪民人墊隘愁苦無所控訴公至不三日躬行阡陌循視諸河及故溝之可攷者凡爲河二十有三川一汀一池一洫二陂三湖五溝一百有九公相其大小緩急以先後治之淇河經縣百餘里岸卑下水易溢導之自縣西北始左分爲王四溝右分爲汜河東南入於汝陽汝河寬廣而淤淺沙河勢湍急易衝決導汝河東過朱里爲朱里河又東過蔡埠爲蔡埠河又東過懸弧灣與沙河會又東入於汝陽蔡河源於城西南澗泉本細流也經城東匯爲河夏秋湓溢特甚黑河上淺窄而下多淤包河勢同湖泊一縣

之水半匯焉導蔡河東分爲西朱馬河又東分爲東朱馬河又東分爲茅河又東經雷安里與黑河會又南經高生里與包河會又東入於項城界溝河源出縣之扶臺鎮久爲平陸導之北入於陳州青龍溝衡漫幾三十里土地曠人民希白馬溝在西華上蔡商水三縣之交水盛時先賢漆雕墓常沒焉導青龍溝東北入商水縣之龍灘河導白馬溝北入商水縣之粉河樹河者西平縣汝河所分導之入於朱里河柳堰河者舊入遂平縣之沙河後爲遂平知縣所塞無所入小沙河者遂平縣郎家口沙河之決流阻於遂平之勢不得塞導之皆入於蔡埠河河源溝者汝陽河馬腸河之源北馬腸河其又一源也導之皆入於汝陽草河者朱馬河之別

流導之亦入於汝陽杜溝有五俱淤絕又爲蔡河所斷中間已成
大道不可復開導其在蔡河北者入於蔡河導其在蔡河南者入
汝陽縣馬腸河五龍河者杜三溝左枝導之而杜溝之水及諸水
不能南下者皆由此入朱馬河以達於洪河其他小河小溝川湖
陂池汀洫或導之注於大溝或導之注於大河或濬之以通其氣
或分之以殺其力或濬之令有所休息游盪蓋入陳州商水者十
之二入項城者十之三入汝陽者十之五又爲隄入洪河隄王四
溝隄包河隄樹河隄沙河隄小沙河隄柳堰河新隄柳堰河吳家
嶺隄長或百餘里或六七十或四五十里三二十里短亦十餘
里或五六里寬皆三丈餘高八尺於是水行地中田野闢行旅通

方工之始興也鄰縣不樂公開濬有言公平地開河者有言公以鄰國爲壑者會巡撫檄查水利公詳言水性就下必上流之隄防固始無泛濫之虞下流之疏濬深方免填淤之患上禁上流則西華堰城西平遂平下流則項城商水陳州汝陽上流不固溢決依然下流不深壅塞如故請飭令上下鄰封一體疏築巡撫以爲然而公亦於茅河開有石橋者七謗議始息遂益專心疏濬勸農桑勤勞相豁民之有糧無地者五百餘頃量田方圓編以字號爲魚鱗冊田之主名丈尺四至原隰阪險邱陵墳衍之故畢具縣無隱糧亦無賠課學宮頽壞久矣公捐俸鳩工以繕之請頒禮樂圖式於禮部幣聘教猷箴舞羽者於曲阜請印經史及性理經濟書於

國子監先師之廟明倫之堂名宦鄉賢之祠齋廡廨舍廩庫門牆
靡不新尊彝簠簋豆登籩俎靡不潔鐘磬簫管笙竽琴瑟壎篪祝
敔鼗鼓旌翟靡不飭凡歷四年而學宮之事成又建上蔡書院於
城西延名師其中縣之俊彥皆造焉置學田以贍之室以閒計者
六十有三田以頃畝計者一十五頃七十八畝有奇又建至聖尼
廟於蔡溝漆雕開祠於華陂蔡仲廟謝先生祠霍節愍公祠三賢
一祠於城之四門皆置田以供祀事又建伏羲廟於著臺清祭田
二千五百畝之爲僧占者凡祀田應祀而舊無文者秩之不應祀
者已之三十一二年間陝西大旱民之來上蔡者以萬計飢於公
乎食寒於公平衣病於公平醫藥死於公平斂葬歸於公平資斧

蓋公在上蔡九年百務具修神人和協巡撫以公能富教其民將特薦公於朝而公已秩滿而離任矣三十四年升山東登州府同知登州瀕海上同知又清閒無事歲奉巡撫檄往來於京師陝西濟南濟甯泰安武定間而已四十五年升浙江衢州府知府衢州與江南江西福建接壤其俗雜其民貧其地山高而水駛公思所以整理之首建府學規模經制如上蔡檄五縣之學皆新焉西安縣石堰於諸堰下最大亦最古公檄令急修之餘見府舊志及屬縣志者悉一一檄問令其存者修廢者復無者增皆以上蔡治溝洫之法治之城故有舊河久不浚民或築室於其上公清出疏之俗以嫁女破產雖富族亦不舉多溺之者公嚴禁不少恕並禁

市之以銅鉛雜銀以水漬米者又禁民之博奕羣飲好勇鬪很者
又禁訟師誣辭興訟出入官署爲奸者公每有所禁必詳爲條教
至於再至於三尙有不用公命公乃以法懲之其懲也以一警百
民無不畏服恐懼改過自新者四十八年旱公單騎減從親詣四
鄉諭富民開倉平糶又勸令貸於鄉里之貧者貧者得食而富者
怨矣其秋未穫商舟糶米者雲集米價一日三長老幼驚惶請公
禁其出境公從之商人失利者皆恨於是胥動以浮言而公以封
倉遏糶被劾矣初公在上蔡其民愿公務爲興利衛州之民龐公
兼任除奸治稍不同而民之感公同也公旣罷官不能歸衛民亦
不願公之去因畱衛三載五十年九月卒於衛衛士民巷哭皆泣

奠於公之柩前上蔡民間之爲公建祠於書院歲時以禮祀焉

右傳楊椿撰

圖書分類法
R-1141111

10

李慶祖

辰州重岡複嶺控扼溪峒閒雜苗犵素稱難治又值吳逆兵燹之餘撫循綏戢政爲尤難夫古之稱良吏者史不絕書其美政亦不一而足然大要終不外以民心爲心也今李公之治辰州也亦然公名慶祖字介福奉天鐵嶺人康熙二十六年來爲辰州郡守時吳逆之難初靖民之瘡痍猶未復也公至首除奸民而豪強屏迹痛釐積弊而派累盡除勸農敦本興行教化董勵師儒旌表貞節使蚩蚩之民咸遂其有生之樂久之版籍增苗民格倉廩實禮義興公益自勵聽斷必公暮金必卻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治聲日著雖古良吏不是過也治辰四載兒童婦女咸知有公欲得公長存

以永其治乃未幾感疾卒於官遠近之民間之莫不悲悼如喪考妣既以公崇祀名宦祠而郡人思公不置復於府城隍廟側建祠以祀歲時伏臘享祀不絕是真所謂古之遺愛歟不然胡令人追思若是夫公之精誠既有造於長死復有庇於民宜辰之民感公之切戴公之深也前郡人建公祠既成其嗣君清鑰今出守太原者過祠瞻拜置田七邱歲額糧二斗一升命道士張復一歲收租息以爲奉祀修葺之費今瀋漢鄧君伯衡感公疇昔知遇之深慕游老矣追念先型復西謁太原出太原所贈遺新其祠更置店屋一所歲收其租以廣祀費君大感欲勒銘以垂永久屬余作記余家世湘潭去辰州不遠自少時聞公有古良吏風雖不文

得附名於茲亦所欣願也遂書以勒於石後之守是邦者觀於此亦可以知良吏之可爲而食報爲不爽也

右祠碑記張玠撰

同治元年庚子年

卷二五二二二

二

張文炳

子坊世浣

孫九鍵世濂

九鉞

九錡

曾孫世祿

世法

張文炳字質夫湖南湘潭人世父熹官自襄陽從明閣部何騰蛟軍積功至都督同知騰蛟殉難湘潭熹官收葬其屍散遣部曲守墓不去無子以文炳爲子遂爲湘潭人文炳少以詩文受知巡撫丁思孔康熙丁卯舉於鄉知仙居文登兩縣有賢聲歸田後以著述自娛新城王士禎評其詩謂排宋入唐追蹤老杜由是名大震子八埴垣坊最有名埴字貢五讀書過目成誦雍正癸卯與子九鈞同膺選拔徧游燕齊吳越聞名流爭倒屣迎之年六十選教職不就益肆力詩古文詞課諸子嚴一門皆以文學顯垣字前五嗜學工詩乾隆甲子舉北闈任桂陽州學正訓士有方選河西知縣

辭不赴坊字和五由拔貢知陽朔縣有惠政調陽曲縣請以明總
 兵周遇吉列入祀典天鎮關外早霜殺稼立青女祠祀之霜始晚
 降歲比有收改調曲沃縣市居多水患坊令掘地得古石街修治
 之水如赴壑今名張公街改驛遞均徭役豁免窮丁千七百餘名
 士民為建三不朽坊兼祠祀焉遷保德知州歸

右傳李元度撰

按張公著有鄰嶽堂全集二十卷南麓堂文集五卷

公子八人最著者坊拔貢埴拔貢垣舉人埰舉人增舉人公孫二

十六人最著者九鉞舉人九鈞進士九鑿舉人九鐘舉人九鍵舉人九鎰

進九鐔進士公曾孫數十人世淶進士編修世濂進士知府世法

進士直隸州世浣舉人公元孫數十人家槩舉人家樞副貢家

榦諸生家桐國學生家栻進士公之門才不獨楚中所少卽海內

亦未易多觀也且不徒以科第著兼以文學鳴然人但知其累世

科名之顯榮而不知其先世忠義之隱德小珣大令家栻懃懃焉述

舊德誦清芬刻遺書編家乘且不遠千里由楚寄粵請載入詩人

徵略欲先世之令名懿行易於流傳此孝子不匱之心也余故為

撮其大略著於篇端用慰小珣之孝思至樂道人善固餽生之素

懷亦此書之本旨也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張坊

公諱坊字和五號湘帆先世居襄陽丁明季獻賊亂多義烈及君

爵公爲何督師部將與萬大鵬招撫闖將劉體仁郝搖旗等數萬人以武功擢衡永左都督同知始遷湘潭再傳南麓公中康熙中舉人爲文登仙居令生公兄弟十二人公次十一生而凝重聲如洪鐘性穎悟強記滄洲陳公虹受曾公見而異之年十五隨文登任嘗夜半騎馬入登州觀日東海撫秦橋秦松放歌而還弱冠往來揚越青齊閒旣乃躡嶺嶠遵潮海徧覽名山大川益卓犖有英氣以拔貢起家縣令擢刺史爲循吏最初仕廣西往攝陸川令過伏波灘謁漢新息侯廟卽勒銘自誓蓋其志有不苟者歷署全州象州陽朔除桂平改除興安武宣民戴其德皆像祀之復爲之歌曰張公去畱不住遺愛館存碑滿路其得民如此猗猗習喬野公

導以禮義俗盡化會武官有殺人者法不得宥以獄上忌者欲撓
公故平反竟以失入註吏議旁觀爲不平公灑然聞一歲起仕山
西署陽城陽城晉文獻地嘗作望澤軒以望漢澤士民呼王屋仙
吏尋以母憂去任起除天鎮令邊民數患奇疾公鑿河陰第一泉
飲卽愈更問民所苦皆泣訴曰暴風時作屋拆石飛早霜殺稼輒
不及熟寒疫流行天陰鬼哭邊鄙之沴自古已然父母將如赤子
何公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則
崇之遂各建壇廟祭以時災得盡免時朝平願太守世衡謂關外
三年不早霜皆公積誠所致故獲天神之助於是兩任陽曲爲請
題明甯武總兵周忠武公遇吉列入祀典建專祠以遊擊崔雲王

前士等九人耐春秋祀之先是甯武士民馮凌雲等數以有祠無祭請於石中丞麟未題既劉中丞於義題而格於部議至是公始成其舉逾年令徐溝復以將軍墓濱河爲捐貲築石隄繚以牆垣雖盛漲墓不爲水齧聞者頌焉及調曲沃士民歡呼曰神君來矣治沃數載聲譽日隆政績之美駕晉州郡其尤著者則沃士民所稱不朽者三一日移驛遞二日便夫馬三日均徭役曲沃當金元時原無驛站明興始改絳州金臺驛爲邑候馬驛太平史村驛爲邑蒙城驛一邑併兩州縣之差幾四百年民力疲乏無可告語而兩邑已汰丞員以縣治其事候馬當京洛秦蜀孔道號稱山西第一蒙城又距城三十餘里一遇急差兩驛奔馳顧此失彼時有以

改邑言者公請於上官曰與其改千年之治不如歸四百年之驛之爲得也且曲沃應蒙城候馬城廂三路七十餘騎民力難堪而蒙城距臨汾之建雄驛幾八十里較以史村道里不均馬力亦詘況往者曲沃既設兩驛以應馬而太平仍畱廠吏以應夫夫馬相去呼應隔絕不獨官民受困卽供億甚不便也議上明大中丞竟以夫馬請歸史村一處奏准民呼萬歲歲丙子編審地丁令於眾曰凡窮夫絕戶老故逃亡者其毋報因開除五百餘丁嗣後呼籲日眾爲立定式分爲九則諭士紳糧多過則者量報一丁名仁里丁並覈差外詭寄無一漏脫遂免除鰥寡孤獨又一千二百餘丁力役之平自來未有又稱不能忘者八蒙城旣遷旋移廬舍於

候馬更起喬山明水兩館爲往來供帳地儼古諸侯館然並誌事
於石俾垂久無議易者其不能忘一也沃古郡曾贅石街久就湮
沒邑塵苦潦溢數百年不復知舊規者公度以意令掘之果石平
如掌水若赴壑因名張公街其不能忘二也初煮河東鹽地以幫
商滋富民患乃賦詩風當路詞義愷切鹽院果從公議奏將新增
課稅三萬餘加之舊引之內河東引悉裁築厚隄防鹵濕國裕而
民不累其不能忘三也沃壤極饒然遇旱卽歉穫地有拔劍泉鳩
工鑿之又淪溫泉七星海分渠引流民食灌溉之利其不能忘四
也邑民多輕去其鄉禁之不可得爲置三大碑於四達要路標陟
彼岵嗟子妃望夫山於上繫以詩見者心動每半途而返時有此

之謂民父母之頌其不能忘五也柵弭盜安良官匣法選鄉耆主
之令自爲治盜遂戢其不能忘六也臺駘汾神也沃有臺神村公
並沈妣尊黃祀之邑水患遂息其不能忘七也訪貞孝節烈闡揚
將千人爲山西列女之冠其不能忘八也於是民建三不朽祠並
建坊於城北顏之曰民不能忘公曰飲和食德皆 朝廷休養之
澤也更顏之曰 皇恩浩蕩坊爲紀其事又若建晉太子廟以正
祀更立公族會俾歲時行之所以諭民無爭也置十八義學於鄉
置六官學於城更取韓獻子且民從教之言爲立從教書院視天
鎮所建之培風同一樂育之義所以勸後進也溫泉七星海旣鑿
又建斗門隄闕引水入泮所以宏教澤也京師建曲沃兩館公車

及士夫至如歸所以安羈旅也兩關各給資斧題曰杏花紅所以
獎人才也訪 本朝行世續王希閔數十家附唐宋以後累世同
居者合傳以表章之所以厚風俗也其他善政往往類此初公之
仕廣西興安也值苗民煽亂楚粵會兵進勦需餉急大吏令公督
餉萬金由北貝子堡僅出羊頭嶺前有大江西流中夾石梁土名
豬婆界苗人出沒其地邀截易耳公先遣汛兵知照軍營令乘
月夜應接平明餉盡濟而村眾不覺也官軍得進破雞心界苗以
平未幾李梅黨李彩潛謀遷江七城伏兵相思山峒中千餘人約
以同夜舉事會大雨不得渡江各散逸時公宰武宣奉檄往捕卽
馳至大樟村手擒賊首韋扶提次日渡水擒石扶白黃扶兩黃扶

舉於鹿村七城得安堵如故及西陲滋擾大軍由山右進征上官
知公能委籌軍務措之裕如事平 予優敘然未獲超擢至是塔
中丞永甯撫山西夙器公將卓薦公也謝曰某平生之志尙未克
盡方懼以曠職干大戾何卓薦爲中丞曰往者遷江不靖君蹈危
險之地除癘疥之患尙蒙 溫旨垂問優加級數況復今政績之
卓卓耶其母辭比入 覲 天語褒嘉 賜蟒衣一襲表裏二端
尋又營繕臺山 行宮甚周密 內頒紫貂一尾黃緞一端擢保
德直隸州知州將抵任道中忽足疾卽引退上官強畱之請益力
歸由平陽南行沃父老率子弟郊迎百里道路祖帳相望扳轅而
號公亦泣下不忍別時年六十五矣後家居十二年而卒公在官

二十七年不務法令以教養爲先舉一事必規數世利倡明正學
尤尊朱子凡勅書院皆祀朱子以祠而取其地之鄉賢如公肩定
曹月川衛絳山諸子配享其中使學者知所向政事之暇於邑之
有關掌故者出所學以辨論之嘗指候馬爲新田古城爲曲沃今
治爲太子新城聞者以爲誕公作晉七都徵翼五都考曲沃新田
二賦反覆證明諸城劉文正公時方續修文獻通考過諸侯館謂
冀甯趙公孫英河東喬公光烈兩觀察曰古來城郭多變遷山川
無改易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是此地確證曲沃注今聞喜
昔應劭兩失之今張君兩得之稽古之功最大予必採是說以證
千古之譌也尤好修復遺跡若虢祈宮蟋蟀堂環汾閣札說沃泉

象江諸亭使山川風物宛然近古所至無僻陋靡不成文物望是
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博物淹雅多著作有古文尙書辨證東周
紀年綱鑑萬言總論刪正朱子年譜敦好堂文集詩集湘帆詩話
修輯各邑乘而曲沃一志尤極賅洽人謂與康氏武功志比解組
後卽於敦好堂東偏構 賜錦樓以識 君恩擁詩書史千餘卷
日夕披玩且課子孫讀篤友愛事伯兄如父師禮纂修家譜置湘
南祭田三至襄陽爲祖塋設條約禁樵牧置積麥倉以供南宗祭
掃費歸安吳牧園先生大受公所受知也及歿貧不能葬公遺齋
三百金遂得卜吉與朋友故舊交一本誠樸尤重然諾有無緩急
必以濟從不計贏餘嘗集四書詩云一介不以取諸人君子憂道

不憂貧以約失之者鮮矣令聞廣譽施於身又云麻縷絲絮輕重
同而獨於富貴之中以約失之者鮮矣教人以善謂之忠又云得
乎諸侯爲大夫十手所指其嚴乎以約失之者鮮矣吾爲之範我
馳驅觀公之生平其信然也晉 封資政大夫葬河西之紫馬山

右傳蔡用錫撰

按張公又著有山西政績集唐詩

在曲沃任建議以計途遠近史村適均請以蒙城驛夫馬歸併太
平縣史村中丞入奏 詔如議邑三十六里民皆歡呼稱便曲沃
書院廢弛君援韓獻子之言顏曰從教增學費耆儒主講設六學
於城別設十八學於鄉由是士感勵科第顯者數十人劉文正公
統動見君所修曲沃新志歎曰背汾面滄誠確證也昔應劭失之

今張君得之矣沃邑塵苦潦君言下當有石道掘至三尺果發石君又開通拔劍泉溫泉七星海起水門以廣灌溉民至今受其賜後三十載孫世浣復攝是邑劉文恪公權之曰異哉君宰桂平子九錡亦宰桂平君官曲沃孫世浣亦官曲沃一時傳爲美談云

右張氏家譜張維屏錄

曲沃有太子廟後人並祀奚齊卓子前令改祀申生邑人以爲不然辨訟不休湘帆先生定爲五公子廟奉申生文公惠公奚齊卓子合祀焉當堂判以詩詩曰太子沈舟往跡湮奚齊立廟究何因公侯冢嗣人誰據今古滄桑事孰詢直享申生猶近禮若偕卓子更無倫幾朝斷案如山積增祀同堂始有神自先生判令合祀五

公子而廟訟始息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張九鍵

張九鍵字天門湖南湘潭人父埴雍正癸卯選拔九鍵由拔貢登
乾隆戊午鄉舉歷任麻陽瀘溪教諭修學宮義學置祭器廣生徒
皆有成績擢知隆平縣會大小淳沱挾槐午諸河爲患民遭淹沒
九鍵爲規原委迺遷數十里疏旁渠護以夾堰民德之僉曰張公
活我九鍵工詩古文辭侍郎方苞尙書沈德潛亟推許之子世濟
字紫溪弱冠食餼負才有奇氣下筆數千言卒年四十四

右傳李元度撰

按張公著有漱石園文集詩集

張九鉞

紫峴先生張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人高祖次朗當明季流寇起築朝王城練鄉兵守之尋抗張獻忠不克死曾祖嘉宦以武昌參將從明督師何騰蛟於長沙招降李自成餘黨劉體仁等敗獻忠衡永界積勳至都督同知軍事武岡總兵督師殉節公奉屍瘞湘潭守十七年卒其嗣祖文炳文登令著鄰嶽堂詩集二十卷父垣河西令河西禱嗣南嶽誕先生先生神於童七歲能詩文九歲通經史十三歲從兄北遊登采石磯謫仙樓賦長歌臺宕奇逸人莫測之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名公鉅卿得先生手製輒咋舌稱天才莫能瑕疵自十二歲入縣學至四十三僅拔貢成均考教習中順

天鄉試副榜及舉人登會試明通榜終以官學教習出令縣先生
又循於吏攝江西南豐值歲歉請糶故事大縣倉十糶三先生五
大吏以爲病先生曰民與官孰重卒糶活萬餘人會邑耆亦購米
至倉米得不耗調南昌捐秩濬塘捍江隄斗門以十二利九便請
復宋豫章溝城內外賴以無水患母憂去官復起歷廣東保昌海
陽保昌有蠹民希大吏旨者先生繩以法同官咸危先生自若也
已而調海陽竟牽盜案落職官既罷貧不能自存橐筆游嵩洛偃
輦閒人爭致之歸主講席湘潭科名粹盛先生遂名於師然而老
矣卒年八十三葬楓林港晚號紫峴故學者多稱焉先生以名家
子賦異稟而一過科第再屈縣令得蓄其沈博瓌麗瑰奇岸異之

才於詩古文爲乾隆朝一大宗同時挾鉛槧拾青紫或溼其姓名而先生著述久益顯亦奇於遇哉所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依永集八卷詩餘二卷六如亭院本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永甯志晉南隨筆俱棗行又山川考略二卷南窯筆記二卷得匏軒隨筆一卷逸詩三百餘今藏其從孫家杕家爲陶園外集云

右傳戴熙撰

按張公又著有茗華詩話秋筵詞

君諱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縣人先世居襄陽曾祖熹宦由都司從明督師何公騰蛟於長沙積勳至左都督同知督師殉節都督公收其屍藁葬湘潭誓守不去遂爲湘潭人祖文炳文登縣知縣

父垣河西縣知縣河西無子禱於南嶽而生君君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九歲通十三經及史鑑大略十二歲補弟子員乾隆六年君年二十有一以選拔貢太學 廷試第一畱監肄業旋考補正紅旗官學教習期滿乞假歸二十二年復入都二十五年中順天鄉試副榜第一二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主者得卷甚喜決爲君爲忌者所擯置明通榜蓋自是而君年亦逾強仕矣君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坐監時試輒雄其曹當君之乞假歸再入都也值西師奏捷 朝廷行郊勞禮方恪敏公觀承總督議輔築郊勞臺君爲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勝帖千餘紙一日夕立就才名震動知

貢舉者爭欲得君而卒不過二十九年冬乃以教習循資得知縣
揀發江西初攝南豐縣補峽江縣調南昌縣以母艱去官服闋揀
發廣東歷始興保昌海陽三縣復以河西君憂去四十四年海陽
盜案起鐫級君在海陽實不滿四月也君既爲縣令議者多惜君
君怒然曰令敢易言哉則日夕講求農田水利學校荒政攝南豐
時歲歉君請平糶饑民待命者萬餘人部例大縣存七糶三君驟
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爲病君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
例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耆捐助牒買鄰境米糶至萬
餘人無一餒者南昌西北濱彭蠡洲渚民築圩爲田三十二年秋
潦衝決傷稼君請賑親履勘散給旬積綜覈晝夜駐圩上凡六閱

月動帑十二萬四百有奇圩長隸胥無毫髮侵隱邑人建生祠豫
章諸水循城而下勢甚急潦則衝齧爲患城內有湖恆犯濫唐觀
察使韋丹築捍江隄疏爲斗門派湖入江置閘啟閉以洩內外水
曰十門九津宋時開爲長溝登以輒名曰豫章溝勝國甯藩侵占
民地爲苑園溝盡塞後遂爲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君屢請疏濬新
城陳君守訓頗捐私財修復君喜曰此百世利也而豪猾輩惡其
不便於己百口阻撓當事幾搖動君以十二利九便議抗爭於行
臺省卒賴其力成鉅工君爲政持大體不瑣屑操切而遇事剛決
人無敢干在保昌時有希大吏旨爲民蠹者君擒治之同官惴惴
爲君危卒亦無如君何君屢任劇縣暇則與學官弟子講求小學

經義成就甚多前後俱以禮去官所得廉奉皆以濟三族貧乏既以海陽案牽連落職無以爲家徧遊嵩洛偃輦閒晚歸湘潭以教授終年八十有三君生長名家羣從兄弟多致通顯君獨屈於縣令未竟其才乃舉其磊落抑塞之氣一洩於詩所與唱酬多酒人逸老有志意之士同時負重名有氣力者或不能致尤好褒揚節義闡幽發潛汲汲如不及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所著有陶園文集八卷陶園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六如亭院本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鞏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棗行山川攷略南窯筆記得匏軒隨筆鈔本卷數無考未見君以先世居襄陽嘗言死後當葬我於峴山之麓故自

國朝志序卷之三十三
號紫峴紫峴之名最著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紫峴先生云
鄧顯鶴曰先生名在當世當世頌其詩至推爲乾隆朝一大宗盛
矣哉余未見先生而識其諸孫家柅以所輯年譜屬爲傳余獨詳
其治縣之迹不欲以文名掩其政事也世傳先生爲南嶽毗廬洞
僧後身徵之家傳殆不誣蓋其來爲有自己嗚呼豈偶然哉

右傳鄧顯鶴撰

紫峴初宰峽江繼調南昌遇水災力請普賑水際積骸累累捐廉
購棺瘞之豫章溝渠淤塞力請開通於是二十里長渠復其舊三
湖積潦得以疏通居民德之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陶園有羊報詩以大羊空其腹密縫浸以熬油選卒縛羊背緣溜
飛報河汛卽元世祖革囊法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九鉞父垣禱於南嶽而生九鉞七齡時攜之遊毗盧洞寺僧異之
曰郎君貌何類吾師之甚也因出句屬對曰心通白藕九鉞應聲
曰舌涌青蓮僧大駭鳴鐘聚徒眾膜拜曰先師圓寂時畱此偶句
云後有對者卽我後身今郎君前身非吾師而何後九鉞老且病
一日其子世津自外入瞥見其父脫儒冠出懷中僧帽戴之飄然
而去追之不及亟入省視九鉞伏枕如故惟口吟云擔柴運米百
無能自讀楞嚴自翦燈夜半萬緣鐘打盡前身南嶽一枯僧遂卒

右湘潭縣志符葆森錄

張九錡

張九錡坊子由諸生援例知遷江縣縣有虎患禱於城隍神召獵人捕之得白額者五患遂息值兵差旁午以勞卒於官

右傳李元度撰

張世淥

張世淥字醴泉埴孫父九鑑乾隆辛酉舉人博學能文世淥登乾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記名御史改知縣竹縣有土司子王金玉以私隙謀逐其兄兄某年五十餘始自楚歸蜀金玉訟某偽妄非其兄鄉鄰袒之世淥鞠得實固其兄也乃罪金玉漢王場

有無名男子被殺往驗瞥見一人花布裹頭啟門而窺卽掩捕之
血猶殷袂一鞠而服時兩金川騷動西路木果木兵潰調世淥經
理沃日站務大軍改由中路進攻復委管美諾兼攝占日固古落
溝等站站爲後路重地蠻匪出入不常世淥竭力捍禦無誤大吏
嘉之提督王進泰檄訊俘虜世淥訊係難民悉免死被議開復終
威遠知縣

右傳李元度撰

張世法

張世法字鶴泉九鍵次子乾隆癸未進士知房山縣承辦 郊勞
大典 恩賚有加縣圉旗地莊頭某倚勢爲奸悉繩以法有鄭某

婦夫斃姑病云中餅燄毒往驗以所餘飼犬犬斃疑之佯謂婦曰
天暑甚汝爲姑揮扇陰察婦目頻顧稠人中世法突向所顧處呼
曰毒人者在此速擒以來果獲一人搜其身餘藥尙存鞫之得姦
謀遂伏法以病歸起知甯夏縣郡有漢唐惠濟諸渠溉田百萬官
吏爲奸貧民苦之世法奉檄董其事旬稽丈量溉田維均馬廠與
民地毗連訐訟不休世法履地勘丈事遂息有沙壓地數百頃民
困催科爲請豁除其租父憂服闋再補華亭縣嘗曰甯從胥吏罵
母被鬼神誅可以想其清槩著有房山縣志瞻麓堂文集雙樟園
詩集

右傳李元度撰

張世浣

張世浣字新之九鍾子乾隆丁酉舉人由河津知縣歷榆次柳城遷知泗州泗低窪患水世浣竭力疏浚民不罹災遂以知府發南河累官揚州府未三月結宿獄六百有奇著有紫文堂文集

右傳李元度撰

張世濂

張世濂字景之號霽巖湘潭人坊孫乾隆癸卯舉人甲辰進士知河南靈寶縣賊氛擾商雒靈寶戒嚴殫心防禦城得不陷以薦調淮南遷潼川知府察吏安民清理塵牘定堰工規例以息訟端民呼張公堰愛古名蹟靈寶函谷關久圯葺而新之以未許田文輕

策馬願逢老子再騎牛一聯刊諸石淮甯柳湖爲蘇子由教授處
重加修治招名下士觴詠其中郡邑書院勤考課資膏火造就多
成材署川北道卒於官著有三臺志賜霖堂詩鈔

右傳蔡用錫撰

孫祐岐 王祚對 吳堂 丁永祺

孫祐岐字在鎬湖南華容人康熙丁卯舉人知歷城縣清儉愛民
釐奸剔弊濬小清河以資蓄洩歸併德倉於大糧以省催科歲涸
饑力請煮粥振貧民鬻子女者捐貲贖還之暇則危坐誦宋儒西
銘諸書卒祀歷城名宦祠同邑王祚對字山長康熙庚午舉人令
武義多善政金華合郡旱府勘欲不成災祚對毅然曰我豈以一
官妨萬口哉懸綬力請惟武義得邀蠲振士民德之尋因病告歸
縣志自萬厯後文獻無徵祚對裒集散佚勒爲成書道古家得所
考據焉吳堂字屆室康熙庚辰進士性靜謚以誠接物不立巖岸
初授山東淄川知縣設社倉嚴保甲修學校雪冤婦沈氏獄以內

國朝志卷之三十三
三
艱歸服闋補光澤知縣地僻民刁嚴盜防修城堞除重耗革陋規
庚子分校閩闈稱得士升開州知州值水荒下車卽振災卹匱疏
濬河道澶淵人德之告歸後不談時務不謁當事布衣蔬食坦如
也年七十餘卒丁永祺字佳樹康熙甲午舉人授通山教諭乾隆
丙辰遷林縣知縣林近太行西苦萬泉漲淹沒田畝永祺相地勢
浚深爲高成腴壤東南易旱濬故渠五道引水溉田給貧民牛種
教紡織調繁孟縣地濱河督工疏濟源培唐儒韓愈墓清祭田羣
孟二縣因河坍地致燒殺獄以去就爭之孟民冤獲申調舞陽捐
置書院膏火田疏泥河建營房勸積穀尤多惠政年八十九卒

右傳李元度撰

甘國棟

甘公名國棟字殿臣關東人甘望姓從父及羣從子弟多致大官
戚黨亦貴顯相望殿臣以官學生除南昌府通判年最少衣服舉
止如寒生終日對語未常一齒及其家世黨族也郡長葉公天木
愛殿臣特主啟處食息如過其家繼報升當受代值三藩變起督
撫合詞題畱殿臣補南昌知府時鎮帥見法鄰郡皆陷城內外無
一居民兵馬滿萬駐紮往來殿臣調度區畫皆有次第殿臣在南
昌十五年久爲民信愛以憂去改補肇慶將之任驟得風痺遂不
起殿臣謹愿敦篤不言人過失爲郡倅未十年至太守無情容亦
無傲色不深讀書能解大義每謂殿臣名位將來未可計量而年

卒不永為可歎惜

贊曰濯濯南州涓風道槩若理亂系用敵國懷子佩我黻執言猶
在儔也亡乎古之遺愛

右傳黎士宏撰

蔡秉公

公姓蔡諱秉公號雨田南昌人先世盱江宋元祐時衡仲講易銅川山麓屢徵不起徙居南昌其後有某應詔以計破楚寇官統制有某以懷遠衛經歷勦黔寇有功曾祖某庠生祖某貢士崇禎閒以策上京師不用爲鉛山廣文與縣宰不合拂衣歸父某以文受知於忠襄蔡公懋德忠襄殉難號哭失聲夢寐發爲悲嘯著有啟禎紀略公少恢奇慨然有志於天下急其所要不區區爲耳目計又念先代救世爲心益發奮自任嘗夜然松膏區畫四方利病有所疑難則繞席徐思必得乃已每自訟曰吾人爲學不能有益於世學何爲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爲河南遂平縣令

內擢吏部稽勳主事歷員外郎中轉考功文選司迺得奉 命典
試黔省尋除知浙江台州府致仕以雍正癸卯十二月晦日卒於
家年七十一公宰遂平有河南大盜佟二者剽掠殺人時出其境
吏不能捕公出白金數斤與老胥恣所爲胥宿旅舍有酒倡狎於
賊者厚賂之盡得其狀以白公微服往偵而還明日徵壯卒習射
內圃又召倡婦侑酒良久乃散已而婦人入賊巢見佟泣曰東郭
有惡少以妾往來於君結黨且眾將殺妾以累君旦夕必不免佟
怒欲殄之婦人畱佟飲酒佟召諸亡命厲兵募食盡遣之夜半公
使勇士疾馳其壘礮門殺門者直入臥內而婦人縛佟以待佟裸
體醉舛如虫音弁然遂取以去於是命人舉火火熾老胥以眾卒繫

數十人至曰頃伏東郭林莽間遶賊分擊之禽其半語未竟餘賊望見火光皆反奔來救公麾眾擊益力賊駭竄不知所爲左右突不能出盡受禽而河南盜遂息台州距海六十里海上有閩寇曰蔡元亮嘯聚萬人踞洪濤中焚劫客舟無所憚會諸道合軍甯海往勦軍容甚盛登艖艗且行公止之曰吾張其師賊且深入卒難圖也請先取估客舟載力士衷甲而往繼以戰艦乘其隙而擊之盡殲焉時五月五日元亮方張水嬉從者百餘艘歌扇相屬水聲泠泠然久之入於隴艗別岸從者先登設供張元亮從容攜婦人飲酒帳下估舟陸續以濟酒半衷甲者進奪賊舟而戰艦且至殿發賊窮蹙無所之舟中弩齊發人皆應弦死流矢中元亮背縛之

目録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悉禽餘賊以還是役也獲大樓船五婦女十四賊二百有七十人
軍械火器無算皆出公力公自少讀書壯而服官力於有爲然不
阿以取容其在銓司尙書索選草則曰官可罷選草不可得也竟
不與及守台州益厭仕進遂乞休而林居者十餘年旣卒葬於某
鄉某山父 贈奉直大夫母王氏 贈宜人配恭人龔氏永甯訓
導起元之女生子一正笏乾隆己未進士徵選不就女一適豐城
諸生李拔孫一曰綬府學生公故有大才思有所以用旣稍稍用
矣而亦遂退退之日兀坐一室手漢書一編不釋龔恭人徐勸以
少休公笑曰吾生平所欲爲者時時於古人中求之恨不及也銘
曰

士之自命與天之命士夫非偶然而遭時或殊負才如公者小用之而益見其全苟無益於當世分雖大位其何傳維河之南而海之東兮公雖沒而名不湮盛謨作銘匪敢誣兮凡今之人誰有焉

右墓誌銘盛大謨撰

按蔡公康熙戊辰進士

圖書分類法

111

趙俞

趙俞字文饒嘉定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崑山徐乾學座主也得其文驚歎以歸有光目之未幾邑有大獄詞連俞遂以褫職同年知其冤出醵贖之因復進士謁選得山東定陶縣莅任見漑潦滿野集父老問之曰邑所苦在此俞度其境縱橫爲三渠以通大川如古溝洫畛塗之制蓄泄兼資而車輿可通規畫定令民自浚其界旁之渠旁近者協理焉恐塗之易圯也築令平實樹以桑棗雜以榆柳俾落實取材交有所資又以三渠不能徧通四境且車馬蹂躪或陷於淖或橫鶩別驅爲害黍豆明年擇其要處又規爲六路其廣倍三渠之隄而傍路有溝殺於渠者三之二俾宛轉以達

於渠其築樹之法一如渠隄然後雨潦之集悉達於河連歲大熟周城壕令民栽蓮以取利立法輸糧不施鞭扑吏役無事公庭寂然平時課士最勤親爲口講指畫餘閒或挈之以遊士莫不鼓舞共勸於學修學宮從祀位次考之闕里誌自爲文以記之任五載辭疾歸發舊所藏書讀之司馬光通鑑杜甫詩韓愈文及歐蘇諸集皆手自批注結淡成社與同志從容觴詠卒年七十有八孫不烈亦以文學稱

右傳王昶撰

趙愈字文饒一字蒙泉嘉定人高才博學與同邑孫致彌王晦侯開國輩齊名時稱膠城四子蓋比前明唐婁程李四先生云旣登

進士第需次家居一時黨論大興元黃戰野獨以身赴師友之難
忌者出不意擠之死地橐籥復壁亡命走京師久之事得白除定
陶令其述懷詩有云平原一郡嗟連染元祐餘官許濯磨又幸沐
君恩還故物笑如女嫁久愆期益亦喜心倒極而創深痛定之
思也先生本工詩亦思著作承明一抒所學而楚國亡猿塞翁失
馬顛連瑣尾五稔京華用是益激發其性情舉所爲牢騷不平與
夫雄怪奇傑不可方物之氣胥磅礴蜿蟺於行墨閒每一篇出鉅
公宿老輒驚詫爲未曾有一時奉使出牧餞送投贈非得其繭紙
半幅則不足以壯行色耀同人姜西溟編修所云恣突如崩隄勁
健如屈鐵奇古如頡文籀篆者比物連類固知非溢美之詞也花

谿徐先生典庚午閩闈試先生實捉刀焉暗中摸索皆名士顧獨
心賞先子文不置榜後相逢結金蘭契及今追憶則已如塵如夢
不可復尋蓋皋魚之淚斷久矣悲夫

右小傳鄭方坤撰

張尙瑗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先年歲大旱秋無所穫公履任三旬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存七糶三之定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旣望穀踊貴公喟然曰矯詔發廩古有其人遂通曉鄉城分七日次第按戶發糶依額糶三千六百石稍浮以供部費藩檄下復嚴飭存七之例後三日求穀者益眾有道殣者公集眾詢之乃日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旣飢者不能名一錢雖減價無從得食公曰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有奇戶貸三斗丁口多寡則或贏縮之凡五日所貸如所糶之數數日公復遣人覘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或有名於冊者今之死於

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傭於人而人以無食驅之鄰邑聞與有稱貸之政襁負而來或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議或難之公曰常平額穀萬三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奇儻守存七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千有餘石卽堅守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資助賑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更煮粥粥具叩鐘東廡入而西廡出婦嫗給於別殿日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叩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乃道死者頗告公卽親驗耆民某某設樽殮之衣錦司率貧民入有穀之家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穀挾飢餒爲市不逞之

徒也拘撻枷示遂帖然鄰邑以強取穀讐殺不休訐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者高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堵如故甯都魏世倣聞而歎曰公不恤己之功名而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爲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視汲長孺得君賑廩者其難易爲何如耶殪方蘇霖雨百日山溪漲溢水聲若雷霆城幾崩陷公灑淚刑牲以禱之危而復安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出爲縣令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耶予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闖之徒乘饑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烈皇帝身殉社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

重緩急先後有序將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尙瑗字損持蘇州吳江人

右救荒記魏世倣撰

吳江張先生諱尙瑗字宏遠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三傳折衷四十四卷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拙典覈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据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未免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穠糝而盡棄其精英也

右學案唐鑑輯

右學案唐鑑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一十三

平

劉以貴

濰縣劉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尙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右學案唐鑑輯

按劉公康熙戊辰進士

新編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三

三

白箴

嗚呼白公彥京可謂孝子也已蓋嘗論溫嶠絕裾而行以赴時難而抱恨終天何取顯揚也庾黔婁到縣未旬心動而歸以侍父疾誠格鬼神千古歎息人子至性固當如此子路有負米之歎令伯陳報劉之情賢者必孝百行之原孰大於此參稽往哲以衡時彥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彥京五歲而孤太夫人守貞撫之母子更相爲命稍長下帷攻苦卽欲成名以博養母懼恩蔭入太學竟投牒應舉年二十七貢賢書三上南宮成進士太夫人喜極已而相持大慟焉謁選得貴州之新貴令便道歸遇祖母王淑人之喪卽感痛不欲往太夫人促之乃行黔陽萬里不能迎養到縣三月卽

引疾求去上臺固留之不可解組歸色養膝下依依者將三十年
白首子舍年六十四始痛楛棣焉禫制方闋旋從地下衰年哀毀
亦死孝乎初太夫人素孝事王淑人彥京歸猶以移孝作忠訶責
然及是克襄葬事始怡然日兒不歸先姑不克葬爾歸亦未可厚
非也嗟嗟君親大倫忠孝大義人人皆知太夫人於其子之之官
也激勵之歸養也又慰藉之前後若異辭固其明識知禮如此而
亦彥京賢養志之中又能養志焉故得太夫人懽心所謂非此母
不生此子者而非此子天又無以報此母慈與孝俱可風也已彥
京諱畿號默巖別號易閣溫其如玉醞藉瀟灑性慧而嗜書家藏
萬卷自少至老終日一編作爲文章高秀獨出尤好詩受學於族

父崇信令杭仲公諱象灝崇信學陶彥京從之遊觀其所就亦在香山劍南之閒而敦厚如其爲人故常歎服其品雖生有至性亦讀書好古自有所得學力至到而德器純粹也在縣書清慎勤三孛於座右積案數十旬月之閒盡爲剖決同官感其孝尤惜其懷抱利器不竟其用士民攀留如久宦恩德在人者白氏由陝西清澗遷陽城彥京生於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卒於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七曾祖諱所蘊崑崙縣訓導 誥贈翰林院侍讀學士祖諱謙刑部尙書考諱方厚恩生未仕而卒太夫人王氏彥京以辛酉中本省鄉試戊辰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時山右九人獨陽城三戶部主事王公千峯諱璋彥京及余也余

與彥京又同出用上少宰伏滄柱夫子之門彥京元配衛氏同邑
鉅野縣知縣衛公諱振輝女柔嘉習禮內助有勞生於順治十四
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
子男三德璋德琨德瑋女六孫男二至仁純仁女二以今年三月
之望葬於邑西水磨頭祖塋之次來喜阡衛孺人附銘曰
辭其賢勞匪以逸淡於宦名修厥實孤嫠相倚忍舍而出溫清之
暇富有著述南陔白華可補亡矢惟將母之素心六十年如一日
聖善令終其志乃畢佳城相望永安此室

右墓誌銘田從典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三補錄

守令九

楊廷望

楊廷望字競如江南武進人也康熙二十五年授上蔡知縣甫下車詢疾苦莫甚水患洪河發源舞陽筆尖山自西北入境經其東入汝達淮汝河自西平入境東轉而南入汝陽蔡河發源城西南東會入商水視河發源泌陽自西南入境折而東入汝陽惟洪河最爲巨浸兩岸地窪防庫而汝蔡視諸河則羸縮不常支流所在壅塞一遇水發平地深丈餘壞田廬至不可數廷望始周行境內相水之源流廣開支河使有所歸宿歲於農隙濬之凡治溝河一

百一十二道隄防十餘所而水患平歲大稔蔡自明季兵燹之後
戶口鮮少豪民併兼者眾廷望招懷散亡爲正經界編里冊以紀
之築城郭修學宮建書院延名儒講學重建善臺伏羲廟孔子尼
廟周漢以來請先賢名宦祠廟使邑人知所矜式治蔡凡九年而
士興於學民懷其政至今蔡令稱賢者以廷望爲首其善政所布
具詳邑人所紀載而功之及人治水利爲尤大故特詳之使吏於
中州者有所考而餘行則僅著其槩焉廷望治蔡時以河流上下
不治則日久便淤塞又痛鄰民之亦被其害也詳開疏濬郭對水
利上官下其議於他邑卒無應者嘗治郎家口河與遂平連界請
率蔡民自治之卒爲勢家所沮然則廷望之才使得竟其施用其

及於民尙有不可量者矣廷望去蔡後民間爲立生祠歲時祀之不衰

論曰廷望爲吾邑望族自其父兄來多官館閣欲得子弟爲親民職者至廷望爲蔡令克稱職爲無忝先人云方是時張沐以老致仕廷望延主書院事必諮之昔子游宰武城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是又非世俗吏所能知矣

右傳吳士模撰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四目錄

守令十

湯傳棨

陶元瀉

孫敦和

龐穎

齊國政

王省

陳起元

鄭善述

子方坤

王兆鼇

惠周惕

石曰琮

蔣兆龍

董雱

遲維坤

方邁

劉時遠

華士捷

海鳳翥
段昌德

廖興鎮

簡廷佐

敬整

屠南

楊著曾弟起曾景曾

殷元福

陳庭桂

王立憲

朱奇政

周垂典

卷一百三十四

康仁德 陳方愷

王盛德

彭溶 劉聖濟

陸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十

湯傳桀

康熙四十七年歲在戊子十一月甲午我友磊軒湯君卒距自清流請養奉母戴太孺人以歸及八載居官既廉家益貧易簣蒼黃士林靡不痛悼太孺人急命遺孤萬烈等勾貸營葬既擇期來告予爲銘詞予於君初歸里時曾爲序志喜且擬補南陔白華之詩今尙忍書隧中石耶顧誼無容辭乃序而銘之君諱傳桀字子方號磊軒先世由練川遷郡城前明正嘉閒雙梧先生諱珍學行高

邁與文徵仲王履吉諸賢齊名君六世祖也曾祖諱聰尹萬厓戊
辰進士累官吏科給事廣西按察副使祖諱一龍萬厓壬午舉人
湖廣永明知縣父亦庵公諱本泳爲永明公第五子吳庠生 贈
文林郎清流縣知縣篤學砥行介然自立君幼稟明敏背誦經史
功力兼人爲文神鋒雋朗刃迎縷解識者決爲遠到弱冠猶困童
試亦庵公齋志病革家無生產君與太孺人銜哀茹苦惓惓無告
邨有火災君從烈燄中顛天號救屋宇盡毀柩得獨完年二十七
學使首拔爲長洲弟子員旋以高等食餼甲子秋太孺人遭疾幾
殆君書血表禱獄神病忽瘥有芝生於庭太孺人趣之赴試遂得
雋戊辰捷南宮 賜進士第二甲出身甲戌除福建汀州清流知

縣縣爲水陸孔道土俗刁悍君自筮一行作吏潔己恤民固儒者
本分事甫下車盡除里甲陋規夫船驛騷悉歸官辦鉤校案牘力
杜私請遠鄉歷年抗賦若夢溪芹溪吳地炭山羅邨諸處官吏莫
敢誰何君單騎親往播告急公大義眾竟感服由是積逋一清宿
盜頓息凡遇訟獄必詳必慎會有命案連坐者畏禍遠遁眾因指
爲元兇君微行察訪越五年罪人始獲力白冤誣旱則禱雨疫則
禳災饑則發廩躬親勞瘁惠孚誠感修學校繕城郭治橋梁六年
閒百廢具興政事餘暇出其編摩舊業教授邑中子弟分校文武
鄉闈得士最盛嗚呼當夫吏道龐雜挾筐篋營苞苴者牢固莫破
君以文學進身一意拊循其民而練達世務秩秩就理不媿漢史

所傳以經術潤飾吏事者謂宜爲當世循良上第也而君以鬱鬱
未克盡行其志願太孺人春秋高就養官舍晨昏終不自適喟然
歎曰養親必以閒身爲善乎吾歸矣上官留之再三卒力請以遂
厥志邑人攀轅號泣填衢越境君見太孺人跋履無恙扶輿色喜
旣抵里門門人負笈愈眾坊賈復以選政請丹鉛稠疊菽水蕭條
杜門埽軌心力較疲戊子秋侍太孺人疾晝夜調治幸復安痊而
君病已中膏肓一發不支卒年五十有八君孝行醇篤出入必稟
太孺人愛姊妹恤嫻黨恩禮交至與人交必敦信義謙言規勸聞
者感動所纂四書合參春秋講義久爲後學津梁近更編成明儒
大全詩萃精審羽翼聖言擴充傳注厥功尤鉅予自與君同游端

仁吳先生門牆旣而君來問業於我先君趨跽文星閣下對越齋
莊莫之與匹比君公車至京益以旅館聚首爲樂及見君治行有
聞聞居不仕尤歎爲人所難能而善人君子不得久存於世嗚呼
可哀也已元配馬孺人有淑德卒於君鄉薦後三載年三十有七
子五人孺人出者萬烈國子生建業崑庠生庶出者萬杰萬燾萬
煦女四人一適歲貢生張大任一適歲貢生金棟庶出者一字徐
宏謨一幼未字萬烈等於康熙四十八年四月癸丑葬君於長洲
縣陳公鄉友字圩之新阡馬孺人先葬於吳山重遷以祔君穴銘
曰
猗藝林之哲匠孤生偈偈也世闍媚以爲行子獨不屑也學乃人

政非操刀漫割也志養非祿惟膳羞之潔也出處盡道離塵盍猶一簪也有歸其邱原高而水結也吾銘此無媿詞令名沒世不滅也

右墓誌銘彭定求撰

陶元漭 孫敦私

陶元漭江蘇常熟人工制舉文博覽史傳志在經世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元漭在舉中以疾不與試二十七年成進士主
試者初擬前列以策陳會推之弊抑之及 廷對論西北賦輕而
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以其言
憚置二甲三十三年選廣東昌化縣知縣到官日值大旱徒步禱
峻靈山雨立降首定賦役均糧於畝均役於糧裁革雜徭自坊里
供張始以海濱土瘠禾稼鮮登乃度隙地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
墾予以牛種不責償民始相率以力耕爲業縣故與黎爲界向設
土舍制其出入吏得爲奸元漭立撤去一權量定法度黎民便之

城中舊不及百家至是戶口漸蕃元漕時步行間皇閒周咨疾苦
煦嫗如家人瓊處海外武弁多驕橫崖州尤甚元漕嘗署州事守
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遊擊余虎縱不問且素貪屢索黎人獻納
元漕廉得奸狀列六款以上虎聞私以賄誘之不得輒造蜚語聞
於總督石琳下瓊州總兵會訊元漕申牘曰是非本一定耳目難
盡塗若其公道猶存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必挫執法之
氣灰任事之心元漕當棄官以全政體不能蒲伏武臣以貽州縣
羞也初鞠是獄鎮中陰令甲士百人佩刀入署左右駭懼欲走元
漕據案怒叱曰吾奉 命治事守備敢令甲士劫持是藐 國法
也鎮中氣懾疾揮去卒定讞論鎮中罪如法也崖人謂余虎不敵

陶令一怒而總督石琳卒因元漶倔彊坐以檢驗失實會赦免復於計典將黜之巡撫蕭永藻新受事解於總督乃己元漶自奉儉約節衣縮食在官惟日供韭一束然喜接諸生講論常至夜分屢以疾乞免未果竟以勤勩卒於官年五十有三所著南崖集明史傳廣東志凡數十卷昌化額田四百餘頃半淪於海賦不及二千浮糧居三之一民重困元漶爲浮糧考一冊歷請於上官乞豁除無應者乾隆三年元漶子正靖官御史疏以入告始獲奉 俞旨免焉

右 國史館本傳

常熟陶君紫司官廣東之昌化令以疾卒於官年止五十三遠近

知君者莫不惋惜之君爲余甲子所得士閱三載而成進士需次里居常熟距吾邑百里而近時其晨夕旣而別去宦於粵者五年輒念之不能置忽聞君訃余哭之慟回首惘惘恆若有失旣而其兩抓扶君匱自粵歸將葬君手具事狀先期請余銘君墓余不忍辭爰按狀參君文集合諸見聞識其大者於左君諱元清字紫司一號于師世爲常熟人祖某父某妣某氏生子二人君其次也生而警敏稍長攻文章未嘗起橐日可得十數篇皆原本經籍祖述先聖諸大家讀甚不能落書閒從其友沈氏家借閱經史數十種晝夜斷習不少輟學益進試於有司輒不利旣而遊京師徐健康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以益高而其同邑某尚書者亦羨君名

延之邸第爲授餐然君性剛直每與尙書忤以是尙書轉銜之益
都趙秋谷淄川畢公權皆與君善才望相埒康熙己未 天子開
博學鴻儒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
復以病告甲子舉順天鄉試戊辰會試中式及 殿試讀卷諸公
俱歎爲奇才以對策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是時崑山
相國徐公爲明史館總裁欲畱君君竟歸其年冬丁父艱辛未服
闋癸酉除廣東昌化縣知縣昌化地荒瘠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
舊額田四百四十餘頃浮糧荒糧未豁者無算民重困君至卽請
於大府欲除之力爭不得又作昌化縣浮糧考上之指畫痛切君
在官務節縮盡革一切陋規日供韭一束寒不坐乘暑不張蓋遠

出自備車牛從吏一二人見者不知其爲縣令招流亡集商賈民
漸樂業邑濱海患颶風海溢君爲文祭海神患頓息嘗早禱於海
潭兩立應其他如別男女專員役減火耗課藍蔗移民居關學署
以及操練鄉兵請免貢黎採木等役皆政之大者無何權刺崖州
而兩弁構黨之訟作兩弁者游擊余守備黃也二人皆狡黠黃弁
更以非刑殺人斷手足棄郊外爲民所訴君受牒條列六款上制
府時兩弁方橫甚洵洵爭劫持私送密揭於制府檄下瓊州總兵
官會鞠君毅然不屈謂密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若其是非
倒置耳目盡塗徇奸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甯棄此一
官以全政體不能匍伏於鎮臣之前也巡撫高公知其言直特寢

其事既而制府竟於勅參武弁疏內附劾君檢驗失實應降二級
得 旨下部再議事竟得白丁丑遇 覃恩封贈父母如君官君
歸志益決當道留之不聽去而君病矣病革時尚以昌化浮糧荒
糧之弊未除爲恨嗚呼余之交君深矣君一生篤學不效世儒口
說立異同謂聖人之道至宋儒已明後人但當務躬行不當樹壇
坵分門戶居恆持論於相業則甯取張江陵能任恩怨責名實與
鄙夫之授受衣鉢貽誤社稷者迥別於將略則最取戚南塘紀效
新書謂客兵不如土兵土兵不如家兵真節制紀律之道初效東
南後用西北與他將之隨寇環走要君辱國者功罪霄壤其纂輯
明史以六部所統之政爲綱以各司所分之職爲目嘗欲自爲一

書卒不就君之官粵與巡撫高公前守張公皆始忤後合新撫蕭公欲特疏薦君而君已歿夫以君之才宜大表見於世而齟齬之者眾志不獲伸卒之直節孤行能見宥於朝廷大臣且有欲薦之者而君又不幸以死此余所爲搯擊太息而不能不致憾於天者也君生於順治丙戌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九月十三日其葬也在壬午某月某日墓在其邑之某鄉某原配鮑氏封孺人子二長貞一娶俞氏次貞靖娶錢氏孫女一未字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廣東一統志十卷明史列傳若干卷藏於家余嘗謂君議論如賈長沙政事如元道州文章如范蔚宗而沈淪一官齋志以歿可歎也其兩孤賢而有文所具行實質直無飾詞是宜銘銘

曰

烏庠紫司其命嗇其學豐其文昌其遇窮僮耳萬里怪兩盲風一
官海外竟喪厥躬彼蒼蒼者不可知而斯人復舉世其誰容琴川
之濱兮劍門之峯君其埋此兮余以銘其幽宮

右墓誌銘秦松齡撰

康熙王子後文治顯融公卿大臣多喜賓禮士望實雅稱輒俾得
所宜得以去而議擇置尤者於甲科侍從之班繇是京輦號多士
丙辰常熟子師陶先生棄提舉試慨然北遊一日而名動省院邑
司寇翁公崑山司寇徐公殿學徐公尤重之都人士爭屬目先生
而先生雅剛挺多所齟齬 詔舉博學鴻儒或列其名以上固稱

疾不就甲子吾郡侍讀秦公主順天試中式第七戊辰會試主者
定第一策疏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用此名少後然海內士胥曰陶
君廬句甲選也而貴要亦有欲爲先生地者遣人鉤致之先生不
應是時殿學監修明史斬畱佐編纂勸少貶往復三日夜卒不應
殿學太息而止及 殿試奮筆條畫中及蘇松田賦曰願減浮額
之糧罷無益之費讀卷臣僚胥壯其志而以言之少驚也置二甲
旣而隸吏部銓海內惜之先生雅不屑意策騎歸越二年兩徐公
亦先後出國門禮士者寢怠而司衡大率鹵莽矣嗚呼先生名元
瀆其先繇崑山徙常熟祖士奇父世澤 贈文林郎母葉氏 封
太孀人先生少儁敏工制義而嗜古志斬經世洞見史傳理亂機

要其議論雄闢而歸於崇本覈實其就銓也掣廣東瓊州之昌化
甲戌夏六月莅任首得浮糧六百兩有奇嘗以水患詔臨高代撥
而籍亡於村南蛇陳武之亂者牘上請豁輒格乃定賦役均糧以
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徵召坊里供帳始予墾荆榛者牛種不
責其租或課藝藍蔗關市通商榔柳諸稅胥蠲之而遇黎尤有恩
揭榜山崗俾得自詣邑訴理土舍弊始絕同權量度市始莫之欺
繇是氓黎寢蘇流亡歸者趾相錯而先生牘論浮糧不已旬稽蝕
簿搜缺碑譔昌化浮糧考上之又嘗議徙治小豸嶺藝筋竹爲城
返英德戍置營小神山嶺又密上儋州白沙營之變旣而計降其
渠請釋之以招支黨又請州縣兼轄操軍雖不盡用而巡撫高公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才之他郡疑獄多下昌化又令署崖州篆再署感恩嘗語僚屬曰
此日市東非縣令也慎毋索餉遺高公故與崑山隙嘗厲色竝先
生者也按察劉公僉雷瓊事成公亦亟稱之先生理崖感恩胥視
昌化而崖州禦驕弁尤力嘗贖列游擊不法游擊啟總督下瓊總
兵平之先生申贖曰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卒不往按守
備支解人獄甲士百餘佩刀突入左右皆驚走先生叱令無動直
視曰守備反邪奈何用甲士劫持訊鞫自若守備遽麾去獄卒決
先生至瓊總兵輒榜身門曰無生事蓋先生之莅瓊南也煦嫗瘠
弱暇與諸生講說環坐常滿而挫弁卒之悍贊暨胥役之操上官
符檄而縱者不少縮懾制府以下多不悅卒用名高雖亟乞身得

無去及代撫蕭公褒慰甚厚最後布政魯公許釐正浮糧且與蕭公議列薦奏行上矣而先生嘗禱雨峻靈山雨立降遂得寒泄疾勞勩寢劇戊寅秋九月十三日卒於瓊之儋州巷年五十三先生制義與長洲宗伯韓公翁公胥爲學者宗古文詞英剴不規撫節奏而自合集二卷又南崖集一卷嘗與殿學徐公揚推明史斷單行一書而不克歲撰列傳三十餘篇司寇徐公總裁一統志分志廣東六卷嗚呼以先生之才諸公之雅鑒而當朝議士望若應桴鼓之時其於要職華資暨世所詫甲科及第疑可操券而得而卒莫之得也昔宋乾道八年策進士奏陳君舉第一不果用及紹熙中擢陳同甫第一遂甲古今諸及第者而光宗亦大喜曰朕果不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一
一
謬覽先生雅志經世類君舉同甫顧殿試不類同甫類君舉而又
不如君舉之卒階館閣雅不厭海內望既無以厲士之自重且重
啟異時公卿衡士黑白錯置之弊俾駭稚荒僨胥駕才之秀偉絕
出者而關其口而其餘之雅宜得而不得者且日以滋甚此可爲
之深惜而累唏也及其從常調羈吏職復得僭崖萬里獸駭鯨鼈
之地而忌嫉者且滋眾及政行海外中朝閭部省大吏既雅知之
矣蕭公今又在日月之際而先生不幸復罹癘溼以卒訖不克展
其志故辛巳之列葬文林塋也秦公既撰誌銘予今復刪次其略
參考家狀暨先生文而表諸大河之阡先生娶鮑氏封孺人子
二貞一翰林院編修貞靖國子生蓋葬之十有三年而 覃恩贈

先生翰林院庶吉士且以例加一級繇文林郎晉階承德云

右墓表儲大文撰

按一統志成書廣東計十六卷陶公分修誌作十卷表作六卷茲悉仍其舊文

陶子師名元濶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博觀史記有經世志性忼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抑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憚置二甲已而就吏部選得瓊州昌化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徵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剗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徵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奸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山

尚
有
冤
者
得
詣
縣
陳
訴
一
權
量
定
法
度
黎
民
樂
業
時
步
行
邨
落
閒
開
民
疾
苦
煦
嫗
如
家
人
縣
故
有
田
四
百
餘
頃
沒
水
且
百
年
子
師
具
陳
始
末
請
免
上
官
難
之
子
師
因
撰
昌
化
浮
糧
攷
上
之
後
布
政
使
魯
君
許
爲
上
請
而
子
師
遽
卒
不
果
行
莅
昌
化
之
明
年
攝
知
崖
州
游
擊
余
虎
縱
屬
爲
暴
守
備
黃
鎮
中
以
非
刑
殺
人
索
黎
人
獻
納
無
厭
子
師
至
得
諱
詞
百
遂
列
六
款
以
上
余
虎
聞
以
百
金
餽
卻
之
因
造
蜚
語
聞
於
總
督
下
瓊
總
兵
平
之
子
師
申
牘
曰
私
揭
不
應
發
審
鎮
臣
不
應
侵
官
卒
不
往
方
鞠
鎮
中
獄
鎮
中
令
甲
士
百
人
帶
刀
突
入
左
右
駭
遽
欲
走
子
師
怒
叱
曰
守
備
反
邪
吾
奉
命
治
事
而
敢
令
甲
士
劫
持
是
無
上
官
也
無
上
官
是
無
天
子
也
非
反
而
何
鎮
中
氣
懾
疾
揮
去
獄
卒

洪鎮中得臯崖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子師檢驗失實援赦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惜其去爲言於總督畱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糧往往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常至三鼓尋以禱雨病寒泄寢劇三十七年九月就醫於瓊卒於館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遇瓊士赴省試者百餘人護柩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並譁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右述彭紹升撰

昌化有浮糧力請蠲除不能乃句稽本末作浮糧考奸民隱占飛

灑愚民重困乃行清丈法作魚鱗冊剷除公私陋弊作會計經費
錄又時行村隴問民疾苦以勞卒 本朝循吏殆陸玉屏馮葵陽
之亞也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陶敦和

歲戊辰余兄弟在京師陶君叔載晨夕過從與余弟閻谷議論相
唱和人所可則以爲不可人所不可則以爲可暱好者咸以怪目
之兩人心益喜余曰夫士而骯髒脂韋與世浮沈其立名行也必
不堅其赴道義也必不決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其於是
非得失必有所別白矣已而縣令與上官爭是非爲司馬與同僚

爭得失一時得強項名終以顛而不悔於是人始知叔載生平始終不渝苟且容悅者聞之可以愧矣君諱敦和字魯直又字叔載曾祖諱世澤祖子師先生諱元滔戊辰進士昌化令以文章節槩與何妃瞻蘇苞九汪武曹馳騁翰墨之場引繩排根一時聲華之士皆下之由是名滿天下父太常公諱正靖所稱晚聞先生是也其名德具神道碑叔載承家學所聞於太常公者皆經術非世俗取富貴之說戊午舉京兆補咸安宮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太常公卒奔喪旋里服闋選福建南平縣地當衝要有大橫劍浦五臺茶洋滄峽五驛困於供頓奸吏侵蝕倉穀詭稱民欠係縲無辜乃盡釋之償其粟推理直前不計利害遇事輒與太守爭不稍屈太守

面相進而已心弗善也有讒於中丞者將劾之制府喀公知其廉
持不可縣治依山爲城劍潭當其前建武邵甯之水匯焉水發冒
城而入近城有閣曰明翠登之以覘水勢水奔騰上階梯跪祝曰
願以一身代閭城百姓水去膝不盈尺僕吏錯愕不知所爲水遽
退調龍溪令龍溪海疆民俗强悍多械鬪愬者至曲直立判不逾
年而獄訟衰息歲大旱禱龍神祠未出廟門雨大沛遂以有秋海
疆俸滿升四川敘永同知俗清事簡無事張弛而民服其教會與
鄰省官勘川黔山界意見不合黔撫奏之部議左遷補河南鄧州
州判署新野唐縣所至有政績己而不樂引疾歸服官二十五年
無一錢親族待以舉火者累累振貧乏恤孤苦愛民好士出於

天性南平諸生江涪弟負社倉粟死吏請徵之兄弗許給資令讀
書書院中遂得舉其培植寒峻類如此去官無以爲家開歸蔣觀
察延主書院講席僑寓許州戊申病卒卒時獨甥魏君兆蕃在側
叔載生於世族而清介絕俗官中養廉隨手散去庚辰以遷官來
京引見篋中物同鄉諸君攫取殆盡時余銜恤將歸室人忽病
痢甚劇醫云得淺少許可立愈卽持與以余之不敢妄取而猶不
遺若此有僕曰朱紱面赤而多髭崛強不可驅使特愛之不在側
則起居不適又逆旅中遇一客以爲謹厚人也爲之置室家後皆
挈所有而逃亦不以爲怪晚著讀左隨筆抉摘論斷多前人所未
發先是太常公有志續成子師先生明史彙未與史館纂修不克

遂曾修常熟邑志書成未刻迄今六十餘年矣文獻陵遲接羅茫
昧素園言太守屬叔載輯人物一門又以事輟余乃歎區區邑志
成之不易且然況史才千載稀有欲如遷之繼談固之繼彪思廉
之繼察蓋其難哉蓋其難哉先兄叔山與叔載爲同年友余與閻
谷本以世好每相見所談皆古誼略不涉聲色貨利寂寞之交淡
而彌旨其可多德耶叔載卒於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年七
十有七 誥授奉政大夫配汪氏謝氏俱 封宜人以仲兄令威
于廷培爲嗣五十六年十一月葬於太常坐域之左魏君持所爲
狀請余誌其墓狀中所載甚悉今撮其要參以所見聞而爲之銘

曰

才高而沈於下僚志剛而狃於不撓違於俗不戾於古稱其職不
偶其遭騏驥一日而千里兮乃捕鼠於堂坳長劍倚於崆峒兮使
割雞或等於牛刀精誠可以弭水旱之沴不能免僚友之訾訾感
王褒之儻約歎孝標之絕交已矣乎送窮無術兮孰爲解嘲一卷
之書藏之名山兮何暇計夫錢神爲寶金穴爲豪

右墓誌銘邵齊熊撰

龐穎

公諱穎姓龐氏字右魯粵西梧州人自少爲諸生落落有大志閒亦喜談兵事某科舉於鄉爲楚嘉魚令再期興利剔弊邑人安之康熙戊辰夏五月武昌裁兵倡亂屠燒縣邑漢黃諸郡爲之騷然是時嘉魚兵不滿百城垣傾圮與蒲圻相距近聞蒲圻已遭毒百姓爭欲逃竄穎指陳利害曉以大義與同官馬總司協力同心指天以誓捐貲犒兵練鄉勇掘長隄藏船艦躬擐甲冑數月不懈賊憚之不敢近因以機略上提督徐公其略云賊勢雖銳然倡亂者獨督標二千人撫標城守均遭迫脅自餘不過號召無賴耳今賊旣豕突於安黃腹心精銳必盡駐江北其在咸甯者率皆新集虛

張聲勢若明公迅臨自望風瓦解咸寇既奔舟師順流而下武昌一鼓可復也徐公以援兵未至未卽動後數日復上書云蒲圻腹內之疾也蒲圻不破則賊不得平爲今之計大兵堅壘金口而帥偏師以襲蒲出其不意此上策也迅檄岳州陸路諸軍疾抵蒲境牽制彼眾然後以大軍臨之使賊首尾失措此中策也若舟師孤處以待援兵曠日持久勞師敝眾待其日熾而後圖之則非某所能識也書甫達會賊營撫標舊將沈朝相密遣人致書於穎約期內應穎詰其實驅之金口而以書上徐公曰若輩原無叛志特爲賊脅耳此來悔禍投戈實國家之福惟明公實圖利之於是徐公俱給以千總劄付及各兵弁免死印牌使歸居亡何沈朝相輩

率眾縛賊僞總兵楊兆先並僞知縣汪應昇以降賊勢遂以不競
其後徐公大破賊眾於上游諸郡以甯皆穎策爲多穎前後上諸
大府凡數十書招降納叛贊助軍機協成大功不獨嘉魚一邑恃
以無恐也穎性孝令嘉魚二親在粵不能遠迎作亭於堂後額之
曰望雲其後卒以憂去遂隱居不仕嘉人至今稱說不忘云

贊曰公孫嶼前令粵東之番禺番禺多盜盤踞山海閒屢阻官兵
患甚烈嶼請於當事願以身往旣而親入海島諭之不數月而渠
魁接踵款附盜患以息其才略固有大過人者哉某官京師得從
公嗣君駿遡公嘉魚時事乃知智勇忠義之風其來有自公終一
令官不足以償其功功不足以盡其才世咸惜之而嶼方觀察粵

東所表見正未有已亦足以光前人之烈矣嗚呼公不能顯而顯於後人也有以也夫

右傳彭端淑撰

齊國政

武昌裁兵夏逢龍作亂自率驍銳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圍
應城將長驅荆襄應城兵僅數十知縣齊國政率居民守禦九晝
夜荊州將軍噶爾漢以駐防兵至連戰卻賊賊復潛遣死士夜半
梯城蟻附而上時守備李定國詭附賊隨賊營懼城中不知也甫
及半遽鳴鉦大呼城中皆驚起登陴矢石交下賊墜退官軍出城
縱擊大敗之逢龍遁還武昌西路始無恐

右記魏源撰

同治三年庚午年正月二十一日

--	--	--	--	--	--	--	--	--	--

王省 陳起元

國朝二百年閒實慶牧令之能以治行著者不一求其愷悌慈惠無愧古所稱循良吏者其惟邵陽令王君乎君名省字曾三一字菴亭長洲人以康熙二十八年宰邵陽爲政以愛卹黎元培養士類爲務時奉 詔令直省州縣清丈民田君履畝丈之因增置里地民稱便聽訟以明允稱無滯獄亦無冤民縣大治已念邵人少嚮古學歎曰士必窮經而後致用經學不明猶水涸其源木枯其本何以成川致棟隆之用耶乃大興學校首卽東城外舊設義塾及濂溪祠爲義學二延經師陳楮周錦主之復設五經館於縣治及附郭地縣人車无咎陳公祿王元復周鎬余謝大五人者皆一

時名宿以文學氣節著聞湖湘間者也君以禮延聘使各以專經分講復於城之東西僻地設蒙館二擇塾師之勤恪者爲童子師於是九館生徒大集絃誦聲晨夕弗輟君以其暇屏騶從往來諸塾閒與諸生講論經史勛以砥礪名行諸生咸知感奮私相語曰何可負我賢使君也君又以立教先在於養出私俸購田三百餘畝而自爲膳士田記其言曰某性迂拙無他嗜惟兢兢恐墜先人忠孝遺教故以待吾家子弟之心待吾所屬子弟不憚詳爲勸勉以相與有成耳其學道愛人之心藹然見於言表不謂之循吏不可得也君嘗以勸農徧歷遐陬僻壤與其父老子弟相見如家人教以孝弟睦姻任卹百姓聞之感且泣偶聞誦讀聲出林樾輒欣

然入室與其師弟卮酒相慰勞忘其身爲長官塾中師弟亦遂忘其爲己之長官父母也在邵久常俸外未嘗私取一錢義館之設毀家爲之迨家財日耗君亦以積勞成疾矣去邵日民號泣走送以數千計繼君者爲汲縣陳君起元凡所規畫守之勿失以君所立諸館學舍稍隘鳩工增葺亦延致車君五人主之令以專經分講如初復出俸錢增膳士田一時士習之淳文教之茂議者謂不減王令君宰邵時也嘗讀漢書循吏傳稱文翁治蜀郡能修起學宮教民子弟風化之美比於齊魯輒不禁低徊景仰其爲人不意古賢治行得諸鄙郡而予生已晚又未嘗不以未得親覩其盛與躬被其澤爲歎也比嘗晤之同年生黃君遠道趣邵人爲王君立

遺愛祠而以陳君合祀固以報二君教養至德且欲使凡爲民牧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嗚呼桐鄉俎豆之思古人嘗以望其所部之民矣吾知二君靈爽不昧其必惓惓於雙清六嶺閒無疑也

右政蹟述鄧瑤撰

鄭善述 子方坤

蕉溪鄭先生名善述字孚世蕉溪其別號也世居閩占籍福清徙建安祖父皆以學行顯先生幼有神解九歲通尚書毛詩戴記左史唐宋八家戲爲文偶效左氏音節畢肖伯叔見之私喜出示人皆奇之弱冠馳聲藝苑黃處安先生一見加敬愛贈詩有云珍重鳳鏘龍躍句他年畱著序昌黎遂以女妻之鄉先達倡文社非名儔不與先生尙困童子試輒執牛耳屈其前輩年踰二十補弟子員康熙庚午舉於鄉辛未下第歸授徒與論經義闡儒先奧旨必就身心切近指示明白人人可喻時居溪上對岸放生池有高僧曉霖聞講必扶杖過溪來聽數月語先生曰居士自談性理老衲

已透禪宗矣其善感發人多此類丁亥授固安令在京南百二十里濱河鑲藍旗圈地防禦滿洲兩河分司廳員筆帖式並域而居旗丁河兵錯雜凌其民擾無已令是者率依違遷就幸無事偷安莫敢持公道民亦習之吞聲而已先生至厲風操嚴法紀有與民譁於庭不問誰何捃理鞭之受責者無慮數十歸愬其主發怒形於辭色同官側目丁役沸怨欲以扇惑及再犯執之如初不少動或賂權貴訟於部事下檄他邑廉理不能移先生判怨者乃巧伺陰圖中傷久之不得無如何始惴服誠其下勿犯自是民氣稍伸得安堵矣歲修永定河椿築工料取給宛平良鄉永清東安霸州及固安六處而五邑稍遠河員平日既不儲材一遇急工輒責之

固秕稽麻柳歲供至數十萬固民不堪多逃散而責者如故先生
陳其狀一白總河再白撫軍未卽罷除而追呼稍緩矣丙申以失
出放歸將去道旁泣下千人車不得行慰遣之不去乃停車卽有
授館者夜半復百餘人款門請入入則牽衣泣先生令止泣夜話
達旦而持隻雞盂麥束薪來者已填門累日旣歸築木石居廣不
過一畝往往藥草盈欄圖書滿架時復援琴舒嘯族里至笑語移
日雖庸夫傖父亦必盡歡生平篤至性雖富於文采未嘗爲風雲
月露之詞本根所關則研墨濡毫纒纒萬言論古今忠孝事輒精
神煥發聞人節義便欣然神往教諸子弟殷殷以敦倫爲先方十
歲屋燬於火王太夫人老不能疾走先生與老嫗踉蹌翼之出前

太夫人詹氏歿葬東郊會耿逆分藩園東郊而有之平原廣衍
咸爲牧地或行其處重筮楚相誠裹足雖祖宗墳墓不得上遂迷
墓所先生憾焉與伯兄昌世公日往來榛莽中求得之王太夫人
歿柩停西郭別室颶風作狂飈幾挾人去雨點如箭先生慮壞屋
及柩冒雨趨視撫棺悲號守之終夜初以家敝與伯兄分散餬口
四方數月一歸各不相值唯省試得偕相依數日別必酸楚浹旬
後官固安迎養聚首性命一之陳門姊早寡葉門妹貧不聊生皆
置之安全卒之日伯兄誅之曰其於吾子也撫育之教誨之爲之
授室爲之資生復捐資入太學吾自爲謀亦復何加又曰更慮吾
生無僮僕死難槨葬解衣推食讓產分財數十年如一日尺布斗

又其餘事又曰弟質直好義孝友根心待姊若妹如吾撫陳葉
請翊猶子論者稱爲實錄蓋其至性有大過人者令時飼一鶴甚
馴比歸齋之木石居先生徜徉嘯歌鶴亦起舞清唳數聲如相酬
答忽一日死先生心動越數日卒年六十七子三次早世長石幢
先生方城季荔鄉先生方坤皆爲名進士石幢今令新繁荔鄉守
沂州武定

九畹子曰余與石幢交七年見其踐履篤實言行無違既聳然異
之竊念其世德必有可考者因得觀先生行述令時多善政而閩
之人第稱其至性過人嗚呼真知先生矣昔明道程子嘗爲令伊
川作行狀詳其道路其事得非彈丸百里道大而事小與余故於

先生僅取數事焉

右傳劉紹攸撰

鄭方坤

鄭方坤字則厚號荔鄉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竟州知府方坤知邯鄲縣舉卓異擢知景州調河閒同知遷登州知府時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還本土方坤言於大吏以爲司牧者但當嚴姦宄之防不得閉其謀生之路遂奏請弛禁調武定府歲大饑方坤請移登萊穀八萬石濟之且請發帑銀截畱濟南武定等縣漕米五萬石以備賑大吏入告從之無何竟州饑調方坤治之因釋貧民之奪富室穀而誣爲盜者百餘人以足疾

自免方坤博學有才藻好網羅文獻著經稗六卷補五代詩話十卷全閩詩話十二卷 國朝詩鈔小傳二卷嶺海文編嶺海叢編合近百卷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

右東越文苑傳張維屏錄

經稗鄭方坤撰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其一卷四書其一卷以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顧諸家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薈萃眾說部居州分於考覈之功深爲有神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160-362

160-362

王兆鼇

粵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爲絜令編審之設由來尙矣 國朝稽古定制詔天下郡邑五年一編審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同徭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十萬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而奸蠹胥書復從而熒惑之於是弊竇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賦役既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之私投則請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三門九則原爲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欲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

國朝三才集卷之三十三
三
況吏緣爲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按地作丁朝邑之定法然當官
既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之律
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剗肉以補苦樂不均疇從而
問焉弊之三也措紳衿裾及府史曹掾自難與齊民同數如果負
郭有田照例豁免一丁固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需優
異此非貽累窮簷之源乎弊之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緇
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郃之氓恃在隔屬而不
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
卒莫之釐正者果民爲之耶抑或官爲之耶夫朝固素多良宰第
識不足者未免蹈常習故而不知正卽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

免憂讒畏譏而不敢正究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斂
之擾噫嘻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公則不然侯滇南名儒
也莅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數適值編審之期戶吏
復以舊例嘗侯而侯弗善也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其原委與弊
所由槩本特達之識出獨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七畝坐
以一丁爲則請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夙
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瀝血及臨審之際絕夤緣杜巧營邑
門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免者是放富差貧之弊無矣照地坐丁
註以實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
是那移門則之弊無矣徧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丁少皆自了

然而豪惡巨奸無自施其欺罔是私派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徵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住而分徭寄莊此其意何莫非爲我縣之單赤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專精其念慮以爲之卽頌聲流聞謗譁起侯亦兩忘之耳事竣日農歌於野商歌於市士歌於學宮下至白叟黃童嫠婦紅女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謝不敏曰吾何知有造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爲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吾生平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乎言之哉於是闔邑士庶斬石鐫碑以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彪炳上大夫必列之薦剡儻且夕舍我遷去後

此編審復何所賴焉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則愛其樹侯
卽去而美意良法具在其爲甘棠者大矣第願繼侯而來者遵侯
之意守候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
患乎侯諱兆鼇字東柱號曲江雲南甯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
師宗州其來朝邑蓋由特升云

右編審碑記李建撰

國朝三才名不素

卷三十二

三

惠周惕

惠周惕字元龍原名恕長洲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徐枋

善長洲志周惕少從枋遊江南通志又曾受業於汪琬別裁小傳康熙十

八年舉博學鴻儒科丁憂不與試三十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

士詩說提要己未詞科錄改密雲縣知縣詞科錄卒於官鄭方坤詩鈔小傳周惕窳於

經學國朝詩別裁集注為文章有渠度名譽隆於時湯潛庵遺藁著有易傳春

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蘇州府志其詩說三卷大旨謂大小雅以音

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為正六月

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

為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為文王

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並有依據提 本朝談漢

儒之學者以東吳惠氏為首己未詞科錄 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

剏始者也提

右傳阮元撰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峯先生引為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於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庵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鞏悅為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輦下諸老為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改外調

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 王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瘠僕痛艱苦
萬狀卒咤倅憂懣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
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場屋
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
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崢嶸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
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右小傳鄭方坤撰

惠周惕字元龍號硯溪康熙辛未進士官順天府密雲知縣幼卽
開敏通九經章句旣冠隄於貧去爲吏遲頓試弁孱徙而賈折閱
喟然曰命可回乎閉戶十年讀乃爲通儒屢贖試官不以屑意成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一
翰林時年已五十餘以不諳習國書外調又一年卒其論學曰學
有僞有迂有曲有俗有雜有博有醇有通賈逵傳會圖讖劉歆願
倒五經是爲僞王夷甫談黃老房次律說春秋是爲迂公孫希世
用事孔光與俗浮湛非曲歟胡舉持論不根張王淫靡不急非俗
歟夏侯破碎大道賈山涉獵爲儒非雜歟如康成辭訓質而繁穎
達正義詳而冗博矣未醇也揚雄覃思渾天張衡候風地動醇矣
未通也賈長沙之匡建劉中壘之忠精魏元成之剴切帝心陸敬
輿之譏陳時病其言足以救世其道足以輔君斯可謂之通矣蓋
自任如此著易傳二卷春秋問五卷三禮問六卷詩說三卷

右傳經圖序朱綬撰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村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遊工詩古文詞旣壯隄於貧徧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練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

詩文集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研溪家有紅豆書屋子士奇字半農亦以經學著世稱研溪老紅豆先生半農小紅豆先生

右文學錄張維屏錄

石曰琮

石之先冀州棗強人其徙長山自中憲大夫河南汝甯府知府獻明始中憲下分爲南北二支南支以科第顯者有篤生尊生譽生兄弟凡三人而北支有科第則自福州君始君諱曰琮字宗玉曾祖如金祖載勳父顏皆諸生君幼食貧卓犖有奇氣九歲能文章出語驚其長老自時厥後試輒冠軍康熙庚午舉於鄉明年辛未成進士戊寅授新鄭縣知縣新鄭春秋鄭都邑史伯所謂主芟騫而食溱洧河雒間巖邑也當滇黔楚粵之衝供億旁午君裁其浮冒絕額外中飽之弊罷里排陋規芟芻之需悉照時值令民輸納以抵正供人皆樂於趨事

使里民運赴水次途遠費繁民病之君自齎帑金豫糴於小灘水
次民不知輓運之勞此其蘇民力之大者邑多豪猾往往散帖斂
錢名曰打網又多竄名院司道府胥吏歲納班錢橫行鄉曲莫敢
詰其真僞君悉嚴禁釐革邑之水溱洧最大而黃上諸水皆經城
東注於二水故多溝洫以備水旱君躬率遂師徒旅之屬歲亟修
濬隄防民食其利立鳳臺文會及義學延名士主之以月望集明
倫堂與諸生論文較藝以興文教凡君所措施一本古循吏之爲
政不屑時人筐篋刀筆之爲故遇旱三禱皆立應又條其事上之
巡撫李中丞中丞通行八郡著爲令甲會李罷去代之者少司寇
武林徐公徐與子同官潔清直諒君子也夙知君之爲人與其所

以治鄭者既至君上謁待以國士諮詢中州利弊所急宜因革者
君感知己爲條上數事如科場房額之偏枯則均之荒糧清丈之
搜索則罷之行戶之供應則禁之徐公一一見諸施行而民大悅
會祥符令缺卽以委君祥符宋京邑地大人眾訟獄之繁甲於中
州吏抱案牘雁鷺行進君五官并用判決如流水塵牘一清禹州
馬相堯者爲奸佃訐其欺隱郡讞沒田於官徐公以屬君君廉其
誣力反之抵奸佃罪如律田得不沒汴人快之稱神明朱仙鎮水
陸都會商旅輻輳戚某將壟斷罔利乞君給帖毅然絕之其不
畏彊禦如此辛巳 上命督撫特舉其屬品行端方者以聞於是
徐公首以君名進壬午遷甯羌州知州甯羌古武都地氏羌之國

直五丁峽南虎豹所窟人民稀少城無完堞又州并衛學冒籍者多有君不鄙夷其民教之蠶桑寬其徭役痛絕冒籍之弊羌人漸有起色甲申四月 特旨超升平涼府知府莅任甫三月丁內艱然猶詳請學使者增平涼固原二衛學額各十二人士民德之瀕行攀轅雨泣者數千人車枳不行丁亥服闋 特旨起補福州府知府地當省會訟獄之繁又倍大梁訟師舞文因以爲利君甫下車卽揭示通衢如徇一情面受一苞苴神明鑒之當令名位不昌子孫不肖臺使而下重其廉正九郡疑獄悉以屬之凡毀淫祠旌節義建義倉禁僞銀公權量除去流犯供應諸政次第具舉閩俗多錮婢有老死不嫁者巡撫張中丞廉知之下許贖之令刁猾亡

賴因緣作奸或冒稱父兄者或不持一錢而欲恫喝得女者譌言四起利一而害百於是中丞亦稍稍心厭之委君察其情實君取其刁詐之尤者重治之風乃頓息而善良始獲安枕或以君強項非獲上之道予獨取此事爲時俗媿訾容媚者之所不能爲君性甘淡泊無服飾飲食之好冬一裘夏一葛朝饔夕飧一蔬一飯甘之如飴間一設客蔬筍而已常痛怙恃祿養不逮輒涕下如雨父遺田宅悉推以讓諸弟居恆訓子姓曰汝得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慎勿歆羨紛華夫利之所在害亦伏焉不可不知也君少食貧旣達矣而能固窮不改所守故予以爲尤難階奉直大夫晉中憲大夫歷任知平涼福州二府君生以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二十六日

卒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二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一配牛氏
贈宜人子一人聲宏歲貢生女二人孫二人子遵予邁孫女四人
曾孫一人啟源其孤將以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葬於鮑家
莊之新阡來請銘銘曰

飯疏飲水簞瓢陋巷樂在孔顏而何紛華美麗之足尚流俗滔滔
廉恥道喪彼賤丈夫違恤官謗重君潔廉愛君強項是用特書銘
君幽壙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蔣兆龍

太史公作史記特立循吏列傳循吏非廉之所能盡也而必以廉爲本周官六計之說蓋有見於此世風日下其不爲盜泉所污者蓋亦甚難吾鄉平涼守蔣公眞循吏也而其廉已甚今公之歿未幾時其子孫食貧不能自支廉吏果可爲耶 天子方修國史如公者一朝牧守之冠冕也乃爲之墓表以作史局立傳之底本公諱兆龍字御六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康熙辛未進士釋褐知雲南浪穹縣遷知直隸保安州移知湖廣歸州而遷刑部員外郎知陝西平涼府罷官公爲宋宣和閣學猷之後自丹陽來鄞明嘉靖中提舉洲以書生受胡梅林尙書之辟招降汪直有大功爲忌者

所抑而罷公族祖也公四歲而孤依外家以成立甫就塾卽循循有規矩刻意勵行非禮不言非禮不履放蕩之士見而迂之嘗授徒會稽其主人豪家也嬰童百輩出入交錯無甚防閑而公正襟危坐從無流視侍兒歎曰眞聖人耶又嘗授徒錢湖主人相得甚驩一日襍被竟歸叩其故不肯言久之方知其因奔女也其爲政也以學道愛人爲先務民有以爭訟至者呼來閣前諭之以禮勸之以情絮語若家人之相戒訟者多內媿請不竟其在保安嘗有奸吏見公慈良以爲易與暮夜挾兼金求出人罪公立予杖而禡之於是胥吏輩驚相語以爲使君煦煦易與耳不料其難犯若此揚歷南疆谿峒苗蠻雜處及移畿輔又勳貴莊戶所在公以至誠

撫之莫不帖然西曹尤重民命每逢訊期反覆詳審關節既絕乃以貨請於公之子無敢應者而公署終歲如洗典衣沽酒書帖乞米號寒嗷飢無日不有是時 朝廷久道化成上下共爲博大之習苞苴之禁不甚肅京師游手之徒爭求爲內外官僚執役謂其餘潤可豔也獨相約莫事蔣大夫登公之堂不過長頭奴數人赤腳一婢蕉萃其容自相姍笑以爲居官如此徒苦我輩而公油然而自得其樂其至平涼西陲方用兵軍輸旁午日不暇給公悉心以應之會大將軍過平涼公供應簡淡遂以買馬不稱被劾平涼之民叩首於制府乞畱公卒不能得兩泣送之公旣免歸尙令僮馬直卒無以給日爲諸子講易及卒家無以治喪聞者哀之公平生

未嘗畱心術數之學頗能豫定屬續時日卒不爽里中皆以爲怪
予謂此心氣清明可以前知耳伊川謂董山人亦無甚祕學顧豫
知伊川見訪於一歲之前蓋其虛靈有以致之公之謂也生平亦
未嘗作詩及臨終口占一首端坐而逝嗚呼自官箴之旣替故近
日之以清操自持者如蓮之出淤泥中愈增其芳康熙中諸老如
廣海陳清端公河南張清恪公湖湘陳恪勤公稍後出者錢塘沙
端恪公皆以此得大用而公獨回翔下吏聲聞不得達 黼座一
蹶不振夫非命與公之分校戊戌禮闈也桐城張相國錢塘徐尚
書之子並出其門而人不以爲私族子下第而人不以爲矯蓋其
素行孚於人也家居時乘肩輿出衢巷間適有貲郎得罪於諸生

誤認公輿以爲贊郎之輿環而擊之碎其蓋公亟下問故諸生惶
恐匍匐踵門謝過公笑曰孔子貌似陽虎匡人之圍以爲陽虎也
非孔子也諸君何尤焉揖之升堂茶話而別其雅量有如此者公
之居官無赫赫之名其遺事多脫落獨清望則五尺童子能言之
嗚呼吳廣州之流與陽道州之流與

右墓表全祖望撰

國朝老成類稿初編

卷一百一十四

四

董雱

董永昌雱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子竄嘗請于表其墓竊歎其歷官所至有古循吏風然不特進取未遂且以此罷官不特天下之人莫有知之者並吾鄉之人亦不知世無孫可之彼何易于輩固應沈屈茲錄隱學書屋詩乃撮其大節於左永昌之知房縣也房在鄆之萬山中十三家餘孽安集未久井竈蕭然先是房之田分三等其賦以是爲差及亂後阡陌荒蕪有司招民以墾其時民所墾者上中二等之田而所報者下等之賦牧守志在勞來不加詰也至是有詔令長吏募民墾荒其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荆襄鄆郢之間有司

各踊躍從事而房縣獨聞然牧守疑之以問永昌則對曰小民貪一時之利不顧後來之患今房之所未墾者下等磽瘠石田耳墾之所入甚少而其賦額之在藩司者皆上等課也且將不償所出下官已召耆老戒無妄動矣孟子以闢草萊爲有罪者此類是也牧守不以爲然笑曰吾儕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以去何鯁鯁過慮爲而永昌終力持之得止嗚呼由此後三十年持節開府大臣河東王士俊廣西金鉷所爲觀之耰鋤徧於境內之沙磧其強民以田也如驅之出兵者然卒爲中州南土之大患一民報墾竭其故田之所入以充其新田之賦尙爲不足而新田終於不毛然後知永昌之所見者早惜其僅持之彈丸之地不得以此論聞之

當宁也荆門大盜誣房民以與謀及密訪之則荆門之吏役私令其多所連染以爲羅織計而房民實不豫然已聞之憲司非所能抗乃遣房吏衛之行既出境醉荆門之吏而遣之其人遂挈家十餘口入蜀避之其仁心惠政有出於成例之外多如此其同知永昌也遮放猛卯二土司爭界制府檄往訊之瘴氣方盛雖本土吏胥皆請稍緩之土官亦意使者之必不遽至也永昌謂事久或成變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勢難畏縮遂慨然而行卒亦無恙前此所未有也其同知萊州也昌邑素困大水乃濬其河捐貲築長隄於縣南以捍之遂絕水患及去萊人老幼走送不絕於道其知永昌也僅七月而解組是時制府議開孟迺銀山下其檄於府

永昌謂孟迺乃土司若開山則勢必遣大眾既遣大眾勢必凌蠻戶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戶必有互相攘竊之事且成亂階以書力爭制府頗不喜會六月市中米價驟涌民多死者金齒文移至行省往返需六旬歎曰吾不能待請而行矣乃以便宜發倉平糶並借施甸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之罪於制府果遭嚴譴然無過可指乃以年近七十衰老不及去官蓋猶以前議也既而制府亦頗知孟迺之不可輕入稍悔之得中止且深歎歎仄而天子亦有原官致仕之命論者謂其時制府固賢者非竟屬時風眾勢齷齪之徒也開礦爲明神廟時厲政不可行於中土者何況番部至於便宜施賑乃汲長孺所以見知於武皇而今以之羅咎不

亦可爲太息乎然永昌雖以此去官而卒能感悟制府過其議而
不行是則身雖去而言得用亦可以無恨矣永昌少隨萬徵君季
野遊得聞證人之教所謂儒者之得力蓋在此乎其詩不事修飾
稱情而出仲子宏季子宿皆與予善永昌之歿去今不十餘年諸
子貧甚其清操又可知也

右傳全祖望撰

按董公康熙三
十年任房縣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遲維坤

遲維坤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入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徵冊有逋稅入百兩以問吏故無日主歲雜取他戶代之維坤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緣以爲奸維坤令履畝出錢二改爲雇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御吏嚴有犯者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爲主維坤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子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旣卒祀名宦祠

匡耳 子 月 多 不 亦 考

右述彭紹升撰

方邁

方邁字子向閩縣人爲諸生少負氣有名爲人所搆繫獄郡守與閩臬皆惜其才曲援之得免康熙三十二年成進士釋褐知蕭山縣移蘭谿以傲事長官免邁博洽善古文詞在蕭山與檢討毛奇齡以學往復辨難說經破析疑滯多前人所未發於奇齡亦多糾正其言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則實數祇有十五矣若云以五乘十故爲五十則不宜用乘數且乘數亦虛數也虛數豈可以爲數大衍之數固與河圖無與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數謂大衍法天地則何以去五不用謂虛其數以當六爻則大衍止是五十而用四十九所虛者一

耳以天地之五合大衍之一以當六爻恐無此事外臺漢之注云
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畱其五
以還天地爲數之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
能物不可以盈也聖人因大衍之數而推及天地之數乾坤之策
期之日萬物之數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天下之能事畢
矣必強欲配合反於聖人之大意失之矣又曰孔子云河出圖聖
人則之又云河不出圖戴記禮運篇曰河出馬圖孔安國云伏羲
王天下龍馬出河則言河圖者當歸之伏羲而淮南子乃以爲黃
帝夢兩龍以白圖授帝此漢家崇尚黃老故神異其說不足據也
尙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則必實有

簡冊之物負之而出自庖犧至周相傳世守以爲國寶而不知何時亡之宋陳搏竊大衍之數以爲河圖後人奉爲祕旨及蔡元定遇隱者授圖作爲龍馬旋毛圈而成之近代楊時喬推而廣之增加順逆往來陰陽回互之形此皆影響杜撰終無當於河圖之實也又曰易自陳搏邵雍先後天之圖出錙銖較量於南北東西子午寅申之位而易之理蒙雜舛錯幾於不可思議聖人作易之旨必不如是之佻巧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爲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然乾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爲四正皆伏羲所定又云庖犧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則在漢時皆以帝出乎震八卦次序爲犧畫原文固非文

王所改卽如先天圖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以爲伏羲八卦然經明云水火不相射而圖則水火相射矣圖與經反恐伏羲不如是之悖孔子贊易不如是之疎也夫說卦序卦篇目甚明繫辭天地定位諸節乃孔子反覆推明八卦妙用顛倒錯綜通天入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無不可不必指其孰爲義卦孰爲文卦也然伏羲之畫卦也觀法天則必先畫乾坤而後以乾坤之一陰一陽至相交易於是有一索再索三索而六子之卦成焉其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卦也亦以乾坤六子至相乘重而六十四卦已備是伏羲之畫卦明白簡易止有八與六十四而已耳有三畫與六畫而已耳並無所謂一畫二畫四畫五畫及十六卦三十二卦之

紛紜舛錯以示謬巧也其卦象則祇以父母六子相生爲次序亦殊無東西南北方隅位數之殊也然則所謂先天卦位方圖圓圖諸圖皆宋儒之易非庖犧氏之易也伏羲之卦有象無文文王於是取而演之先定六十四卦之序由是繫之以辭繫辭之義皆因本卦之義與象及六位之時剛柔相推之變化而斷其吉凶是故孔子贊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詞危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初無所謂圖者以爲文王之易也又曰書言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後人以洛出書卽此此據孔安國說然禹所得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洛書亦出伏羲時則之以畫卦者於禹無預且春秋緯云河圖九篇用乾數洛

書九篇用六爻未聞洛書以九數也至宋陳搏所作戴九履一之圖乃始於大戴禮明堂九室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後漢書張衡傳所載太乙下九宮法而陳搏竊之後人遵之錮習不改深可歎也又曰周元公兩宋道學之宗也第其所作太極圖說雖傳之二程而自二程以及北宋諸儒講理學箬易說者未嘗論及至南宋紹興間朱震始進其圖表稱陳搏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而胡五峯作通書序亦云敦頤得太極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搏要非其至者則是圖出於陳搏而非周子自作明矣然圖出於搏亦非搏所自作又本之參同契水火匡郭三五至精二圖而增益之爲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蓋道家升降

陰陽抽添水火之術故在搏止稱先天圖朱表則稱太極圖實一圖也其本之參同則朱子與蔡季通屢言之濂溪以其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說可與易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相發明故取而爲之說自太極本無極也以上說圖也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以下乃周子自發議要歸於至靜立人極一言此周子說圖之大意張南軒所謂假圖立義深得濂溪微旨朱子之注參同猶此也顧猶有可疑者朱內翰進圖不言圖說國史始載圖說於本傳故陸梭山謂圖說與通書不類朱子編次周子文集書後有自注云武當祁寬自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謂書則似并疑圖說亦非周子作者然陳搏作圖自有陳搏之說

周子說圖卽成周子之圖但周子原文首句乃是自無極而爲太極見宋史本傳此發端之辭猶之自無而有也其後收以太極本無極一言猶云有本於無也故結之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自無極而爲太極原始也太極本無極返終也又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正以易有太極本故爲至易未嘗言無極也自朱子刻其文於乾道間去自爲二字遂失立言本意蓋有自爲二字則是流行語無極字輕而歸重於太極去自爲二字則是對待語無極與太極更無賓主異同之說由此蜂生成聚訟矣其言尙書曰書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滅飢周本紀云敗耆國飢與耆卽黎也字音異耳蔡沈書傳猶以爲文王胡五峯呂東萊諸人皆以

爲武王通鑑前編遂於文王書伐耆於武王書東觀兵戡黎且鑿
鑿致辨以爲黎近王畿文若戡黎卽爲孟德之術祖伊奔告如是
其急而紂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惟武王觀政於商方有戡
黎之師因以警紂令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黎爲紂黨濟惡虐民
聲罪致討是爲方伯之職況黎雖黨紂未若崇侯虎之甚也又明
年有伐崇之師翦君之腹心以報譖己之讐其爲無忌孰甚焉然
而文王行之而不疑者以爲逢君之惡以離散其民是卽商之叛
國也討叛國以匡君正所以存商也豈如曹氏父子奪人土地以
自封殖耶且戡黎之歲距紂亡僅八年耳祖伊之告非不甚急而
紂固視若不經意則亦以爲西伯之征伐出吾所命非自專也前

編改易年月凡事並早九年反謂紂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毋
論時勢俱謬卽曷不取書我思有命之一言深思之紂自不忌而
乃反代古人擔憂乎若夫觀兵戡黎則又自造故實矣武王觀兵
孟津無戡黎事乃以文王之事強坐之顛倒事實變亂有無吾不
知其可也又曰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十三年者連文王九年言之
武王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爲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
年乎武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文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又明年八十四歲
而卽位若又十三年而後伐紂則以武王九十三之年計之已死
四年矣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顧猶有可

信者受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未嘗謬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失國再復改後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於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惟文王已改故武王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尙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所重可知矣多方曰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王立五年而卽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王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周之追尊獨遺其父夫子之援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至於春則建子之月非建寅也商周改朔併改時月

然以周史記周事則必從周正而不從商正也又曰衛康叔之封出於成王而非武王於傳往往有之左氏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此以衛人言衛事最近而不誣者史記於周本紀魯世家衛世家屢言之然則康叔爲成王時封康誥爲成王作無疑也蔡傳乃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謂成王誥叔不當稱弟若謂周公尤爲非義且康叔不當至此時始封言似近理不知康叔在武王時已封於康爲畿內諸侯作周司寇矣至是欲營洛邑遷殷頑乃以其餘地餘民封爲衛侯出就外藩非前此武王猶有未封之幼弟也康誥之稱弟者

非成王弟之亦非武王弟之也周公攝政實假王命然亦有周公
自言者則篇首先繫以周公此篇與多士同一例多士篇首日周
公初有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周公告之也其曰王若曰者假王
命也而實周公自言成王此時未踐奄也三監之叛實周公征之
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朕者周公自朕也康誥之
篇亦然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周公誥之也曰王若曰者雖
假王命而實周公自言曰朕其弟者周公弟之也寡兄勛者周公
自勛也其曰乃服惟宏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望其輔寡兄以
其勛也使以爲武王言則此數語俱難通矣其言詩曰朱子言周
南召南文王徙都於豐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召公采邑召公宣

布於諸侯而南方諸侯莫不從化故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夫二公分陝當在成王之世而謂出自文王此未可信且文王亦西伯耳召公爲文王臣而復稱伯是甸侯而建國也文王不自爲政而以巡行之權委之其臣是文王爲廢職召伯爲侵官也況南國諸侯與文王同事紂者柰何遵召伯教哉韓詩外傳紀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然則召伯之封召信在文王後也謂之召南者屬召伯封內召之南也則召南諸詩以爲文王之化恐不免膠柱而鼓瑟也又曰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孰降之范甯敘穀梁以爲孔子降之也夫季札觀風時王已有風矣安在其孔子降之也然則王何

以有風曰詩有體風雅頌詩之三體也王既有雅有頌獨柰何不
容其有風也顧王風何以始於平王前乎此者有之矣周南召南
多文王之事何以不與阜麓清廟同列於雅頌則以其體風也幽
風皆周公之事七月不異於文王東山破斧不異於泮宮何以亦
不列於雅頌而特別之爲幽風則以爲其體亦風也王之爲風亦
猶是也今必曰降爲國風則必黍離諸詩先列於雅而特降之然
試取黍離諸詩入之於雅而詠歎淫佚之識者必有以辨其不得
爲雅也以爲平王之後而雅亡則泮宮闕宮非皆魯僖之詩乎王
後無雅頌顧魯特有頌何耶且卽雅中如褻姒滅之周宗旣滅諸
詩其在東遷後作者未嘗乏也夫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者蓋謂天子不省方太史不采風而列國所陳之詩亡也故聖人作春秋以記列國之事焉若以雅正卽詩亡則是詩惟當有雅耳彼所爲風者將皆不得爲詩乎哉又曰魯何以無風或曰成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守不陳其詩是以宋魯無風然陳杞皆先代之後陳何以有風杞何以并無詩也王肅舊說云魯文公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然魯頌四篇皆臣子頌禱之詞豈必假寵於王靈哉然則魯何以無風曰魯未嘗無風也特其所傳者頌耳周公魯之祖也周南邠風皆周公之事或周公所作而皆列於風則魯風之美可知也猗昌敝笱南山載驅皆言魯事而附於齊以見則魯風之惡亦可知也夫風雅頌者詩之體也繼

衣美卿士而不得列於雅賓筵抑戒衛君自傲而不得列於風韓
亦有國而韓侯取妻不必再立韓風召伯封燕而甘棠作詠不必
自名燕國故國之或有或無不必徧天下而陳之太史而爲風爲
雅爲頌則各因其體而列之不必其有所諱亦不必有所褒也又
有以魯頌爲僭天子之制者不思風雅頌者詩調與樂之辨也七
月一詩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則調之異也魯頌之駟者
似風而不風有駝泮宮似雅而不雅則以其調者頌也且比興賦
風雅頌者詩之六義也以東遷爲雅亡諸侯爲僭頌者將比興賦
之中又孰爲亡而孰爲僭乎其言春秋曰許世子止之惡經文書
法甚明後之論者必不行弑但不嘗藥夫不嘗藥而卽加以弑聖

人不如是之刻也不讀左氏之傳乎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
瘡非必死之疾也世子又非習於醫者而自以藥進是以君父爲
試藥之具也藥不中疾與酖毒等其責不可辭矣胡氏以爲止不
擇醫而輕用其藥歐陽氏以爲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
不嘗三者罪當殊科金仁山以爲止無弑逆之心不幸而進藥以
卒此皆在夢夢之中止實自用藥以弑其父無異於操刃蓋以君
父之生死爲戲故敢以其未達之藥輕於嘗試也而乃責其不擇
醫不躬進藥憐止之不幸也不亦慎乎由是推之趙盾陳乞公子
歸生皆實成弑逆之謀故列國以實告聖人以實書焉惟楚公子
比則非罪比也所以見弑者爲公子棄疾而比特代受其名者也

又曰宋人說春秋不下數十家惟程氏最著乃胡氏傳一出而自漢以來春秋之家皆廢不用然春秋自是亡矣王安石欲廢春秋而春秋存以其不知春秋也胡安國傳春秋而春秋反亡以其知春秋而實不知春秋則春秋之經名存而實亡也孔子之作春秋其妙義固不可測識而胡氏以私意解之欲以書人書字書爵名號時地之間爲聖人用意之所存則聖人之用意不如是之淺也或又以爲春秋聖人之寓意而非復聖人之大法其於春秋之旨愈求而愈遠矣夫春秋之書聖人自言之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鉤命訣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讀春秋者比事屬辭以求聖人之志其於春秋則幾矣其說禮曰大宗伯所掌

者祭祀卜日眠濯蒞鬯省牲之類皆禮之大節故爲大禮小宗伯所掌者毛六牲辨六齎六彝六尊告時告備皆禮之小節故爲小禮鄭康成以小禮爲羣臣之禮釋之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夫禮中自有大小固不以王之親不親而分掌者常職亦不以王之親不親而改且詔相云者詔相王非詔相羣臣也況王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大宗伯旣攝主則小宗伯當攝大宗伯之事將以大宗伯所詔相之大禮通名爲小禮乎此時小宗伯所掌之小禮又名何禮也若禮以王之親不親而分大小則所謂大祀者將亦王之親不親而異名乎又曰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此卽社倉之法取民間之罰粟

積之以貸民而不取其息者也鋤粟者合耦而不至則罰之與屋粟閒粟皆倣游惰之罰縣師掌徵正賦旅師掌斂罰粟罰粟無常以致民用故下繼之曰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康成以鋤粟爲稅粟誤矣又曰掌囚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先以適市而刑殺之康成以適朝爲句而以士爲鄉士夫刑殺之人不必盡在鄉且告刑於王則是爰書已定今日奏決又奉以適朝何爲況下又有奉而適甸師氏句法一例則當以適朝士爲句也又曰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以記文考之轂長三尺二寸五分轂長去一當去一尺八寸六分則軹當有一尺三寸四分鄭康成以賢爲大穿軹爲小穿而以爲大穿穿內徑四

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不以本文轂之
長三字爲解而以其長之圍爲解似與經文不合大馭職兩軹杜
予春謂兩轄少儀祭左右軌范軌與軹聲同謂轂末也則軹當訓
轂末爲是後輪人內庇軹康成亦解爲轂末與人之軹圍則以爲
轄之植者衡也與轂末同名一軹字而三異其解如此邁又辨陸
王之學曰自濂溪發主靜無欲之旨明道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
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諸儒正
傳孰非以德性爲事而世獨外象山陽明斥爲異學不知象山非
陽明倫也象山之學得力於孟子以先立其大爲主其自言功力
以人情物理事勢言之正與紫陽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論互相

印證非遺棄事物專談虛寂以爲教者也紫陽固欲引象山爲益友而後人乃尸以仇敵視之此豈紫陽意耶陽明少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苦紫陽格物窮理之學爲煩雜乃究心於佛老之學練習伏藏得其見性抱一之旨自謂有悟遂於儒書中取孟子良知一言合之大學致知之解自立一說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論則輒與程朱相反程子以爲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而陽明則謂顏子之學不傳惟孟子猶爲可循顧於顏子之學獨舉其不遷怒不貳過舉其屢空以爲合於聖人空空之心體其說浸淫不可究詰朱子以天下之方員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致陽明則以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

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卽象山亦言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而陽明則以爲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不必學是陽明與朱陸皆爲冰炭也蓋其才似商韓其學兼釋老是以當時目爲功名之士卽不覺忻然喜之誠有以深中其隱也然陽明猶善於修飾也至其徒王畿則登堂說法滿口禪元至李贄則公然髡首儒服名教蔑盡李斯之兇談謂爲荀卿教之豈誣也哉今之護紫陽者或欲推之於顏曾之上而袒陽明者亦欲引之於孔孟之徒各阿所好皆非其正也又論佛法曰自佛法入中國後世儒者惑於其說雖宋明諸儒卓然以道學自命然時時立說闌入其中而不之覺其甚者參元說偈甘以儒冠儒服北面繙流此所謂胥天下相

率而爲異端也佛氏之說本自淺陋使其明白切指心性淵源則
是非昭灼較然白見後人變爲機鋒棒喝如魍魎夜行如探圍射
覆使攻之者無由指摘卽中其病痛亦隱忍諱飾可以不露其情
是則釋氏之徒巧於掉弄叢奸舞弊不可究詰衣鉢相傳滔滔不
返近世號爲善知識者習慣行徑說法開堂聚徒設禮偈語新闢
炫世驚俗愚人不知指爲覺悟圓慧超凡入聖亦可哀也夫佛氏
非果有精義妙理範圍天下之心思也脫苦海了生死其說本荒
唐不根卽其徒亦知不能自立於世必假之宰官名士以爲護法
檀越誣伏羲假仲尼託顏子旣已肆無忌憚而後世儒者如韓退
之白樂天蘇子瞻偶與僧徒往來輒摘其一事一言文飾故實稱

爲某某之徒以自夸大辟之麻附繩而始直蘿施松而乃長凡佛氏之邪說橫流皆儒名墨行者有以劫之燄而揚之波也夫有陰必有陽有邪必有正佛之爲佛在今日已成必不可去之勢然二氏之徒守其師說篤信不疑專心致志必求少有所見而後已至於琳宮精舍貝葉梵筴莊嚴敬重踰於蓄蔡而士子於先聖遺經重服禮器弁髦視之曾不加意其樹道學之幟者又各自立門戶互相攻擊營衛不和外邪乘間而入惜夫又曰聖人觀雷天而作棟宇所以大庇民也於浮屠氏何有焉浮屠氏之得處中土受聖人之廈庇也浮屠氏之幸也作室者十年樹木父堂子構畫茅膏案手足卒瘡僅蔽風雨浮屠氏未有室家布金長者瓊其宮琳其

宇孰爲爲之其波及於佛氏者民之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廟祀
祖考載一木主祀天地風雨山川百神戒壇爲位事畢藏之浮屠
氏飾像莊嚴檀身金容香花塗采朝夕弗懈然微吾民爲之施舍
則將飄緇朽蠹塵封土積於荒煙蔓草中是吾民之有功於佛者
甚大也世嘗言佛能福人故人嘗有求於佛吾以爲人非求佛佛
固有求於人非佛之能福人佛則資人以自福也邁所說繁縟絡
繹不減范蔡以世罕傳者故廣錄之邁取中庸九經自修身至懷
諸侯纂以配大學衍義爲九經衍義一百卷又著經義考異七卷
四書講義六卷春秋補傳十二卷古今通韻輯要六卷考正資治
通鑑前編十八卷五經摘繆一卷文集二卷詩集一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劉時遠

公諱時遠字馭侯姓劉氏武昌縣人父帶蕙令山西靈石有仁聲
公生而英異抱大志不屑家人生產又慷慨好急人難貨盡落泊
如也爲文有雋思似西江四子中康熙癸酉鄉試七計偕不第選
授蘆山縣知縣蘆爲蜀僻境官其土者多朘民膏以行媚民日益
困公單騎之任盡祛積弊務爲寬和凡上官歲時儀節悉罷不願
羣思擠之卒以無辜屢蹶輒植縣有豪久占民產不以歸民來訴
公捕豪至訊服之監司某徇豪囑右豪公不可卒以其業還民監
司怒撫他事揭公大吏廉知之寢其揭西陲用武運米至其地石
價百金長吏任輓輸者多剋夫價蝕額數大將軍檄公運粟於化

林坪公溢出二十石盡上之爲同事所忌公歸或捏徼爛以窘之禍幾不測卒驗實得無累縣正供額四千時以兵事議增主者檄至諸邑望風希意不少寬公三日夜至會城返其檄言民貧不任重徵卽徵徒滋擾無益主者怒督責益厲公捐俸五百金以進卒不苛民間一錢鬻酋高陽二姓以殺人構讞久不定上官以屬公負者持金二千爲壽拒不納公宰縣三年丁內艱當歸大吏屢檄奪情不應先是化林坪之役公不私毫末其胥吏食用且倚公又加徵令下復捐俸以應用是虧帑三千有奇蘆民爭醵金代償公曰吾憐若困故至此今代償是不如取諸前矣卒不許當鬻酋以賄來公旣卻去隨爲同官所攘至是出仗助之不足當詣軍門受

勘時大將軍威嚴重動以軍法殺官吏故事授事官詣審至戟門左右壯士捽其衣領傳呼行如飛氣不得喘息或爲公危公曰懼百姓不安耳百姓安累吾一身何惜及至公獨傳諭曰劉知縣老書生也任其行引至膝前徐問曰若所虧侵蝕乎那移乎公大聲曰本那移若必置之侵蝕亦惟命大將軍笑曰猶倔强若此徐取所申文指以當改數字曰月錄之且奏記來吾爲若計公出皆爲公慶公曰彼大臣受國異恩今有慢語必債轅破犁吾焉得圖咫尺安爲妻子他日累乎慢語公祕之不傳坐是竟受糾雅州守楊公文彩邀同官助之事乃已公在官僅長子光張從至是窮不得歸文彩時亦罷官當北去取道於荆拉公偕將有所遺知公耿

介挑之曰吾有峒版七具不能北君盍畱之峒版者苗地所產櫬木最貴重公大詫曰吾十年離家今幸生歸公何以此不祥之物來謂我耶文彩微笑之公歸惟襤被一肩及幕客羅某賻其太孺人一金而已歸幾年竟以窮老卒于四人光張鳳起皆諸生

彭湘懷曰國家之重守令以其與民最親也或簞簞不飭或鏗覈過甚蹈東溼之譏斯民將安所託命乎如公之飭廉隅而復出以慈愛雖身受排擠卒毅然不變迹其所爲豈遽出召杜下哉余故備書之付其次君鳳起載於家牒俾他日傳循吏者有攷焉

右傳彭湘懷撰

華士捷 海鳳翥 廖興鎮 段昌德

華士捷字鹿峯湖南衡陽人父明弼諸生崇禎癸未流賊寇衡州明弼負父光國避山中逢巨虎據地大嘯明弼以身蔽父虎去家人求其父子驚愕曰頃游兵操戈入此林爲虎逐而去非虎者若父子俘矣明弼後哭母以毀卒士捷幼孤力貧好學康熙癸酉舉人補廣平知縣縣城當漳水衝廬舍傾圮民多逃亡至則減稅省役招流民親督之墾未穫漳復溢上官責賦亟士捷引 詔書凡兵災墾六年起科例力爭得免乃開渠洩積水興溝洫二年而民歸三年而利成公私館舍學校壇廟工作咸舉上官命攝邯鄲雞澤曲周成安威縣事皆令勘其規後任踵行之然士捷尤樂廣平

視吏民如家人父子凡十七年卒於任年七十有二同邑海鳳翥
字石亭康熙甲戌進士授龍門知縣縣苦借役私派之弊如官須
一車吏役輒索十車旣役還之民車納若干錢乃已鳳翥至則刻
石禁之縣城圯於水爲改水道東流修復之遂建學舍課士文教
始興居六年父喪歸途經南山堡焦家溝父老泣訴雹災傷稼狀
且曰公舍我民去旦夕追呼民轉徙流亡死矣鳳翥惻然留一日
出積俸代償逋租去起補錢塘縣浙中大饑招商船懲強糶振貧
乏日夜行視郊廛以勞致疾卒龍門人聞其死多哭失聲祀之名
宦祠廖興鎮字南重康熙丁酉舉人知長樂縣縣有海船陋規歲
數千金屏弗受再補三水縣縣衝往來差使舊責蟹船應付興鎮

詳請豁免捐資雇船及致仕載書數車無長物又士捷同郡同舉有段昌總字會公常甯人父廷袞拔貢任道州學正性嚴毅以州牧丁祭簡略力爭不獲因上其事牧罷廷袞亦歸滇逆僞檄下縣購求逃之深山賊平歸宗族貧乏者周卹備至昌總知容縣艱歸補卽墨廉明有威豪猾斂跡有狼銜牒蝗赴海之異歲大歉議發倉振濟吏白必請於上官昌總曰饑民嗷嗷朝不保夕若待報轉溝壑久矣遂設廠出粟七閱月乃止全活無算卒以是罷官卽墨人如失父母爭擔柴負米餽慰不絕立生祠歲時祀之

右傳李元度撰

116

160-430

簡廷佐 敬菴

簡廷佐字治六湖南邵陽人康熙癸酉舉人官華陰知縣勤敏有幹力興利革弊無少贖徇山陝兩界民爭河決淤大獄歷年不解總督鄂海檄廷佐往治周履形勢一訊而決實接士流擇聰俊者親爲督課在任十餘年卒喪歸民泣送之出潼關外且有送至邵陽者華陰有望華書院廷佐嘗講學其處邑人於是設主祀之邑本中學後升大學由廷佐請之也其門人潼關廳楊鸞以進士守寶慶嘗致祭其墓加封樹焉蓋距廷佐卒已三十八年矣同邑敬菴字宏烈康熙癸巳聯捷進士蓋是年恭遇 恩詔分春闈爲鄉會試並一年舉行也菴年十七始發憤力學竟以成名故事新進

士例教習三年薨因乞養歸遭母喪哀毀幾滅性服除依柩墓所不忍出巴陵黃秀薨鄉舉同年也以翰林官御史是時詔舉賢才秀以薨名入告於是入都謁選蓋自告歸後復力學二十年而始出也授慶雲知縣有善政卒於官著庸節文鈔

右傳李元度撰

屠南 楊著曾弟起曾景曾

屠南字扶九湖南武陵人康熙癸酉舉人令曲陽十二年潔已愛民不攜妻子不延幕客大吏重其才守以繁劇委之權隆平時值邑潦行荒政拯卹得宜民困以甦世宗幸五臺經上曲嘉其民情和樂輒蒙賜問將破格錄用旋以目疾引歸邑人伐石頌德同邑楊著曾康熙庚子舉人歷知武緣東安平和邢臺魏縣潔己愛民所至有聲弟起曾字少韓康熙丁酉舉人知星子縣鄱陽湖有糧艘遭風廉得實力請免賠調南豐以鋤強滋誘解官景曾字幼清乾隆丙辰進士歷知荏平陽穀嘉定縣調金壇邑多逋賦景曾悉心綜覈盡得其實命按年徵納積逋一清以他事罷官貧不

能辨裝畱吳中主講書院

右傳李元度撰

2

殷元福

新鄉殷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卽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莅廣西之柳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勅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闕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

以爲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
才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
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寓理集其大旨尊
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
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
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右學案唐鑑輯

陳庭桂

陳丹亭名庭桂字賚予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之從孫也高祖愚所祖石來皆以進士顯仕父天一 贈文林郎丹亭生有異質讀書一寓目卽終身不忘九歲善屬文日成數藝贈公教之嚴嘗終歲不使履戶外家故多藏書康熙甲寅間從父避兵山中猶日令蒼頭輩擔書以供誦讀常不克給亂後蕩其業居貧不問生產或日夕忘食寢意甚得也父歿與弟士干等友愛尤篤性端介不妄交遊自二三素心人外常接席不交一語甲戌成進士己卯知湖南之新甯縣縣古夫夷國也地臨五溪蠻號難治丹亭設方計以去奸民興學校緩催科甯民賴之初邑多巨猾輒營私局聚其中

謀起滅訟獄持吏長短科斂以自肥餘以餌吏丹亭具牒上官悉
驅之改其局三楹爲讀法所兼育孤幼聚學徒焉甯民相慶曰吾
邑故不甯甯之自君始乃今然後稱新甯名矣時巡撫松伍趙公
性嚴正湖南六十有三州縣多被劾獨廉丹亭治行數加紀錄至
是上其名列爲五部主事嗟乎今之爲吏者亦孔棘矣簿書期會
日督過之不暇而欲移易風俗革薄而從厚誰復爲之故其能者
務爲赫赫名善事上官求速化去而廉謹者或怯懦視民間一切
當興除事槩不敢置齒牙以故姦宄爲神叢而胥吏且憑之以相
恐幸而遇上官能執法不名一錢如丹亭之於趙公亦云奇矣而
又齋志以歿豈不哀哉丹亭以己丑至京師明年卒於邸貧無以

殮其友李茹旻黃元鍾肅大經三人者經紀其喪醵金以歸葬因
其誄之曰凡民之生莫不有死誰其碑諸口而傳諸史或生榮而
歿則已或厚實則無而顯名終起有志者奚取焉甯爲此勿爲彼
也嗚呼丹亭古之君子出爲廉吏處爲貞士含不充口衾不掩體
僕舉其棺友爲之誄天乎人乎誰使丹亭而止於此蓋實錄也吁
卽其平生可知矣

呂履恆曰予與丹亭爲同門友己丑十二月其治吾師宋于蕃先
生之喪時大風寒甚丹亭衣敝絮無裘正容色不少忤日步詣喪
所可十餘里弔者咸嗟異之同年輩召飲食恆不往狀謂其多介
少通良然卒之夕以母謝太孺人未葬爲終天恨曰亟語吾兒以

畢我志勿以分累吾弟也因泣下已而談笑如常論生死夢覺之
說言皆有倫脊且誦玉茗堂盧生劇數曲氣甚紆若一無所苦者
其縣解者耶予聞諸其三友云

右傳呂履恆撰

王立憲

王立憲字法之康熙丙子舉人任奉天廣甯令革總理苛派免三
供役值水患鄰屬告饑大府檄立憲司賑因條陳救災策及興革
事宜皆中窾要廣邑故掘地爲窖貯官穀派民守之壞則責以償
立憲亟請建倉格於例不允乃以諸寺之不載祀典者改貯倉穀
民累以除又嘗雪殺人冤獄踰日正犯自首曰不忍賢令君爲我
受劾也 世廟在潛邸奉使祭告 福陵道由廣甯 特書百里
甘棠四字賜之

右瀛繫小傳師範撰

國事類聚卷之四十一

四

朱奇政 周垂典

朱奇政字平齋湖南長沙人父嗣英事繼母余以孝聞喜周貧乏由貢生選沅州訓導不就卒祀鄉賢奇政康熙丙子舉人知同安縣革私派嚴保甲建先賢祠墓振饑息訟建學修志百廢具舉以父老乞歸縣人肖像祀之後補石城調湖口值歲旱減耗省獄署門自責雨大沛石鍾山有浮屠地絕勝改建義學聞高士某山居惟不爲當事屈徒步往訪以政事後以母病乞歸著有易解平齋全集同邑周垂典字贊五康熙庚子舉人知當陽縣八年實政甚多士民紀頌不名一錢以疾乞歸盡售爲諸生時薄田數十畝以償夙負

右傳李元度撰

康仁德 陳方愷

康仁德字逢元湖南衡山人康熙丙子舉人知福建永定縣邑當漳潮之衝夫役繁重匪徒不時竊發民苦之仁德至斃兩賊首杖下力請上官捐夫役及丁糧陋規倡設義學簿書稍暇進諸生講學論道有盧生者以非罪繫獄鄰邑郭生以他事被黜仁德廉其枉一釋之一復其衣衿兩生同捷於鄉迨仁德以母老乞養歸士民建生祠祀之母歿哀毀骨立遂不起年五十一同邑陳方愷字際虞弱冠成諸生文名藉甚年四十五始舉於鄉後以截取赴選派兵部武選司學習期滿以知縣用分發四川歷署冕甯威遠石泉三巖邑乾隆戊午充鄉試同考官奉查縣州保甯監獄並各僧

寺私刻語錄等案其署石泉也轄蠻峒四十八卽古氏羌遺種方
愷恩威並用撫馭協宜年餘以病乞休宦囊蕭然諸同寅醵金爲
贖始買舟歸里年七十餘卒著周易原書禹貢彙攷

石傳李元度撰

王盛德

王盛德字補村湖南零陵人康熙丙子舉人知廣東河源縣凡九年修文廟設義學躬親造就人文蔚然邑地勢窳下多水患盛德修渡以濟涉者俗輕生或自服毒死於人家因坐累之盛德刊碑禁其事且申反坐律習頓革歲旱禱雨立降民建豐樂樓以誌不忘生員劉鈺家妖作祟爲文牒城隍神妖遂息調署長甯邑多盜民苦劫掠盛德至卽請兵率以討之盜息而民安及歸送者不絕於道著石園詩彙豐樂樓集簿餘隨筆遊屐紀略嘗分校廣東鄉試又有粵閩雜詠等作子藻乾隆癸酉拔貢官保靖學正亦以詩文書法名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四

李

右傳李元度撰

彭溶 劉官見 劉聖濟

彭溶字若干河南夏邑人端重不苟以明經除靈寶教諭士風不
變歷遷刑部員外郎剖決詳明吏不爲奸晉戶部江南司郎中會
江蘇撫臣宋學報沈陽諸縣災部議欲駁詰溶不可時謂其徇鄉
情溶曰吾實不忍百萬生靈轉於溝壑也儻徇鄉情者有如日毅
然持之卒得振恤未幾出補黔之都勻守以母老而病乞終養時
年將六十矣事其母猶依依孺子也溶負經濟才既歸里獨愛人
利物惓惓不忘嘗行善於其鄉全活者眾鄉人相謂曰彭公活我
願請於令立石以志溶固卻之謂吾不有於官何有於名也歿二
十餘年子家屏官布政使孫樹葵官倉場侍郎咸謂天之報施善

人不爽云同邑劉官冕字華簪生有清質未冠補博士弟子員以明經選濟源縣訓導升授廣東遂溪縣知縣縣故貧瘠邊海常苦水患癸卯春海水泛溢民無所資生流亡載道官冕先捐俸周恤繼卽詳請振濟上官知其廉能令兼振鄰邑海康徐聞二縣官冕跋山涉水設法親給諸弊澄清民被實惠所活以萬計尋以勞瘁卒於官民立祠祀之又劉聖濟字敬庵商邱人績學勵行以選貢授胙城教諭調陳畱黜三弊崇四略士習振起遷樂陵知縣值西陲用兵徵調運糧敘軍功二等復捐俸修學宮置義冢振饑民存活甚眾民頌其德卒於官泣送者萬人

右傳查岷昌撰

陸楸

君諱楸字林士號匏湖浙平湖人系出唐宰相陸宣公贄後有明
時諱某始筮仕爲程鄉令至君之考諱某號芝田以君貴 贈文
林郎自程鄉公至君凡九世咸籍名於朝或贈或仕爲顯官君幼
有異質讀書數行下挺然特立不肖與世俯仰爲文章獨抒己性
其操觚與行己及交遊無一事肖猶人嘗曰我甯不合時宜與世
枘鑿毋隨俗波靡爲楚三閭詹尹所笑自少發憤從事經世之業
希爲編簡可傳人年迫強仕志悒悒不得遂喟然曰我之屢奮屢
蹶命也尙闔戶作呶唔聲不亦丈夫之恥乎卽出而小就稍稍有
建立不猶愈鄉里小兒曹耶遂籍明經筮仕得令直隸之盧龍人

咸以此地當山海衝迫塞垣車騎旁午兵民雜糅難治爲君憂君
日不然使我得腹內善地日事簿書錢穀爲逢迎何異芻豢之待
養於人乎此地皆古人樹勳立業地我一令耳何能爲庶覽其陳
迹揣其經營亦勝讀十年書矣至則戢兵安民鋤強橫蘇困弱賦
入而閭閻晏如也邑爲古孤竹國君每登其壘憑覽興懷見古今
戰場處慨然於成敗興亡之所以然且曰自此以北曹瞞征烏丸
所由道也時無漢武唐文使奸雄得肆其志乎爲憤然者久之歲
餘以事罷去去之日傾邑攀轅遮道如違父母遠近皆以爲百年
來未見未聞事也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交遊君生平立言貫串經
史身心體其中二氏之學罔不窮究游翔辭賦以及元人詞餘亦

切其聲韻曰此亦夫子與人歌善反歌屬和之一端也書法及畫
俱甚工然亦不屑屑爲也疾革爲詩別親友以卒年六十四子二
競烈定烈皆以文章名於時

論曰余與林士早歲爲通門交見其不苟言笑其有言無不傳誦
爲知言古之慥慥篤實君子哉惜乎十不展一爲同好所歎也所
著甚富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右傳葉燮撰

四庫全書

11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五目錄

守令十一

翁大中

李發枝

孫繼

包太隆

張遠

梁擇

劉鑑

譚中鼎 彭維銘

藍啟延

張德純

夏熙澤

武承謨

王訓

劉應中
權持世

陳廷弼
李長祚

蔡鵬
葛亮臣

姜修仁
李如湧

李架
趙士珩

王謙
潘大臺

傅澤浩
李為觀

沈光榮

黃任

秦文超

胡庚權

張士琦

萬言

子承勳

朱霖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五 守令十一目錄

楊逢瓊 李天桂

竇容憲

王隆熙

魏嶸

方棻如

段嶸生

補錄

黃任

趙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十一

翁大中

漢史循吏傳所紀治行高第皆推本廉平以經術潤飾吏事者故民多從化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又觀章帝元和詔曰安靜之吏愒愒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由此言之故非刀筆者流一切趨於武健嚴酷所可勝任愉快而後世則反是此吏治之所以日壞而民不得被休養生息之澤也若上杭令林一翁君子以爲猶有兩漢遺風焉杭爲汀州巖邑舊稱難治君平生性行馴謹絕不矜才

炫智當其銓投是邑也多以繁曠爲之鯁鯁慮者君莅任惟以潔己恤民自矢不移杭民正賦之外歲有加派平頭銀八百兩君曰民何以堪亟盡革之民遂大悅輸賦日例每由衙胥執簿挾衡任意勒索君令納戶自封投櫃民更便之杭地連邁旱災米價涌貴君請之上官開倉平糶其貧不能辦值者則捐俸給之全活無算杭民好訟乘隙構忿輒食斷腸草以自殞株連煽害君必單騎親行檢勘真僞立辨刁風頓息其以田畝墳隴紛爭界域者亦必躬履其地而供應陋規槩與拒絕民間婚媾失時議離構訟君委婉勸諭爲之捐助完娶貧民死而將暴露者亦許報名給之棺殮又葺城樓以復舊觀建營房以資防禦繕南溪橋梁以濟利涉並嚴

行溺女之禁宰牛之禁佃丁抗租之禁牙行包攬侵蝕之禁興利
剔弊釐然可紀尤以興行教化爲轉移風俗張本每月朔望祇謁
學宮宣講 聖諭十六條注解成書頒示鄉堡立義學於杭城四
隅擇師設教官給脩脯生童以時課試誣論甲乙蒸蒸向風壬午
分校秋闈所得士皆寒畯在任五載頌聲洋溢四境謂賢父母以
養以教德意至渥也而君心力旣殫病遂不起卒之日杭之市肆
山村無不咨嗟流涕醢賻金助歸櫬呈請所司從祀名宦嗚呼此
豈可強而致者哉今天下民生況瘁矣司牧者不以民之父母自
待而民惟恐其戕我也使得如君者羅列於城社間庶幾瘡痍可
以甦息惜乎不得大展其用也君諱大中字林一蘇州常熟人中

康熙丁巳順天舉人爲予所得士丁丑成進士 賜第二甲出身
以辛巳年選上杭縣知縣會祖諱拱臣祖諱萬春皆 贈中大夫
父諱長庸順治丁亥進士累任河南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河南道
妣王淑人大參公宦蹟清介晚年致政家居食貧宴如君淬厲學
問湛深經術不屑爲俗下浮靡之習飢驅四方備嘗艱苦及從兄
鐵庵公旣貴君在京師適館課徒亦絕不向朱門干謁故鉅公之
倡導聲氣者落落不與推挽且曰此固不識時務者爾自君薦賢
書遲回二十餘年卒博一第憊綦甚矣而君喜愠終不形於言色
及其一行作吏獨能實心實政獲信於民如此此足以見華士虛
聲之不足尚而樸誠簡默者未必不爲 國家保惠黎元之一助

予故不得不爲之闡幽表微以爲可附於兩漢循吏之後者如君固無媿也君卒於康熙丙戌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五配某孺人子三人偉國學生倓俸女若干人適某某孫四人汝弼汝爲汝霖汝翼偉等卜吉於某鄉某字圩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銘曰

維學與仕合軌斯良謹身率先視民如傷醇儒立志體用偕臧何彼俗吏爾絲皇皇脂膏腴削乃實篋筐波靡日甚誰飭官常有賢司牧稱自上杭籍籍遺愛視昔桐鄉何以致之政績允彰曰廉曰惠無怠無荒鞠躬盡瘁令名則長新封協卜鬱乎高岡吾作斯銘徵信無忘宜爾子孫永誌烝嘗

右墓誌銘彭定求撰

廣東省志卷之三十三

三

李發枝

康熙乙酉江南總督劾罷江甯知府長沙陳公與上海知縣李君
上海民間君且頌繫人具一溢米或一束薪一本蔬醬肉隻雞各
效所有旦日恆滿戶外比去縣民走送者自縣門屬於黃浦潮水
至且沒膝垂涕跪泥淖中不忍去遠近傳爲異事陳公故負清名
後總督河道以死勤事而君與同被劾一時並稱良吏云上海號
難治以拳勇橫邑中者曰打降君捕繫其豪召受害者爲雪冤乃
散遣去許三月一至縣庭陳自新狀至則愷切開譬之大感悔迄
君去無敢逞淫祀曰五通神者湯文正公撫吳時亟斥之城南一
祠獨未毀民訴其妻爲神所憑庭羸不能起君莅祠坐堂皇呼病

者驗視指衣朱神與夢肖君立焚之崇遂絕有以擣衣杵傷人額
致死者傷一縷細不及指囚抵傷械不相符獄不具君指案足問
曰若巨細與杵類乎曰然君令蘸墨其上而以素紙冒木板擊之
墨漬紙才一縷君曰額骨勝杵圓體所致傷有如是矣囚乃服
聖祖仁皇帝幸松江水次需挽舟卒所司輒先期拘繫之亡匿相
踵君所部五千人計口給直聽歸治所業與期會爲什伍集旁近
空寺中待發郡司馬猝至句驗無一卒大駭君曰無恐夫至矣走
一隸立寺門傳呼分青紅衣兩隊魚貫以出無一夫後者青浦雉
堞圯 御舟計日且至今窘不知所爲上官以屬君君爲鳩工授
計畫浹日而竣人服其能邑人相驚以海寇至男婦奔迸城守將

禁弗止君恬若弗知令隸人徐行郊郭曰令君方視事若等何爲者民恃以無恐乃悉還其善應變率如此君旣罷家居垂二十年世宗憲皇帝登極有以君名聞者召見授深州知州時外僚多不次拔擢而君爲深州一年改教職去君早爲名諸生覃思強記借人書手自鈔撮若天官河渠樂律農田兵賦諸要務叩之媿媿應弗倦叢細奧僻亦靡所不記制舉義尤精銳試輒利曲阜顏公督學政良善鑑別拔君第一丙子鄉舉魁其經丁丑連捷成進士文皆爲一時所傳誦在上海好爲諸生評隲文字決利鈍如響多所成就至是得臨海教諭臨海陋邑也君不鄙棄其士課導之有方暇則爲當事陳所當興革攝仙居教諭協其令徵逋賦不擾

而集前訓導高某罷職貪不能歸君以俸入勸諸生爲治裝復歸其妻喪與人交敦古處篤故舊占荅書尺款曲周至陳公旣與君同患難相愛如骨肉比入直武英殿數爲當道有力者言君才前尙書張清恪公今 予告尙書徐公浙閩總督覺羅滿公皆嘗引以自助君居恆煦煦神內斂而精力常餘於事慨然思以吏治自見願用不極其才云君諱發枝字鹿友浙江山陰人祖鳴皋世以孝聞皆於君深州任 誥贈奉直大夫君生順治丁酉終於乾隆丙辰年八十配趙宜人子男子四之屏之翰皆先卒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生女子一孫七人某年月日葬某阡余與季君同爲諸生乙未丙申間遇君於徐公所比來京師而君數致

問蠅頭細書纒纒累幅至今畱篋中故於銘弗忍辭銘曰
才所儲沛有餘弗昌其施誰實爲之吏乎師乎而止於斯乎殆酬
之以壽而蓄以貽諸其後乎

右墓誌銘汪由敦撰

當 世宗皇帝朝高安朱文端公在相位所薦引者吾浙得二人
一爲少宰沈端恪公一爲知深州事李公二公皆深於理學能以
經術飾吏治顧沈公躋通顯而李公不章其用調儒官以卒人皆
惜之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子之綱等將擇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山之原伐石請銘按狀公諱發枝字鹿友別字培園
山陰人也曾祖允德祖尙成父鳴皋弱冠補學官弟子卽慨然有

志於道謂學以躬行爲要必先之以變化氣質又謂窮理乃儒者分內事朱子門人張元德於子史百家山經地志之書無不研究歷官皆有異蹟故公於書無不讀尤精用世之學中康熙丙子鄉試丁丑成進士除知上海縣事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素黠而悍好博筭競拳捷爲諸偷窟穴公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至是民無敢犯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僅一綫囚將不服公曰是易辨也折几足圓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巡撫睢陽湯公之斥五通淫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毀民訴婦爲神所憑幾殆公詣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公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崇遂絕

婦因得瘥或聘而譁於途曰海寇至矣民相率奔避戍將禁之不止公聞之視事如故閒遣役出城諭民民見公不爲動遂稍稍還密覘之則謠言因估舶鱗集也白權使令事竣速去無滋擾民乃安巡撫商邱宋公聞之曰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某制府好賕弗善公撫他事劾去之士庶遮畱弗絕於道間居二十年復以薦起知深州州地稍僻公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公爲革除曰奈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公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公左遷臨海教諭三年謝病歸年八十乃卒公孝友醇謹教人率以身先讀書日有程課臨海人士至今傳李公家

法云配宜人趙氏處士麒女賢明識大義事堂上兩世皆盡禮卒於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子四之屏太學生之翰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生女一適周天任己丑進士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幾人銘曰

李公之學能定性經千百世相緯經不爲空言發於政先教後罰兼五聽焚禡毀廟邪不勝抑配病民以去諍起而復蹶悲蹭蹬始信珞球有三命晚罷儒官樂幽屏盡其天年與德稱刻銘藹室從子姓

右墓誌銘厲鶚撰

先生李氏名發枝字鹿友培園其號也山陰人爲學奇博多通而

一歸於經世務官民兵財經緯本末有叩者酬荅申悉罪罪如鋸木屑也康熙丁丑策進士高等才先生者多以行祕書許之願僅從平調注知縣去既就選得江南之上海凡四年罷官久之乃起知深州甫浹歲又改臨海博士官以歸卒家時年八十矣上海賦粟於松江爲冠而戶版多虛名徵發則不知誰某好意錢之戲亭戶私販者滿街俗又憚忤小則交捽大卽力槩相摩以是號難理先生至取其太甚者治之先教後威歲餘則一切衰止一日坐堂皇有驚相告海寇至矣居民波迸守將至欲闔城扉先生曰是驅之竄也益治文書問他雜碎事自如而閒遣一隸語民是海舟胥賈胡耳風無方便故跳盪來市中今行遣之矣或問令今何爲則

應之曰方有公事未退食也居民乃稍稍還尋遂按堵先生嘗言
左氏好以整好以暇此兵法亦治譜也整乃可亂暇乃可猝治絲
而勢之治亂繩而急之則敗矣方 聖祖巡松江也邑挽卒須五
千人以上先生念期尙遠而先事贅聚毋爲也人予之庸錢而約
日以待發呼則麋至色第目別逐隊趨而前無一錯立亂行者監
司高其能並移旁縣事屬之爲青浦完城堞百雉屬役賦功數日
而畢雅不好以聽訟名而懸見立剖迎手如斷有以衣杵擊人額
死者匿其械而血痕僅濡縷然囚因狡不承先生顧書吏取他物
類杵者蘸以墨而試其擊痕亦如之獄則立具五通神崇一村婦
瀕死矣其夫負之以訴先生命隨至神所鞠之婦指朱衣者曰是

矣立摧燒之而諭其夫此湯公撫吳時所斥淫祀而汝何敢妄祠之要有使有彼所爲得馮其身以儀也飭斷其香火崇絕而婦病亦瘥當是時吳中自大中丞宋公以下交繩先生擬治行第一而李青天不愛錢之謠歌謳道中人口相傳以熟制府聞之弗善也會有他嫌因劾罷先生以進而其後二十年起深州治如故操嘗勒禁歲輸公使錢千緡曰吾何忍以百姓賣兒貼婦者飾苞苴也竟用是逆大吏指得下遷云初先生去上海也民哭聲如震雷蛇行蒲伏相牽挽者自縣門屬之黃浦潮且至兩踝沒淖中先生一再謝遣之不官去及深州人聞且歸走送闕咽馬復爲之不前然先生初不以缺望在臨海舉白鹿洞學規士經其指授始有發聞

鄉里者郡縣長稔先生有吏能時時以民社事諮處先生亦爲之盡三年乃移病休略無遷謫意也先生孝弟純明與人交有終始步以當車選客拜半刺出袖中無蒼頭廬兒隨焉者鈔書滿屋付之世用數爲公卿間決諸疑奏而再起再仆故班班可譜者止此方子曰古稱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豈先生謂耶然先生當

憲廟初元發俊遂良恭然 召對既稱 旨而高安朱文端公雅重先生時方倚爲相夫君相造命者也振其緒而出卽百中人奚啻哉然卒摺而止之何也始先生罷令東江唐公唱以詩有云自古上官須善事於今取吏更難爲嗚呼其知之矣

右傳方彙如撰

孫繼

康熙三十六年春正月故長洲知縣書臺孫先生以疾卒於家其孫翰林檢討勳以狀泣踵吾門而請曰某聞諸禮矣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祖官不過一令卽罷去無大勳勞慶賞聲名而德善之可稱述者某知之勿敢誣抑亦不仁之是懼惟是墓隧之石以謁諸吾子某猶記先曾祖妣許太孺人嘗語某曰而祖兒時異凡兒下筆輒驚其塾師嘗以其餘力旁探子史百家從人借得祕本竊手鈔成帙父嘗慮其凌雜也投諸火則曰兒都默識之矣試之果然今其帙具存也爲諸生時明末盜起策賊所不至奉吾夫婦避之數免於難嘗出

爲賊帥掠得與詔奇之得釋微吾兒吾兩人幾不濟人咸以爲孝感也先祖妣李孺人又嘗語某而祖令長洲時前令有冤獄蓋漁戶數輩爲讐者屬他盜入之至死而祖甫受事上官吏來趣辭成速上之則立吏於庭出諸漁者曰謂若輩盜者塗之人皆盜矣吾何愛一官陷良民於死吏感動首觸地屈服悉直之上官亦不忤也又有橐金四千求斷獄殺其所怨者唾其面斥去之解官後留縣十餘年不得歸民愛之凡僦屋以至米鹽細碎爭輸送如辦公家屢卻之弗止也同官某以事被劾夜邀而祖指所藏金曰第爲計無恙者盡以膏君笑而領之力爲請追還所上章卒不受一錢也某之嗣先君子年十一歲則已能記吾祖諸行事家素貧自罷

縣歸日益落足蹟三十年不入城市惟書籍自娛某成進士手書
來云汝官庶常必九德中有一二而持之以恆乃爲吉哉之士某
早年謬有文譽則且喜且憂之曰得名太早則稱塞恐後某奉

命典試七閩吾祖書戒之曰汝無自負知文而有易心其他則吾
素汝知不汝慮也及榜發而喜使謂某吾方病減餐今爲汝進一
餐矣然勿自多士君子立身尙有大於此者蓋吾祖行己事事不
苟老益不懈其見諸事與言者率類此不勝述也檢討之狀云爾
余自爲諸生以文字受知先生進見則教以力學好古知先生所
得於少時者許太孺人之言爲信先生罷官後將四十年吾縣人
稱賢令必曰先生檢討當奉使過縣所至城市聚落老穉男女遮

國朝書林卷之三十三
二
視此吾孫使君孫耶有感歎泣下者則李孺人之言益信檢討以
文學有盛名而謙以自牧性寡諧少可澹於榮利余與同館中嘗
竊歎爲古人則知先生之本身以教於家者而檢討之言亦益信
也嗚呼是可銘先生諱繼字曰可書臺其號世系具詳乃考合初
府君傳誌中卒時年七十有九配李孺人前卒子五人雲錦諸生
以檢討貴 敕封如子官卒雲曦雲暉武生雲暉雲霽女三人適
陵縣張繩祖張源誠張璋孫六人長檢討也先生於中表中特命
爲雲錦嗣往吾鄉魏恭簡公會祖李少育於從母之適魏者長而
遂氏之曰魏命我矣後世我子孫必世守其祀勿絕恭簡公儒者
後雖貴竟未之改也以相傳至於今然則先生之命檢討與檢討

之受王父命其猶此志也夫銘曰

孔門稱壽父母之言先生無閒從妣而傳人誰毀譽庶人之議先生去思縣民出涕有繩其武承考克家其光也遠耀豈自他我作銘詩匪弟子私於筆不愧有道之碑

右墓誌銘韓葵撰

包太隆

包太隆字昌廷奉天正黃旗漢軍監生由四川儀隴知縣升任沅州時因兵燹之後糧畝不清康熙三十七年奉檄經理謂照古製木弓呼形丈量仍有飛形借形之弊迺議設網弓用繩線結成如捕魚網以百眼爲一網每一網爲田一分每一眼爲田一毫按木弓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計算每眼橫直二尺四寸五分爲一毫故百眼爲田一分也一望瞭然奸無所施善政甚多卽此已足徵其餘矣

右傳朱珣次撰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第 141 號

張遠

張遠字超然福州侯官人。生兩月而孤。從母陳氏。受章句。長避逆藩。亂挾策遊四方。僑寓常熟。爲何氏贅壻。因家焉。間至西江。題詩滕王閣。侍郎曹溶持節過。而嗟賞所至。爲延譽。詩名遂振。王士禛宋犖深器之。皆引爲入室弟子。與朱彝尊查慎行等唱和甚富。舉康熙三十八年鄉試第一。晚得雲南祿豐知縣。卒於官。遠嘗言閩越自林子羽以平澹之詩鳴巖滄浪高廷禮先後倡爲盛中晚之說。習以成風。逮晉安風雅書出。而閩風寢弱矣。後之作者。襲其膚淺浮泛之詞。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趨唐人之餘響。其不振也宜哉。故其詩透情逸氣。頓挫瀏漓。獨能拔出閩派之外。有無悶

四庫全書

堂詩集四十卷文集一卷

右傳陳壽祺撰

梁擇

先生少絕聰穎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又七年爲康熙己卯舉鄉試令浙江海鹽有善政嘗著四無詩揭署壁以自箴旋署桐鄉久之復調餘姚以薦行取主事引見後聞母喪歸會民欠舊案發罷官畱海鹽士民迎致歡譙如其家人旣南歸族人奉爲族正設規約訓率子弟則咸敬憚之里有豪富素武斷人莫敢誰何先生曰可一罵止也他日遇於道詰之曰若某也耶聞若橫甚今將拘汝官懲汝以法某慚恐謝不已先生笑遣之年八十二重宴鹿鳴時孺人尙存朱顏紺髮孫曾環列賦謝恩十詩初莅海鹽甫抵任過禮部尙書陳公策豪僕當門坐不起先生停肩輿呼使前將子

以杖吏以尙書告先生曰我爲彼邑父母尙書猶當禮我况其僕
耶卒痛懲之尙書聞卽手書謝海鹽故近海塘將軍旗下兵失一
鷹責償於村民不得則毀其家具民詣先生訴問幾人曰八人立
命役鐵索繫至徒手反則盡所役八十人出縛一人來庭訊之曰
汝何爲者曰查塘官盍出牌驗也無以應則拍案曰逃人也新例
逃人罪重釋汝我受處分矣下之獄檄典史會弁械送巡撫巡撫
爲高安朱公素知先生風力爲移將軍使治八人者罪將軍亦器
重先生論八人如律親報先生且定交焉攝桐鄉時前劉令死長
子罄所有去遺庶母弱弟畱僧舍絕食先生訪得爲市宅衣食之
若故人子巡撫聞益重之與通政使陸公交章保薦獲內轉其攝

餘姚也盧紹弓先生文弢方貧而弱父爲怨者陷方繫訟急先生爲懲怨者迎盧至署豐子供給日督課甚嚴旣登第先生已懸車老矣乙酉來主考廣東是科攷亭從祖舉第一榜發入謁語次及先生知爲同族且嘗受業辭師禮曰以君鬼故則君固尊甚今第以同門見可也因偕抵里門謁公畱旬日依依不忍去仁和杭大宗先生世駿亦及先生門誼最深嶺遊日泛百里舟登堂爲先生壽一時名碩多出門下如陸先生奎勳吳先生方平日燦王先生應彩桑先生調元房先生嘉政朱先生佩蓮錦胡先生傑何先生謙泰從祖善長尤著者也吾族老父至今述先生處鄉型族言行極詳然多爲宗族經理地基事關他姓慮無識藉口啟後釁且非

先生得已事故不備記今距先生卒近六十年當道光通志之修
廷枏欲求其誌狀將以付之志局備採擇既無所得則輒卽耳目
所及紀其居官之略以爲他日縣志地抑有以見吾族典型之頓
絕爲可慨也先生諱擇字珩白又字采山族父尙南先生景璋以
進士官戶部主事爲先生猶子學於先生云

右書事梁廷枏撰

劉鑑

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必有不世之德與功否則澤被於鄉而教傳於後若是其生也士大夫過其里者必式官於鄉者矜碩望焉比其沒也思其人不得則俎豆之請於朝而重其事所以示後嗣爲桑梓法也吾鄉遠在西南地僻風靡士敦古誼其祭於社者地不乏賢而冰如劉公其一也公故士族爲楚雄名宿歲己卯同受知於江都史蕉飲夫子余始與公爲石交公曰余每讀宋史見范希文之爲人未嘗不慨慕思效法余與君行且登仕版矣自茲以往潔己愛民瞻戚里引後進此直分內事耳敢自居古人後哉余曰君甫與計偕而心存利濟他日必不愧爲小范南

中有人矣嗣與君睽者二十餘年余德不加進而公出宰江上有神君之稱歸而澤被於鄉比余旋里而公已作古人矣夫迹人之生平者必合言行而覈其實方公論希文時志存千古若是其摯且深也然業不著於生民譽未傳於口碑論者或難焉故世亦有高談千古而行實悖之者乃公宰懷僅二稔耳而振饑築隄懷人尸祝焉視希文之出守何如也歸於家而義田以置族里通惠澤社田之立貧士攸賴此又希文族田麥舟之遺意也會課於黌序而講絕學以翊吾道則又駸駸乎揀大學中庸以授人者矣故吾謂公之賢必合其言行而覈之也今 聖天子崇德報功 特允中丞之奏俾祀於鄉而彼都人士得輸其情於爵宰遵豆之下後

之人入廟而目之曰此學希文而無愧者也而公且不朽矣今年夏公嗣君方平持是冊謁余余披覽閒見夫稱公者皆得其實可以示後嗣爲桑梓法而又喜嗣君之克肖其先而不失爲純仁也故樂道之

右書鄉賢錄後楊永斌撰

按劉公名鑑雲南楚雄縣人官安徽懷遠知縣祀懷遠名宦祠

譚中鼎 彭維銘

譚中鼎字梅岑湖南茶陵人康熙己卯舉人知合江縣清廉有守折獄明決捐建義學親爲講授遇節義湮沒者立表彰之父艱歸念祿莫逮養廬墓終喪遂不復仕著有紫雲詩集同邑彭維銘字警山康熙甲午舉人知江津縣潔己愛民平反疑獄甚眾勸農課士修書院捐俸置義田擢知巴州不就江津人立生祠祀之後祀名宦著有古逸詩歌謠銘集

右傳李元度撰

醫學博士 藤野野矢

一

藍啟延

藍啟延字延陵號敬軒萊州卽墨人始祖珍仕元以武功顯起家武義將軍自後簪笏相繼爲萊望族父潤初名滋國初舉進士爲翰林有名官侍讀時世祖章皇帝屢見信用賜名曰潤仕至湖廣布政使啟延其幼子也生三歲而孤依母張存活事諸兄甚謹丁卯舉於鄉尋授內閣中書庚辰成進士需次家居奉母至孝歲時伏臘必集宗族長幼於家廟中勸勉備至咸謂方伯有子矣初授廣東乳源縣迎母之官姊適周氏蚤沒所遺子女悉攜至任所延師課讀如己子後皆成立人以爲難任乳源之明年粵東旱斗米至三百錢居民苦艱食啟延預爲設法賑濟齋戒沐浴徒

跌禱祈雨大沛邑不爲災士民德之以毋憂去百姓號哭牽畱令
船者數千人服滿補西和縣甫入境見百姓貧苦流離卽密陳便
宜數事於大吏詞致愷切悉見採錄西邑處邊鄙豪強兼並地多
隱漏乃急爲釐正積弊盡去時西陲用兵飛芻挽粟經理周詳民
不爲病署階州事三月政成大將軍富公檄令速赴軍前辦事啟
延多幹濟才善體恤邊民以故臺站轉輸不事敲扑眾心響應然
坐是心力勞瘁卒以不起死之日貧無以殮同役諸公爲之經紀
喪歸出西和百姓赴哭者相望於道先是啟延奉役數往來哈密
就爽塏地築數椽以當氈帳後哈密人咸思其德各攜家於旁今
成大鎮士人呼爲藍家莊立祠祀之

論曰考循吏傳桐鄉有朱氏口山有傅氏皆以濟美名其邑明府
爲名家子效力邊陲所至民便所去民思卽墨有藍氏敢以告於
史官

右傳錢陳羣撰

國朝通志卷之九

卷之九

三

張德純

張德純字能一先居崑山依外家黃氏遷於青浦年二十七舉於鄉康熙庚辰成進士初授內閣中書舍人戊子改授浙江常山縣知縣常山居水陸衝土瘠民悍號爲難治又爲錢塘江發源處雨稍後時則憂旱霖潦集則苦水甲午秋災特甚德純獨振之外復請發省倉米數千石分置城鄉平糶且許極貧者借貸以食至秋熟還倉丙申復被重災請米糶借如前民賴以存活者甚眾邑賦二萬餘地丁分納丁賦缺則攤之貧戶德純於編審時力清其弊請均丁於地而民困以蘇江右閩中之氓春來佃麻縛棚爲居秋則棄去向患滋事編立保甲每棚設長以稽之自是人無犯者官

九載以失察旗人解任少工詩有松南詩鈔晚年一意窮經儀禮周禮皆有箋釋詩經解頤孔門易緒離騷節解尤殫數年精力而成卒年六十九子之瑣字堅孟以歲貢教習選貴州印江縣知縣

右傳王昶撰

張君諱德純字能一號天農別號松南先世居吳郡之崑山代稱名宿至贈公乃居長洲之滄墅績學隱居善行被於鄉里母方氏博通經籍自君甫在襁褓而有教六七歲已能辨聲韻書大字所作對聯詩句爲人傳誦當事爭相迎致一時有神童之目贈公恐其逐於聲華俾從師力學課藝輒爲宿儒所驚婁郡黃公以姪女字焉乃畱學浦上年十二而孤哀毀如成人服闋補博士弟子員

二十二丁母艱致哀謹禮族黨稱之二十七舉於鄉踰十年乃第
春官又及十年而筮仕器量超卓淡然於榮利得喪而當官任職
於愛民造士罔不旣厥誠心常山居水陸衝土瘠民悍號爲難治
君至則先之以訓諭而懲其不悛民始得安於閭里倡修學宮崇
其基而閱其宇敦教勸學之風蒸蒸日上是邑多虎患君虔
告於神以禳之數日虎盡出境錢塘水源盡於常雨稍後時則憂
旱霍潦集則苦水君齋宿步禱竭人事以俟感通久而不怠成災
則躬親勘視登記申請發賑不假手胥役致展轉侵漁甲午被災
特甚蠲賑外請發省倉米數千石分置城鄉平糶且令極貧者得
借貸以食至秋熟還倉丙申復被重災請米糶借如前民賴存活

者眾此二年中水陸運費不勝賠墊之多絕不以介於懷也曰欲
全赤子命而邊避後累乎公事之暇召邑之子弟入署課文次其
甲乙詳爲指示每至夜分乃罷平時有問業者必委曲開導之其
閒穎秀篤實者愛之重之如爲嚴師慈父焉辛卯入闈分校所得
皆知名士漸羽雲達者接迹也邑賦二萬餘地丁分納丁賦缺則
攤於貧戶君於編審力清其弊請均丁於地而民困以蘇江右閩
中之氓春來佃麻秋則棄去謂之棚戶向患滋事擾民君編立保
甲每棚設長以稽之自是人無犯者君持法嚴而聽斷明威足以
懾奸恕足以平物由其平日讀書見理而又能盡心於臨事是以
羣情感悅各獻其忱非止以清案牘副考成稱能吏也在官九載

以失察旗人解任赴都聽質事白後因帑項未清之秦告伙於同
譜彼方慨念夙好攀留其事將登諸薦剡委以重任嶠谷按此下
當有天農不
受其薦後某竟以苟非中有定識其能脫然無所濡染克全末路
事發覺成獄等語受其薦後某竟以苟非中有定識其能脫然無所濡染克全末路
乎人以此服其幾先之哲焉生平喜於誘進後學誨迪不倦南北
及門經指授之士有內登館閣外列監司者於衡鑒流品造就人
材綽有餘裕惜小試而未竟也晚年一意窮經儀禮周禮皆有箋
解著有詩經解頤孔門易緒尤殫數年精力而成至莊騷史記以
己意箋釋不屑屑求附古人究心音韻字學著有六書統宗一編
君之於經義古學可謂篤好而勤力矣余嘗謂學者受遺經於先
聖如耕者受恆產於先人恆產不治而生計就荒遺經不治而心

源懼日就於堙也君獨矻矻治經而尤精研易學參證諸家抒所
心得有成書以授後人不亦抗躅儒先而足以不朽矣乎長孫少
儀君之冢嗣前印江令之長子也以篤孝傳京國富於學而優於
文王子附薦賢書行承先志而恢其緒茲將自滇歸應試念余與
君同出石首熊夫子之門交契最久詣余邸舍持行實一帙而句
言以紀之君於壬子秋卽世年六十九淑配黃孺人今屆古稀有
子五人孫八人知潛修積學之錫慶長而貽澤遠也爰率抒臆鄙
之詞而爲之傳

右小傳揚名時撰

夏熙澤

夏君熙澤字爲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父鞠莊以進士任刑部主事曾講學於易堂程山之間歿時君方七歲家貧餽粥不繼母督之學或乏膏油則危坐默誦年十七奉母命遊學京師從韓慕廬孫莪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時高文良公官庶常舅氏周翁託爲擇婿晤先生喜而訂交告舅氏以女字焉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同考官靜庵寶公更進以身心之學兼博覽史書求實用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旣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還之聽訟之暇振興學

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鄰封追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僞牒邀贖君與同城武弁計曰俟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糧足守險益難奪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領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夾攻賊穴可速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眾夜發武弁逡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擣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眾寡奔散過半追殺十餘賊生禽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敘君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斃盜犯過多被劾罷時斃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

增城老幼咸歎息泣下歸葺老屋居寡嫂及二兄僦數椽自居淡
飯黃齋讀書不輟間出遊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畸士至老
不倦年七十餘終於家

右事略李元度撰

武承謨

武承謨字邵孟孟縣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無錫令莅任卽自撰句懸堂之前楹曰日照月臨天有難逃之眼民窮財盡地無可剝之皮清剛明敏雷厲風行其制胥役鋤豪強如奸民移屍炙詐人財承謨立捕之寘諸獄遇相驗人命輕騎滅從距城遠者駕扁舟徑至屍所決之吏胥件作不能索一錢鄉有以獲盜報者盜中道死主人惶懼承謨訊之是盜釋不問莅事四月以勞瘁得疾猶惓惓於民作諭文以示未竟之志讀者淚下旣歿邑人與前明王其勤並祀之惠山

右傳秦瀛撰

國朝書目表卷之五

三

王誦

劉應中 陳廷弼 蔡鵬 姜修仁 權持世 李長祚 葛亮臣 李如湧 李架 王謙 傅澤浩 趙士珩 潘大臺 李為觀

王誦

一作許

蓬溪舉人康熙中知常德府歲旱露禱及饑加意振恤

值提督出撫苗郡城倉卒兵譟誦夜坐臨沅門大呼曰 朝廷負

若耶大帥負若耶百姓負若耶知府與民一體若欲傷民知府願

當之辭氣慷慨譟者悉解散事後祇誅首亂者擬築龍陽大圍隄

隄環百二十里廉訓導江陵文遵古優於才以隄工委之遵古因

土工不逾年而功竣誦平時課農興學周飢寒茹蔬飲水一以

民事為急同時守令又有劉應中井陘拔貢康熙十九年隨大帥

蔡毓榮征吳三桂克辰龍關遂知辰州府拊循黎庶還集流亡增

造甕子洞鐵索以挽行舟尋有紅苗之警檄攝辰沅靖道僉事
安集三十餘砦應中廉介有守爲政條理秩然先是應中捐三千
金建學沒於官未有祠祀教授黃陂魯應祥爲建祠學旁率諸生
以時祀事並建齋祠側顏曰景仰辰人至今德之陳廷弼澤州人
知臨湘縣凡有建置皆斥俸爲之遷知澧州澧逋糧苦包賠廷弼
置區正及弓算書手設分區打塊法不履畝而秋毫無隱包賠盡
豁歲捐耗振貧有餘則以資書院膏火澧人爲立祠置祭田祀之
蔡鵬江陰人吳三桂叛鵬入平寇大將軍幕參贊機務設奇屢中
敗賊江西決策進攻長沙時賊帥馬寶倚湘潭林興珠爲援嬰城
固守鵬與十三戰皆捷又遣謀誘降興珠諸賊聞風解散寶亦潰

國遁遂授知長沙縣湖南久爲賊踞鵬撫綏招徠豁逋負給牛種
始至戶不滿百期年得五百戶姜修仁三原舉人知甯鄉縣訟無
難易數言立決雖巧僞者皆懾服嘗自題署楹云一腔正氣非時
尙兩袖清風祇自知其風操可想權持世三原舉人知甯鄉縣舊
徵比無常期糧多飛灑而里長收頭復巧持其利民坐困憊持世
一洗積弊鄰邑士民皆請其法行之李長祚南豐進士知衡山縣
縣雜派浮於正供長祚至悉罷之定爲廢甲編區法巡撫趙申喬
稱善下其法於他縣劇盜劫人財物執而斃諸杖如是者再盜頓
息廣西苗叛提督林本直往勦督兵過縣長祚薄備芻糗不科民
粒粟因投書自劾本直知其廉加禮焉令無許一艘泊岸嘗署知

安仁縣寶塔邨河獲死屍傷重莫知兇手長祚詢有闔室他徙者
湯姓也入其室得木槌一驗之有血漬執至一訊具服人稱神明
葛亮臣商邱人知衡山縣縣自李長祚廢甲編區後令經理未善
祇以熟田著爲籍而荒戶之挂舊籍者幾十萬致有家無寸土而
輸糧倍富民者亮臣履畝清丈悉蠲除之捐俸築城登龍隱港橋
復開雲樓舊觀設義館一月兩課給飲食筆札文風益振增童子
試至千餘人李如滂高陽進士知零陵縣明察善斷他邑疑獄皆
委審讞縣附郭依山爲險好事者倡爲鑿池之舉道府檄下興作
如滂歎曰民力竭矣尙堪此重困乎力言於上得寢以內艱去任
邑民赴闕請畱者數百人格於例不允李架廣西舉人知邵陽縣

縣有妖爲祟巫覡不能治架爲牒城隍神一夕遂絕郡議建考棚而艱於費架因明江川藩邸以建民不勞而士便之嘗建義學於考棚之左乾隆中知府王瑋改義學爲遺愛祠祀架其中王謙永年進士知城步縣峒苗楊應龍故馬寶裨將也嘯聚苗獠勢張甚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以妖術稱天師助之作亂將以某日攻城步謙偵知之與典史徐士奇謀預調鄉兵伏山谷間賊至伏盡起殲其眾峒蠻驚服傅澤浩漢軍鑲黃旗人知城步縣在縣六年有惠政先是城步設所調靖州衛官軍戍守其屯餉卽徵於靖州之綏甯縣順治末城步所裁寶慶衛守備樊英以屯餉歸城步徵收前令浦龍淵王國甯蔣遵國先後以不便狀白於上官至是澤浩乃

力言之於是城步所屯田遂均歸綏甯徵收民以爲便趙士珩奉
天人知巴陵縣縣故衝劇又值用師滇黔羽檄旁午士珩捐貲醫
站馬募夫役咄嗟立辦仍以時均賦墾荒招集流亡纂修邑乘好
整以暇有古民牧風潘大臺永豐舉人知臨湘縣縣經兵荒民居
寥落大臺均田賦疏驛遞民爭復業會城中火大臺泣禱願以身
代民災須臾風返火滅回署漏盡遽得疾卒李爲觀晉江進士知
武陵縣愛民禮士值進剿滇黔軍供驛騷爲觀殫精瘁力卒被議
繫獄久之得白句畱武陵賣字供食武陵人得其片楮隻字以爲
寶

右傳李元度撰

按王公康熙三十
九年任常守

沈光榮

沈光榮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七品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聖諭翌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戒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扑設榷酒華帛召諸里長令逋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華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席鹵多逋賦光榮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邨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遺胥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奉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其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

自新... 卷之三十三

三

德祀名宦祠

右述彭紹升撰

黃任

黃任字干莘號莘田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特異能爲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二十舉於鄉屢擯禮部中間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病歸踰年謁選得四會令四會舊有隄縣互數十里將就堙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而月歲事值歲饑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澳塘肆劫掠數邑受其害設方略招徠之調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任有研癖喜過所望竭貲購之在公廨喜談詩頗弛縱無威儀於物屢有所忤大府寔不悅被劾免官任工書法初學於林佶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詩學王新城後游吳越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

曾西涯交詩益進好賓客談諧談笑一坐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
端溪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居於閩縣光祿坊起一小齋以所
蓄素研安設於中名曰十研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
指其研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任豐髯美曰爲人潔白皙每
扶小童出游得句則題屏壁上自稱曰黃二久之官竟不起所作
詩益芊眠清麗言情獨絕有暑雨後坐月詩云雨洗月踰潔露寒
光轉幽露螢不自夜風葉已先秋烹茗籟遙起拂琴泉暗流清宵
形對影身世兩虛舟詠楊花云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楊花可暫
停底事不知離別苦後生還去作浮萍西湖雜詩云珠襦玉匣出
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

無主草青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
陵落花和張乾夫云萬縷春魂散紫煙嗚鶯寂寂草芊芊秦宮一
夕胭脂雨腸斷東歸沈下賢夢游仙云銀漢初傾月漸斜惻惻苦
語迫臨霞餘杭酒盞何曾醉孤負麻姑到蔡家俱近才調集也乾
隆壬午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年八十矣其詩集曰香草箋人競
傳之錢塘袁枚嘗謂我於今人之詩無所不嗜獨於香草齋詩味
和堂詩有偏嗜焉然枚自作之詩別爲一家言標格與任不類任
詩集初名十研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老年齋
前羅植香草卽以香草名其集味和堂集總督尙書高其倬所著
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秦文超 胡虞繼

秦文超字偉士湖南湘潭人以善化籍中康熙壬午舉人知浦江縣以正風俗厚民生爲務縣好鬪訟多同室操戈文超反覆曉譬民多涕泣請罪以去民陳某錢某貧不能娶女父母將以女別字文超召責之給陳錢以金令成禮邑中節婦無依者月給粟帛存問奉檄視東陽命案閱其詞先刑首報者眾愕然比至屍所果得兩骸被告者得釋調龍游縣積欠悉清多盜行保伍連坐法盜無所容卒於官民祠祀之同邑胡虞繼字芝廬康熙乙未進士知宜黃縣值歲旱詳請發帑購米平糶亂民乘饑竊發立禽治之境賴以安重修學宮書院親臨講藝策諸生以實行以註誤去官縣人

扶老攜幼走送不絕尋坐他事遣戍榆林旋放歸卒年八十一

右傳李元度撰

張士琦

張天申名士琦江南嘉定人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
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
令故貪縱徵斂橫出天申至革除溢徵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
捕逐豪右懲諸奸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筆一人月置酒召諸
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天申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
佐之縣西礪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眾數百
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天申至爲設練長嚴立約
束至是復聚眾彊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天申禽其渠餘黨逸去遂
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

實聞如吏議何天申曰拌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天申果以誑誤去縣民間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眾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啟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天申不省會 聖祖南幸復集眾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天申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贖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

右述彭紹升撰

萬言 子承勳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浙江鄞縣人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
最精博梨洲先生深器其文謂能撫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
色澤季野先生亦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難到矣以副貢被 召
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出爲五河知縣忤大吏論死尋得免
所著日管村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萬承勳

萬氏於明爲世將而自鹿園先生以後又克以講學世其家乙酉
以後喪其世將之職顧益講學從梨洲黃子遊爲當世魁儒所稱

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者也三先生有從子曰言以古文著所稱
管村先生者則西郭之父也西郭家門既盛而又爲黎洲女孫壻
肩隨諸老少涵濡於問學耳聞目見總非凡近故西郭之少也進
則思爲學者退亦思爲文人儒林藝苑以爲平行可造而不知其
戾於遇也管村自修明史忤貴臣出令五河罷官論死於是西郭
狂走數千里告急於父之諸執友得金論贖又爲惡少所賺以去
哀集再三始得贖其父以歸江湖之間遂有萬孝子之目然其生
平所自許則荒矣家無一隴之植奔走衣食且不給年過五十困
甚會有薦舉之例浙之大吏以之充賦其老友鄭義門止之曰西
郭欲行道耶恐今之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耶且媿其家聲矣

況西郭荼苦一生其資於有力者不少一旦得官不答則負恩欲
答則力必不副進退失據不特無以報國也於是西郭辭檄不
得竟入京忽沐殊恩用爲直隸磁州牧感激流涕思爲桑榆之
補以循吏少展其志力然而年且六十菁華亦旣衰矣莅事三年
大吏奏課以最入觀天子將用爲方面西郭固辭乃命之
回任故人索逋者未能一副紛綸嗟怨而其子死其孫又死其妻
黃宜人亦死臬某之聲旁午相接西郭亦遂灰心喪氣咄咄不自
得以歿其所開雕管村文集尙未畢也嗚呼方西郭下帷自負不
下於古人充其才氣亦可以有所就乃竟百不一遂坎壞於患難
之中以消其壯盛之意氣老得一官亦或可以稍自表見而死喪

乘之是則天之所以阨之者甚矣西郭諱承勳字開遠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子一敷前先卒以其從孫在茲爲後所著有冰雪詩集六卷西郭之未滿籍也查田先生盛許其詩曰孟郊之流也西郭恥以詩人自域掉頭不答晚而自哂曰我并不復能唱渭城矣又十年其壻張生之祐請予表其墓西郭年長於予且倍而以中表通家兄弟之誼推轂於予甚至嘗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嗚呼吾之濩落而無成慙負西郭期許之意而轉以惜西郭之浪博一官齋志長逝也蓋嘗與義門言之至於流涕故身後之文無諱詞無溢語是爲表

右墓表全祖望撰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鄆縣人家世襲武廕自前明時以四忠三節一義顯勳爵既除文學乃盛充宗季野兩先生既用經術史才弁冕一時而胞姪貞一先生復薦舉入史館聯鑣接武聲稱籍甚開遠其家嗣耳濡目染固已迥異常兒矣旋以論修明史失當路貴人意出爲五河知縣貴人固無意修前隙而上官妄承風指謂是奇貨可居捃摭細故鍛鍊成獄問死罪開遠時未弱冠進諸閔凶踉蹌萬里乞哀當世賢士大夫醵金告贖當是時父困縲絀母疲餒餽發爲詩歌聲淚交迸久之得論釋生還歸故里覆巢完卵艱不得食已復嚴追贖緩秋風落日中牀上別父竈下別母重爾走京師時曩昔知交零落殆盡計無復之思自投西安獄已入關

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爲完帑項事乃寢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喜墮牀下痛旣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且泣且笑曰兒卽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嘗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母聞之歎爲不祥俄雙親連逝家愈蹙三旬九食絕口不言貧逮雍正初元年六十矣以諸生保舉端方奏對稱 旨特授磁州牧余時爲邯鄲令同官交好知其生平最悉開遠自少卽以詩名冰雪一編人咸擬之孟東野查初白先生獨不謂然嘗贈以詩云孟郊沒後千餘載苦語何人更別裁風雅道衰無至性海山地大得奇才翻瀾涕淚隨聲出徹骨冰霜鍊句來竊喜故人還有子一編浮白爲渠開蓋傾倒之至矣

爲人內行醇篤磊落光明與人交絕去城府堂壁閒大書溫厚和平四字嘗自謂生平時文不如古文古文不如詩詩不如人一時胥服爲篤論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三

朱霖

宜黃邑臨崇之間山阻石盤鬱峭嶠水清以駛田不滿十萬有竹木麻葛之饒其俗丁男耕牧女績麻泉商通楮布於四方民以給足無他望其士多幽奇特立好讀書吟歎泉石不崇虛譽不樂仕宦干進大都民俗儉樸有唐之風於撫屬最爲淳古自閩氛滅燒來四五十年不見兵革民益殷阜吏其土者思割腴以自封殖乃腹點胥誘三老爲猾藪爲囹以釣豪暴用恐喝其鄉之愿民上下相與爲奸利俗乃寢偷澆滄雜出貨饒於初而風益降爲無良牧整齊之故至此邇遂以剽獫健訟著聞而實非其故然也 今上四十有一年朱侯自樵李來撫宜不市月洞厥弊根乃鑿蠹蕪猾

剗厥三老奸藪一空豪右斂手有仍故習而哮於鄉者遂谷老稚咸得履尹庭以自直一切苛陋不便於民者芟刈剗削不畱毫毛山氓得復暇以耕女婦得復安以績士得復尙古處以自貴愛駸駸乎將返其朔焉居亡何侯以母老乞終養去而後編氓弔於野諸胥豪猾賀於室羣士顧愕攀轅畱之不可而後婦稚震駭老人兒唬既已無可奈何宜士相與言曰盍鑄諸樂石以垂侯休其有議者曰不然良吏爲上牧百里民釐弊返淳以宣德意其分守固宜爾侯豈爲一朝之譽出此且而不見世之股民者豪胥分竊脂澤因以肥膺其來也頌聲洋溢去則愁心哀思大書深刻以誇茂隆者比比獨奈何疑侯於是又類希德色以貽不便侯者口實弗

斬茲以表侯之異且以吾屬虛無人事遂寢侯既去十有三年曩
弊日以復宜民思侯之德勿置宜之士又相與言曰侯之去宜久
民之思侯益新奈何古之爲政者設置方略以垂無窮其人去其
政猶然存耳侯矯革衰弊奪民於豺狼狐狸之窟而媴育之甫離
尋丈卽唾黜汨亂無遺賢者惓惓吾民旣去猶不能忍置者獨此
心耳惟吾民感念切切至於俎豆尸祝不忘者亦唯此心耳還視
舊政無有矣心寄諸其人傳之子若孫將與其人俱逝且泯泯與
貪冒庸吏共歸磨滅誰復紀之循吏中以昭示來者閭邑民思慕
廢賢侯休烈弗載吾屬詎洵無人乎且事往時移復何嫌於德色
僉曰乃今可立石紀矣維時邑搢紳諸君子授言千秋乃謹書其

事於石俾後之有知者知侯之治非猶乎俗吏違道以干譽爲晚
近世不易有而宜士之紀載非世俗道諛者同也侯浙之嘉興人
諱霖字咸若立石之日爲侯去宜後十有三年今康熙五十六年
之某月某日也

右去思碑藍千秋撰

楊逢瓊 李天桂

楊逢瓊字幼邱湖南湘陰人康熙癸未舉人官貴州龍泉縣知縣
縣苗猺雜處逢瓊至建義塾授以經義苗民始知向學舊有照饌
雜派諸浮費悉剔除之嚴禁巫覡定婚嫁儀制以合古禮舊有峯
巖市居民三百戶燬於火捐金振卹會大疫道殣相望爲施棺木
飢者計口授食有生佛之目致仕歸士民勒石以紀遺愛年八十
三卒子枝縣乾隆壬申舉人官鳳凰廳教諭勤啟迪嚴如塾師擢
漢陽府教授同邑李天桂字月丹康熙辛卯解元官蒲臺縣知縣
縣土瘠民貧會有水災殫心振卹踰年復旱天桂露處祈雨俄而
大雨民立亭祈雨處曰李公亭嘗捐俸勸立義學士民德之卒於

官民相率哭弔甚哀子文觀字用賓乾隆中歲貢性敏悟能詩文
嶽麓書院山長羅典與友善稱爲羣玉後身

右傳李元度撰

寶容遂

公姓寶容遂其諱聞子其字樛邨其自號也先世居沁水之寶莊自兌川公諱聯芳者始遷居柘城又幾傳而至邑廩生諱如珠世所稱筠峯先生者公會王父也邑庠生 封翰林院庶吉士諱大任者公王父也翰林院檢討諱克勤世所稱靜庵先生者公父也公中康熙壬午副車舉乙酉鄉薦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兵部職方司觀政改授四川新甯縣知縣考滿薦卓異升山西應州知州復以大學士海甯陳公保薦升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其在職方也高安朱相國時爲大司馬極見推許桐城方望溪先生嘗以文章道義相交稱莫逆及知新甯新甯古宕渠地處西徼裁廢旣久百務

凋敝且四年中七易令長莅茲土者視若傳舍莫可施爲公下車
爲文誓神曰令有不明惟神啟之令有不公惟神殛之一時利興
弊絕號稱極治政餘修邑乘葺學宮圻建宥渠書院置經書立條
規進邑中子弟教之立品制行卓然有所興起人比之文翁之化
蜀云有張公拔者冒婚強奪邑民周公騰女以去公騰告之官前
令反斃周公騰於三木太守某陰爲護持獄幾寢公力請昭雪某
令卒以濫刑敗有假制府差官者招搖耳目公立縛其人治盡法
制府黃公嘗語人曰若實令者可謂不畏強禦矣其在忻州城西
北三十里爲桑乾河所經流沙遷徙用阻方舟公相度形勢於白
塘子建石橋長三十餘丈小石口山水陡發公築壩於三里河禦

之民賴以安乙丑秋忻境及屬之定襄旱魃爲虐公經營賑恤不
遑寢食丙寅夏五月不雨公爲文禱神立應是年冬 聖駕幸五
臺忻郡當孔道大差駱驛復承辦什物局事宜公經緯井井咄嗟
立辦民不知擾撫軍阿公倚以爲重方列薦剡而公遽移疾歸矣
公少承庭訓究心實學爲彭無山鄭珠江兩先生所器重與仲兄
孝廉一齋公擅元季之目方太史公講學朱陽從遊者不下數百
人公與其相討論無不各有所啟發太史公家故貧生平著述等
身多未授梓公午夜編校千金之工三年克竣屢奉部檄需次選
人時公母王太孺人春秋高依依膝下不忍暫離當事數以人才
薦卒辭不赴往省沁水祖墓倡修宗祠凡所爲閎衍先德佑啟後

人者靡不舉公侍太史公早聞大道繼主朱陽講席者幾四十年其學以誠敬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澄心危坐衣冠肅然朝夕潛玩儒先諸書體認獨真接引後進尤亶亶不倦待親族故舊恩意肫篤爲之經營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見人家庭乖違必緩譬曲喻歸於道而後已平生清操自勵致政後囊橐蕭索怡然自適念朱陽書院爲太史公成己成物之地築約守精舍以承先志遠近來學者日益眾而公陡中痰疾病中猶纂註四書闡義未及成書遂卒所著有孝經管窺易卦箴二思編經學省身編敬義堂文集詩集公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紆乾隆庚午舉人候選知縣

公卒之明年冬卜葬於邑東太史公塋兆之次其配陳余兩宜人
耐孤紆捧狀造門泣請爲誌余維先王父文林公與公仲兄一齋
公癸巳同舉講年好紆復與紱同舉於鄉由庶常公而下講通門
之好五世矣況以公之名德尤爲紱所敬事幸得受文字之役其
何敢辭銘曰

有仕宦至卿相而無所成其名以終身守郡邑而名遂成吁嗟乎
先生醇儒循吏惟敬與誠是續是似庶不墜太史公之家聲

右墓誌銘王紱撰

160-546

BPM

王隆熙

廉吏不可爲其或然耶昔者黃霸卓茂皆由治郡入爲三公臻老
壽子孫襲門祚不衰今先生官止於汾守於歸養後二年康熙乙
酉卒里第其生也以順治乙酉壽僅六十有一越二年葬有日矣
將以元配孫恭人附其孤以狀來謁銘曰此先大夫志也先大夫
雅知公公知先大夫其毋辭予旣受知於先生且恥世俗諛墓失
實爰據所見聞拔淚而誌之先生姓王氏諱隆熙字黽承山東齊
河人父國禎順治壬辰進士母焦太恭人先生生而岐嶷孫祚庭
司馬見而奇之遂許字以女先生旣孤事母至孝比遊庠序不得
志於有司乃由拔貢知湖廣興山縣遷淮安府同知駐徐州領河

務以異等 賜蟒衣遂知山西汾州府迎養太恭人於汾居無何
太恭人先歸先生遂有去志汾多豪姓侵凌孤弱往往交通守令
門下比周爲援先生悉絕之一郡帖然有訟獄刻期赴訊不爽曷
嘗曰官司事但裹蒸餅供一飽足矣安用錢爲待屬邑以誠信而
絕其私謁時履知甯鄉事甯辱邑也先生旣晰其疾苦履每有所
請輒報可嘗畱語至夜分顧履曰外論謂某如何履曰百廢具興
但無赫赫名耳先生笑曰固也吏以德爲本才次之若以察察爲
明矯矯爲廉瑣瑣爲恪勤及臨事若毛髮比則憇憇焉避禍之或
及而委罪於其下行旣虧矣何才之有古劉方何武輩必不忍爲
此態也當吾在興山時吳逆未盡戮轉餉孔棘羽檄日夕來督芻

莢皆計日辦未嘗後時及夏逆爲亂人心大震予謂當不日撲滅人稍定已而果然楚地山林險阻土苗錯居不凌厲漢人則自相吞噬予捧檄單騎往諭以大義其豪悉就撫以天使禮賓我餽遺珍異盡卻之豪益懾服其後領河務庀木石無敢不堅所修築至今無恙當是時甫離金革日與洪流爭尺寸土惟恐貽太恭人憂今幸際治平仕至二千石得旦夕歸侍晨昏於願足矣何暇與時輩爭名乎先生之言若是初先生之令興山也振文教於軍旅搶攘時士皆彬彬如齊魯文學矣其在淮徐絕苞苴吏不敢貪緣爲奸料量用平又民田數百頃沒於河先生力請除其賦其人至今猶尸祝云其守汾郡也絕供億一切例先是晉頻饑民女多陷樂

籍中先生多方資鬻者悉贖歸往例迎春用伎樂千人糜費無算
先生曰此非所以厚風俗也悉禁之其他善政多此類在治三年
教化大行 上幸五臺進之前勞問良久 賜御書示寵異尋

命督撫舉端方廉惠者守牧各一人大中丞以先生名上行將膺
不次擢先生顧念太恭人春秋高力請終養大中丞數畱之不能
奪也後二年太恭人卒先生哀毀踰節遂以疾捐館幼子保亦殤
於是孫恭人既卒十有八年矣狀謂恭人生順治甲申幼讀內則
女誡孝經論語諸書工書法相夫子事姑以孝聞善操家不以閭
內事累先生以故得肆力於學先生嘗謂諸子曰此吾家柱石也
其勿忘又云先生寬裕仁厚成人之美周人之急性儉素不好音

樂予侍教四載良然嗚呼先生位不酬庸年不稱德天實爲之向
使先生竟其志不難立致三公與黃卓爭烈然與一日之養孰急
或謂黃霸旣相功名衰於治郡時脫蚤歲厭世當不至以鷓雀貽
譏然則天之報施善人不徒以年矣然乎否乎先生旣無子以弟
之子元慧元學爲後始克葬女二孫一俱詳狀中銘曰
公爲子孝視無形而聽無聲公爲吏廉有源源之澤而不爲赫赫
名濟水之濱溥彼佳城爰及同穴魄寢神興以利其孫子振振繩
繩我爲此銘用告後人師吾師之典刑

右墓誌銘呂履恆撰

醫學部 月次有 第 二 三 三 三

五

魏嶮

公諱嶮字陟庵世爲南樂著姓明兵部侍郎介肅公諱允貞公高祖也考諱體仁永清縣學訓導母宋孺人公稟至性三歲祖母谷孺人病公隨司訓公侍側不少離持匕箸勸食飲不嘗不敢退康熙四十一年以縣學生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先以家貧嘗客外謀養凡十餘年及登第歸二親皆年高遂不出食上必在左右偶近行值風雪家人意未卽歸將進饌公已趨而至矣連丁內外艱服除謁選五十四年授杭州錢塘縣知縣縣附藩事至劇吏易爲奸公下車首先潔己罷民一切供應向時相沿如倉胥供署中食米屠僧供肉江步供薪廠戶供魚之類一旦盡革之民大悅

謁諸上官以晨夜治簿書斷理獄訟無畱牘無遁情吏相顧戒曰
未見有書生如公者也減正賦耗羨諭輸租者以時輸予終不銀
鐫女桁楊女女第勿使予不中程於是當輸者咸相勸輸勿累公
課更最故時徵漕米入倉主倉吏餽官千金公笑曰彼無故而坐
捐多金非人情其姦不待問也自止於倉親評米高下令納者自
操量畢徵吏無私焉杭有駐防旗丁多不戢市物薄予之直何婦
女出道上恣笑謔民病之有司以非所隸不詰也公至輒移所司
論罪遂相戒勿犯魏錢塘先後中丞徐公元夢朱公軾皆嘉歎以
爲能瀕海塘歲修費不貲時議欲令民出家財以佐公且謂紳士
當爲倡者公與海南陳太史同年上官令往諭意公察不可卽往

謁陳母不數語馳還白曰豈惟陳氏浙士皆無貲也且此例一開
貽患無窮事遂寢縣志自明聶公後閱八十年不修公開館延儒
士搜輯成書三十六卷所識拔於童子中者如孫灝任應烈汪振
甲後皆有盛名分校鄉試亦得人五十七年冬自劾去官時勢豪
與民爭墾田公直民上官有右豪者公不自得力勾去無以爲辭
則以庫貯前政所補金色微惡及民輸錢之當易銀者未盡納二
事坐虧空免百姓籲畱者數千人或願持金代償上官意亦悔後
卒偕中丞疏請還公職公堅不起家居十二年以雍正九年十二
月十四日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且齋草四卷娶武孺人崇禎壬
午舉人殉難諱緯孫女性淑慎事舅姑孝持家以勤以康熙四十

年三月二十五日卒公自有狀繼娶李孺人以乾隆二年七月十五日卒子一則乾貢生孫男二長大名乾隆三年舉人青縣教諭次大器孫女三長適縣學生王宗曾次適濮州國子監生黃憶岸次適清豐縣學生李選年曾孫三曾孫女一公子乾隆九年卒公孫大名以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始克合葬公暨兩孺人於城東南三里魏家莊之西原未有銘又十四年介大興吳侍讀肇元持其所自爲狀來求余文退而納諸幽余生仁和與錢塘同郭公之澤得及焉公去杭時余甫二歲長乃得耳熟公治行又讀公所爲邑志文獻賴有所考且與教諭君同年舉順天榜義皆不可以辭適校士湖南卒卒無暇以爲又二年官罷乃克踐前諾詮次其

事如石而繫以銘銘曰

脫穎而出善刀而藏官不爲久治則有聲越五十年遺愛未忘昔
草今蟠口魏錢塘處膏卻潤作法戒涼孰秉史筆登之循良有鬱
者阡宰木成行銘公之績繫杭之氓

右墓誌銘廬文弢撰

160-558

111

160-558

方棨如

方棨如字文翰號樸山清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爲豐潤令坐事免後舉鴻博格於吏議不得入試嘗輯鄭康成注爲拾藩一卷有四書口義集虛齋集棨如經史淹洽以古文雄於東南方苞甚稱之散體文頗奧勁有筆力然喜雕琢新句襲積古辭遂流爲別派不屑屑爲詩然其書家信後句云貧家苦趣多男子樂府傷心病婦行亦言清婉有法則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清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爲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

逝

右兩般秋雨會隨筆梁紹壬撰

段獻生

段獻生字相山湖南常甯人生有異稟中康熙乙酉湖廣鄉試丙戌成進士授中書改上杭知縣有惠政去杭之日民爲立生祠旋佐河督陳鵬年辦理河務洞中機宜嗣授廣東新安縣擒濱海巨盜緩兵米完納豁漁課賠累悉心教養一如治杭時丁繼母艱去民臥轍攀轅畱之乃閒道歸事親不離左右父喪哀毀骨立經營葬地一石一土無非身親措置也著有易經纂義靖變紀略太極圖說解葦竹園文集葦竹園詩集相山文集子永類字百原諸生性孝父宦游間粵母劉多病不能偕永類畱侍湯藥母卒寢苦柩側三年不移及葬躬負泥沙和藤汁米粥手自捶搗年五十五卒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五

三

旌入忠義孝弟祠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著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五補錄

守令十一

黃任

黃任字萃田福州永福人明中允文煥之孫徙居省治光祿坊康熙四十一年弱冠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需次補四會知縣攝高要上官惡之罷歸屢裝惟端溪石數枚詩如束筍而已任豐髯秀目面白皙工書好賓客口若懸河一座盡傾詩源出錢劉溫李清新有逸韻絕句尤綺靡善言情有研癖晚自號十硯老人與同郡內閣學士謝道承順天府丞余旬周紹龍奉天府丞陳治滋御史吳文煥南安知府游紹安行人劉敬與同知郭起元通判林正青

舉人鄧雍等數唱和年八十餘卒有秋江集六卷

右傳陳壽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五補錄

守令十一

趙河

趙河字燕鄰通海人康熙壬午舉人官蘆山縣知縣先生爲互與方伯季父互與諸昆皆從受業著有待焚草一卷互與跋云季父純孝平生口不言阿堵物惟於書未嘗釋手過眼成誦所爲文不一格率皆吐棄一切絕不猶人訓子姪讀書當領取神氣行文當抒寫性靈於詩初愛太白後乃心慕少陵宋代推子由聖俞斷句推臨川所爲詩文大都不存彙嘗謂古詩十九首尙不可以姓字出人閒後因城力請乃酌定此本在任未半載謝病歸居林下十

二年布衣蔬食萬卷一瓢陶然自足云

右漢繫小傳師範撰

國朝書錄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六目錄

守令十二

李厚望

蔣錫震

侯瑜 萬邦榮

周琪

尹誥

陳奕禧

李暉

黃師瓊

葉新

宋吉金

文暉

車敏來

嚴宗嘉

董懿

施昭庭

張銷

楊枝建 子茂論

劉源長

沈元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十二

李厚望

乾隆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誥封中憲大夫四川重慶府大尹致仕李公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一嗣君溥訃予請銘言深痛不可讀予曰斯先生意也曩予治屬邑先生辱知文愛文猶子予事猶父既祖於江上而以屬子小子也離緒蒼涼文踟躇不能對今遽重以吾子命哉踰年狀來則溥死矣狀可七八千言遺書言寫狀日甚悉予讀之心痛焉嗚呼吾忍銘先生哉先生諱厚望字培園

一字游園別號愚山自十世祖諱讓由孝義遷蔚爲著姓曾大父恆獄公篤行好義李文襄公表其墓大父約齋公刑部正郎兩世皆以故家宰晴崖公貴 贈資政大夫父勉齋公行人司副 贈中憲大夫家宰請其行孝友天下聞生五子先生其四也先生性仁慈沈默無世俗之好學尚本原敦行不爲口頭禪習於家典步趨規矩嘗備經濟之略幼慧爲文作作有芒兄弟同學發名獨先少受知於居孝感艾山公方尹蔚一見決早發康熙丙戌捷禮闈於是先生二十八年次居方爲給諫見至喜曰何如吾言果驗也初不欲作外官考得中書復捐部屆久未補己亥筮得高密令歎曰是亦可以爲政也未上官廉得巨棍某某繫之庭決如法豪右

由是帖吏斂手不敢爲非是歲饑初賑粥先生議粥不便不如穀
使上官可其議飭爲例邑邊河每雨大有水患築隄二十里障之
一年治有聲明年立義學課諸生攝昌邑令又明年西醜跳梁
詔以大宗伯李周望督餉近省遊員協之宗伯者冢宰之子公從
兄也時某令與役貧無斧雨泣下襟先生曰以柳易播可乎自請
代踰瀚海抵插漢度兒運如例與宗伯抵足眠瓊帳下炊馬糞煮
粥風吹糞入缶去不盡飢甘如飴每談志至夜分不倦是時宗伯
有旨許爲天下清官第一雅以廉隅自高且相厲勸先生謂弟
志願效只更益一達字蓋謂爲政之道疏通知遠乃可宗伯斂衽
稱謝訖事憲慰嘉之雍正二年應詔循良授戶部員外郎密人

思之繪十政圖以比甘棠云在部六載受知於怡親王兩舉科道無缺會東撫劾署昌邑徵賦不敷額議鑄秩十一年通完補前官十三年晉禮部正郎以辦世宗梓宮有功乾隆元年用履藩薦出典甯遠郡甯爲新設一州三縣四所番獮九種雜處兵民間號難治又僻界萬山中不讀書無禮義先生至綏靖有法夷人安之則議廣文治略曰採珠於淵拾玉於山若使凡羽與孔翠較美皮革與文豹齊觀非所以儲棫樸敷光天也合無別立字號額五十取中一以綏蠻服事聞報可郡有馬採馬場者兵民爭墾弁袒兵上官抑民親弁訟不休先生平之譏用作或言故先生默然頃中丞卒從先生議三年調重慶郡據岷江下流山攢水衝民

俗勁悍外省流寓惡少名曰啞嚕獄訟繁興囹圄充積奏當之成一郡可敵川省之半先生撫案惻然曰若輩無知抵法皆民命也歐陽公謂吾求其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吾求而得其生則吾心安不得則我實有憾時舉明慎不留罪疑惟輕之義爲幕吏申其說又曰慎無不明辨色而作斷獄數百名無冤憶定邑啞嚕爭姦而鬪怯刃強死意拒毆非欲殺對簿力辨非刃不敵類起意狀掾某堅科故罪辭甚辯余初不諳心惡之事上先生殿殿抵成獄檄下掾強顏笑後赦免諸類是五年立古渝書院聘易涪州太史半山爲山長設救生船在郡日久碩中丞益見器重郡權關稅歷以商稀缺額爲當事累以先生議疏減例再不敷再疏之格議不

行中丞卒疏 詔免取信如此在重八載歲皆大熟郡故有漢碑
沒水中遇豐則見俗呼豐婆婆凡三見士夫爲作歌深明大略一
效於郭羅克以疾乞休書四五上不許十年夏乃遂初內外官凡
五遷皆以勤畏無失稱廉平先生深潛醇懿與人樂易無崖岸之
行中有主不可動事不收聲實出名上片語常縮事始終接引後
進有恩進言物莫傷御跡弛皆有法愛讀有用書辭文清呂新吾
集常置案頭歸來著教家邈言題菜根圖生平本領略見於是初
母馬太恭人歿在丙戌撤棘前勉齋公又前十年卒垂老不憚倦
倦祠堂墓祭置祀田兄弟學皆有就雋賢書者二皆先卒配賈恭
人同邑金壇令諱瑚公之女子三長源甯都令有吏才余同門友

次卽死孝之博邑庠生博學能文好爲詩季壽爲儒女三長嫁宛平馮椿候選通判甘山道諱敬玉公子次嫁懷來進士孫昇龍龍以咸安官教習終子曾爲傳季嫁邑庠生朱益貫休甯令諱鷺公子貫先生易簣前月卒孫男四棠蔭椿蔭桂蔭延福皆幼女孫三渝姑信姑殤蒿蔭許聘予次兒榮祖溥女也兒五歲殤源奔自任所書抵予某年月日葬某原寫子哀銘曰

猗與先生丕承厥家縝密邃栗渾渾無涯知幾則先有技無他聿障海邦有施有守逢施之虞乃齋其糗 帝曰來咨出納孔殷亦有儀曹南宮舍人晉秩而上以慎以勤 帝曰懋哉汝典大郡何以錫之貂皮金印朱幡戾止蠻獫其鎮岷流活活亦下於渝豈弟

君子已事可吁上服下服不罪無辜我之懷矣在山之北謂山蓋
高位不配德我之懷矣在水之湄湄有芡苳纔逾古稀靡德不昌
靡善不報閔茲良朋以致其孝有寢孔安既固且完小子銘窆起
立三歎

右墓誌銘邱仰文撰

蔣錫震

平川先生系蔣氏名錫震字豈潛自號平川漁者故世稱平川先生蔣氏繇陳左衛將軍來丞載諸史後析支邑西南之澗橋故先生又號澗上丈人祖農師公父某公母萬孺人先生年六歲嬉於門見它兒謁師輒歸索衣冠亟欲往家人憐其弱止之不可農師公訖從之後游他塾見他兒誦綫裝書輒固請攜歸竊誦之尋益誦莊騷文選閒撰詩古文詞族祖韋人先生亟激賞之韋人先生以詩雄一世者也晚號南山老樵先生嘗賦截句曰太息吾家一老樵獨裁清識挂詩瓢泠泠秀骨春蕪裏遙禮青山久寂寥手訂詩編千首有奇斬鏡版而惜其工之不克葺也先生後遊予從祖

在陸先生門在陸手書曰垂老得一良友又不越鄉幸甚又曰意有所到作爲文章前後共得如干首吾子其次第編校定爲幾卷後先生賦詩曰太息侯芭成白首尙能長誦解嘲篇自注曰時記及在陸師以遺文見屬事故及之今在陸手書具在也先生性剛飲酒酣喜論事嘗語人曰人多嘗予狂妄惟九峯樓諸先生暨潘魯觀郁峻升曹協華儲從彥諸先生初爲布衣交訖無閒蓋先生嘗讀書子家九峯樓前後凡五六年而業彌進此其種學績文聲振藝林之槩略也先生年三十有四籍於校出遂甯張公門三十有八雋承宣司試出韓城張公門四十有八雋禮部試成進士出安溪李公暨韓城張公門嘗遊齊燕豫楚章江淮陰賦詩盈行橐

歲戊戌年五十有七銓注知直隸之慶雲縣夏六月十有一日受
事時苦旱十有二日遂大雨有喜雨呈僚友詩己亥六月飛蝗入
界輒殲有捕蝗謠庚子四月復旱禱雨輒應喜而有詩時監司議
浚無棣河檄亟下它邑莫敢言先生亟牒詳曰遵查古河淤塞年
月無可考縣志曰無棣河與鬲津河合流經海豐境達於海唐刺
史薛大鼎浚治之通魚鹽之利繇此推之則古河淤塞其自宋元
來黃河南徙之時乎職單騎親勘縣境其地勢西南高而東北窪
下西南縮而東北表土壤疏惡民無蓋藏若挑浚古河上受樂陵
之水則今日之按畝行糧者大半皆爲澤國且必平墳墓壞廬舍
盡奪園廛利而日使之負土荷鍤非計之便也且河起自樂陵下

繇鹽山海豐而達於海計地凡二百餘里當役民夫數十萬其費金錢當亦不翅十萬此地既絕非孔道又適迫輸輓何暇捐數十萬金事此不急之務也語云利不十不變法今親見其害未見其利此前明楊旦張問達諸人屢上議而輒止者誠以形格勢禁而知其功之必不可成也事乃寢瀕海民始獲安枕然則薛刺史浚河雖載唐書而由宋熙甯河決曹村後地勢頓改雖明建安涇陽二冢宰殊不逮先生詳議之懇懇也先生莅縣雅崇文亟禮工文士檄修城東南隅文星臺魁星樓庚子落成題日星雲漢四字額是秋雋者四人爰舉古守令行鹿鳴宴禮書事以贈日中天瑞氣紫煙浮管領斯文擁上游才子乘閒來作賦明星靜處獨當樓登

臺想像河流轉坐嘯遙看海色秋傳語諸君須記憶由來此地是
瀛洲邑工詩者競和之選士馮雲生有蘇李風流人倚樓射雕寶
馬亂嘶秋句時傳盛事又修名宦祠手書木主鏡石表古延陵臺
書碑側曰慶雲縣西南八里許土阜巋然可徑畝俗名高基臺按
郡志云慶雲有古延陵臺蓋慶雲之東爲嬴西爲博此所謂嬴博
之閒也夫季子之始封廣輪拚坎其高可隱而今乃巋然若是毋
亦後之慕季子者歲時增築以逮此與然春秋迄今凡二千一百
年有奇雖臺址尙存而鄉民已別構玉皇廟於其上自茲以往歲
月遷流或再經建置臺遂湮沒卽後有好古君子孰從而求之爰
是伐石表署以貽千百禩之同志君子此亦導民禮讓之曠舉也

先生政懲頹俗好演劇嚴禁之焚碧霞祠劇本事傳河朔條教
多寓鉏強扶弱指而特設慎刑簿書杖數以時觀省先生政恆最
諸邑而雅不善事上官尤與守不相中事多受箝束鬱鬱不得志
賦詩曰舊與高人約耦耕乍嬰塵網負初盟只今脫幘須投地僣
強安能更屈卿迺以壬寅秋七月歸里嘗書曰三年縣令清慎自
勵訟簡政平不趨勢利君子未必怒小人未必喜無德可當歌有
過還須記流泉自波虛舟不繫卑官薄宦如斯而已歸而成澗橋
八詠工詩者多和之哀爲一集此其莅官之槩略也先生少孤奮
克成農師公志歸撰小宗譜三卷特設宗幹執爵而侑諸祠賦詩
曰今朝一尊酒敬爲祖宗斟聯宗耆五老會月一舉尊命子汝誠

賦詩曰若比睢陽成故事澗橋也作畫圖傳樂安宗多和之先生
性質儉嘗著六益銘曰東坡有言儉以養福早晚所需一爵一肉
客至則三意謂已足儻曰豪舉匪饕口腹廣迺倍之聊以適俗奇
園圍三偶二則六止而不過以節嗜慾銘諸座右用代更僕雅素
士多遵用之先生既擅詩宗尤嗜揚推時借遠近文士劇談予季
弟汜雲黃君隆吉謝君皆人周子東標號詩友善誨後進業多成
如予族弟僉粵西驛鹽事於賓承宣乙榜戴君其輔其雋者也先
生詩嗜劉賓客夢得元左司裕之探其奧窔非捫揣籥燭者比文
多奇氣嘗鏡青溪詩十卷青溪文彙一卷登嶽謠一卷大蘆寺源
流考一卷先生歸田十有八載詩古文詞滋倍又易說一卷中州

志一卷韋絃錄論書偶鈔詩話雜錄暑牕雜錄見聞日記困學自得鈔會心劄記胥族鏡先生配濮孺人繼周孺人生汝誠子前銘所謂一子橋者也繼吳孺人汝誠國子監生庭誨嚴而有法孫慶業慧業廣業大業先生有弄孫戲作諸詩歲己未年七十有八秋九月十有九日羣從壽覽揆辰賦詩曰菊秀蘭衰鴻雁哀杜陵締綌且悠哉虛言往日充閭慶多事諸公載酒來生我勞勞成逝水百年踽踽怯登臺醉餘笑把花枝問爾後逢迎得幾回越冬十月初寢疾八日微嗽酒而卒蓋汝誠狀行略者若此而先生嘗自傳平川漁者曰平川漁者長於農家生不治漁事而孀以自目從所好也方受書時質甚魯十數過不能成誦父師厭苦之然略能強

記又意殊自好負氣不能下人早歲孤露家居村僻無學者聞見
狹陋漁者心薄俗師訓詁迥猖狂恣睢博采子史莊騷及方外無
生之說意甚樂之遂參洞宗呼巖和尚於儒晚師在陸先生閒爲
詩歌古文意有所寓引擊從之時亦作談嘲溷謾語然於詩歌古
文於道皆無所得也性忼爽喜劇飲縱論往往抵掌天下事然疎
脫又苦卞急每廣座中言語雜亂意有所不可者卽拍肩相向若
不已卽以他事謾罵之或遽自引去一時羣譟以爲狂或指爲妄
甚者造作言語目爲怪民然皆不得其實也漁者旣與俗不相中
自雅遊數子外則喜獨遊春秋佳日每獨往數里盤桓水石閒日
暮忘返嘗獨經董山下聞其上有孫皓圀碑時日已沒景秋風振

林木攝衣步山椒而觀焉用夜半抵舍則馳二十里矣年四十餘困於貧賤棲破屋數椽食常不充然偉貌修幹衣緼敝昂然掉臂落落往來人閒人熟視之若無覩也漁者不以屑意後忽憤惋若中風狂走狀人莫喻其意者或問之不荅而漁者亦自此困矣悲夫是固其所少哉抑其中真不自克者邪平居喜飲酒然不能過二升後益頓減其獨醉無聊卽高吟古漁父詞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按紫蕭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吟已輒大笑此壬午病中懣鬱瑰怪之辭故跋曰異日需吾橘兒之成而示之其清狂實不至此然其文則水由月生不能越也歲乙卯卜吉於安山之南翔迴山復自撰平川漁者墓誌且系以銘此又

陶淵明王無功司空表聖懔懔遶夏之跡而志之以武文冢銘者也

贊曰當先生遊章江時予賦詩曰直北軍書裁木葉征南幕府亦荷花人談劉表劉琨久我愛山濤山簡家蓋斬建參省僉院勳以武明前後七子之階秩也而才訖不克展惜哉先生愛舍南小邱名青邱有獨遊青邱側小園名南園有南園春興詩青邱近古無棣而先生亦未始不熟蘇之南園考杭之南園記也晚歸農師公遺屋不羨一弓地而築悠然棲五楹蓋志淵明悠然見南山句也今九子蒙芙蓉盈望而先生不可見矣予他日尙一陟樓而望之

右傳儲大文撰
按蔣公康熙
己丑進士

侯瑜 萬邦榮

侯瑜字藍田一字濰生河南襄城人父抒悽戶部主事瑜少孤事母以孝聞家貧折節讀書康熙壬午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石城縣知縣縣故有鹽販例陵祿司收發高下在手民苦甚瑜改制衡石徵收乃平其尤困民者曰水腳曰幫造悉汰之民歲省浮費以五千計石界嶺海士鮮知學下車卽建學舍延師訓迪士風蒸蒸日上在任八年卒於官石人懷其德建祠祀之著有西堂文鈔詩鈔同邑萬邦榮字仁伯號西田康熙庚子舉人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淹貫百家自成一子爲諸生時湯西涯右曾劉祕書師恕兩學使校士中州稔知其名延爲幕客一時聲譽藉甚康熙辛卯侍

御徐樹庸典豫試欲以西田領解額預走書倣蘇玉局李方叔故事及入闈徧索其卷不得庚子舉於鄉年已四十八屢試禮闈卒不第雍正三年蔡總憲挺以學問優長薦於朝奉旨授明史館纂修時挺方柄用將徐言之上試以吏事會挺削職稽留史局三載給假歸當事聘修豫省通志家素寒資筆墨供朝夕往來公卿間凡諮以當時事者無不數言立決其見解議論皆光明俊偉人不能干以私故當道咸重之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河東總督王士俊李宮詹絀門人也絀寄語士俊謂兩河士未有踰西田者士俊遂特疏上其名及試又被落居四年以史館議敘授山東莘縣知縣莅任甫三月卒於官著有明史彙及河南省志紅

崖詩集

右傳張邦伸撰

國朝詩集卷之十一

守命十一

三

周琪

丁巳之春予忝充會試同考得蜀士曰周煌既遷入翰林爲予述其父天門令君郵書訓之曰人必有可以貧賤之具而後可以富貴不則貪得冒進而不知止貪冒不知止必一旦失之而僥焉不可終日子聞悚然輒爲想見其人是年其父罷官閱今十有二年父訃至瀕行涕泣徒跣齋行狀踵門索爲墓志且云是先人志也按狀君姓周氏諱琪字某某號某某別號某某其先爲營道縣人仕元爵萬戶明初隱姓爲伏遷於涪州曾大父曰某某大父曰某某化明皆貴顯父曰儼康熙庚午舉人母徐君由康熙辛卯舉人簡發湖北十年不轉一階初攝漢陽縣事旋知通城改知江陵又

改知巴東最後知天門天門之民思之號所築隄曰周公隄而自
知通城以來又數攝旁縣事以故名聲出同輩又君之署漢陽也
會沿江苦水患流民多集漢口君甫視事三日漢鎮豪煽眾譁於
市聲言欲劫官倉君偵知其詐且眾不附也部吏卒將縛其豪而
未發卽有張其事以告大吏者大吏急召守令及至作色曰此固
與新令無涉第此如何事而無一紙見及耶君對曰新令旣受事
無所逃罪顧報聞不以實或轉以滋事則罪更何如太守某目之
令謝不爲動大吏曰爾不吾告吾則旣以戒將弁將渡江君曰鎮
本無變若兵行乃直變耳如職計請予二日限捕首事者治之眾
當自解不須兵也大吏解而從之事遂息民以無驚時雍正五年

太歲在未之夏四月也其秋補知通城通城於武昌爲僻邑其民
屋角或懸大竹籠其上名曰家法族子弟行竊則納而投之江有
汪氏兒十餘歲竊布袴見獲族會治斃之并及其母與同母之女
弟汪氏兒詞連崇陽民王某某之兄亦殺某以謝汪氏君治則悉
執其首從抵以重罪由是遂除家法君性剛介恥迎合上官上官
則才之凡被災要地及邑有滯案與苗疆初內屬者輒以煩君故
更調兼攝幾無甯歲荆守某以贇得罪來代者阿大吏意欲致之
死以江陵首邑欲引爲助而不從卒全荆守君亦尋被搆劾罷鳴
呼凡人之情見異己者如見怪物焉君所由被搆者耶則立異之
不可也縱不見爲異己而見爲勝己庸獨可乎蓋消患於未形則

事隱而不見功決策於獨謀則功成而反致忌又況好諛惡直賢者不免急用緩棄自古而然嗟乎天門直自取病耳人乎何尤君既歸臥里門家無長物日諷詠竹屋中課其諸孫豈所謂可以貧賤者歟君終於乾隆丁卯十有二月八日距其生康熙甲子六十有四歲以 覃恩敕授文林郎又以子煌貴 封翰林院庶吉士原配杜氏 贈孺人繼配任氏 封孺人側室趙氏子三人曰銑戊午舉人曰煌見任翰林院編修曰鉢孫三人銘曰周氏之先名伏三郎自楚徙蜀世居涪江譚宏之亂身爲父捍兄儼幸全弟儒及難儼生文林克承歡心請旌先世用表幽沈起家孝義一行作吏慈惠之師不善側媚去官食貧含飴弄孫使星歸

親爲榮里門魂兮無側寫碑深刻生貴旌麾沒榮銅墨

右墓誌銘陳兆崙撰

尹誥

武威有君子曰尹鐵堂先生善於爲吏其嗣思任善於爲子其孫
綰善於爲師潘挹奎目之以三善士也於是作尹氏三傳鐵堂先
生名誥字紫來號鐵堂康熙辛卯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性介特
於民無妄取而持法不苛 朝廷方用兵烏斯藏芻粟皆藉人力
負擔以往軍中令凡夫役輸糧至藏酌升斗按日給鹽菜銀差旋
則不復給丁壯困於轉運夏日冬雪流離道途歸時又無所得食
往往羈滯異域以死鐵堂哀之謀諸夫役於例運若干升斗外半
其糧計每夫役二人可獲三人鹽菜則謹貯其贏者以爲歸來之
資而又捐俸每起夫役將至藏遊胥吏之愿者持銀繼其後俾夫

役有津貼遂皆生還居無何團練鄉勇之令下比戶出丁就團其
強悍者輒指富民某某應出若干丁苟文弱不任坐作則索重貨
代之民不勝擾鐵堂與民約股實之族入財於社供鄉勇雇履遂
免役而又躬歷行閒課其勤惰民既無私爭拳勇亦倍於他郡縣
然徵發不時重以訟獄繁多殫思竭力無須臾之暇憂勞所積遂
嬰心疾卒於官思任拔貢生從父之官渠縣縣值多事思任實左
右之及鐵堂歿無餘財喪不能舉民感鐵堂有德於渠將斂錢助
之行思任泣然曰吾父官渠數載不妄取民間一錢今受錢恐吾
父魂魄不樂西歸矣卻之先是思任妻歿於渠權厝焉至是兩喪
不克並發乃葬其妻奉父柩歸武城方思任之歸也以兩贏昇鐵

堂樞旁一輿載渠縣民爲鐵堂勒德政碑捐本而已徒跣隨之行由渠至武威凡數千里重山複水麻衣哀號若初喪見者傷之綰諸生少孤鞠於母氏母氏王謀食十指間劬勞倍於常婦綰旣諸生爲童子師將藉館俸養母而教與學並進問字者踵相接也年三十以往就城之南街設帳焉館舍湫隘又近市綰之教也旣精且密從游者無敢舍而嬉業遂有成先是吾鄉凡從學究讀歲奉錢四百圓或八百至千錢則已豐館師以生徒眾多爲冀而教每不專綰黎明則起據案覈生徒所習不少懈雖疾風甚雨如期至館其於課四書制義字梳而句櫛之課每積數十卷立予點竄日苟不足然燭定甲乙發卷未嘗越三宿乾隆丙午以後生徒輒掇

高第於是里中子弟求教者益進館舍至不能容簷下溷旁皆書案也生徒苟貧乏不責脩脯人以是感之始爲人頡而黔面上痘瘰相嬲晚乃肥白如瓠門下先後成進士者原武知縣郭楷禮部郎中周秦元翰林院編修牛鑑其登乙科劉燾趙可後郭樸張沆由明經官京師則家姊壻刑部主事張夢麟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舉人官江西庫大使世衡嘉慶辛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與挹奎同西世清官蒲城訓導今年乙酉中式舉人

潘挹奎曰鐵堂先生可謂以死勤事者矣渠民百世祀可也思任內行純至不以困阨易其操無忝爲清白吏子縮有得英才之樂而其始艱苦備嘗逮乎道成而上生徒賢多後嗣昌熾歐陽子有

言爲善無不報觀於尹氏益信夫人亦何憚而善之不爲也哉

右傳潘挹奎撰

陳奕禧

陳奕禧字子文號香泉浙江海甯人貢生官知府有春靄堂集
香泉以書名天下求書者爭以資購之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陳子文爲安邑丞著泉蘭載筆益州于役記

右居易錄張維屏錄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
夢登一樓滿貯險糜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
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敕
以公書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

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境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墻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匏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

勤相國同入翰林

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歎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歎公政事爲書法所掩余又歎畫爲字掩也

右筆記陳其元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四

五

李暉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年大臣以清直重者在山右曰孫文定公嘉淦其在 聖祖朝曰于清端公成龍文定起家侍從天下知其清而誦言其直清端以外吏顯天下知其直而誦言其清皆 朝廷偉人也文定同年生而爲婚姻者曰南儀所監掣同知李公暉李公之孫曰今廣東按察使鑾宣按察亦以清直聞於時懼同知之事勿永述於後之人且沒勿章具狀請敬銘之墓闕敬不敢辭按狀公諱暉字闇成姓李氏明洪武中始祖茂欽自南直隸鳳陽遷山西靜樂縣遂世爲靜樂人曾祖耀然祖室明光祿寺署丞父之檀高郵州知州崇祀名宦鄉賢母劉恭人生母楊恭人公幼有

至性長益以孝友自力年二十六鄉試中式三十七以例授汀州府同知旋以采買洋銅輕重不如格吏議革職世宗知公清參本上卽日特旨授太平府知府權蕪湖關調池州改調淮安以河決復革職高宗亦知公清發江南以同知用補揚州水利同知調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旋護兩淮鹽運使乞長假歸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公爲監掣及權蕪湖關人皆視爲脂膏之地公歲贏悉歸之官前後且數十萬無入己者湖北解京木出蕪湖夾私木公如令式稅之其人飾辭愬於湖北巡撫遂劾公奉旨置對欲以侵課罪公使健吏求之無所得後數年公復權蕪湖關大府令求前事侵課狀公力白之其廉而不刻皆如此守太平

時所屬於歲終持金來謁出之囊其封皆布政司印也曰此縣中
養廉非取之民者願酬知我公笑曰 朝廷以此養公廉今餽我
是養吾之貪也飲之酒而歸之太平治嘗塗官中謂之首縣嘗朝
夕見後其令調含山爲含山民所愬公奉臺檄治其事令以舊屬
遣家奴爲公女治匱公曰汝主貨我巧矣吾發之則含山事雖虛
亦實吾不爲也速持去無汙我嗚呼人之能保其節豈易言哉自
有史傳以來凡以賄始終者餽者必飾其辭爲可餽之說受者亦
必飾其辭爲可受之計是故位可以日增罪可以日脫使權可以
日巧取貨可以日工若號於人曰吾行賄曰吾受賄此行道之人
所不爲也如公者可以爲居官之法矣敬聞清端暮年餽人獲少

許者必受公有故人子餽之公辭焉蓋清端天子大臣宜通下情且數十年取大信於天下無敢干以私者公則自守峻絕不可弛卽謂之善學清端可也公娶閩恭人繼娶孟恭人子三長冀偕次念祖皆陳孺人出冀偕副貢生嗣公之兄長楊君恂念祖候選州同知娶於孫爲文定公女次學夫沈太恭人出候選司務司務亦娶於孫爲文定公之弟國子監丞楊滄之女是生按察故按察嘗私淑文定焉銘曰

府於縣如家人近則習習則親惺不緇磨不磷宜民人昌子孫

右墓闕銘惺敬撰

按李公康熙辛卯舉人

黃師瓊

黃先生師瓊字願宏號位思先世有功明初封蘇州衛指揮千戶
七世祖省會六世祖姬水明史皆有傳王父袞冲尚栖靜里中彭
侍講定求雅重之父庭康熙乙卯科舉人先生少補郡學諸生康
熙壬午舉本省鄉試壬辰成進士以便養乞教授除徽州府學丁
母憂歸連丁父憂服除補鎮江府學俸滿升授雲南楚雄府廣通
縣知縣先生自爲童子時侍王父疾謹疾瘳扶掖左右十年旣仕
迎父母至學舍共養潔白父好遊山水徧招其地耆舊相與登臨
賦詩嘗命工圖畫以娛其意或有所施與齋俸不足輒典衣裘以
給閒憶故里一二親知卽走書邀至盤桓浹日厚贈遺之比哭

母一昔髮髮頓白營葬涉雨雪得寒嗽疾終其身友愛其弟甚至
弟性跡弛每婉曲勸導不聽則引咎自責親沒遺產悉推與弟已
盡廢去迺損衣食延師教其子女又代償所負兩爲弟卜居復不
能守遂割宅處之在徽學十二年刻苦自勵徽俗富家有吉凶事
幸官校至其門以爲榮其請謝頗豐先生槩拒弗往郡守郭晉熙
見爨火不繼餽斛米卻不受慨學宮頽壞寓書齋家中田以興役
徽人爲之感動爭先輸助工成規制甲佗郡其教士以孝悌爲本
以窮經爲要以諸史宋儒書爲證閒五日一講課從學者恆數百
人齋舍至不能容別築室以待之於諸生之貧廢業者稟而教之
以事夏楚者反覆開曉之使知悛改其非罪挂案牘者立解之休

甯查澤鯤觸怒縣令誣之守守逮之株連士十四人胥羈候先生
請守白冤狀不允竟縱遣之抱印請劾守悟澤鯤及十四人皆獲
免及先生歸里澤鯤來謁餉家~~德~~數升發之白金也亟呼攜去不
復與相見補任鎮江未至徽士僦屋願受業者已雲集鎮學有日
晶山久爲旗軍牧馬地蹂躪講堂無敢言者先生請於將軍治馬
主罪禁勿許脫丹徒顧然於厄救丹陽湯懋出獄卽領鄉薦其爲
令裁革鹽規銀數千兩汰里長徭差爬搔利病晝夜不休積勞嗽
疾發以卒乾隆七年五月廿九日也年六十有四柩歸日民人緣
道哭奠百餘里不絕先是去徽州鎮江兩郡士遮送多依依不忍
舍者先生家雖貧其所至得士民心如此亦可以不憾矣先生三

子大椿裳皆舉人大椿前卒中理府學廩膳生余按裳所撰事狀略爲先生傳以備 國史儒林循吏之錄庶無愧辭

老史氏曰昔安定胡文昭公教授蘇湖遠近士爭師之其後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幾邁漢唐蓋經義治事之條目猶有三代德行道藝之遺焉近世士不嚴師爲之師者亦苟以備位而已吾蘇前此惟陸先生在新授松江號能造士睢州湯尙書斌撫吳薦擢知廬陵縣以卒而先生繼之何其難也惜乎兩先生者皆不得爲太學師而黃先生并未有如湯公者舉之以勵他學官則余之論而著之獨可已夫

右傳蔣恭棐撰

葉新

葉惟一名新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蠡吾李剛主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覈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就吏部簡選往四川試知縣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閭人以賄請惟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惟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假令以變告惟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並治之釋餘數百人不問上官以爲才有疑獄

輒令往讞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
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惟一日
坐堂上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遣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
遂無畱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丁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
府以簡靜爲治先教諭而後刑罰修旰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
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
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
逮令德令德適它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訊以重
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境知識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蔓撫贛
二府惟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惟

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
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
發篋得簿劄納賄毀之矣令謂實然遂偪令德俾誣服也惟一於
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日有一逋者吾代汝死
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
才能吏令會勘益雜逮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
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惟一爲一一剖
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有贛縣民搶奪拒捕
案惟一依故例擬發邊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
改例擬惟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甯都民獄事

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
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述彭紹升撰

宋吉金

宋吉金字姜銘河南商邱人弱冠遊太學銓選臨穎教諭尋選湖廣辰州府通判攝長沙府事不旬日清積案百餘件有能聲薦舉卓異擢授寶慶府知府任事寬大而英英不受人欺嘗有某邑令被罪令以金餽吉金曰吾家世清白豈受污哉及卒祀名宦

右傳查岐昌撰

宋吉金商邱人康熙中任辰州府通判攝醴陵縣事縣學有朱子亭久廢吉金重修之復訪求遺像及朱子自贊刻石亭中尋擢知寶慶府立課功報最程格撫馭苗獠益著威信

右傳李元度撰

按宋公康熙五十年在寶慶守

照事...
三

三

文曙

文曙字東寅湖南桃源人康熙癸巳舉人知峩眉縣減耗羨勸建書院於桐坪捐俸修石梁築霸陵堰民皆以文公名之請改馬價爲條糧擢直隸州知州告歸縣人德之請祀名宦著有黔游集峩雪齋詩文集孫光清字玉符孝友有學行家本中產而雅好施予乾隆戊戌歲饑出穀以濟鄰族人咸感惠

右傳李元度撰

車敏來

車敏來字遜公湖南邵陽人祖萬育兵科給事中父鼎晉翰林院編修敏來康熙甲午進士歷官新會安邑知縣保德隰州直隸州知州所在擒治劇盜裁革陋規課墾種興學校甚有名蹟以剛介不諧時幾得禍事白告歸年六十一卒初鼎晉殿試上覽策稱善既詢知爲萬育子曰何久不見車萬育耶及敏來教習期滿御試第一授知縣上復詢及其祖若父曰朕固知爲一家人也三世恩遇海內稱焉

右傳李元度撰

河曲歲試赴岢嵐州科試赴甯武府余少時聞先祖朝議公入泮

時猶在州郡督學使者按試之前一日橐筆詣州試畢卽歸士子
便之讀興縣孫文定公所撰邵陽車望亭刺史墓誌云保德州試
調赴他郡士苦之公建試院請學使者按臨士子至今稱便始知
其事始於車公而後人不能繼也誌又稱公愛養人才雍正丙午
分校秋闈得張紀輩七人咸慶得士有魏倫者薦未售畱之署中
勤舉子業州士趙士聰貧甚幾廢學月課得之奇其才給薪水贍
其家俾專其業壬子大比兩人同舉於鄉公嘗言當官三事必以
清爲本離此一字則勤慎都無是處自署堂聯云勿作子孫計是
爲父母官爲人謙謹渾厚語呐呐遇事當可否直言無所忌善措
置大事粥粥若無能與人交意濃而貌淡接後進如先達待下吏

如上官力敦古處不牽時好公諱敏來邵陽人康熙甲午進士晉
郡賢公祖也道光甲辰余權守寶慶府邵陽爲附郭邑車氏子孫
有構訟者爲平其爭得悉其家世讀公墓誌略述梗槩如此

右述黃宅中撰

嚴宗嘉

同年友嚴君與予交數十年如一日君官畿輔時予視學巡行稔君治狀予役滿還京君以公事往來京師閒詣予邸第一日天大雪留飲賓主各微醉戲曰我兩人年相若也他日孰後死當誌墓君曰侍郎文名日盛書勁秀理宜大壽又爲舊史官其受吾拜於是大笑辭去又數年壬申子猝邁沈痾蒙 聖恩賜人瀆上藥日遣醫診視少差復 召見數次體恤備至 命兒子汝誠侍還鄉里其明年癸酉君沒於開州官舍予舊疾旣瘳後患疽吟呻牀第君子秉圭秉璋以狀請誌未應亦不辭予自知病起有日也家人見予臥病取架上求爲文者槩置字盞不復設已而病愈遣人過

江詣秉琛索君行狀乃得爲君誌焉君諱宗嘉字二猷又號孚亭
始祖季津公自閩遷江右袁州府分宜縣傳十世至方伯公諱孟
衡始顯爲袁右族又傳十世至君代有懿行君王父母父母皆以
君弟宗詰官二千石貴 賜贈 誥贈如其官君幼誠樸舉止端
重稍長後先居母喪哀毀如成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弟宗詰
各以志業相尙居贈公喪盡禮盡哀甲午舉於鄉計偕未售喜怒
不形高安相國朱文端公愛其文尤敬其品 瀉邸聞其賢延課
世子誦讀之餘惟以制節謹度相勉厲益加敬焉初任楚中署武
昌府屬之咸甯復署沔陽多異政以拂署督意咨部歸原注銓選
雍正七年補授直隸高陽縣明年兼攝完縣又署祁州一人兼三

篆延表千有餘里君整理無毫髮遺誤如豬龍河建橋利濟謁靈
祠禱雨一州二邑後先霑足每秋雨隄決捐資堵禦復築月隄以
護至今便之甲寅調玉田下車後密捕巨盜海潮置於法毗連數
邑民得安枕丁高太恭人艱君銜哀奔歸制府李公以薊運還鄉
兩河隄決淹村落數百堵禦工急非君不可君以事關民命乘小
舟歷各鄉水急風大幾覆溺者數四賑撫有方貧難得活遷薊州
牧尋改延慶牧乙丑秋州屬被旱災者百三十餘村君酌其輕重
運粟撫恤大吏稱善每遇旱潦往往諮君所定章程倣而行之輒
效調開州未得代時以金川小醜蠢動奉 旨調船廠等處滿兵
赴川進勦檄君赴良鄉辦理經畫周詳軍實無誤而民無騷騷之

苦時有倡爲椎牛饗士者君曰此所以待有功也凱旋時用之今方出兵勞以酒食足矣若援此例則沿途廢耕牛萬計不可不慎眾皆悟議遂已君持論得大體類此州境鄰豫辛未秋七月陽武河決受水者五百餘村廬舍多無存者甚或巢樹以避君立輸金錢米粟雇四十餘舟遊役往拯全活數千人又協辦阜城新安涿州順義差務無不井井在畿輔二十五年歷治州邑十五六所至民安旣去民思持身清潔待人不設城府誠意感孚人咸歸其長者位雖未顯而政蹟著於三輔沒後數年部民懷德多祀其威儀鄉人族子過君所部境境民詢之有延入其家追思舊澤至流涕者某年某月某日其子某卜葬於某鄉銘曰

君之孝友曾聞是期君之慈惠召杜兼之政在理人親民乃見行
在門內外亦罔聞人亦有言誌墓者諛我儀圖之惟君不誣老友
作銘有諾在昔子孫守之用壽斯石

右墓誌銘錢陳羣撰

董懿

董懿字干美號勸之緝麻人少有雋才尤精於術數爲人慷慨喜功名願不遇康熙五十三年舉恩貢齒已艾矣而意氣不衰五十九年二月大兵三路進西藏懿請於當事自備鞍馬口糧從軍於時都統五格副都統吳納哈鳴錫總兵趙坤馬會伯咸器重懿有事必曰請董先生卜無不神其年八月遂破走策凌敦多布復西藏董先生功多而限於階議敘予縣丞雍正二年謁選丞浙之常山歷署常山令移署淳安而官保李衛督閩浙尤重懿舉卓異權秀水令旋卽眞秀水劇缺頗稱難治懿處之裕如莅事九年始終如一已改平湖未三年告歸年八十六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冬十

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卒懿性廉明在官多異政網罟漏規漕糧積弊胥吏視爲利藪者革除殆盡鄰邑有疑獄數年不決懿治辦立雪其枉邑嘗旱禱之卽雨嘗火祝之卽滅其去官也民建祠立像且著其治行於碑碑稱其拔幟於鹿苑雞壇草檄於柳營蓮幕伏波座上推借箸之良謀赤斧戎中著籌邊之偉伐鳳鸞栖乎枳棘膏雨注於嘉禾洗石磨之沈冤消祝融之烈燄冰心不因利染鐵面不爲勢移時人以爲實錄懿狷潔之操老而彌篤歷官十餘載家無產業篋無華服民感其德釀金資其歸且謳歌其治行不置迨今雜劇中臬鏡臺賽龍圖皆爲懿作也越人神懿之治行爭傳上清府正一真人符牒來越稱懿已奉天曹敕授嘉興府城隍神

民禱於城隍祠輒指目曰此吾董公也今越人之吏滇者太和令周君仲英景東廳盛君世繹容滇者仁和孔君嘉善石君亦以爲然湯紹恩見神於紹興秦裕伯見神於上海然哉然哉懿所歷有政蹟嘗權嘉興判王江涇司馬俱有吏名父伯揆母解氏妻馬氏俱以懿貴 贈封兄憲弟慧子文瀾慧子文澄俱以學行稱

右傳檀萃撰

施昭庭

君諱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其先大梁人宋建炎中太常奉禮淮南遷於吳隱洞庭之東山子孫世居之二十傳而至昭庭儻有志略康熙辛卯舉於鄉乙未第進士己亥選授江西萬載知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縣互有棚民者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溫尙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尙貴度不免匿武生敖有居家謀爲變始君之至也慮棚民而曰是衆而貧者也吾有以治之則衆可用也縣之富人易廉也達於事君乃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也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

年棚民大說棚民之才者嚴林生羅老滿數從廉也游廉也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尙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老滿遠告廉也以聞於君君乃集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老滿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易廉也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尙貴有眾二千人大掠山村閒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老滿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之擾旁近縣旁近縣不如萬載有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又曰賊不可使至城下必禦之於遠無驚老幼顧山徑雜出三百人禦之不徧如何會老滿出城遇四人者將入禽之謀也君因使人以謀言告尙貴曰萬載人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使老兵雜吏役若干輩爲伏諸徑中時鳴鼓譟樹大旗見旂

數里或連繫數十馬相隄嘶或熬草若炊煙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山中棚民多受林生老滿計方賊之出則使趨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林深草中賊至其前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而殺之或投火燎其衣亦各有死傷然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槍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及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老滿曰撫營兵至必按山吾負棚民奈何爲之泣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日趨棚民具不從賊結來其免乎兵至果按山如君計不戮一

人而巡撫初到官聞有警遽奏於上言臣素知有棚民撫江西未任卽檄縣爲備某日得萬載報又指授方略已而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公欲追改之公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諸言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旣多生齒日衆平時與居民閒有爭訐皆閭閻細故不足深懲今者叛亂之事由臺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甚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

久安於計爲便查弼納公許之巡撫亦尋悟悉如君策糊民乃安於是上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乎獨發總督指下部議敘以主事知州用君尋引疾歸乾隆元年引見俄丁父憂後十餘年卒於家君占籍嘉善爲縣學生而居不遷今其子孫猶洞庭人也夫盜賊之初發也縣令力能辦之則燎原之火銷於始燄苟無其才或拘以文法亦有事垂定而貪功喜利激生禍變勢遂大雖幸克之而天下之力竭矣故治盜之術任用將帥不如精擇守令誠得其人假以便宜責以成效而懋賞嚴罰堅持以待其後則亦何亂之不可靖何功之不可集哉如施君之賢蓋不難於辦賊而斤斤慮事後之生他變幸

得行其說一方賴以無擾然心亦苦矣且在上者舉賢讓能推心
置腹然後人樂爲之用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又曰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吾聞撫部某公亦一時賢者惟其有功名之心
以致徧徇輕發幾成鉅釁卒使豪傑之士效其力而不終此亦用
人之大戒也予於故案牘中觀其始末以爲事雖一端而關於天
下之利害故著之於篇

右事狀錢儀吉撰

張鎬

君姓張氏諱鎬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強記而不諧於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既成進士師友聞亦見謂不羈及余與其事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處君曰子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史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沈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愠既而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補試湖廣應山縣踰月湖南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如自矜所得時鄭仁鑰以布政使入 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舉有說乎曰是貌不厲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朱相國聞之曰此過言也

西華志 卷之三十一
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爲計較哉雍正四年冬 上特召五年春引 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曰郡治劇當坐署理民事上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方相搆陰樹附己者君柴立其中央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體貌焉父老皆私嘆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有患鄉里榜其罪使曲踦於交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瑕疵七年春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士民爲君懸賞格以購之踰歲果得焉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羞與羣子傾側勢要閒枉道行私以負 聖天子頗思與子稽誼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吏議

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舉焉而君邁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子
既罷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
屬在側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
之君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出力
以御君柩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
赴廣州走別余余謂君治法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
恃故方非其人雖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
僅踰兩年廣州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
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略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槩弗
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

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啟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
父諱含璵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
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
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眾反以爲哈官守無虧主知民載而終爲
人所推惟直道之不忘志愈遠而彌光

右墓誌銘方苞撰

楊枝建 子茂論

楊枝建字利侯湖南湘陰人父逢蕃歲貢生年十五喪母廬墓側事兄以友聞枝建登康熙乙未進士官招遠縣知縣縣有舊規曰京邊一款歲得數千金相沿入私橐又有門役雜派社長循例齎官枝建並汰除之鐫諸石人稱清白吏縣鹽額五百餘引時議加引通商枝建力陳弊竇事遂寢建義學作魁星閣尋調海豐請捐五王莊海濱積逋革棗稅攝萊陽棲霞陽信諸劇邑簿書紛沓條理秩如致仕歸民送至百里外有流涕者建祠尸祝之著有易經說略性理要言鶴湖詩集子茂論乾隆庚午舉人嘗煮粥振飢施藥餌多所全活官龍陽教諭捐俸倡修學宮擢榮昌縣知縣有善

皇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政以勞卒於官著有曠遠園詩集

右傳李元度撰

三

劉源長

洪洞劉氏爲平陽巨族其家抱盛德履仁義存心利濟效忠當代
簪纓佩組以名譽勳績顯赫於時者支派縣衍以世相及海內士
大夫入鄉而憑式過墓而興哀也無不慨然思慕其爲人則予於
其家託在姻亞又得親炙名賢而詳其出處者可知矣己卯九月
劉君叔楓偕其弟服伯兄太守公晉堂以尊人洛川先生行狀來
請予銘蓋將卜某月日葬公於南坪祖隴之新阡也謹按狀公諱
源長字靜涵號洛川其世系則由始祖懷德公自河南光州遷居
洪洞其通籍者則以聊城主簿清石公署博平令者始清石公生
瞻竹公瞻竹生三子季爲宗美公宗美五子緯公其長也是爲公

尊人公有三兄輔長藩長業長輔長官刑部郎中藩長光祿寺卿
業長雲南按察使自瞻竹公以下凡三世皆得 贈如藩長業長
官公爲絳公季子生而早慧讀書爲文章異常兒康熙丙申補博
士弟子員庚子鄉試公文得首薦旋以房考爭置第一不獲遂落
解由是困躓場屋者十有二年乃援例入賞得州牧秩旋改員外
郎是時閩浙總督李公衛方奉 命監修台州桐柏宮慕公才延
至越中以經理任之公區畫有方工竣以能名膺特薦奉 旨借
補直隸保定府同知乾隆戊午調任西路同知癸亥擢河南彰德
知府閱二載解組歸嗚呼公於出處止足之間何其毅然明決如
此也公秉至性事親孝待諸 允友愛人無間言雍正戊申當贈公

僑寓濟東捐館時三兄各筮仕遠方公適奉母家居聞父膺疾信
戴星奔赴日不再食比至已不及視含飯一慟幾絕明年偕諸兄
扶柩歸葬後未幾而伯兄又下世公形骸骨立於治喪撫孤諸大
事盡情中禮皆不少愆迨庚戌公母且疾瘍公侍疾數十晝夜廢
寢與食卒之日如居父喪越四歲而伯兄之孤夭折公時止一子
遂以繼兄嗣卽晉棠也公器宇厚重才識敏練官西路同知時於
畿輔間最有聲蓋駐防盧溝地當衝要政務繁劇而軍民雜處姦
宄出入尤稱難治公守官五載清嚴明察不事苛擾而庶務以甯
彭德爲中州劇郡林縣孀婦某氏家素豐夫弟利氏產誣以穢行
公懲厥奸而雪孀婦冤一時感服稱頌者達千里旣致仕寄居灤

上山水琴樽泊如也春秋佳日殷然以忠孝訓迪羣從子弟俾實心報國毋墮先業嗚呼公生富貴之家處豐樂之境文足以振膠庠行足以式閭黨居官治民皆有以自見而恬然知止無所沈溺豈非於仁人孝子敦善力行之道賢臣循吏不辱不殆之義瞭然心目故能立身有本末濟時有體用全受全歸如公者豈非完人也哉嗚呼是可銘已公生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配王氏 贈宜人男子二晉棠湖北施南知府繼業長叔楓未仕女子三長適冢宰孫公嘉淦季子孝則銘曰

劉氏四傑公爲其季履貴不驕富而好禮門內篤行至性以摯力學有文鬱不得志慨然而仕泰然而止愷悌父母樂只君子燕人

豫人頌公如是歸真返藏哀榮曷旣山高泉清爾昌爾熾公息其
神令名弗墜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新加坡華人商業公會

一九六五年

第

四

--	--	--	--	--	--	--	--	--	--

沈元滄

雍正歲癸丑瓊州府文昌縣知縣東隅兄以疾卒於甯夏越二十
年爲 今上壬申擇日將葬其子登萊青道廷芳偕其兄廷懷心
具行狀遣伴走三千里乞余銘其墓中之石余與君以弟兄誼而
廷芳又從余遊用不敢辭兄姓沈氏諱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自號
世籍嘉興七世祖前鄉進士旭升公始遷仁和之忠清里代以文
學世其家至考兆乾公以兄貴 贈如兄官歿而毛西河黃主一
兩先生誌其墓妣唐氏 贈孺人兄生而穎異蚤歲屬文爲前輩
萬充宗毛西河所鑒賞稍長窮極經史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
甯少詹查公昇一見卽妻以女聲籍甚願艱於一遇乙酉試京兆

中乙榜丙戌考教習時少詹奉 旨分纂佩文韻府公命兄舊萃
排纂進呈輒稱 旨公卿聞風傾慕尋 詔入武英殿書局赴殿
時總裁奏請考試 聖祖曰沈某學問朕素知不必考試又嘗語
廷臣謂沈某書法趙董與其外舅同兄頗受 天語褒嘉益自感
奮辰入西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總裁陳恪勤公深委任之韻府
既成復就丁酉京兆試復置乙榜嗚呼豐於才而齎於遇此亦天
也辛丑以修書議敘授廣東瓊州府文昌縣知縣瓊孤懸萬里外
文昌地瘠民險兄聞命不以家累自隨祇挈一子廷榘往其俗以
諸生充里胥作奸犯科不可懲以法兄曰我知懲胥吏耳何士之
有卒寘之法奸民多畜奴婢私之有所育卽供使令或更以誨淫

取值老大不嫁名曰錮婢兄上其事於大府勒碑申禁做朱子社倉法建倉十九楹勸輸貯賑水旱有禱輒應邑倫氏爲有明望族自三倫大魁後莫有繼者訪得其後人誨之學後多登賢書甲辰秋颶風大作雷瓊瀕海被水奉檄往視夜夢與故中丞陳清端公瑣接席翌日至遂溪縣得公墓地入微窪中水環之而不蝕亟具牲帛展謁盡誠盡敬在職四年民仰戴之如父母復攝會同令期月而理民咸懷德奉法會上官交代去而新任者未識兄政績同列有齟齬者讓之新上官竟劾罷尋以親戚牽累事急徵赴部時次子心覲母歸廷芳走京師省視涕泗交頤兄笑曰窮達命也憂戚何爲汝曹少年歷患難天之玉汝良厚但須讀書安義命耳摩

速去遂重至廣州理文昌任內事粵人多來請業履滿戶外後寓
瓊州雜蒔花竹日焚香讀易自稱晚聞翁庚戌文昌事釋明年復
至京師理牽累事已白矣然吏議竟安置甯夏是時身已病廷樓
侍扶病西行將軍傅公重兄學行厚禮之然竟以不勝寒而卒時
雍正癸丑正月十七日也距生康熙丙午四月初五日年六十八
嗚呼兄少負重名且頻蒙 聖語拂拭不可謂不遇意當備玉堂
金馬之選而乃兩中副車一置散吏稍稍施設矣復緣萋斐之口
蒼蠅點壁南北交馳炎風朔雪奔走萬里終以垂白之身卒於邊
塞大吏贈賻始得歸觀天之待兄一何酷耶然紉於身者伸於後
今嗣君言行卓卓其已遇者擅鴻文傳諫草流惠愛於海邦其未

遇者亦皆克紹家學務立修名以待當世之用我宗之興其未有
艾也兄其可無恨兄待人以誠赴事以義處己以廉外舅查公將
易簀命恆產子與壻均兄涕而受命既南還公之子奉遺命均其
產兄固辭堅子不獲辭乃受屋一區田數畝以志外舅恩後查氏
有死喪急難必身任之卽此可知其大凡矣兄於學無弗窺尋而
陶寫性情尤長於詩探源騷選出入於杜韓蘇陸諸家一時朱竹
垞查他山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所著有
滋蘭堂詩集十卷文集二卷禮記類編三十卷餘雜著不復錄配
查孺人今 誥封恭人稱德門壽母子三廷榷府學生心縣學生
廷芳薦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改臺垣以直諫聞今任山東

登萊青道孫三世煒太學生世燕縣學生世炯幼孫女七墓在仁
和縣半山里之臯亭山葬爲某年月日余旣件繫兄事復系以銘

銘曰

天賦君才重珪璧天子君遇何抑塞一行作吏能勝職忽逢陰霾
連鬼蜮纔脫炎荒就西極窮冬慘雪終絕域天道盈虛有消息一
生枉屈今則直身後華文共珍惜音叶韶護鏗金石況有後人述
先德身畱霜臺民被澤神歸吉壤安體魄松柏九九繞幽宅我作
銘辭無矯飾後有考者視茲刻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自唐蕭李後而枋藝苑者格彌峻宋穆柳培文壘黃陳楊蕭畫詩

鵠至明而吳北郭之十子閩之十子二元輩輒曰我家詩英景時
之十子雖以金粟公子不敵海涯二布衣其尤盛而爲孝武時之
十子又爲七子永陵時之前八子後七子而弇州橐又有前五子
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又遠近游從四十詠號爲藝林中
極盛奔走寓內且突過靈濟講席五千人晚而爲雲間之十一子
又爲六子金精之十子又變續而爲雪苑之前後六子 熙朝文
教覃敷山陬海澨士多游京輦自庚辛閒之十有九人宿儒元老
胥列而英游滋盛予嘗舉姚文毅公語以推之曰芬華綺麗之中
隱寓鐵幹冰稜之氣其克符此者裁得數人如海甯麟洲沈君其
一也君名元滄字麟洲號東隅海甯人祖家錢塘少穎異好學於

經得之應嗣寅萬充宗二先生於綜贍陰詠得之西河毛公竹垞
朱公暨葑園丁公於制義得之從祖昭嗣公而於書法得之外舅
少詹事聲山查公少詹公以從臣供奉且不翅內相而君爲李南
陽之程克勤岳灤縣之李賓之董會稽之陳約之名日以起康熙
乙酉北游副雋府丞試座主東川汪公重惜焉丙戌試教習樹峰
孫公雅激賞其文時少詹公分纂佩文韻府命門下士蒐採君蒼
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 旨丁亥冬公不祿君翼喪南還蓋裴回
澹遠堂而時識西州之痛也比復游京輦 命入武英殿書局戴
韻府工復分纂韻府拾遺鳥獸蟲魚疏月令輯要諸書克勤其職
雅望籍甚先是部院館閣多靳擇士士亦爭以才顯君尤爲醒齋

李公寒溪周公西涯湯公他山查公暨族祖心齋公所知其從容
譙詠日揚推文史則萬九沙黃主一盧六以林吉人方文翰諸公
分承書籍則約齋張公而總裁陳恪勤公尤器之日博學精勤沈
子爲最書彙呈不少更易恪勤公性擴裕尤喜下交寒素士雖小
集魯酒罔不與而君在書局昕晡眇晷刻暇然閒聞雅集雖薄暮
輒疾走與至語不繁而指胥勤懇旋以金吾禁輦蹙歸蓋斬纒雲
閒雪苑以彌振海涯布衣之逸軌而匪溷趙張朱原之徒奔逐形
勢又若選舉志科名記所附書太平御覽所載覓蘇張見王寶殫
陰施陽設之變態裁博一朱衣吏堂前跡□□又或求交七錄竊
附國儀始而走婁江西塞之遙途而終則禁名袁公客又其甚者

則曉聚石鼓宵隱浴室而已此君之與友朋譙集所以尤拳拳也
丁酉復副雋府丞試座主張清恪公重惜焉辛丑書胥歲敘勞
命知文昌縣君過淮謁恪勤公乃莅任本經術爲吏治吏而名籍
校者懲之婢而銅者禁之建倉十有九楹貯粟條行宋崇安社倉
法萃秀民月試甲乙精覈斬振文昌明三倫氏峻科之緒士民德
之號曰名父又攝會同縣治如文昌而不善事上官又嘗與會同
官隙遂被搆劾豈鐵幹冰稜之氣裁宜寓諸友朋譙集閒於仕宦
雅不宜邪而第恐款語移日者之業以貌比而神睽也君生湖山
冰玉地嘗泛澈浦陟鷹窠絕壁爭雄華頂處捧檄渡海蓋蘇端明
所詠茲遊奇絕冠平生者晚羈棲甯夏而賀蘭千嶂宿鬼鎮遠之

形勝尤雄遊覽日富交日廣其所更世故盈虛消息之變亦日以
析且密故撰述帙日益而於詩之沿波討源暨劉後邨所謂難於
問性天者其自得尤深著滋蘭堂詩集二十卷文集六卷闡應萬
禮學著禮記類編三十卷又雲旅詞念舊錄奇姓編充安齋雜著
今雨軒詩話杜詩補注彙若干卷其渡海而南而營畫於瓊臺五
指之間也又著黎岐雜記平黎議若干卷君晚尤達易自號晚聞
翁癸丑春正月竟卒於甯夏將軍傅公飲賻之喪乃克還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之阡子廷槐心胥籍於校廷芳籍六館校勘一統志
以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庶吉士又授編修胥 贈君暨孺人如
彝典事爰表君墓抑以訖君東山復作之思也至於世系之詳行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誼政治之實監君之所以膺異數而啟易奕滋衍之祚者則編修君述君行爲尤覈雅云

右墓表儲大文撰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屬文爲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鑒賞稍長窮治經史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甯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卽妻以女名籍甚願艱於一遇康熙乙酉試京兆中乙榜丙戌考教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公纂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蒼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旨尋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試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書法趙董與其

外舅正同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
總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韻府旣成復就丁酉京兆試再置
乙榜乃以修書議敘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職四年民咸戴德而
上官顧用讒言劾免尋以他案牽累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
議竟編管甯夏扶病而行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
情性尤工爲有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於杜韓蘇陸諸家一時朱
竹垞湯西涯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嗚呼
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 聖語拂拭謂當待詔承明之廷而乃兩
中副車一置散吏稍設施矣復緣讒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
炎風朔雪重繭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大吏賄賂始得

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纏身長歌當哭每觸襟懷
故歷推挫困抑而觥觥嶽嶽未嘗少悔者悉流注於言志永言之
中是豈詩能窮人抑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予鈔 本朝
詩竟以未見滋蘭堂集爲憾旣從賢嗣椒園觀察公處乞得亟鈔
錄之而爲論次其大槩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七目錄

守令十三

王忠武

楊捷

翟教吉

陳樹芝

李昭治

金虞

徐繩甲

周碩勳

鄧廷松

何經文

王琛

俞鴻馨

兄鴻勳

譚聯升

子振清

彭之巒

顧濤

吳象寬

陳慶門

王喬林

翁運標

朱宏仁

明晟

李遐齡

吳作霖

黃文琰

鄧堅石觀孫養源

藍鼎元

守令十三目錄

沈廷勛

補錄

何經文

藍鼎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十三

王忠武

年友王先生諱忠武字珍序號暨門世居邑西之祥圩里祖濤郡庠生以伯子斗樞貴 誥贈奉直大夫考朝珪邑庠生以先生貴 敕贈文林郎郟縣知縣妣湯氏 贈孺人文林公績學工文砥行雖運蹇不遇聲望高一時或傳其歿而爲神掌人間善惡簿亦理有宜然者平川蔣丈爲撰傳論之詳矣先生生而穎慧書過目成誦自少及長稟承家學負工文聲壯歲受知海甯楊公補松郡

庠弟子再試南闈不售襍被北征丁酉假浙監籍中京兆試式第七名時春秋適四十矣甲辰循例挑選入知縣班給咨引。見發邊省用得雲南初授羅次令以能調會澤會澤者東川府之附郭邑也東川故屬四川土府與烏蒙祿氏鎮雄隴氏壤相錯康熙中先入版圖雍正初雲貴督奏請改隸滇省並請改烏鎮二司之爲土府者胥隸滇不順命興兵討之旬月底定固自以爲不世功矣閱數年大吏邀功生事而郡守鎮將復不善拊循烏蒙乃以叛告寇氛駸駸及東川先生聞變卽僉民夫完城郭具芻糧爲守禦計而制府亦亟發滇黔兵分道進剿黔兵自威甯入者將士用命戰比有功滇兵自東川入則恣縮不前聲言必盡殺東川十三村通

賊夷民乃無患意在激之使變姑駐軍此閒可解免於勦援之不
力也於是夷民忿極蜂屯蟻聚相率而攻城矣當是時諸將弁共
聚圍城中無有能出一籌發一矢者先生則承辦軍需焦勞旁午
時時以忠義激勸其民度勢不可爲懸繩於堂積薪於門期以一
死殉幸而堅守浹月大兵至羣賊駭散官民相慶獲更生願不虞
先生之與烏東二守並遭白簡也吾郡楊文定公時在省聞而嘆
曰烏蒙守封疆失事罪固當東川守會澤令不惜捐軀命力保危
城縱有罪亦當功過相抵不賞其守城之功而反責以糜餉之罪
其若公論何爲扼擊者久之嗣後先生畱滯會城晨夕從文定公
游益講明性命之學公亦喜晚得解人引爲忘年忘分交也凡旅

居薪米及清償虧項皆賴公手援力三載乃得歸歸而無屋可居
無田可食其艱窘更倍諸生時矣 今上初元文定公膺 特召
晉大宗伯奉 旨保舉賢員公首以先生名上再引 見以原銜
發往四川於時同發者四人並稱其才守兼優堪作百城標準視
他起廢尤屬異數云先生抵蜀莅郫三年循聲載道分校戊午鄉
闈所取皆能文士今編修晏君瑤其一也顧郫小邑事簡民淳上
憲謂不足展先生才特調繁重慶之巴縣巴爲蜀東一都會水陸
要衝冠蓋往來不絕又地大物眾五方雜處案牘滋繁莅斯土者
往往日不遑食夜不安寢而先生處之裕如遇過賓有常餼雖大
僚至無加禮其爲治一切與之休息務以德讓相先民間訐訟亦

自此少衰矣然聽斷精明周知情僞若燭照嘗因公赴省代理者
捕得盜六人業訊供囚諸牢先生歸一訊察其冤立予開釋吏以
主名未得請徐之先生曰岸獄何地忍使無辜久陷此中耶後果
購獲真盜如其數遠近胥驚嘆爲神君乙丑先生年近七十引懸
車之義致政歸始克買宅一區爲終老地自是杜門課子祇以卷
軸自娛不數載而分賠之檄又至矣往者滇南銅運取道蜀江水
次州縣例爲出結有船價並無浮冒語雖承運官所領不無餘潤
已屬數十年成例相沿無自我作梗之理近日部議槩從覈減運
官償不足並波及出結官先生莅巴三年計分賠項約二千金以
上各憲稔知其家徒壁立也以無力上聞蒙恩豁免而向所

買宅一區者已輸諸官噫抑甚矣然余觀先生浩浩落落曾不以得喪介懷挈家累於城西十五里僦茅屋以居閒步履入城訪二三夙好從容談笑見者莫知其爲貴人亦莫知其爲老於憂患中人也平川丈傳文林公稱以有道之士先生其綽有父風者與余齒少先生九年同譜後偕館於揚大會於白門酣嬉淋漓極一時意氣之盛中間南轅北轍天各一方比年來先後解組歸往還頗數當先生少壯時豪於飲及是不過三爵舉杯徐引揚推古今聲聲可聽余輩有疑必質焉有謀必就焉方私幸魯靈光之僅存而今且墓有宿草矣豈不悲哉先生生於康熙戊午卒於乾隆丙子享年七十有九配蔣孺人側室何孺人楊孺人張孺人胥有婦德

初先生艱於子嗣入滇後連舉六子今存者四人孫男二人長君
孝咸業以第一人入泮稱名諸生餘皆學有家法庶克慰先生於
身後者

右傳儲掌文撰

國朝書畫錄

卷二百二十七

四

楊捷

楊捷字景聞湖南辰谿人康熙丁酉舉人揀選知縣借補山東西
縣鹽大使革除積弊商民便之公餘與生童講習諄諄以敦俗爲
念先是山東屢饑竈戶多流亡遼東積欠鹽賦未完捷奉檄催徵
察其化離情形捐廉墊解並議緩徵未幾辭疾將歸凡未償者悉
給券捐免以杜後官追比之累離任時篋中惟圖書數卷年六十

二卒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通志卷二百二十七
五

翟教吉

歲己亥余主江漢書院教其夏遇隨州守翟侯與語知爲豪傑士而及門有隨之歲貢生周洪楨一日請曰吾侯有大造於隨願得先生一言以不朽吾侯侯治隨十年矣其最大而奇者丁酉平逆一事初湖南流民萬育生自言有妖異術能致神兵奸民附之陰結爲巨帥者六七人造僞劄四出煽誘連河南旁近郡聚徒至數百謀於隨之光化鋪起事康熙戊戌四月某日燒民廬舍持挺刃大譟趨據獸山居民出不意無以禦賊至山半風雨大作沙石飛擊面賊驚潰民乘勢發礮石擊之賊不得上乃徑趨州城緣路焚剽而隨素無防守將卒變猝起州民大恐動侯見事急親跨馬將

左右數十人大呼吾民勿怖第從我立取賊民喜躍擁侯馬而前
賊望見稍卻侯馳入賊中叱從騎縛其魁六七人諭其餘曰賊魁
已得汝曹皆脅從吾當言上官旬爾命有敢抗者吾縱騎殲爾矣
眾皆崩角稽首曰公幸活我蓋侯素嚴保甲賊初入境卽廉得其
跡侯故密有備故倉卒出此奇當是時民咸以爲神先是馱山寺
中舊藏兵器若干夜中居民望寺內火光燭天爭趨救則所藏刀
箭槍礮皆起赤燄熊熊然寺僧悉駭走如是者三夜乃息及賊發
縱火燒民舍勢甚洶洶會城爲戒嚴總督滿公率諸監司急勒兵
趨隨比至則事已靖侯俘七人以獻滿公卽以囚昇侯命竟其獄
詞多所連及侯察其誣槩弗問獄上督撫杖七人於閱馬場斃之

嗚呼楚向者夏包子之亂其初亦才悍卒數人耳至煩 國家徵
兵調餉討之數月然後定此賊之發勢固不小侯以儒者獨身平
之不終日而滅計侯之功蓋不獨在隨而隨之人其又可忘之余
生平于太史公書愛其敘戰陣處讀之勃勃然恨身不得與於史
官之一效其奇今侯所爲其蹟有類於古之能討賊者故樂采而
書之侯姓翟氏名教吉浙之秀水人

右平賊記王汝驥撰

陳樹芝

陳樹芝字瓊田湖南湘潭人格勤公鵬年長子康熙五十七年以諸生召見命隨其父鵬年入武英殿修書特授廣東揭陽知縣擢貴州平越府知府未任卒

大清一統志湘潭舊志樹芝在揭陽除盜安良捐田養士多善政卒年止三十九人多惜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陳公著有揭陽縣志

新華日報
一九四九年
一月二十二日

李昭治

李昭治字虔臣四川西充舉人康熙戊戌知儀徵政尙寬平而清介難犯邑之運河經過處舊例三年兩浚然無正帑可支俱商民派捐治至每屆期自輸俸錢雇夫疏撈一破商三民七之規城內市河南通江水東引淮流久塞以士民請故開之兩年工竣自是舟楫往還弛負載救風火便汲飲濟灌溉復數百年非常之利舊例官有公事出境供給取之吏役治曰彼安出勢必取諸里民吾甯自備耳示禁絕之邑被旱設粥以振饑者處置悉當日數千人各飽而散訊事必誠必細庭無疑冤有六合孫榮戴二者中表親同飲於儀醉歸孫溺死失尸一奸徒指江浮他尸搆其妻控戴幾

莫自治細鞠時日有乖供詞互異知其誣也釋之一盜案未獲捕卒以向所犯竊者四人併其贓物銀器若干抵業供招而衣篋屬則云賣矣治心疑曰焉有存此而貨彼者吾必不以一官之去畱置非辜於死地及詳訊果然江都孟老爲人殺於室經驗謂其繼妻之前夫子仲被夾骨折不堪楚而斃尋罪及伯其妻上控委治訊廉其實別有兇首事白時稱神君勤於課士前列者俱騰達庚子儀舉十一人盛冠累科有徵江課士錄行世莅任六年修城牆鑿泮池葺社稷南壇新城隍廟宇建歷代忠烈祠又特建忠節苗公祠遷復伍公祠於胥浦故處悉載碑記撰儀徵志三十卷方議開雕遽以疾卒於官

右傳鄭相如撰
按李公康熙五十七年知儀真縣莅任
六載至雍正元年改儀真爲儀徵縣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四

金虞

金虞字長孺號小樹浙江錢塘縣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湖北孝感縣知縣薦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丁憂未試服闋補山西蒲縣知縣著有小樹軒集

長孺精制義經指授者無不得氣以去故叢碧樓文社爲杭人豔稱辛卯榜發之夜夢父謂曰適看榜兒又不中矣須爾弟同入闈方中也庚子兩叔以監生應試長孺果捷始遊幕府繼則出宰之燕之楚之粵之晉足跡半天下居里閭日絕少府志入循吏傳

右杭郡詩輯吳顯撰

同治庚午年
二月二十三日

十一

徐繩甲

郟城先生奇才也負其奇無人知其奇其奇究未得稍用於世而竟鬱鬱以死矣先生諱繩甲字烝哉郟城其號也姓徐氏烏程人曾祖曾詒諸生 贈中憲大夫祖汝嶧康熙壬戌進士按察司僉事督河南學政父遵王歲貢生候補同知妣王氏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庚子舉於鄉歷河南山東知縣後改補諸暨教諭以終先生少穎敏書無所不覽下筆千言時文規撫嘉魚詩別浸淫於浣花叟而稍稍參以王介甫古文胎息韓蘇晚年出入於宋元諸名家謂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然稟成輒爲人取去不甚愛惜亦無復記憶雖聞有存者從未嘗排纂成帙云蓋

先生以詞章之學爲無用卽工固不足道也生平焚膏繼晷勤求無已者恆在經濟之書凡禮樂兵農選舉學校刑書方域一一致詳而尤縈心於水利其言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今朝野之均憂不足而小民之艱於謀食者蓋以土之曠而游民多也誠使大墾荒土閒田修明水利倣古溝洫之制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則石田皆膏腴也千倉萬箱何求不獲省東南百萬之漕儲國家無窮之利而蚩蚩者氓咸盡力於南畝衣食充盈含哺鼓腹羣忘帝力於何有豈不休哉乃時復向人言之而人咸莫之省也惟座主穆堂李公奇之深以爲然然亦何益哉先生志不得施爲令時有可著者二端固始界連蕪黃桂苻充斥李貴者盜魁也集無賴惡

少年以剽掠爲事大吏飭捕之先生夜二鼓一童子張燈步行入其室食客愕然起先生曰吾縣官也若李貴乎有言論汝隨取文書示之貴叩頭求恕先生曰吾貫汝罪投汝爲捕頭汝能使邑中無盜乎貴曰能先生隨至會城陳其說大府允之曰此古人以盜治盜意也從此迄先生之去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民用安堵其令惠民也值歲旱以工代賑將事皆民夫所修武定府城費八萬四千兩有奇監督城工鹽運使李公欲使京夫攬之先生屢與之力爭相持不決李出民交口恕曰 皇帝豈亟亟修城哉良以歲大稜散振之餘我民仍無飯喫故沛此恩膏俾其活命耳如用京夫仍將餓死矣擁輿不得前李訴之中丞調陽信以去旋以調簡引

見改補教職作教十年課士有方然詞章之學可與談者寥寥況其他乎所謂可著者僅如此先生生康熙壬申卒乾隆乙亥享年六十四妻周孺人繼錢孺人子姑之夫桐鄉又持錢公女也子四長之觀爲叔兄後次之濟早卒妻沈未婚歸徐守志次斐然諸生妻朱蓋子女也次爾駿尙幼丁丑初冬斐然卜葬先生於烏程縣之盧家浜以兩孺人暨道張耐焉來乞銘銘曰

維天生才桐花之鳳惠我烝民廟堂梁棟小試鳴琴簿書一闕孤負此奇天真夢夢

右墓誌銘朱稻孫撰

周碩勳 鄧廷松

周碩勳字元復湖南甯鄉人母夢中堂結綵呼神君翌日碩勳生
康熙庚子舉人歷任浙江鹽場大使條鹽政十餘事釐剔奸弊游
擢廉州知府調潮州乾隆戊辰卓薦入都 召見 賜內府衣物
回任護惠潮嘉道所在勸農興學修水利每捐俸助成之率屬杜
苞苴懲猾吏除黠賊鋤豪強風行霜烈一本於愛民以忤長官乞
休歸歷官三十餘年圖史外無長物平生喜講求九邊扼要沿海
關隘兵防屯田漕運諸大政議論井井有條歸後杜門卻掃忽夜
夢至一宮院奇花異卉非人間一翁前揖曰爲公守此兩載矣踰
月卒年七十五祀鄉賢潮人亦建祠祀之著有潮州府志四十二

卷廉州府志二十卷同邑鄧廷松字丈山由廩生援例知德慶州
調崖州兼撫黎同知黎稱難撫廷松察其民情實醇由胥吏激之
使不靖乃嚴禁侵擾終任肅然子枝麟乾州廳訓導

右傳李元度撰

何經文

按狀先生姓何氏諱經文字友三號無墨浙江山陰縣人元至正
開始居縣之峽山六世祖詔明宮保工部尙書五傳至職方員外
郎育仁育仁生貢士曾棗是爲先生王父以從父文烈公騰蛟分
支湖南遂占楚籍曾棗生鼎亦以楚籍前丙午鄉貢歷官知嘉興
府因葬焉遺令子孫回籍山陰後先生葬王父於峽山承先志也
先生七入棘闈不遇年四十有五始以諸生入粟助邊儲康熙庚
子得銓知普定縣普定安順附郭邑也自履任後一切嘉惠士民
行於境內者皆不書事具家傳黔中諸苗不勝數狎苗最頑狎苗
以劫奪爲生業者不勝數廣順鎮甯二州爲劇普定界接二州先

生用密計禽二州劇賊賊不敢窺安順境而府屬別邑狎苗曰老
卜本與鎮甯苗阿汝等糾聚入城戕富人取其貲制使高文良公
以聞隨馳書普安討平之雍正元年擢知安順府火連麟者廣
順長砦逆苗之尤魁桀者也以蜀人李奇爲謀主猖獗甚丙午有
詔命提戎楊某討之連克五十餘砦獨羊城固未下撫臣何公
世堪檄安順佐其軍臨發募部下知苗中阨塞者數人與俱旣至
按行則聳壁千仞左傍徑如線雖有萬眾不得進先生顧所與俱
者曰固何以名羊城也有盧生者對曰曰中而壁外陡不可上唯
羊可上故名耳先生首領之卽佯言軍中吾且攀崖夜襲賊營眾
以爲疑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昏黑乃設伏縱

羊散走齧草簌簌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
流星密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遺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
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墜崖死者相枕藉遂斬火連蟒獲李奇降
其眾明年其黨李麻金四復連兵焚劫城邑官軍無如何先生復
奉檄會勦出奇兵擊其背獲賊首歸先生故文士作吏值苗疆不
靖數立辦賊功然號令嚴明得賊首卽已撫納甚眾故所在悅服
凡旁郡有警未嘗不在事廣西土府泗城峇峇映宸新襲職其屬
擁兵拒 命大學士文端鄂公時爲制使將討滅之映宸恐閒道
走安順陳款乞降先生卽與偕詣軍門納地圖封上印綬鄂公大
喜於是始奇先生先是映宸父曰岑齊岱病且死謂其子曰汝性

懦弱不能戢下一旦有事獲罪 朝廷則無噍類矣安順何公長者事急可投之必能活汝竟如所策鄂公遂界紅河以北屬黔其南歸粵而令先生周行相視增置改設文武官署悉如議奏行會監司某到官銜先生不時謁假虧帑報撫撫臣何公不能奪疏上命鄂公確覈領職如故尋調知石阡旋調黎平滇南達京師舊驛必經由黔中崎嶇萬狀人畜往往踣頓若別鑿山歷黔旁邑迤東北行以合於舊路則途較近而夷而密菁荒荆迴互深阻約三百里難以計工集事自康熙中制使蔡公毓榮平吳逆卽建此議中間數更幹吏履勘垂五十餘年卒不能行鄂公奉 先帝下都勻守王某之議毅然欲行之而先生以才新調黎平遂委成焉自

七年八月越明年二月披榛躡莽谷汲巖炊枕虎窟攀猿藤仆嵌
頑壁梗岸壘封築發敲危跨飛梁列廨署浮筵渡抗戍樓纒費帑
萬五千六百有奇視原估萬四千兩僅五分之一大工甫竣而坐
觀者議其後矣九年竟以勘實冒銷劾罷責償至二千金猶牽累
不得去嗟乎老氏之教不爲物先如先生所任事或遠控滇粵兩
道近亦繞出其旁郡邑凡人之庸與黠者皆知引避而先生輒承
命不辭然且歷更上官加以篤信堅委宜若可恃卒不得免焉亡
何鄂公入相經行新路意頗善之會先生第五子爝伏道訟父冤
聲淚俱下鄂公大感悟言之新撫某公爲請豁千餘金復故職由
斯以觀彼幡幡善言論者固不足以禍忠信而其效則已能使之

急切不得自明至於失位破家舉族飄零萬里之外此行道所爲傷心也先生既復職隨以積勞多病告歸乾隆八年兩被徵召相公鄂公郵書促行竟不起凡靜息林下及就祿養南河道燭官署垂三十年戊辰八月卒於維揚年八十有四前此十四年燭任桃源河廳有安順明經金某單步萬里懷闔屬紳士書款門告曰願得公生年月日及前後官闕勒之碑以志思念先生愕然諭以生祠非古且干例禁是重吾不德也卒謝去之吾既於先生治境內事皆不書後之覽者於金生一節亦足想其槩焉乾隆二年 誥授中憲大夫知黎平府事癸酉以子燭兩淮都轉運晉中議大夫如其官夫人呂自有傳子炘爲伯兄後次卽燭次燧前卒次瑛商

邱主簿次卽价見任興化通守孫裕城理銘曰

峽山之裔名德累世迄於先生文武兼備方爲諸生人稱長者一行作吏殺賊驟馬文章之豪氣壓鞞刀大吏驚顧謙不施勞內悅部民外來遠人爲良鋤莠其歸曰仁馳驅荒徼一身兩道釋兵執鑿夷途天造專成眾美疇其似爾實不能容奚逃鋸齒或躋之沈適翼之升或初投杆卒乃拊膺君相之心蒼蒼式臨功昭咎雪逸以山林山林優逸閱歲三十仁粟分餘鄰友族戚爲善自樂矧享大耋孝子順孫永縣簪黻

右墓碑陳兆崙撰

圖書集成
彙編
禮儀典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王琛

虞山王君匪石卒於乾隆二十七年越十有六年始克葬於北山祖墓之東孤子岱先期持狀來乞銘君諱琛字匪石祖諱振廷父諱應祚皆 贈奉直大夫永安州知州君自少勤學能文章年二十餘入京師客遊公卿間遇奉 敕編纂諸書屬君校讎未嘗不稱 旨康熙五十一年 詔令直武英殿五十九年授四川內江知縣以才能見稱雍正元年年羹堯總督川陝欲引君自助將奏移陝西君以在官日淺固辭及年敗被薦者多得舉而君脫然尋攝灌縣嘉定屬洪雅與雅州府治相近中隔崇山轉運者必紆水道數日始達舟行激湍覆沒者眾時方用師西邊上官檄君通餉

君按驗地圖竝稽眾論遂起役萬人鑿山開道旬日而功成自洪雅達雅州不過百餘里居民使之五年署榮昌脫良民被誣爲盜者十四人在任八年遷紹興同知未行以決罰不如法被議落職歸頃之怡賢親王知君才將以御史薦屬蔣文肅公爲書召君未至而王薨九年以蔣公薦引 見 命往陝西以同知督邊運居二年巡撫武格忌君才令解河南黑茶十萬斤入巴里坤是時西賊數擾關外人有戒心君毅然就道曰死事職耳何懼爲抵蘭州得 旨停解還西安而武格尋得臯去十一年引 見 命往廣西以知州試用權全州州有農婦孀居田主欲迫淫之婦不從自經死前官不爲理君至聞其事出口土中按驗得實抵田主而旌

其婦州人大悅乾隆元年授永安再調永康以老病乞休家居十
餘年卒年八十有二配趙宜人卒年七十七子四人長岳監生次
視長洲學生次格次岱昭文廩生有文名女二孫三銘曰
奮鵬飛兮方萬里漫回翔兮棘與枳斂雄氣兮老山阿撫松楸兮
當柰何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俞鴻馨 兄鴻勳

俞鴻馨字尹思海鹽人父兆曾任直隸元城知縣鴻馨中康熙五十年舉人五十五年成進士丁母憂辛丑殿試選庶吉士雍正元年詔求直言鴻馨條列四事改靜海知縣下車三日有姑殺嫂獄前政受請誣連二十餘人鴻馨廉得實速竟之盡釋無辜擢冀州知州以擅發庫下獄武進劉公於義總督直隸白其冤復官補磁州知州漳水在州南二十里北流入臨漳漳日南徙則故州境在漳北者悉爲鄰縣占墾訟久不決故界旣失官亦無以別之乃令畫新河以爲界州人病焉鴻馨行視北岸發地得缸罌之屬數十爲州人故所障水者界遂定於是磁州之田得歸者數百頃鴻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警爲政嚴而和所至有聲治磁八年卒於官兄鴻勳字廣成康熙
三十八年副榜雍正中選澧州州判引 見奏對稱 旨改授南
陵知縣縣之何氏贅其庭夜失盜鴻勳往見石工衣異之明日偵
其入寺博並僧之主籌者悉逮之至一訊皆服考察最旋卒鴻德
字說巖康熙五十九年舉人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侍
郎李紱以鴻德薦試被格卒於家

右傳錢儀吉撰

譚聯升 子振清

譚聯升字裕濟湖南鄱縣人初官廣西州倅改知縣歷署天河陽朔平樂縣政務惠民振饑尤力在天河以善治盜稱縣故盜藪擒渠魁六十餘人盜頓息更出俸創建書院新學宮士論悅服陽朔治瀕江斷岸壁立汲與艤棹皆不便聯升伐石榿木累數十級俾成坦途民於其上築譚公亭莅平樂聲績益著尋補馬平未莅任病卒平樂民卽城隍祠祀之子振清需次四川鹽課大使以從征猥夷勞績補樂犍鹽場大使調署昭化知縣多惠政而馭豪猾特嚴富監范某殺雇工燬其骼上下營脫獄久不具振清鞠實論如律輿論大快嬰疾歸母艱服除起權青神縣篆縣故瘠而徵派繁

事有病民者輒上書大吏罷免之時滇黔用兵蜀軍赴調駱驛供頓費不貲坐累望吏議總督吳振械廉其屈奏復官假歸卒於家振清幼從宦粵西具稔政要故所在有聲而齋帑辦甯遠地震災杜中飽領振者得實惠災黎尤感泣云

右傳李元度撰

彭之曇

彭之曇字非瞿湖南湘潭人康熙末廩貢官鄱縣教諭升福建仙遊知縣

鄱志之曇爲教諭律身端嚴訓士敦篤建天河書院以課士置田襄膏火復念諸生艱於資斧赴闕者稀詳請學院潘特加優助每課必先自作一藝徧示同人互相切劘詞賦詩歌多表微闡幽語關風教所著天河集炎陵志至今膾炙人口汝懷按湘潭舊志僅載之曇官仙遊而不知其鐸鄱凡十五年大有造就其文亦載鄱志本邑無傳惜仙遊政績無考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160-718

111

160-718

顧濤

君姓顧氏名濤字學山一字寶田江南崑山人初用太學生起家
令四川銅梁越歲丁父憂時世廟初御極振刷天下吏治天下
吏之才者許大吏以奪情請而銅梁又新置治惜君去議留君不
可既去銅梁民至今祠之越十有三年起知河南甯陵縣事甯陵
明呂新吾先生故里有遺風君因之爲分社立學昌其教每春月
載食與漿親行田閒勞耕農五年移石梁石梁蝗禱霧於神霧立
布彌原野三日蝗盡死再期石梁裁改知貴州印江縣會歲凶請
於上官不待報發倉穀平市直民忘其饑又三年移普定普定苗
疆設提督宿重兵兵民苗雜處相仇賊爲故常急繩之易怨以變

官其地者率噤不敢問君一推誠化之立約束一旦張下眾朋悅
莫有枝梧乾隆十三年 朝廷討川夷調黔兵君部發兵赴蜀民
無擾者又黔中窮治魏齋婆邪黨檄下縣縣村嫗有習治齋婆經
者君廉其情會君配徐孺人歿詭言爲孺人修佛事召村嫗集諭
以禍福咸泣悟各歸焚其經因盡釋不問在普定凡十年大治旋
以資遷湖南岳州司馬不赴謝病歸歸而顏其室曰宜休居且自
爲之說遂不復出又十五年丙戌卒春秋七十有八其明年正月
辛卯葬元和縣中十九都祖塋君少有至性年十六喪母不食累
日三年不見齒父病足不任步君事父且代父事大父孝稱於鄉
其在官也仁而廉故所居民安所去民思家舊有田數頃宦成損

其半歸渡洞庭舟輕舟人取巨石鎮之人比之鬱林廉石云始祖
千十二元時官萬戶五傳至明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恂恂生宜
之宜之生山西道御史潛潛生江西右布政使夢圭夢圭生山東
莒州牧懋宏懋宏生貢生天階天階生贈例監生錫純明亡錫純
死之錫純生庠膳生升早卒自恂至升凡八傳是爲君曾祖曾祖
妣朱孺人以苦節受旌於 朝祖徵遠祖妣朱孺人父禹亮妣陶
孺人晉孺人皆以君貴 贈如君官配徐孺人祖孚若實健菴果
亭立齋三先生從兄弟也三徐方柄用而孚若以儒者老父萊公
亦名諸生有父風孺人既稟教於家來歸言行悉有儀法從之官
能不以家事煩君故君得盡心官守先君二十年卒未葬今耐焉

男子六開基廩膳生廂乾隆丙子孝廉候補教職振業國廂均太
學生維新先卒建中候選州吏目女子二一適太倉太學生張庸
熙一未嫁卒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十人銘曰

故相之門忠義之孫爲清白吏以庇而後昆歸骨封壤依於先人
更千萬年無傷其穴與墳

右墓誌銘鄭虎文撰

吳象寬

公諱象寬字居之號芝圃 封奉政大夫雲南提學公諱承孕其祖 贈通奉大夫少參公諱自肅其考少參公舉子五公行居三生而姿稟穎異八歲能讀史漢一時藻譽頓起有神童之目年十三得補弟子員試輒冠軍維時少參公致政家居專一教子研求經史外日課一藝公於經史子集無不披覽爲文鎔經鑄史有典有則每一文出土林無不傳誦甲午始舉於鄉癸卯成進士 御試一等奉 命往湖廣以知縣用榜後卽膺民社自是科始蓋異數也初授黃安令遷咸甯令因公註吏議得 旨引 見仍補原職又授黃梅令其令黃安也下車之始值偏災前令未及報公單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騎走亂山中勸邑之富民出米若干石設廠以賑所活無算民賴以安黃民輸納賦糧率交吏胥不索粟多爲侵蝕致重納公廉得其弊設法清釐酌定期會令其自首完納驟難完者許殷實親友作保完者免罪不完始懲以法數年積欠爲之一清邑素多盜匪竊時聞公立法偵緝訪除線窩并嚴比捕之條預立責成之法一時多所捕獲宵小潛蹤城鄉藉以安枕時有開門夜睡之謠上吏知其賢以爲可勝繁劇遂遷令咸甯黃之父老攀轅臥轍沿數十里不絕與漢劉寵之去山陰殆無異焉咸俗故敵有某於縣前設飯肆凡鄉民皆棲止焉并爲代理輸糧領票之事名曰歇家卽訟棍也鼠牙雀角輒教唆興訟從中起滅漁利公密擒數人置之法

訟得少息地瀕湖多水患舊築長隄歲費帑金民力無算吏得因緣爲奸工多不實公親爲相度給直興工皆欣欣力作而月工竣民無水患至今稱吳公隄云邑之社倉額久不足公亟清理勸輸隨地出借清償以時穀皆實貯自此四鄰皆有社穀就近分借民乃知社倉之有益誰謂社倉不可行於今日耶通城有黠民圍署囂然不靖上吏以公素得民委往彈壓公至傳集士民開誠布公曉以王法大義民立俯首服罪咸得安居江夏諸邑值告饑時公已薦舉離任制府傅家宰畱公監賑一切稽覈周至無濫無遺蓋公之澤及楚民固已深矣其在黃梅也邑舊有渠當春雨連縣城隍頗多水患吏請役里民築隄禦之公引爲己任曰城垣頽敝邑

長事也毋重累吾民爰度地捐貲增卑培薄水不爲患邑俗好奉佛每遇會期建醮男婦聚集姦宄橫行常至釀患滋事公預爲禁約先事嚴防一時信服惡俗爲之一變公乃心民瘼精理庶政早夜不少休以此致疾告歸調理疾得少閒然時時顧名思義以民社爲重不欲以病餘之身誤公事而負民望遂以林泉老焉生平友于最篤少時兄弟互相師友仲兄早卒以二子先後出繼俱不獲長年視諸猶子如己出教訓培植各因材質有所成就尤以紹詩才識不凡心地純厚凡所莅任俱令相隨練習吏事適奉 恩綸縣令以上各官保一人內舉不避親公卽以紹詩名上 聞帶領引 見分西博學習白此脫穎而出連翩直上歷任府道臬司

今開藩隴右政績卓然公之成就藻品良非偶然恭遇 覃恩奏
請 馳贈如己官賢子弟賢父兄相得益彰誠佳話也至於居鄉
課徒居官分校鑒別人才崇獎士類既因文以見道卽衡文而知
人有偶爾之評騰而終身不爽者噫使諸生時時講求實學不蹈
風雲月露之詞合之居官坐言起行前後若合符節故雖終於縣
令未獲展其素抱而行義達道可以無負矣余於癸卯年與公同
登會榜榜下往還聚首見其德容道貌藹然仁者偶與同人論學
談文心焉契之公任牧民子畱京職宦轍南北鮮通音問迨予撫
楚公去任已久而遺愛在人檢閱舊牘如見設施回憶榜下周旋
杳不可卽而公之猶子方伯紹詩歸葬以其狀請銘於余余知公

久相企有素故不辭而爲之誌公卒於乾隆七年七月初九日距
生於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雍正癸卯進士歷
官湖廣黃安咸甯黃梅知縣以姪紹詩官 賜贈通奉大夫甘肅
布政使配李氏繼配董氏俱 贈夫人再繼王氏 封夫人子四
紹聞紹科相繼出嗣仲兄象義皆卒紹治廩膳生先卒紹恩邑庠
生女二長適太學生張讚次適廩膳生張溫中孫三人奎附貢生
紹治出塢壁俱紹恩出曾孫女一奎出未字於乾隆二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葬於本邑東郭之新阡系以銘曰
繫惟令德克敦孝友雅量淵宏風規篤厚一行作吏眾人之母撫
字雖勞經術無負志送初服幡然解綬青選一錢德儕五柳善有

餘慶世膺啟佑魂返幽宮銘勒不朽

右墓誌銘陳宏謀撰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三守命十三

三

陳慶門

陳慶門陝西盩厔人雍正元年進士從鄠人王心敬講明體達用之學養親不仕有終焉之志母王氏趣之乃謁選七年補安徽廬江縣知縣剛毅有爲以文廟規制未備倡輸銀六千餘兩修建大濬城濠置義田二百畝有奇贍養癯獨立社倉四所積穀以貸貧民又以平疇藝稻高阜率成廢壤因市牛具倣北方種植法躬督墾闢咸享其利尋署無爲州事州瀕江上下二百里率當水衝前人築頭二三四壩常沒於水慶門沿流測量深淺於鮑魚橋鮑魚口二處役夫千人樹椿編竹實土爲坦坡取碎石築之水渟沙淤久而成洲民免墊溺之患又署六安州事州舊有水塘議者謀改

爲田將絕灌溉之利慶門力言於上官事遂寢十一年升署亳州
知州亳俗多不逞倚蠹役表裏爲奸慶門廉得其魁黨數百人杖
遣之悍俗一變訟牒山積乃行古鄉約使之宣導排解坐堂皇自
辰至酉判決日數十事不數月澆風漸息瀕湖多窪下地督加挑
濬水歸其壑田獲有秋尋丁母憂歸乾隆元年服闋以大臣薦補
四川達州知州境環萬山歲常苦旱爲購旱稻之種導民樹藝又
勸民徧植桑柘教以分繭繅絲諸法獲利與巴州等時多流民官
廩不給遂釐剔腴田之被隱占者爲義產以贍之全活甚眾又建
漢宣書院聘名師教授文風漸振未幾乞病歸著有仕學一貫錄

右 國史館本傳

居常謂能吏易儒吏難夫几案之才佐之以精勤措施卽善而不能不怵於勢利不怠於宦成遷轉流易而真意不存儒者所勿道也經術之迂也俗吏姍且笑之而儒者卽奉以爲司空城旦之書施之事而治爭之民而化此其人蓋問世而一見之而吾得之於同年達州牧整屋陳君君壯而仕老而歸讀其書知其蘊蓄之深聽其言論風旨知其抱負之大吾愛之敬之嘗舉以諷世之有民社者而人莫之信也年運而往吾旣老而君已嗟大耋矣今年正月十有四日棄養於仲子燮武林官舍五月某日將葬於蘇州之某原先期來乞銘公之殮也吾不及視其窆也道阻且遠不得與於紼引之役余之負公也多矣嗚呼其忍弗銘君諱慶門字容駟

一字渭川系出維揚明洪武時有諱貴者以軍功世襲千戶守官
西安食屯地於盤屋遂家焉八傳至君王父召里公歲款散粟嘗
活數千人生子三人君考洛獻公其季也教君甚嚴期爲有用之
學甫成進士從王徵君豐川遊明體達用盡傳其學以歸色養偏
親不謀祿仕母夫人王督過之始謁選人得廬江令奉母之官盡
絀其平日所切究者次第施行之修文廟築廢城廣漏澤設義田
崇禮教以正喪祭置常平以煦寒餓其尤著者邑民止知平疇種
稻高卑皆爲棄壤爲市牛具倣北地種植之法親督墾闢豐穰盈
積利賴至今他若祝回風而蝗不爲災牒獄神而鬼不爲厲至誠
所感君不以爲異也其攝無爲也無爲古濡須地沿江上下二百

餘里大半當水之衝前人議築頭壩增至二三四壩盡沒於水居民危不可支君躬探深淺之處於鮑魚橋鮑魚背二處役夫千人樹柳椿編竹束葦填土爲斜坡形又取近山亂石填擲水中水渟沙淤久而成洲不獨民免墊溺而含和巢廬數州亦安堵無患矣其攝六安也州舊有水塘環塘之田皆資灌溉議者欲盡地力謀墾塘以爲田塘廢則田荒州人病之時君適歸廬江父老數百人涕泣奔走請命於君君焦思擘畫開陳利害力言於上官得止旋晉牧亳州俗好羣鬪倚州役爲爪牙張威扇燄闕如虓虎禽治其魁獍役多至七百餘人悉杖而遣之而悍俗爲之一變俗好訐訟牒訴山積君行古鄉約之法使之宣導百姓排難解紛日坐聽事

自辰至酉處結者無慮三數十案不數月積贖頓清澆風亦息州
舊隸鳳陽幅員千里濱湖窪下久雨則湖溢遇旱則蝗蝻肆生君
相度地形用秦中收淀之犁法加以挑濬地下者漸高水之停蓄
漸歸其宿一勞永逸農穫有秋旣而母夫人棄養哀毀骨立戴星
而奔葬母後便有終焉之志 皇上龍飛之元年以大臣薦補達
州知州州環萬山歲常苦旱爲購旱稻之種教民樹藝始無艱食
之憂州鄰巴郡桑柘甚饒君買桑徧植教以分繭緝絲之法蠶利
遂與巴郡略等川東流民日多官廩不能徧給腴田半爲緇流隱
占君悉釐定爲義產以贍之所活無算於治西建宣漢書院禮聘
名師指授文法文教漸興科第鵲起其治悉如在廬江時道大力

充所在奏績然猶未竟其所施也未老懸車以病乞歸著仕學一貫錄教二子以省刑勤政之道往來蘇杭二郡二子凜白華潔白之養所以娛適君者無不至寒疾忽嬰奄然順化春秋八十有一君力行勇而耆學勤遇家忌必素衣藉蓐悲形於色以急告不以亡爲解隆親急故蓋其天性而利濟之見於當官者則湛深經術設誠致行與君進退相終始嗚呼可不謂之儒吏矣乎君娶於何繼以劉繼以蹇並以子焱貴 誥贈宜人焱江南蘇州府同知夔浙江嘉松運判女六李惺王璠王景文靳維昌李本立楊本仁其壻也孫三人廷實廷憲廷棟銘曰

不善爲吏吏而商容頭過身心甚長操刀使割毋乃傷不善爲儒

儒亦俗其行姝姝欲逐逐辟以方輪轉長轂吁嗟陳公今純儒胸
有太平經國書舍之則卷用則舒盤錯屢試屢效績廬江巴江共
流澤治行吳公書第一生當立祠沒配社未老收身世蓋寡治譜
猶爲世傳寫紹聞有後心魂恬食子收子能相兼禮不反葬夫何
嫌青山迤屨元宮夷斲石考行無溢辭繩兮螫兮孫子宜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王喬林 吳鉞

王喬林字文河錢塘人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年金匱初設
喬林出知金匱縣嘗攝無錫篆喬林操潔而政平燭僞杜奸不尙
束溼故令某以常平倉米藉典戶推換新陳有既輸如數而遺索
印領者三年矣猾胥以報立銷而遣之諸戶並懷金謝卒不得聞
嘗倣浙西栽桑養蠶法俾民行之未成遽去在任日作輿人文尤
親禮樸學吳之枚邑人詠之云不登言偃室常式段干廬官止郡
守少後有吳鉞字愛棠全椒人由貢生入貲爲知州借補無錫令
愛民如子煦煦嫗嫗人皆忘其爲令也邑之龍塘岸向有神軸懸
村民家奔走男女如市賽會極盛時適患盜鉞至其處與神約期

以二十日得盜首則許供奉如故如不得則當撤屆期不得竟撤
之越數日盜亦得

右傳秦瀛撰

翁運標

翁孝子名運標父曰惺庵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遊其後死於楚家人不知以爲遊故自若也孝子事母謹有姊一人恐並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稍逾年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出五年務徨無所遇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之新塘遇老父焉老父故有弟覆舟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畱屍物爲驗至是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守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祀終其任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論曰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其父芒祥數
千里出久遠既土之屍於不知誰何之中使粲然明白復其處思
之能屬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屬不經然傳曰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於思者其知之矣

右傳朱仕琇代夏之蓉撰

武陵陳庶常宗五爲翁孝子徵余詩復請余文以紀其事余嘗讀
柳子厚襄陽丞趙公矜墓志云公矜死柳州十七年其孤來章徒
行求其葬所不得日哭於野卜於秦訃兆曰乙巳於野宜遇西人
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遇一叟曰是故趙
丞兒耶吾曹信也指其墓地已夷啟土自乙至辛恰七日發之緋

衣緇衾時人皆出涕以來章孝神付是叟與龜也余嗟異之以爲朱壽昌之獲遇其母未足爲神矣今觀翁孝子之事則更有神於子厚所志者孝子名運標餘姚人父曰大環客遊粵西舟次零陵新塘夜登岸不返同舟者有戚友停泊數日徧索之無有疑其他迺馳使告其家並歸其行篋篋鍵以鑰其鑰則大環平日自繫於帶與之俱往矣方大環出遊時運標與其兄運槐俱孩幼稍長母鄔氏告以父形貌兄弟泣別母求父祈諸神有意外得生還兆語兄與弟更番迭訪躬負擔操舟備嘗險阻者十餘年虛歸疊卜兆如前終無從得迨運標成進士母及兄俱歿距父出遊時已三十六年矣運標痛切辭家誓不得父不歸祈神兆仍如前語往來湖

南北又從豫章入東西粵無可奈何頻數溯洄衡湘聞號哭感行
路影響寂然猶不絕望哭求不輟至新塘悲哀愈甚一老叟問故
歎曰白沙洲墓中人真而父矣運標叩其說叟具道弟海生某年
墮水隨流託葦叢幸不死顧視其旁有一屍海生既攀援上岸言
之余其憐而瘞之運標計年時相符詢叟姓名曰鄭海還年八十
海生死已踰年訝其兄弟名與兆語生還合復求其徵叟曰昔瘞
屍時有雜佩數事年久消滅無有矣今惟一鑰存運標隨往屢急
足挈鑰證之伯姊姊見鑰泣曰是遺篋鑰也試之照合還報運標
慟絕始知其父之游於新塘而瘞於白沙洲感神之稠疊示兆不
爽也求諸土人丐其地高其冢立祠其旁擗踊成禮依棲泣血今

運標由武陵令擢道州牧距墓密邇時至其地徘徊嗚咽不忍去
楚人競傳其事能詩者多爲詠歌以稱其孝夫公矜之死十七年
較三十六年爲近且公矜仕者人皆耳而目之非若大環韋布之
士暮溺水而人無知者藉使天不假手於海生之墮水以瘞之又
不延八十叟海還之年以告之復不留徑寸之鑰以證之則運標
求之雖勤其父終不可得矣雖然精誠之至通乎神明格於異類
而況一體之親乎翁孝子之事固神奇然感應之理則甚平平也
世之人子日侍父母膝下而精誠不洽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者
聞孝子之感神人詎無悚然有動於中哉

右紀事彭維新撰

翁君運標字晉公號蓼墅浙江餘姚人父瀛廩貢生康熙壬申以妻兄鄔某官粵西恭城令赴其約夜泊祁陽之新塘失所在舟人大索不得報其家並返其行篋扇鎖未動失其鑰時君甫三歲兄還槐八歲招魂葬父又三年母亦卒君茹苦力學兄年十三時歷楚粵豫章尋父不得以病歸雍正元年君舉進士悲不得父骨誓往尋卜於漢壽亭侯廟有誰知意外得生還之句三卜而三兆焉乃與兄徧走湖南萬山中刺臂血作疏禱於神更兩歲無所遇乃榜一舟曰餘姚翁某尋父溯洄衡永閒又半載一日泊新塘遇土人鄭海還者言三十年前其弟海生失足溺水格敗葦得不死視葦間有已溺屍身佩小鑰囊因瘞之白沙洲存鑰囊爲識乃遣急

足證鑰於家以啟篋牝牡胎合囊故君姊昔年手製以奏父者也
始悟生還之讖實應鄭氏兄弟名遂號泣啟攢扶輓歸仍於前瘞
處畱封樹焉時雍正丁未八月也人競稱翁氏兩孝子云君初授
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爲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
康蠱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寘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
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
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
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
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
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答之仍斥其弟割腴田以畀兄又有子

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鞫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
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
爲他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
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甚鬻女金久耗矣乃出
資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業織者其鄉有重囚亡命
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已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
業織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
湖洲之利鬪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勘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
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顧子何
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是

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沿江互長隄每夏秋水漲直齧隄趾田廬
皆沒巨浸中舊築石匱衛之水勢稍殺年久匱將圯民深患之渡
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圯形家言
頗以爲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蠶
屐於是大集邑人士疇咨與勑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
其隄曰翁公隄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
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
者草笠芒屨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縋而下以瓶
貯水蹒跚歸就北郊設壇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籲君歸君
泣不可几七日大雨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

事大吏知其賢交章薦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峙千仞下臨深溪行旅危之君割俸倡捐鑿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爲文告城隍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聞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年六十以勞瘁卒官州人立祠祀之與武陵並請祀名宦君之令武陵也卽白沙洲建祠父墓前額曰永思並建啟鑰亭買田數十畝令鄭氏世董之丁卯遷道州過祠展墓哀感路人視祁陽紳民如故舊子孫注籍善化多達者嘉慶閒族孫元圻任湖南布政使葺其墓祠

右事略李元度撰

按翁公與兄運槐合傳見是編孝友十一

朱宏仁

朱完一名宏仁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吏治頗尙嚴急而完一持大體多寬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奉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閒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間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註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孟逆之境數十里不絕也

右述彭紹升撰

明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日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鞠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

國朝書目類傳卷一百二十七
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若草屋椽皆飛起土坑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鞠公可謂明察矣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庵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至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甯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

道路閒久矣彼皆佯不識公耳公憮然自矢因問爾何獨不佯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糞黃然微不慊於眾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蠱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隄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

人也本不應預世閒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眾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丈文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偽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右筆記紀昀撰

按明公湖廣應山人雍正元年進士

李遐齡

李府君諱遐齡字堯眉官陝西吳堡縣謝病歸逾年卒於家既卒而君季子元滬實能有文與偃師武億相摩切爲友乃因以乞銘歲凡致書三數請余故爲之譜次掇其治行尤異者使書而刻諸墓方君之初視縣事也縣界邊地瀕荒瘠民多棄耕作遺山田數十百頃君稔聞欲諷誘之輒親歷田中相其陰陽高下度某區可宜黍某區可宜禾宜木果召里中貧無業者約以期日首興作事將獲厚賞又出官錢假貸牛種爲經畫其食貧民益趨墾田因畀爲常產君凡爲治不憚細碎其於吏職尤勤日訪民所便安有得皆爲計設遇事輒推行之初受訟者詞接語反覆具知其陰伏人

咸愧沮匍匐懷狀以去或已受詞卽簽記道里所至計日立訊雖盛寒暑終不易由是遠近知名傳他縣以爲美歲餘有他事當詣綏德道由某縣爲爭者擁持不得前君徐語諸從吏爲善謝兩造吾官吳堡幸無所償事不宜關旁屬侵賢令長權爭者譁請益力君駐車數語具剖析得實皆爭叩頭謝其中受訴直者泣且言曰公何日得調某縣詞曲遽卽地奮起麾曰公當任吾州何緣復從汝僻地邪訴直者某甲臨縣人曲者某乙鄜州人爭微細相持至數日不決得君判乃各罷去久之巡撫台公歲行邊駐綏德君上謁台公素知君接待尉薦甚備出手密疏付君君收置衣敗囊中左右見之失笑或竊耳語台公輒欲叱左右又重傷君意比退呼

左右曰奴輩敢嫚廉吏邪立命大杖譴之府中震聳數日人傳台
公歸將以君膺首薦會調撫他省事竟寢君在縣凡五年吏民懷
安常恐君去職君亦樂其易治趨事如不及適奉檄往勘某縣災
晨夜馳驅數百里中暑溼遂移疾歸後主檜陽書院授教諸生以
禮往往至成立者鄉人慕思之不衰乾隆某年月日君遭疾卒年
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君配某孺人後君某年卒
從君祔焉君先世籍洪洞明永樂初遷河南開封之密縣曾祖集
義候選布政司經歷祖棻縣學生父級雍正癸卯年 恩貢生候
選儒學教諭君幼以好學有名爲鄉里所知雍正癸卯 恩科舉
於鄉年三十餘矣屢上會試不第垂老需次始得任爲縣又未幾

謝病卒宜世人重爲君惜也君生三子長元炳縣學生次抱桂卒在君歿之後一年次元滬乾隆戊子舉人嵩縣儒學教諭與余交以乞銘君墓者蓋銘之成又當君歿之二十八年實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二日也其銘曰

自君之歿兩子皆貧不自全然賴授徒餬口食君之惠以存以延今饔飧不輟餘二十年嗚呼天道如是而謂神不福謙其信然邪其非然邪

右墓碣武億撰

吳作霖

吾姊婿 贈文林郎覺先吳先生諱懌康熙丙子名孝廉也文與道俱宜達而室溫溫無所試以卒而鍾其美於甥甥凡三人次與季皆中道天唯長甥雨來諱作霖號可園者肅肅清舉健於文而有當世才用以 憲皇帝改元之歲舉於鄉踰七年 朝廷選有吏能者試爲令甥最其列初署知蜀之巴州已移令定遠大吏謂未展驥足也並舉合州使攝之三年遽以末疾歸甥之移定遠也巴州人如中路失其母舉幡聚數千人欲匍匐叩大吏載轅求踵臨淮畱侯霸故事甥聞大駭急柅之得不行會春大作社乃飾甥主配社而迎之歲爲常而自合州移病歸兩地民戴之復如巴州

屬刀筆吏使不得屬草槩甥佯以他事召吏入齋閣反鑰之而口
自占槩授之書既置郵度行可一舍乃縱吏歸民計無所出則爲
祠以社而稷之啟行時追送至楚界上有老人滕公田者年九十
矣足未嘗至市井至是亦自扶送曰吾未諳書不解作書語顧自
曉事來未見有臨州如公者今竟棄我歸邪涕淚垂泗視撾回颯
鼓乃去其得人心如此甥精識時機而鎮之以靜就導節察事已
集而民不知在巴州也會軍興例起徒役三百五十人監州檄如
火甥念歲方大疫疵癘天札十不一聊生爲長吏者堂贈招弭日
歌哭以請之不暇更强驅之則道殣相望矣請倣古雇役法厚輸
募值上之臺臺善之一如所請而并下其法他州知合州之明日

卽行獄見囚纍纍察其中詞連訊逮本無涉者五十二人申遣之
凡職事便民皆此類也然有扞網卽又痛繩之不遺力巴州蘇太
和者諸生也倚豪占四姓產且十年矣無誰何之者輒契勘本末
敕斷歸其主而合州石愉橫踞其弟產有之乃反誣弟以他罪論
輸鬼薪甥廉得其實出弟罪罪愉翻立公案大吏無以難也當是
時兩地民不敢欺亦不忍欺或竟束手歸命奸人陳四誘竊其鄰
人梁德三妻以逃積數年捕不獲及是忽挈以自首詣獄時甥來
合州方數月云定遠有囚劉榮蒲英在死法赴秋審回未中道而
解役病踣臥路亭不能行或勸之逃二囚曰吾非不能逃顧恐累
長吏且累兩地失此好官也徑來抵繫而役以後數日至甥歎曰

古人縱囚有以也夫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吾愧若屬矣其治行
大者如是他若剗巴州義學禁斷童子試公費錢割俸以助振減
耗以便課小小者不勝書也故不書蜀地多物色丹砂空青雄黃
麝麝藥之貴者連桂鳥獸如果下馬桐花鳳秦吉了皆產之用物
如桃笙竹注筇杖又州所自有而甥歸不持一物卒之日家無餘
財足以知其守節官下矣甥妣方氏吾姊也祖曰家駿以例 贈
文林郎曾祖曰達觀故 贈奉直大夫河南汝州知州兩世以孝
子建坊表皆吾甥號泣而籲之制府以得 上聞者也高祖曰觀
光刑部司務自是而上代有顯人初娶方氏稱佳婦以康熙乙卯
七月十八日生以壬辰十一月十二日卒安宅兆于卯山之麓有

年矣子男三曰維邑諸生曰綱太學生曰綰邑諸生而綱出爲次
甥後與綰皆前卒孫男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凡七
人繼娶邵氏溫惠淑慎如方氏而才稱之自傷嫁不及舅姑而以
敬享當敬養魚菽之祭絜以豐視前子如己子視前子之孤子勝
己子之子有疾疾夜嘗十數起謂己子曰無父何怙汝之子有汝
在不煩我也聞者歎息以爲難子男二曰紘曰經孫男曰某曰某
曰某曰某凡四人乾隆丙寅二月朔甥卒至七月十三日而邵氏
亦卒諸孤將買一邱奉骨肉復於土而次其狀來曰父之卒距生
康熙丁巳五月十七日年已七十矣繼母生於康熙甲子二月初
九日其卒也蓋未及老者七年如賜之銘則與前母皆不朽余曰

我之自出也固當銘銘曰

司空城旦斯聖書善事上官斯寶符十事九爲律安用腐儒方枘
員鑿得入乎甥曰何其經術以經世洗手奉職奚憚大吏蠶叢及
魚鳧東西之川唯所試蜀道青天何妨有二冬日之日兮煦我婦
子夏日之日兮威彼胥吏鷹眼變兮梟聲徙畏壘大穰彭澤歸去
一星旣終大夢不寐彼石相之有祠此延陵之有墓魂魄往來兮
兩無忤

右墓誌銘方燦如撰

黃文瑗 鄧堅 石觀孫養源

黃文瑗字學蘧湖南巴陵人山東道監察御史秀子雍正癸卯舉人歷知巴東枝江棗陽諸縣所至有廉明聲棗陽東城外隄久圯每春夏漲溢輒漂沒廬舍文瑗捐貲率民修築長三里餘民自是免水患同邑同舉鄧堅字介夫從征九股苗軍功授建甯知縣罷官後卜居大雲山麓藏書萬卷以著述自娛又是年舉賢良者有石觀字湖邱湘潭人父崙森歲貢生觀從征西陲以功授靖遠知縣遷固原知州皆有善政靖遠前令虧帑觀爲代償並請於上官歸其孳罷官後卒於其孫養源洛川官署年八十八養源字蒙泉詩古文卓然成家乾隆乙未進士知洛川縣以經術飾吏治士民

德之子承藻刑科給事中

右傳李元度撰

藍鼎元

先府君諱鼎元字玉霖別字任庵鹿洲其號也世居漳浦縣之萇谿先高祖處士毅叟公生三子曾王父逸叟公諱繼善其季也博學多識以隱自高康熙戊子飲於鄉年九十有四而卒配曾王母陳氏宦族女有孝德嘗以避賊負姑踰山跳澗疾走十五里人驚爲神助壽考齊眉後公六年卒年九十有二先王父諱斌字郁人逸叟公仲子少補博士弟子員以文學行誼爲一時弁冕學者稱文庵先生年三十有二而卒當是時家無宿春先王母許氏日課女紅市番薯種菜爲糜佐饔飧節腹奉舅姑下撫先府君暨叔父鼎光以教以育至於成立都人士上其事大府督學歸安沈公大

中丞儀封張公先後旌之不孝雲錦等每侍先府君府君談及先王母時事未嘗不潸然涕下也府君生十歲而孤四子五經書已能成誦通大意稍長從族伯唐民先生讀書山中月攜白鹽一罐無他蔬同學或挪揄之府君怡然作白鹽賦以自勵日泛濫諸子百家禮樂名物韜略行陣究心綜覈不輟惟歲時一歸省祀先而已年十七觀海廈門泛海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澳海門以歸自謂此行所得者多人莫能喻也歲癸未邑大尹四明陳公以翰林出知漳浦饒經濟才多善政集紳士爲講經之會月課制藝詩歌古文辭府君既喜經濟之學又好古文辭請業論難所學益大進拔童子試第一是冬受知督學歸安沈公復

拔第一指入使院分校諸郡沈公有國士無雙人倫冰鑑之目焉
時府君年二十有四矣丁亥大中丞儀封張公撫閩建龍峯書院
延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浦士最盛獨於梁邨蔡
公暨府君有加禮焉謂藍生確然有守毅然有爲經世之良材吾
道之羽翼也久之念祖父母春秋高而許太君亦漸衰老辭歸侍
養中丞復屢札要之府君復書其略云某幼喪父賴祖父母及寡
母辛苦提攜以至今日大父今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日
薄西山此境豈能多得又某有弟已長而未婚有妹已長而未嫁
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旣多未歸於土每當苦雨淒風肝腸寸裂自
侍執事以來細觀先儒之書竊聞聖賢之道其最切者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今也有九旬之祖父母垂白之寡母而不能養有久停
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之外
以博豐食鮮衣縱使學問才力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於此等人
而欲進之於道耶某雖不肖頗知義利之辨豈肯妄受人憐有所
希冀筆耕舌耨得稍供菽水朝夕承顏膝下於願足矣豈可復以
遠遊貽老親之倚閭哉曩侍執事一年不敢稍露毫末者恐形迹
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今徵召再三恐執事不知所以違命之故將
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惟執事鑒諒焉中丞公廼止
辛卯曾王父卒癸巳先王母卒丙申曾王母卒六年之間連遭大
喪哀毀瘠立雖食貧喪事一遵文公家禮暇則益肆力宋先儒及

許辭胡羅之書沈潛玩味以程朱爲的以第一等人物爲期課督不孝等誘進後學以敦本行嚴取與慎交遊爲準繩蓋自庚寅至庚子杜門講讀者十有一年歲頻饑嘗作餓鄉記自廣其志都門競傳誦之篋瓢屢空不少挫也辛丑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作亂竊踞全郡浦大尹汪公方屬府君團練鄉勇護桑梓而族伯巖山公以南澳總戎統師平臺要與偕行時羽檄交馳府君搖筆立就風濤戎馬條畫悉合其大者蒐羅漢門小石門大湖崇爻諸山以清南北中路之餘孽擒捕竹仔腳三林港之逸賊撫墾甲之流民凡經營歲餘而全臺以甯至於論羅漢門阿猴林檳榔林卽嬌之不可棄南北路文武之駐紮要害官兵營汛之添設更置臺鎮之必

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換班兵丁舵繚斗旋各兵之必不可換剗切
詳明制府滿公多如其議時錢塘沈端恪公需次入閩在幕府尤
嘆異焉曾憶端恪送陳少林先生還漳詩云我聞閩中有二賢共
說少林玉霖好才名非獨冠臨漳默翰忠赤葵傾陽我識陳子思
藍子何時笑詠譜清商蓋謂府君也府君少攻舉子業食餼者十
餘年試輒冠軍而屢躓於棘闈 今上御極之元年癸卯 詔天
下學臣選文行兼優之士貢辟靡府君與焉二年春北遊太學三
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巨公宗匠共推服有良史才獻所
爲青海平定雅三篇臨靡頌日月台璧五星連珠頌河清頌各一
篇一時聲譟 輦下卿貳慕之者多躬先造訪或內臣出膺封疆

輒詣府君爲條陳地方情形利病天下士游京師者皆爭一見爲
快六年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引 見條奏經理臺灣河漕兼資
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事 上皆嘉納授廣東普甯知
縣時朱公侍側而錢塘沈公爲總憲與俱交贊其才 上云朕觀
此人便用作道府亦綽然有餘隨降 旨黔蜀督撫會議以四川
遵義府屬改隸貴州本府君所奏也府君旣感 上知遇思一自
強於政治以圖報稱潮屬頻年大饑普甯界潮陽揭陽之間故多
盜而潮揭尤盜藪或潛械清晝殺人而搜之金飛簷穿壁夜入人
室府君下車嚴爲教約有王士毅者盜屍誣告府君廉得其實反
坐之及其主謀之訟師王爵亭陳偉度一邑稱神諸盜亦稍斂跡

踰月攝潮陽篆邑水陸汎凡五營脫巾而呼相望於道詢之則縣不給兵食半載矣邑故健逋豪紳劣衿憲役吏書尤甚圖差緣爲奸利急則結黨空堂走東山以挾令時憲檄借運程鄉鎮平倉米三千石給兵府君曰此非計也曠時日且還運補倉費於何出天下豈有不完糧之邑哉揭榜通衢潮邑素號海濱鄒魯士大夫明禮義重廉恥邇歲饑饉急公者鮮乃出無可如何今年有秋豈可仍居頑戶抗欠之名又五營兵丁皆同鄉其并非親卽故汝等平日藉兵力自衛甯忍坐視其枵腹顛連且鎮平小邑尙能急公有贏餘貸給豈潮陽而甘出其下通例糧米每石加耗一斗今特從寬減凡納本年者每石耗五升舊欠耗三升取足奏銷之費逋賦

止問主名雖父子兄弟析居一無波累本縣與士民休戚相關搢紳衿監宜率先完納以爲民望給兵食至於勢豪棍蠹儻仍故習或圖差作奸侵蝕闕堂挾制固不足辱本縣之紙墨鞭箠矣於是紳士爭赴納十三都望風而趨圖差皆股栗莫敢不奉法者兵食以濟亦不借運程鎮也邑故有漁船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輸金以易新照府君峻卻之鑄石於泊舟之步妖女林妙貴者自號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號仙公建淫祠於邑之北關書符咒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煽黨凡數百人諸邑遠近踵至遣吏卒捕之皆言妙貴有陰兵恐攝己爲害府君親詣擒之庭鞠其狀具得所爲求嗣見夫聞者齒冷府君悉焚其供狀

姓名分別同惡二妖荷校於市眾共碎其首而斃之籍其居改建
棉陽書院祀周程張朱五先生與都人士講學課文其中作棉陽
學準立條約以官租二百三十石捐爲祭祀師生膏火之費正學
興焉府君既嚴治盜之法劫港截徑暮夜行竊動輒見獲盜多逸
入他境邑人皆賀府君曰未也是將有大焉者偵其窩乃在百二
十里潮揭之交葫蘆地諸邑盜魁皆在謀以眾由錢澳奪舟出海
爲首者十有八人營弁議以舟師扼隘掩捕之府君曰不可調兵
則事洩賊驚且走不煩兵也密檄普甯尉選丁壯若爲蒐普盜者
兼程夜至葫蘆地圍窩者宅擒其首七人出軍械甚夥十八人者
以次俱獲先是南澳鎮檄普提洋盜二人府君以出洋行劫其黨

必多而廉二人者皆非是出之更得洋面積盜四十三人姓名吏
曰此他邑盜也府君曰洋面商賈非吾赤子乎且是以鄰邑爲壑
也吾弗忍分檄潮揭諸邑句致及兼攝潮陽盡獲諸盜行劫閩廣
洋面拒敵官兵言之歷歷悉按問如律而計擒仙村樓馬仕鎮羣
盜窩主也自是四境綏靖民皆帖席邑故健訟期輒千餘楮訟師
如雲府君時巡境內勸課農桑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姓名府
君曰傳語若輩儻能改過吾又何求有王元吉屍棄龍湫之野其
弟煌立以活殺賺和告其怨家楊姓府君諦視煌立心疑之故設
詞驚其約保乃言此訟師李阿柳蕭邦棉及刑書鄭阿二合謀嚇
詐所爲然未知元吉作何身死也詞內有曹阿左案盜府君呼約

保人命至重今未得兇首曹阿左不到汝賄縱真兇當以汝代矣
約保大恐翌日府君自普旋驗夜過石埠潭鄉老幼列炬羅拜於
道問何爲者曰我等無他素爲盜所苦今藉公無恙故喜而來迎
束薪爲炬相送耳府君從容慰勞命掖其老者起因問遠近尙有
竊賊否曰無之一老者附耳言龍湫埔有惡賊五人死其一則今
日所驗之屍是已更言四人則曹阿左其一也質明約保以阿左
至行竊拒捕三人者俱在事獨元吉傷重身死鄉人移屍溪畔而
李蕭諸人因構煌立成此獄耳林軍師陳興泰者訟師之魁有監
生鄭氏告吳阿萬等殺傷田主搶剝衣物而吳告鄭霸海橫抽又
使人赴各憲轅首告府君鞠之則吳詞盡屬子虛府君款語謂吳

若等兩歲荒歉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若拒之過當事甚小
汝乃加以霸海橫抽其罪甚大儻直窮到底則汝自罹反坐罪大
於抗租此訟師誤汝將柰何吳叩頭謝軍師言我有奇計置欠租
勿道以霸海橫抽徧控郡省縣官自不敢拘審准則鄭之家破卽
不准遷延時日欠租事灰矣問軍師爲誰曰林軍師炯璧也府君
遭役疾走其家及其案頭字跡悉取以來則吳詞在焉軍師乃憎
服陳興泰利勾者蔡阿龜屋地族人陳興觀先之阿龜病死興泰
呼其弟阿辰阿完阿尾飲食之謂之曰我有奇計汝兄可得美棺
衾汝兄弟不憂乏食乃命三人者舁屍至興觀門興觀大驚而陳
蔡兩姓集屍所其斥其非辰完內恧以興泰所給米轉給人舁瘞

之興泰陰誘阿尾於家以買地僥價打死抑埋告興覲具訴未質而府君詣會城興泰率黨窘辱興覲百端嗾阿尾復控於郡府君歸訊呼阿辰阿完至前曰事我已盡知汝二人前以興泰所給米瘞汝兄信有良心當不至餓死汝以實言不果汝辰完盡吐其實興泰猶堅執並無藏養阿尾興覲乃誘阿辰阿完養於家府君曰此易辨耳伊兄弟同乞食廟中阿辰阿完面青黃乃餓莩無食阿尾面獨紅白如宿飽非興泰誘養而何左右皆驚興泰遂無復置辯樂舞生蕭振綱銜舊怨羣毆諸生陳詢益於道而誣其包捐僥賴以鄭桐爲證桐稱武生府君望桐非端士問曰汝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鄭棉絃然則汝小名鄭阿桐乎曰阿福然則鄭桐何謂

也曰字耳府君曰今人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奕桐府君拍案大怒曰汝訟棍也僉名花押豈有吝名字止書其半之理鄭語塞呼陳姓質之果梅花鄉訟師也振綱父嘉福亦諸生老矣呼之堂上曰鄭桐詭名已首服矣汝子行兇毆剝假券欺官乃盜賊光棍所爲應死吾憐汝老舐犢事非本心以實告當曲宥汝子皆叩頭謝餓匄溺水死有鄭侯秩之妻告蕭邦武等五人毆迫落水其子鄭阿伯載屍以來母子杖蓑哀動左右驗之則屍已腐爛府君心疑勒令阿伯母子自行收殮眾皆駭愕府君呼邦武五人若等知鄭侯秩未死否皆曰不知然則若等自甘償命乎皆涕泣府君曰無益也侯秩舊充保正縱盜殃

民今見我來畏法更逃遁行詐耳潮之逋逃數不過惠來海豐甲子所碣石諸路亦何難獲越五日邦武果於惠來獲侯秩以歸觀者如堵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伏地請死并獲其造謀之訟師陳阿辰並治之潮人以為死勾得妻子也府君治獄固嚴然詳慎周至多所平反盜賊罪狀未著者輒釋之大辟或竟日不食訟師治其尤者小犯則反覆開導戒以自新人皆感悅至於翻李振川之成案力爭兵丁蔡高之非辜雪劉公喜文實之冤誣折林賢娘之長舌人以為包孝肅復生政聲大震然府君性伉直治獄平反數與上官忤忌之者亦日以起矣初制撫以潮屬數饑請於朝撥省倉西穀貯各縣備賑惠潮觀察故為廣州守自請以存畱穀價

糴運省勞費運官船戶挾勢甚張沿途盜賣雜取扁穀糠秕和以水各縣吞聲府君盡得其實寘船戶於獄運官稱觀察之命請釋之府君以事經通詳不許觀察銜之屬藩臬誣揭六款栽贓千餘所革漁船例金其首也漁人齎石刻鳴冤弗省奏上奉 旨革職而觀察旋升臬司周內成獄二邑士民奔走歔歔挈榼提筐相望於道惠來人王希五年八十餘攜米五升雞子十數枚爲饋拄杖行二百里謁府君曰天乎公乃至此涕泗交下制府郝公再訊心知其冤貽書撫軍謀昭雪諸公固持之然粵中官民無不知其冤卽諸公亦心知之而不能悔也郡守胡公延修府志出府君於獄諸款賴士民投匭上官同寅傾囊集腋依限結案例得回籍制府

鄂公素稔府君才名留府君幕府相得極歡是時郝公方調總督
福建而臺灣諸番作祟固要入閩府君感鄂公意厚固辭爲條陳
臺灣十事十年冬鄂公具摺申明被誣始末奉 特旨赴京十一
年三月引 見奏對良久 命署廣州知府 賜御書諭訓詩文
及貂皮紫金錠香珠等物 溫綸獎勵蓋異數也府君自以受
皇上殊遇廣州省會重地旗民雜沓番舶出入縱橫而香山澳門
紅夷築城設廠臺居然天險思所以調劑振刷之以上報 國恩
酬鄂公知己故至則謂不孝雲錦曰吾以身許 國自今家事汝
任之慎勿溷吾也詎意天奪之速抵任一月遽齋志以歿耶嗚呼
痛哉府君素強健抵任後偶憊以爲長途受暑不爲意六月二十

日忽患痰喘翌日疾革謂不孝等曰我無以報 皇上汝等當勉勵爲 國家有用之人才繼我未竟之志問以家事不荅頃之續屬時雍正癸丑年六月二十二日辰時也距生康熙庚申年八月二十七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嗚呼痛哉府君治家寬而整與叔父同財終其身病近世兄弟多不相屬立宗子法旣通籍未嘗一日忘貧賤茹蔬衣敝親友急至納質稱貸而予雖歷患難未嘗輕受人一錢少時以文章經濟自命晚年一意濂洛關閩之學闢異端斥佛老在潮日謁大忠祠見佛像堂皇問吏此祀文丞相佛何爲者吏曰丞相在佛座後視之果然府君曰僧可杖也汝潛移佛像占倨忠臣宅是陷佛於不道也且春秋有司致禮俎豆以羊豕

佛其安坐而饗之乎亟命撤去移文丞相中堂乃拜其嚴氣正性類如此在官以人心風俗爲急簿書應手裁決嘗自言惟誠可以生明惟勤可以補拙其遇事一以忠信爲主不爲苟且務外以徇人深求乎理之所以然而盡其所當然昧爽而起夜分而息故事無不豫家居嘗以豫名其齋然伉直之性不以勢怵利誘而少有所回護顧惜故不免於忌嫉而正人君子壯其節亮其心終愛而敬之也雅意著述風雲月露不以染其筆端見忠孝節義必紀之修一統志盡海內外之山川風土百蠻雕題鑿齒之情形無不瞭如指掌東南海疆尤熟悉而加意焉病宋史繁蕪嘗於潮陽獄中釐正而欲更修之未就今存於家在獄踰時色怡而貌益粹誦讀

聲朗朗出金石識者有以覘其所養而知其復起也既起矣溘然以逝天也尙何言哉所著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學六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試筆六卷俱付梓行世女學最先出平臺東征成於征臺幕府學準公案成於潮普署中鹿洲初集則分年而輯成之修史試筆則在京與高安相國編訂歷代名臣傳所成也配恭人許氏有淑德與府君相莊其甘苦男六人長雲錦福建水師提標功加署都司僉書娶林氏浙江定海鎮總兵官諱亮女 御前侍衛朝翼妹次雲龍業儒娶林氏甘肅巡撫贈尙書諱日瑞曾孫庠生諱從龍女三雲翔聘處士陳諱天珠女四雲翼聘黎氏己丑進士奉天府尹兼盛京刑

部侍郎諱致遠女俱許恭人出五雲鶚未聘六雲燦聘王氏候選
縣丞管理廣東海埕場鹽務諱眉女庶母林孺人出女二長適都
司僉書管漳鎮左營把總事江諱盡臣子邑庠生漢次許字太常
寺卿黃諱性震孫邑庠生諱尙柔子日焜俱許恭人出孫二人成
德雲錦出成功雲龍出俱未聘女孫一許字南澳鎮總兵官聶諱
國翰孫水師提標中營把總世雄子麟瑞雲錦出府君歿後之旬
有二日鄂公及上官同寅諸君子憐其貧斂金以助得扶櫬歸於
家不孝等惟府君祿弗償德業弗究志用圖所以昭後取信故不
敢飾虛辭以累府君謹灑血撰次平生行實伏冀大人先生采擇
而誌諸墓焉謹述

右行述藍雲錦撰

月新大頁女ワ言

21

沈廷勵

嘉興沈先生諱廷勵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槩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易爲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使亦治古易著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右學案唐鑑輯

STATE OF CALIFORNIA
COUNTY OF SAN DIEGO
SUPERIOR COURT

1111

160-79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七補錄

守令十三

何經文

滇黔與國而道紆阻明初水西女官翠靄開通滇故道崎嶇特甚
師行不能並焉意在便內出而阻外侵我 朝平水西開置郡邑
其故道在安順永甯兩郡之間仍其郵傳未暇以改雍正中山陰
何經文先生知安順府奉大吏檄別開新路尋以支銷不實挂吏
議罷官乾隆八年 特旨召用而經文以退廢久既老且病再
召並不能赴蓋是時原滇黔制府鄂文端公爲宰相特以名薦鄂
公故劾罷經文者後廉得枉狀恥爲讒者見賣而未有以發及爲

相乃有是舉嗟乎自漢道滇南以通巴蜀騷動西南勞費無算而張騫以鑿空取封侯印唐時開興元路孫可之作記稱述其美而榮陽公以謗議抵罪豈非其命歟方當六宇砥平八荒順軌區區更置所在多有不可以古之披榛斬棘拓境方外者比而事無大小爭功者危功無大小獨成者敗經文以任事過銳幸及寬網而又得見滌洗於君相之明此所謂千載一時者也先是水西故道既絕險爲行路者所苦故綏遠將軍蔡某議於永甯之北更開新路一道既制府潘陽高公遣將覆驗將遂施行久之未果而就中危坡絕磴亦復不少卽稍稍平夷者大抵面密箐倚巨壑匪除匪堙無以卽坦其鐵索橋之上游今名西林渡者盜賊亡命率相

蟻聚凶苗時出爲椎埋之奸猝不能禁有司病之鄂公甫下車卽委經文會勘繪圖申覆略如前議鄂公旣得旨允行因令經文領其事未幾訖工自是滇黔驛使通行無礙而諸爲奸利者失其故穴潰然解散官民以甯經文之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茲所變易其爲利奚啻什百而已事便於國宜令後來知成之之不易增修以時一也造謀決策歷有主者不才以下吏奉行功非由己不嫌自炫二也荷今上厚恩昭雪前過雖復臚陳顛末無畏於人之多言三也合此三者固不可以無記余以其事鉅而心平故樂爲之書是役也由安順所屬之鎮甯州白水河迤北取道而人二十三里至坡貢五十里至郎岱四十里永安又三十

里爲毛口河卽西林渡渡河而南四十三里罐子窰白罐子窰西折三里至松巋山又二十八里至陽松三十一里劉官屯二十三里海子鋪至是與故道會凡二百有五十餘里所鑿山徑凡四萬八千丈去頑石二千六百有二十丈開打鐵石關三百六十有四丈磬石街萬五千丈隄三道凡三千有七丈建守備官衙一所營汛署五塘坊二十二營房一百八十八間驛署六橋梁八十二渡船四費帑萬五千兩有奇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落成於八年三月初三日佐理者爲知縣清鎮縣張世昌

右新路記陳兆崙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七補錄

守令十三

藍鼎元

國朝人才余服膺者二人曰錢塘家天一先生潢曰漳浦藍鹿洲鼎元天一先生佐靳文襄治河其措施之理皆從格物而出爲久遠計迄今百四十餘年治河者尸祝之守其成法不敢失墜鹿洲則生長海濱功在海疆者尤著朱一貴之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脅從者且三十萬人君佐族兄南澳鎮總兵廷珍七日平之並爲閩制府滿公籌善後平臺紀略一篇所載皆確有依據至其論臺灣事宜書論南洋事宜書福建全省總圖說粵夷論潮州海防圖

說全洋形勢瞭如指掌至論北直水利論江南應分州縣貴州全省總論論邊省苗蠻事宜經世之才目所僅見文章亦遠出劉龍洲陳同甫唐荆川上及觀請修明史綱目一書於建文永樂之際尤三致意壬午忠節略詳載方孝孺以下殉節諸人謂永樂殘忍慘虐爲開闢以來所未有蓋其忠孝本於性生其經濟皆自讀書出王佐之才名儒之學不當以文章目惜乎僅以明經保舉授普甯令爲惠潮觀察所軋中傷下獄制府鄂公爲申雪引見命署廣州府抵任一月遽卒也君十歲而孤讀書山中食無蔬以白鹽自給作白鹽賦以自勵年十七觀海廈門泛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海廈門以歸自謂所得者多人莫能喻性

至孝儀封張公撫閩建黿峯書院招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
先儒諸書於君有加禮君以大父母老辭歸中丞屢札招之君爲
書以謝曰聖賢之道最切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今有九旬之祖
父母垂白之寡母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
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外以博豐食鮮衣執事何取於此
等人而進之於道語甚切至中丞乃止君在普甯治劇盜懲豪猾
斷疑獄多能人所不能性伉直治獄平反數與上官忤忌之者眾
初制撫以潮屬數饑請撥省倉西穀備振惠潮觀察故爲廣州守
請以存留穀價糴運運官船戶挾勢盜賣攬穰秕和以水各縣吞
聲君廉得其實置船戶於獄觀察銜之屬某臬誣揭栽贓千餘奏

上革職觀察旋升臬司周納成獄粵中官民咸知其冤而不能昭雪卒之士民投匭同寅集腋而獄始得竟也余嘗謂人才之生遭際難成就尤難惟文章爲可恃如鹿洲者以明經經高安朱公薦得邑令遭際矣而觀察軋之鄂公再薦命署廣州府遭際矣甫一月而卒則成就之難也賴有文章足以自明其學術經濟百世之後終有人焉爲之徘徊而俯仰觀感興起以想見其爲人如鹿洲者不與家天一先生一轍哉

右書鹿洲文集後陳文述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八目錄

守令十四

龔鑑

錢恆

張廣居

童華

嚴遂成

包濤

李傳鈺

左修品

劉朝佑

周慶增

張呈祥

李繼聖

趙莘

印光任

何德朗

郭佑達

吳文伯

王紹文

蔡時豫

王者輔

補錄

蔡時豫

守令十四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十四

龔鑑

前甘泉令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碩果一字明水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也康熙之季杭才彥最盛而杭二董浦與君爲尤董浦負奇氣踔厲風發君沈毅精實各有所造余時初出游於諸才彥皆相善而所最心知亦莫如二人願不十年閒交友先後連茹成進士登三館而君以拔萃入成均爲祿養計就選人籍世宗憲皇帝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爲甘泉以君任之邗溝故脂膏之

地吏罕得以節操自持者君下車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而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之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而君又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都轉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而君又拒之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君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縣有邵伯埭者受高寶諸湖之水地卑下君謂當於農隙時運土築高埂沿隄爲防以徐議溝洫隄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浹旬不雨田卽龜裂宜每一里爲水塘以蓄之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躉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大水泛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

洩之開官以鹽漕爲言不可會河隄制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訶開官嵇公動色卽啟闡且斥開官不職立逐去又用君言定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啟闡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開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堦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有望於大吏之後來者耿耿爲予言之自君莅任每歲晏則江都之鰥寡孤獨多來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 世宗晚習禪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於元信及出住湖上千求徧於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亦君子人也顧驟聞之不能不愕貽頗咎君良久歎曰強項令

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世宗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凡君居官皆以實心行實政其事甚多至今甘泉人能道之余不悉述述其大者於是報政以最入京今上召見欲久試之復還任先後凡六年而以外艱去中州撫軍尹君故揚守也雅與君善聞君無以爲葬而招之欲使之主大梁書院事得以脩脯助葬君不自得驟發心疾思歸不得君時年四十有六又神明素強不料其以是竟不起初君喪偶不再娶及其以艱歸也告於殯宮之前曰本爲寒士典敝裘以何妨有類枯禪剔殘燈而獨旦齋廚寂靜旅館蕭條囊莫名乎一錢墳未封乎三版幽冥相感應共諒其無他窘乏干端亦祇還

夫故我聞者哀之君於經學最湛深能摘先儒之誤顧皆未有成
書其所成者毛詩疏說八卷乃以簿書之暇得之其報政至京嘗
以示予曰猶不至以風塵吏爲君所笑者賴有此也索余序之子
逡巡未及而君死矣古文卓然可傳顧多散失幸存者曰龔甘泉
集特十一耳君之卒二子皆幼以故志幽之文未及備其從弟鐸
爲之行略一篇又十年其二子相繼爲諸生始流涕請墓浦與予
各爲文以表之王寅癸卯間予寓杭去君居不遠昕夕相過從每
說經或不合大聲爭之驚其鄰舍兒或相賞亦復絕倒相與釀錢
百十文覓魚酒爲樂今君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顛毛種種矣會大
父以庭大父煜父茂增娶汪氏子二長謙次窳女一壻柴景高葬

於某鄉之某原其銘曰

其學其仕均未竟其志而忽然以逝宿草且十年乃克銘其阡是子之愆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龔鑑字齡上一字明水號碩果錢塘人早喪母與婦朱事父極孝父失明鑑扶持左右如嬰兒餼於庠藉教讀以養交河王閣學視浙學拔之五百人中貢於大廷世宗憲皇帝初親政側席賢能之吏揚州介水陸之衝物眾地大習俗侈靡號稱難治析江都之東南爲甘泉甘泉新邑諸事草創求俊健能勝任者難其人鑑容貌魁碩音吐如洪鐘嚴氣正性學而知爲學純養粹之儒天語

褒嘉卽命之甘泉視事鑑抱負非常恥與俗吏旅進退壹以子
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己任絕苞苴嚴請託抑豪橫禁奢麗以此之
謂民之父母七字榜治事之堂而人莫敢干以私旋以父憂去官
貧不能謀朝夕服闋游中州應祥符縣尹之聘以風痰卒於官舍
而不克究其施命也鑑邃於經學學以安溪李文貞公爲宗詩說
已有成書闡明文貞公詩所爲多其論滕子來朝云胡傳以其朝
弑逆而夫子降之是年七月杞侯亦來朝矣何以不貶自知其不
可通因舍左氏明白之杞侯而信公穀之以杞爲紀謂齊欲滅紀
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夫杞之忽升忽降緣致後人之
疑若滕自朝桓而後世世稱子矣所謂惡惡止其身不及其子孫

者果安在歟知滕之為時王所降則杞之升降非聖人之擅於進退也可知矣其辨周禮舞師鼓人云或曰鼓人之屬司徒是矣舞師之不屬樂官何也曰此亦有故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亦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皆六代帝王象功之舞而用之於大祭祀至於舞師之兵舞帔舞羽舞皇舞謂之野舞樂師又謂之小舞而所用者又鄉遠中山川四方社稷旱暵之事而已

司樂之山川九州過一方之山川而已況大司樂率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小舞大胥正舞位而曰徒乃鄉學之民耳不屬之司徒而奚屬乎采芑詩鉦人伐鼓

朱子註曰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此說似未妥周禮無鉦人而鐸鐃鐃鐃統於鼓人故可以謂之鼓人亦可以謂之鉦人一官而二名也詩言鉦人伐鼓則伐之者明明是鉦人萬無以此見互文之理予嘗謂周禮非僞書如此等細微處往往與他經相合必非假託者思議所能到也或謂鼓人鑄師同掌夜鑿安知鉦人非卽鑄師耶曰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鐃鉦也朱子亦曰鉦鐃鐃也則鉦卽鼓人所掌之鐃鐃不聞以鑄爲鉦文獻通考革之屬拊與鼓鼗而已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樂記所謂會守拊鼓小師所謂登歌擊拊是也至謂書搏拊之拊爲拊鼓之拊則大謬耳堂上之樂待拊而作堂下之樂待鼓而作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堂上門內之治以拊爲父堂下門外之治以鼓爲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鼓人之所繫大矣哉宋李照制晉鼓爲樂節通考謂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此說非彼蓋泥司馬振旅軍將執晉鼓不思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樂中有金奏乎周禮註亦云金奏作樂擊編鐘辨五服云禹貢五服每服五百里一面數若兩面數則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五百里兩面數若一面數止二百五十里非九服大而五服小也所異者禹貢內甸而外侯周禮內侯而外甸周禮王畿千里不連九服數而禹貢甸服卽王畿耳然則禹貢五服方五千里周禮王畿及九服方五千五百里周地較大但五服禹貢之外尙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

蔡傳言周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談論庠序學校貫串禮經精析成周一代之制多先儒所未發文繁不載其論西北水利云朱長孺云西北水利勘議於元學士虞集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南濱青齊桂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塘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田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爲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徵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之民力而順帝時脫脫亦言京畿近水地募江南人耕種可不煩海運而歲入必多矣嗣後有明徐尙寶孺東保定巡撫

汪應蛟屯田都御史董應舉或積慮而成書或發憤而拜疏然時
未有行之者左忠毅公行之有成效矣稻花茂密比於江南未幾
皆廢噫此斯民之不幸與抑存乎國家之福命也方今百務奮庸
通達國體之士罔不暢厥懷來而獨東南之飛輓未舒西北之士
田未闢然則大利之興合在今日崇論閎議開拓心胷君有董賈
之學識有班張之風調使其揆藻 天庭優游清燕之側必能成
一代之巨手甫出門而車軸遽折哀哉

舊史曰余與鑑同爲諸生知其學未知其閎肆至此也時方重制
舉之文而鑑亦屈滯於舉子之業每一文成必條其素所切究者
跋於後文不滿千而其論議或倍之或數倍焉余悲其未有成書

而汨沒於經生家言其本於安溪李氏固陵毛氏潛邱閻氏者舍
不錄所獨得者備著於篇

右傳杭世駿撰

同治元年庚子年
卷三十一

十

錢恆

公名恆字立人心齋其號也馳贈中憲茂才西園錢公孫累封中憲知莆田縣弱梁公仲子弱梁公以名進士起家文章政績震耀一時終於邑宰不竟厥用人咸惜之公少稟庭訓輒畱心經世之業隨任莆邑雅多飲助弱梁公以爲才 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六館高才生老成練達者俾以州佐縣倅錄用公由例貢生引見奉 旨發往雲南獨以知州用初補姚安府姚州知州調知祿勸州又改雲龍州尋升奉天府治中制府少保鄂公撫軍張公以邊地需才合疏保畱奉 旨以升銜管知州事雍正九年同知

雲南府其明年 特授永北府知府公以弱冠之年馳驅邊徼重

地精察幹練如夙成撫綏駕馭所至興除諸務次第舉行頌神君者如出一口高屋惠者世襲士同知驕蹇不奉法橫於姚安民不堪命公始至厘惠進謁以千金爲壽峻卻之旋廉得積年暴橫狀通稟督撫監司按律遣戍夷民無不稱快姚州普棚驛迤西數十里平疇曠野苦乏水道公相度土宜開浚川渠捐千金爲倡居民踴躍趨事數月告成迄今舟楫通行田疇灌溉姚人立石誌功德焉其在祿勸州也州轄二十四砦徧邇夷壤值土府烏蒙告警鄰邑胥震動公躬挽戈弧練兵訓士設法防禦闔境晏然公之功也滇自吳逆以重斂病民相沿日久積弊未除公旣莅永北任詳請分上中下三則定賦又嘗攝趙州篆豁免浮糧千餘石胥勒石以

志民困始甦府屬永甯與川省接壤先是兩界夷民因報復仇殺致興兵勦捕牽引多人釀成大獄公至虛衷鞠訊旣成讞上之誅首禍二人餘力請省釋所全活者甚眾永北僻處遐陬文教未興公勸建北賅書院割官莊田穀六百石爲諸生膏火資又慮遠所士子不勝跋涉更分建清水金江浪渠永甯中洲順洲講舍胥延禮名師督課葺年比戶絃歌彬彬多文學選而嗣是雋承宣司試雋禮部試者滋接踵矣治永八年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士服其教政聲日益騰制府大僚擬不次薦擢會丁外艱歸里服未闋遽卒年纔四十有三惜哉公性慷慨好施予同邑人流寓滇黔者多方賑卹不幸客死代爲經理訖致其喪歸家居惟德施是務諸利濟

事殆不勝書事弱梁公暨陳太恭人尤克養志雅體弱梁公友于
念切迎養世父暨羣從昆季於署晨夕聚首以博老人色笑歡弱
梁公既卒一號骨立萬里之外扶櫬南旋哀感行路歸甫年餘得
疾殞命論者謂實死孝云

論曰永北幅員數千里夷獠雜居稍不稱職危若朝露而公處之
裕如八年中恩威並著無犬吠之驚才固有勝人者歟地夙多虎
患海腰鋪爲尤公莅任數年後忽有二虎馴伏海濱久之赴水死
一時名士爭賦溺虎吟以比渡河之異德政所感詎不信哉

右家傳儲研璘撰

張廣居

中憲大夫銅山萬涵張公之卒於官也在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其長君際盛奉其喪歸葬於黃嶰之原在癸未仲冬又越年際盛持其狀踵門告余曰先君子與公託婣好又附同曹之末公又爲政於我郡知先君莫如公盛不肖敢勾表墓之文以光泉壤余曰信哉不敢辭也乃爲之表表曰

公諱廣居字萬涵號黃麓山樵世居江南銅山縣之黃嶰 誥贈中憲大夫古度公是爲公之大父祖妣李恭人袁恭人 誥贈中憲大夫振聲公是爲公考妣蘭恭人振聲公生四子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及長體貌魁傑洞達軒爽喜談大略好讀河渠書徐故

澤國嘗獨行沮洳遵河濱上下周覽又好星緯之學已而走清江
求事河帥至雜迹吏胥不以爲嫌如是者有年雍正元年年三十
請於封公以州佐投效北河初爲滕縣主簿繼遷曹縣丞錚然有
聲會以艱去服闋得歸德府通判俄轉開封府下南河同知黃河
自塞上夾山而下歷秦晉過龍門委曲束縛如虎兇在柙至滎澤
遂大故河患豫先當之而下南河居上下之間爲夷門保障南北
隄相距輒一二十里夏秋水漲則橫互四塞衝蝕薄激所在危險
公抵任周歷究圖先事而爲之備急則晝夜坐風日或陰雨中率
作興事雖累月不勞貸員弁卒役靡不樂爲奔走以故終公之任
十有八年未嘗有失又每奉遣旁治他所到輒安上游倚公如

磬石微公則如失左右手公嘗語人曰治水貴審形勢察源流考源以觀流則流可治也審形以規勢則勢在我也若夫建埽築壩爭一時利害老河卒所爲耳乾隆辛未余守開封與公同曹嘗歲晚赴河干見公督人夫築土甚急余問曰此固無險何汲汲焉公曰險已著也及逾年水漲果然陽武河決之役工甚急輒苦無土公至眾爭詢之公曰無憂也明旦當得土及夜風起旁灘果淤土遂足供癸酉八月公遷山西澤州府知府造余別余曰秋旣半河無患乎公曰豫固無恙竊爲南河戚也未幾有張家馬路之役其先見類如此公旣抵晉晉方患汾水上官聞公來欣然遺之公爲隄千餘丈爲壩幾爲渠幾以疏以瀦垂二年河患平汾人賴之嗟

乎河患之大由來舊矣人非其才鮮克愉快而農桑水利經濟大務自昔難之其建大議奏大功垂名無窮者大都出於專家之學蓋審形之著操本動末非心知其意卒亦鮮當如公所言審形勢察源流庶幾古名卿之言而久不遷幾至終老卒能樹功於豫晉之間流聲邦國非偶然也噫是可表矣爲政尤恤民居澤甫二載仁聲被道沒之日室歎路咨在南河值水驟漲公糾工艤舟編筏以濟溺者親載粥糜以賑飢餒雖甚險阻弗恤攝歸德郡建義學修書院佔畢之士咸以爲感其事親能色養篤愛弟昆慷慨好施與梓里族裔多被其惠公娶拾氏有相莊之風公長君際盛並起河官能世其家學服闋得歸德別駕未幾辭歸奉母頤養蓄異母

弟妹如同懷婚嫁靡不中禮非公身教曷克有此此公之所以不墜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三丈夫子六人長際盛次際升次際泰次際寶次際豐次鍾奇女二皆適儒族是爲表

右墓表邵大業撰

トヨシノキイネキ

十一

童華

公姓童名華字心樸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纂大清律受知於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 命查賑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饑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眾會怡賢親王在直隸問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災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 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 上意鉤考攤派民不能堪狴狴纍纍無容囚處公向大府開說甚辨大

府怒曰汝沾名敢逆 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追特命清查者正欲清其
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
分曉然後奏請 上裁恩從中下此 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
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欠揭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徵非
清查也曰於汝云何曰寬華限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申報大府
默然公出卽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眉求爲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 聖書嚴飭眾方折伏蘇撫某訪僧
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公聞卽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
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挪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

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面謝之而心不悅浙
江總督李衛篡人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
公抗不與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僂也李深嘆之爲蜚語以聞
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
今上元年起知福州再知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
年六十六公精勤廉悍善治下不善事上發奸擿伏如神而尤長
於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府城外建西南
二牖墾膏腴三百五十頃佐經略鄂公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
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於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
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

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顛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缺折亦其性耶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過吳吳市漿賣餅家猶有質衣履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右傳袁枚撰

童心樸名華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而習刑名佐官府爲治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心

樸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心樸灤河形勢心樸條對甚晰玉器之尋補平山縣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詔特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心樸理京南局水利心樸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糴黍以爲食王具以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擿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奉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速捕比較無虛日心樸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心樸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
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
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
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揭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徵非清查也
曰汝欲云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
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呈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
江南清查不善 下詔嚴飭如心樸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
一枷兩人荷以徇心樸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
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卑薄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
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於蘇無文牒心樸不與李

怒爲蜚語以聞。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
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
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
以忤巡撫被劾罷官乾隆元起知福州再知漳州頗好長生術
招致方士習丹家言復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嘗建
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爲義冢二區費金數
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湖濱議九家窰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於
事實合詩文記傳共十餘卷

右述彭紹升撰

嚴遂成

海珊乾隆間詩人也康熙庚子舉於鄉雍正甲辰九月會試不第
越七日由恩榜中式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縣爭傳七日
蘇一時都下傳誦徧君益奮於詩從而游者皆效其格律然君之
得於天分者人莫能及也余嘗獲觀其詩鈔及明史雜詠又見其
嗣君名裘所撰行略作而歎曰人之傳不傳有命其傳之大小久
暫亦有命或此事傳而他事弗傳何莫非命也君之作令於山西
直隸也先後歷六七任又爲雲南之嵩明州調鎮雄州以事罷復
以知縣就補雲南而卒其在臨汾開兔坡險道捫立鳳山書院其
在長垣拯河患救民饑修隄築支河民至今賴以無患若乃決疑

獄應軍興政績固隨在而有然無人薦揚之余未敢決其必傳也
獨聲律一道直入三唐之室同輩中自錢唐厲樊榭而外弗多讓
也而尤長於七言律詩雖樊榭亦自謂弗及蓋三十年中沈淪仕
宦其精神所淬厲者何限而獨以詩鳴緇幽擢新爲世所折服豈
非莅民之事非能由己以屈伸而詩歌吐屬則伸己學力所到操
縱自如卒成其爲一家之學其傳之久而愈光有斷然者然君之
詩傳而志亦弗隱矣君諱遂成字崧瞻海珊其別號浙之烏程人
所著有詩經序傳輯疑二卷詩鈔十一卷補遺二卷明史詠四卷
未刻詩文六卷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丁外艱不試竟終外
吏命也君有五子長名裘亦能文今爲燕平書院山長

右小傳程晉芳撰

司馬法頁及刀馬
卷三十三
守令十四

七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八

八

包濤

君諱濤字春河號梅嶼錢塘人少孤淬志勵學文詞卓犖康熙辛卯以詩經舉於鄉雍正甲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君辰入酉出不敢一日曠每與同官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漢張釋之唐徐有功皆以恕求情者也吾黨當師之眾聽其言居西曹五年多所平反歷升本部雲南司郎中己酉特授甘肅平涼府知府下車洗手奉職整飭綱紀杜絕苞苴一郡竦然前守某承造運糧車二千三百輛并軍營所需鞍屨繩索毛槽鋏叉輪輻鐵掌等物十未及三遽報工竣奉檄起解君歎曰軍國重事子敢諉過前人耶遂不惜工直晝夜督造剋期而成幸免戾譴明年調任慶陽地

屈邊陲李自成蹂躪於前王輔臣倡亂於後民俗彫劫君至謀生
眾復流庸革規例禁苛擾務爲寬大之政以紓民氣遠近德之所
屬環縣土多沙磧又皆峻阪陡崖氣寒霜早歲僅一穫洊饑後丁
壯皆轉徙四方嗣奉墾荒之令土著無產及流寓客氓紛紛報墾
比流亡漸還各以業主告爭鳴官清丈君思砂磔磔不同膏腴
而頃畝向無弓口脫一清丈旣懼侵隱之罪復貽加賦之苦因援
延安府屬折徵起科之例剴切陳詞申請臺使奉文報可環人稱
便癸丑緣事鐫秩二級罷歸乾隆己未補江西贛州府通判大吏
廉君名履行檄委署郡篆四攝丞縣事三司權務一所至皆有聲
其嘗贛州也郡學鄉賢祠燬於火捐貲復之監造站船侵扣冒銷

之弊釐剔一清庚午分校文闈撤棘皆知名士王申推升雲南澂江府路南州知州引年乞休君宦遊三十年篋無長物歸田後每日晡不能舉火家人詬誶勿顧也事母李太安人極孝既歿宅兆未卜盡焉心傷力疾營葬事手操畚畝淚泫泫交睫蓋終身孺慕如一日云包氏故錢塘望族占籍保安里則自有元諱泰者始科名文章代有聞人君輯包氏簪纓錄一帙末系以圖用展敬宗收族之義撰述所存有說書旁見三卷邶鄘衛三風詩意一卷左國朽言一卷三才備考四卷唐詩律隔一卷讀莊解若干卷昔昔編一卷則君生前自編年譜也詩四卷夏邑彭樂君方伯先爲鏤版行之卒年七十四無子以族姪全嗣女五並適士族

論曰官箴之美莫過於廉官箴之戒莫甚於貪歷覽史冊所載循吏諸傳鮮不以廉自律克著清白之操者也迹君生平處脂膏之地未嘗以纖毫自潤方古廉吏何多讓焉嗚呼是可以傳矣

右家傳汪沆撰

李傳銓 左修品

李傳銓字人岸湖南衡陽人雍正甲辰進士補樂清知縣自康熙以來休養繁富守令於賦稅外有耗羨有歲餽陋規號稱自然之利傳銓至嚴絕之謂所親曰居官有羨餘甯投之水不可以肥家也自解額外悉輸官庫以之修城池建學課士興作無虛日當是時未有養廉之制故取者有餘饒廉則不足傳銓居四年貧益甚性復伉爽敢任事百廢具舉竟以勞卒於官同邑左修品字松操納貲爲順德縣丞以能名擢羅山知縣振饑民有廉惠聲調安陽緝捕勤明時河南患盜上官檄修品爲通省總捕發奸擒伏千里外輒知其主名羣盜解散憂歸起補寧都縣清積牘捍水患戴星

視事縣民喪葬侈費至停柩數十年不能備物爲設厲禁頒通禮
敝俗頗革乃設義學招貧民子弟限年授經去之日士民謳思焉

右傳李元度撰

劉朝佑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備任使
越明年吾宗庠生劉朝佑膺是舉其鄉人合詞列其狀於縣庭以
次達於巡撫都御史加覆察無異詞都御史田文鏡疏其名於
朝云持躬謹飭克敦孝友制行端方堪樹儀型 天子曰俞賜以
六品頂帶都御史給咨馳驛遞至京 召見 特授湖南鄱縣知
縣初莅任卽諮民所患苦地不堪播種而輸賦如故者凡七千餘
畝惻然傷之百計導其墾闢三年地餘於賦且過半焉鄱故規凡
官食魚取給魚舟食器取辦窯戶而官長有事鄉邨歸卽具儀以
謝名曰過山禮悉革去士人他有所愛而不禮其故妻投狀於縣

欲出之用肩輿舁其妻至公堂見其舉動遲重無一怨夫語偵其素以孝姑聞乃請闔邑文武官長及兩姓列席序者以大義質責曰古人七出汝妻有幾其人愧慙遂爲夫婦如初每聽訟日老稚咸來聚觀吏役驅逐傳諭曰賞罰所以示勸懲吾政欲眾共知耳何以驅逐爲性亢直爲政多執古法凡邑有大利弊往往面爭上官前不少屈由是多忤上官意未幾遂罷歸矣朝佑開封祥符人公覲其字也至性純篤父病癱母有沈疾每朔望齋沐哀籲減算以代自父病家政一聽叔父奉事惟謹羣從諸弟教之學每冬月設一大牀兄弟同寢處雞鳴卽覺之起更深矣猶諄諄指誨不少休晝則聚食一庭無私啖也蓋自祖父以來家庭雍睦食指眾多

至百餘服屬總麻矣猶不異煙故五禁會居聲稱嘖嘖夷門鄰有窮乏及喪亂輒周其急閻法母王氏張九鵬妻鼓氏皆喪夫貧無以自存資之卒完貞其他資糜活餓人成梁不病涉又未易更僕數人咸以惠人目之平生甘淡薄厭華飾衣之新敝食之惡美未嘗口及少卽不好弄長益謹飭子弟輩聞有嬉戲友朋家者聞公岷來輒避匿自歸田後罕入城市布衣蔬食遨遊阡陌閒手錄古書心所契賞者貯於囊中每登高阜憩長林興會至輒出而洛誦之昔張說爲宰相見張九齡親重之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余少游大梁晤公貺恂恂然道其家世頗悉余固知能守其孝謹家風者也因與通譜系公貺以叔父行事余余後每有事大梁必

來省視至輒作數日談凡檢身涉世治家莅官論說娓娓皆有志
於古故於世多齟齬而余與公貺相賞於數十年前者於今乃益
嘆其不誣也已今年秋其子潺沛相以訃來且請表其墓余烏能
已於言哉遂括其生平歸之使刻於其墓之阡

右墓表劉青芝撰

周慶增 張呈祥

周慶增字民賴湖南華容人雍正甲辰舉人令靈寶有善政捐俸
修函谷關路便行旅調泌陽靈人設主與前令江繁合祀稱雙賢
祠乾隆十五年辦理金川軍務凱旋祭告淮瀆勒石紀功慶增名
列碑中 上巡中嶽慶增辦供張無誤得預 御筵袍緞之賜奉
檄捕緝遂平等處私梟上游稱其能將薦舉旋卒於官同邑張呈
祥字墨村雍正丙午舉人乾隆丁卯充廣西同考官旋授廣東信
宜知縣比下車山水暴漲淹人畜無數捐俸施楫撈瘞溺骸修葺
坍舍理冤獄剔漕規救荒興學報政以最聞歷署萬州儋州知州
州故番舶報稅地處脂膏不潤致仕歸置產僅可自給少貧畫樵

夜讀無力購書悉手鈔著有尚書集注露巖文集

右傳李元度撰

李繼聖

李繼聖字振南一字希天湖南常甯人雍正二年舉人歷游晉趙
齊魯間銓江西萬年知縣卓異調廣豐上官委審疑獄多所平反
爲同官所構解組歸囊橐蕭然有勸之復仕者作反初賦以見志
平日教人爲文當自出機杼故其文空所依傍能獨樹一幟云著
有春秋經傳合解二十卷奇男女衍義十二卷衡郡文獻考辨六
卷萬年縣志二十四卷尙論篇尋古齋文集四卷尋古齋詩集二
卷尋古齋文集補編一卷詩集補編一卷後集一卷

右傳李元度撰

抱雄兒生於丙子年七月二十九日辰時李姓名繼聖字希天號

卷之三十一

三

振南韶齡好弄削木像刀劍箭弩棒鞭之屬日以此嚇羣小兒爲
樂斷竹彷彿簫笛好乘牛吹入林野年十二始赴試好學閨秀詩
十八頗知書味二十一歲失怙不識權斛數二十四戲試入武庠
卽棄之爾時猶未尙射也好博畫出外呼盧晚歸讀必雞鳴
有以老於童子試爲戒者不屑聽也二十六教弟姪入股業自是
十餘載同族暨異姓貧乏者受業甚眾皆辭束脩二十七督學黎
夫子撥入府學第二名評孟藝有三楚奇才之賞名漸振二十八
登雍正甲辰賢書易本房沈夫子主考莊陳兩夫子極歎前三藝
爲近日才人所罕見好陟臨山水與及門講貫偶暇好使諸生爲
聲歌好談笑又好簡靜則視乎其所對好雄豪坦率友好聚書好

竭才力爲人謀然不能曲從人多違俗而罵不類無含忍量朋會
有不慊於心怪氣暗衝激久鬱不得暢或發狎謔不修邊幅不畏
勢力好侮假道學此其疾矣然一飯必思酬而睚眦亦多恬默受
之不欲報又未嘗先與人以無禮肆遊吳越梁宋燕趙齊魯江漢
湖海間曩零刻詩文小集字內諸君子每不棄而艱於遇不好珍
奇寶玩及種養花魚不好乞人小物不好背議人短不好立是非
愛惡成見不好飲並不好名字畫以己所未暇學也平生三大恨
恨未親承祖教與力承二親教恨同懷兩女兄先逝而次女兄以
鬱亡恨無從手刃廿一史中數百大奸惡於一市及面訊迂儒敗
國者五小恨恨不善吹彈窮律呂恨不能閱徧奇載籍名山海恨

一二知己遠離不易復合恨無廣長舌立說鄙富人施出窖金哀
給榮獨恨身材短瘦無過人千鈞膂力今年四十五未知天竟何
如盡其在我惟隨處守真陶泳而已此性情大略也歲次庚申狀
於山左高唐客署

右自狀李繼聖撰

振南好古成癖無奇弗搜簿書鞅掌之餘搜書發篋丹黃無間浹
日新製盈把嘗登太行踰函谷泛揚子西湖觀潮海上教授河洛
齊楚間所在與名流會集走筆章成

右宜陽詩選羅汝懷錄

趙莘

君諱莘字東野世爲萊陽人曾祖士驥前明進士以中書舍人殉
邑難贈光祿卿今 天子褒揚忠烈於勝國死事之臣特旨錫諡
乃得諡曰節愍祖崙進士官太常卿父子泗歲貢生君生八歲而
孤太夫人楊教之讀書年十七入邑庠思得一第以慰母頗自振
奮顧卒不售門祚單弱孳生蕭牆母特憂之乃以貲爲學官得霑
化縣教諭跪請於太夫人曰兒不才藉先人力獲進身階顧慙直
不能爲不義媚上官恐不利太夫人正色曰吾家世清白汝當貽
父母令名他非所計也君爲學博無苜蓿齋鹽氣勉諸生於道而
時卹其寒令他出攝令事有績大吏賢之不以爲干也雍正三年

遷浙江昌化令邑徵輸歲有常額浮於額而徵之者曰火耗君不受以白上官上官以爲矯君笑曰吾承母命將利民顧自利乎卒不受新令至例科其所隸斂以奉令曰鋪墊銀君至亦除之邑最瘠至不能奉甘肥太夫人喜曰汝爲廉吏吾飲水而甘勝他人鼎肉耳其潔已奉法折獄英斷類有循聲按院某者婪夫也所過邑輒索無厭昌化故產茗君餽之巨筐按院且喜疑苞苴焉啟之固茗也大怒思中傷之會有邑人黃文通盜嫂事君以和姦定讞按院者挾以脅君君佯不知而以語忤按院按院益怒竟被劾知其事者咸免之而君恬如也襍被蕭然策蹇就道國門填塞實涕攀畱者若干人君在官僅二年而感其民如此可思也已旣歸奉母

課兒杜門卻掃絕無罷官意雍正十三年丁太夫人憂哀毀滅性
黯然中傷未及執紼之期而竟憂戚以死年四十三歲時乾隆元
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君例授文林郎以子貴 贈朝議大夫配劉
氏例封孺人 贈太恭人子五人長起果官嚴州府知府孫九人
曾孫十人以乾隆壬申某月某日葬於畱衣莊南臺新阡越三十
四年乙巳其子之友杭州余集始爲志銘納諸墓銘曰
清且廉書下考疇執政乃顛倒惟後嗣之賢以光其先吁嗟乎天

右墓誌銘余集撰

印光任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江蘇
布政使張公坦麟以寶山廩生印公應 詔奉 旨發廣東以知
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實授廣甯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
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學校設書院拔其俊秀者不逾年民間外
戶不閉人文蔚興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制府鄂公曰
黔省軍興東西兩粵宜爲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駭之可
不戰而服鄂公以爲然卽命參將某發所部介士鳴鼓張旗而往
羣苗果潰東莞臨大海兩戒之守以虎門爲限癸亥六月海大風
有二巨舶進虎門泊獅子洋鬚髮猙獰兵械森列莞城大震制府

策公榜欲與兵彈壓布政使富察託公庸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特兵十萬矣公白制府曰彼夷酋也見中國兵興恐激生他變某願往說降之卽乘小舟從譯一人登舟詰問方知英夷與呂宋讎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篷碎糧竭下旋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英酋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略捉搦之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遏糴以飢之再匿船匠以難之英酋果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公直曉之曰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鬪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修篷桅送汝歸國英酋初意遲疑旣而商之羣酋無可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懺

呼其聲殷天制府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聞天子大悅以爲
馭遠人深得大體卽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遷公駐劄焉居亡
何番部法郎西入澳貿易英吉利貪其利先後發六艘詭言來市
陰謀篡取公察其奸探英酋將至命熟海道者導其船果起碇揚
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營兵出海召英酋厲聲叱之曰若
來何爲利人貨物將作賊邪我奉制府令若傷法郎人卽將爾國
人之在黃浦者抵償若奪其貨卽將汝貨之在身行者抵償言訖
揮健兒千餘披甲張礮環其舶而守之英酋禁聲登時六船搖艣
去而法郎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俾其奪氣
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跽藉賴君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

派某強某弱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胷中
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前任失
察開墾事落職引 見奉 旨仍發廣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
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督策公過吳強起
之曰汝神明不衰尙宜出而報 國公感知己恩重到粵東補南
澳同知升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界民苗屢
雜有劫殺一案五年未得主名公到逾月真兇盡獲會太平鹽引
未銷又被議解任篆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冤獄公奮曰我舊
長官不忍赤子覆盆下也卽往其地廉得巨奸某向充土司頭目
竊其印作祟乃突詣其家搜得舞文底窠袖呈大府一訊而冤雪

公嘆曰吾臨去猶能活數十百姓勝賜卓茂三公之服矣出城時一路老幼攀車轅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黼昌籍隸寶山生而伉爽與高要舊令某交代知其賢代爲還課屢建奇績而絕不自矜歸後囊橐蕭然散步田野人不知其官二千石也所著有朔斬編澳門紀略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書富察託公四事卽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久矣今秋其孫鴻經太史乞爲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受知 聖明官至太守而屢起屢躋未竟其用然其長子憲曾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長孫太史於余爲詞館後輩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

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二世斯言信矣

右傳袁枚撰

何德朗 郭佑達

何德朗字熙止湖南桂東人雍正丙午舉人知竹山縣縣悍民墾田多阻水自封德朗至悉繩以法有因田涉訟歷數官不決者履勘立剖公暇設講堂召諸生指授經義士民立石頌之同邑郭佑達字致遠雍正己酉鄉試第一知安岳縣捐俸建義學隆禮正士凡有差遺按遠近給予口食不以累民三年以疾歸復起知安岳有危開發者少讀書因貧輟業爲人縫紉傭署中一日聞鼓吹聲自外來忽掩泣問故曰此民某娶婦也婦嘗許字我其家以我貧故悔婚他適佑達曰有是乎立命將綵輿入召二姓詰之果信遂以婦歸開發助之金使復學開發尋補諸生登鄉薦後除廣東仁

化令迂道至桂東訪佑達泣拜其墓而去

右傳李元度撰

吳文伯

海陽吳文伯雍正丙午以訓導引 見奏對稱 旨 特授河南
禹州知州文伯父隆嘗以奉化丞權縣事時方養病奉化得家書
伏牀褥北向叩頭勵及見之隆益孝子鞠遜行會爲作傳 帝簡
循良天酬純孝則我 憲皇帝之聖且神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王紹文

太守王公者順天衡水人名紹文爲諸生時嚴重有威動必遵乎
聖賢雍正五年以拔貢令成都當蜀省要區上官羅列候謁相望
令是者率工語言伺形勢不以民事第賢否訟到官判狀而已雖
踵門候終不得登令堂一愬民亦見令出入無甯晷願解散不求
理公至喟曰是何以爲政乃屏交際非公不詣大府日接里老問
疾苦教農桑或列狀來卽呼直之人人各得其意以去會岳公鍾
琪初授制軍例巡邊駐節成都監司以上爭奔走公一謁不再往
鍾琪欲獵於水命公主辦至日戒車騎空一府且出而公未報命
使使促之公自來謝曰令章句儒不諳軍事舟楫益非所習致方

公命鍾琪盛怒必欲往公曰成都近郊數十里無巨浸彌望澄泓皆民力所濬獵則必決其防決則水涸公奈何圖一時之娛忘百姓之嗟辭旨剴切便便不已鍾琪義不能屈罷獵目曰慙夫自是同官皆側目於公矣成都別駕尤怨公塗遇爭道公素嫉別駕諛弗讓別駕怒下輿欲毆市行者不能平譁而前擁別駕仆地或罵之通衢闐然公以是落職而別駕亦黜顧民望公甚詣公所萬首拄地泣不起公慰遣之再弗去相依數日公囊橐蕭然無以舉火眾復泣曰公實吾父母吾坐守公公不飽豈稱爲人子耶謀所以助公而從市上來者已負米荷薪持半菽奉一盞爲公壽公曰以我故累眾腹雖果心不甯且一身一僕豈能盡果此耶因固辭眾

益固進公卒弗受眾乃析薪炊米爲酒食饗公公中坐眾環向隅
坐醉飽歌呼公與應和極歡而去去之明日餉遺愈眾相屬於道
羣情洶洶吏遏之不能定也撫軍憲公德知其事入奏擢公西安
太守始至鍾琪握大將軍印征戎關輔竭蹶從行公多方調劑諸
不便民必庭爭自大中丞以下畏憚之咸欲擠公獨鍾琪以輿望
所歸常曲意從之故公得殫力均徼輸籌轉運民賴以安當是時
軍務方殷大官由特簡專督者數十而民間唯知有公每一令
善必曰是太守所爭不善則曰是爭之不得或曰公爲巡撫得專
制矣或曰已授總督宰軍機矣一日之閒說凡數起唯恨公不大
用也後忤當道當道深惡之與寮屬計事必小語曰慈夫知否又

曰密之勿令知其見忌如此雍正十一年秦饑斗粟錢四百民艱食公乃借庫帑二萬遣官赴豫購米數萬石減直以予民民得度歲歌謳公而當道益飲恨公知不可爲遂謝病免將歸城中忽誼傳民欲臥轅爾當道謂所私曰果爾我輩何堪於是或言禁戢或言斥逐當道曰不如無之公聞笑曰我正愧是耳爾復貽民憂乎遂閒道微行去民乃絕望乾隆元年復起卒不得用再以疾謝歸秦蜀聞之多爲歎息初鍾琪勞民贖武獨能善公公守西安時鍾琪僕強市民貨公繩以法盡清諸逋僕大憾嘗遇公西街乘騎過瞠目視公公立命拉下之縛以白鍾琪鍾琪爲謝陰戒其僕曰憇夫我猶畏汝曹胡撻其鋒謹避之耳及與當道忤待公如束溼薪

遇事輒冰炭必與公讐卒使移疾以故秦民至今賢鍾琪而詬當道焉

九畹子曰雍正八年公守西安余修陝西通志當道召耆民明倫堂問莅秦名宦可入志者眾莫對久之老父前曰獨王太守爲不愧耳公之得民當道其知之矣顧多方沮公卒使之不得志以去嗚呼

右傳劉紹攸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

蔡時豫

奉政大夫古州司馬蔡君卒余聞之爲位以哭悲吾友之位不稱其功而壽不酬其德也其弟太史雪南走書數千里屬余銘嗚呼微雪南言固將有以銘吾友也因敘以銘敘曰公諱時豫字立齋先世自越遷蜀父懷遠將軍某公歷仕山東遊擊卒於官公時年十二弟雪南方在抱奉母夫人扶柩歸里閉戶讀書十餘年弟兄先後以文名蜀舉於鄉兩試南宮不第揀令黔中以能調鎮遠鎮遠者苗民雜處邑也夙苦凶悍難治公爲政精明果決事至能斷復以德化人治行稱黔中第一會時議改土歸流諸苗聞風思逆公悉其狀上書巡撫某曰犬羊之性不可以恩諭也不備將爲害

凡再上而撫且怒飛檄罪公苗則果反當是時提督哈元生悉徵黔中數鎮兵萬餘拒苗於羊老公聞之致書元生日兵家喜壯惡老地名羊老非駐兵地也某觀鎮遠上控偏橋下扼清溪實據諸苗之要將軍移兵於此從中調度俾楚蜀諸軍得以進援乃萬全之策若鎮遠一失苗人入而將軍何以禦之不從未幾黃平諸州縣果罹害苗人乘勢遂圍鎮遠鎮遠之兵已駐羊老矣時公新遷清江別駕未及赴諸同官蒼黃失措思欲逃公阻以大義曰君等皆去城誰與守眾曰能戰乎能守乎公曰戰則不敵以計先之可守也眾不得已從公於是公悉棄倉寶以安流民募士卒數百與誓括商賈布得萬匹設軍帳數百環城示以不測令士卒執戈迭

繞城垣暗發礮矢傷苗苗驚疑不敢進遂遁公親環甲冑樹旗鳴鼓率眾追躡其後苗人奔逃無敢有復窺鎮遠者公既保鎮遠與提督哈其相聲援乃得合楚蜀諸軍次第平苗當是時名滿黔中黔之人無老少知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忌之同官乘隙交構之無功而自上賞者纍纍獨公扼抑不得進嗟乎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萬之賊此王介甫所以深歎息於丁元珍者而公卒以成功其賢於元珍不已遠哉其後由清江別駕遷麻哈牧數年始得遷古州司馬以母老乞養上官不許會緣例入覲陳情請改近地 命下遂飄然歸養數月丁母夫人憂明年公卒卒之日年五十有二初 上遣張文敏公照經略黔中文

敏與公語奇其才謂可大用欲薦公未幾以事逮獄遂寢又有以陽城馬周薦公者亦不果用卒以司馬終豈非命也夫公事母夫人以孝聞弟雪南幼病醫者以藥進艱於飲公取飲示之其至性過人如此又善文章所著有集若干卷皆足傳於世夫人劉先公卒生二男子曰某聘吾兄端洪之長女曰某聘某氏女幾許字某今合葬於某原時乾隆十一年某月日也銘曰

樹功於國而人嫉之修孝於家而天忌之天與人不可知嗚呼其官其年而止於斯

右墓誌銘彭端淑撰

廣東西川湖諸邊郡多患苗而滇黔爲甚卽滇黔言之黔尤甚黎

平平越都勻銅仁羣苗出沒而鎮遠當其衝爲全省保障門戶苗
貪而猜忍叛服不常名爲要服寶度外置之後錯處內地爰立土
目蓋以苗治苗也爲大吏者鎮以廉靜扼險防奸猶慮闖入一或
處置失宜曲反在我仇怨相尋禍結而不解然後竭吾兵力久乃
克之上損國威下戕民命豈不痛哉滇黔自雍正二年改土歸流
苗銜恨入骨遂起而剗刃於長吏之胸所在騷然若火燎原旋撲
旋起蔡侯名時豫字粒齋成都崇甯人以雍正五年令鎮遠鎮遠
附府所轄僅二里許地狹民貧撫綏備至民苗胥悅閱數年苗方
煽虐他境鎮遠固無恙也已而遠苗謀益深結黨益固勢且壓鎮
遠歲乙卯侯已除清江別駕義不忍以憂遺後人羽書旁午告急

大吏漫不省遂陰爲部署一切勒以軍法發倉庫以安兵民簡丁壯以伏要害威信旣著內外肅然未數月苗數萬飄忽如風雨猝襲鎮遠先是侯下令民間比戶張幕聯絡如雲屯廣蓄薪置兒童婦女其內衆不喻所爲聞苗且至趣蒸薪晝夜不絕苗旣憚侯威名遙望突煙四起光互天知有備比偏城守陴者潛匿不動益莫測虛實疑中伏遽揮衆踉蹌跳去初郡守以下慮守禦單弱外無援胥議棄城士民間風奔竄侯橫身止之諭以利害且畫方略音容慷慨衆感泣僉曰誓效死唯公指麾而進退之自是始有固志識者固早知其能辦賊矣嗟乎苗誠猜忍猶是人也奪所業以攜其心至豨突鴟張首尾橫決又束手而無以制其死命誰生厲階

而遺書生以必破之孤城獨攖強寇雖勇略絕出如睢陽猶以眾寡不敵卒之聲色不動與城俱全謂盡出於人力不敢必謂竟出於天幸滋不敢必也士君子不幸值事變之窮計惟畢吾知力死生以之自非大義瞭然卓識早定惟怯澆忍先去以爲民望或惶遽失措唯辦一死以自明相去雖懸而其不足以任人家國也則一而已矣方事之殷也豫以母屬其友張州九間道走沅州命妻劉掖姑下上自身與城碎不自意其獲全圍既解踰年我軍各道并進覆其老穴諸砦以次削平大吏敘功功出侯下遠甚者一歲至數遷或攘他人功以冒賞甚且俘馘良懦反若爲逆黨復讐侯絕口不及前事在眾中粥粥若無能者久之隨牒平進稍遷麻

哈既行鎮遠人思之不置爲立豐碑大書曰原任鎮遠縣知縣今升麻哈州知州蔡某既踰月矣復憤而悔曰微公鎮遠百姓不復活猥以知州辱我公耶竟剗去姓字其愛重若此莅麻哈一年治視鎮遠又以例稍遷古州司馬未及赴會 朝廷舉骨鯁理學之臣大臣中知君者舉應 明詔旣入 見念母老矣弟又遠宦淒然泣下遽請終養不待命而歸嗚呼由前之爲可以教忠由後觀之卽可以教孝其卒能自拔於萬死一生之中者所從來遠矣豈不偉哉侯弟雪南在翰林時與予論文最愜酒酣耳熱輒奮臂言守鎮遠狀予義而壯之乙丑丁母憂踰年而侯卒得年五十有二雪南鄭重致書情詞哀感走使六千里外乞表墓以傳君於無窮

庸撫實特書遺雪南勒石俾示來者

右墓表馬榮祖撰

雍正癸卯黔蠻逞亂多破城邑而鎮遠以蔡大夫獨全大夫蜀人名時豫少魁磊絕出諸生中初用舉人試爲州得黔之鎮甯獄有非殺人者誣服當死大夫反出之以是政有名他縣囚爲人妄誣爲盜坐不疑上官以使大夫怒其久不報或爲危言大夫屹如故已而盜果別獲上官歎爲能西南多蠻夷長官世土地自爲治中國一日盡郡縣奪之率不服思報仇而鎮遠介諸蠻間尤貴州形要地蠻欲攻久未發也大夫適調令以來度必逞卽上書幕府蚤計畫幕府不知酋而蠻已羣嘯古州益合諸苗犵攻屠十餘所乘

勝信鎮遠人震駭懼燔削爭謀出城遁大夫召止之曰若去何之徒爲蠻血肉孰如助我守可得自保於是皆諾是時蠻張甚謂鎮遠一日可下顧不能拔欲畱困之火其野時時燭城中大夫亦夜潛出卒立幟舉火山谷間疑蠻蠻果猜惑而馳使河南巡撫軍門軍門爲發兵救至乃解圍不啟凡六十日國中無一人死者大夫素瘠蠻望見稱之瘦官將退譁曰非瘦官能鎮遠盡我脯食矣大夫爲人氣勁以和時朋友緩急若在身者於事達而能濟故當蠻亂極熾卒從容有功鎮遠旣以大夫得全明年乃循常遷又一年得同知古州乾隆丙寅以事至京師時其弟時田已舉進士官庶吉士於是求罷官還蜀養母遂歸歸未幾母訶大夫病哀棘卒將

死謂家人曰斂我毋朝服必施衰經使終喪地下家人謹如之予
聞蠻禍急時官多情愞或走匿故羣就摧敗滇粵皆然非特貴州
也若鎮遠城處不過千百家板堞半圯黔大帥兵自擁不敢出大
夫以儒生未始習軍旅卒捍保之然而能之試者或隄之所嗚呼
蓋自古而旣然獨蔡大夫矣哉

右墓表方天游撰

王者輔

丁未冬余在湖陽聞海豐有怪尹焉不知其何所謂明年春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是何如之怪耶對曰不然愛民如子理邑如家吾豐循良僅見也然則曷爲以怪名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觸諱忌官以此怪之余聞愀然曰布衣蔬食何害於人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爲怪余不知之矣薄暮宿豐郊尹來視余果衣古布衣騎羸馬以兩隸導行余曰噫善哉清操偏人君獨不畏夫媚嫉乎尹曰然嫉者多矣吾行吾素耳嫉我不過去一官吾徒步歸何害蓋是時嶺表廉能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寡所可獨與余相得甚歡先是五日前撫粵中丞楊公騶從過尹

境尹惟埽一館以待他無所有楊公曰吾所欲劾者三人一日貪
二曰庸三曰怪尹夷然長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恐不免請受
劾楊公不悅詰以地方事條對了了在尹境內行三日數問田閒
民乃知尹爲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恕祿俸外一錢不
染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喟然太息曰吾幾失子子之守連
馳六稟謂子怪誕貪墨請出彈章糾子不意子之賢若是吾今知
子子勉之自是始有謂尹非怪者然是守終不能容必欲去尹而
後快而豐邑向來陋規尹俱革盡獨雍正五年稅契溢羨未奉全
解之檄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捐輸修造戰船礮臺之類就中支
解俱用公文一錢不私入己守弗知其詳卽思以此中之乘尹之

省遣官籍其帑攝其家人尹聞抵守受賕事列狀通揭遂以互訐
並解任中丞公議於鞠明之後特疏薦尹不謂尹事未了中丞奄
逝袒守伐尹者遂稍稍出矣然守已自伏其賕又受尹庭折拊膺
憤恨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凡所存庫皆目爲賊支解
公用令償擬極刑追贓九百司臬樓公少之爲增至一千三百有
奇尹若爲弗聞也者讀書談笑不改其樂比秋審復以戇直觸中
丞傅公怒當事者皆爲尹危尹昂然侃侃不少讓由是怪名大著
海豐士民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樂輸爲尹償應追之數尹乃獲
免尹自解組後屏去從人獨以孑然一身出入禍難之際險阻不
知勞苦不避時或賃一僕爲炊油油自得粵東郡邑人士無不慕

尹之名爭欲一見尹面尹亦若爲弗聞也藍子曰嗟乎尹未嘗怪也上官以爲怪則怪矣甚哉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上官豈可不事哉尹精神勃勃不可遏抑行復用用必大且顯願從茲稍避怪名焉清操直節必不可變要惟斂之於內勿使觸人耳目則免禍之道也我輩天生鈍材既不能阿諛攀緣違道以干當權之喜悅豈可復眩廉選能以技彥不啻自口出槩望之三代以下老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怠色與驕氣尹其奉爲韋絃乎雖然余自病不能醫而爲鐵漢謀藥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余以上官侵漁西穀弗能措克代償平空飛禍視尹有加所賴潮普士民及當途諸君子好義同

聲爲余了此重累余未嘗怪也而禍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亦豈必盡在怪名歟且兩人之禍醫諸遇賊尹見賊之將殺己也先揮一拳擊賊首斃之從者憾而擠尹於水余拱手與賊較論賊剗刃而顛之水死不死雖皆有天亦以見余之不如尹遠甚也使當時亦如尹之怪爲一方除蠹國巨賊雖自落水不亦善乎抑聞之窮愁險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頗多余將拜仇人之賜尹亦自此勉之矣君姓王氏名者輔字近顏江南天長人以諸生舉賢良 召見特授海豐令京兆尹孫公嘉淦督學時所薦士也粵人謂孫公知人

右記藍鼎元撰

--	--	--	--	--	--	--	--	--	--

100-111-1000

10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八補錄

守令十四

蔡時豫

雍正乙卯黔中蠻獠之變呼嘯成羣遙擁蟻聚南鈎牂牁置魁立帥騷擾良民當事者堅壘城門一籌無措萬姓驚奔不知所爲鎮遠當蠻獠四出之衝城郭不完兵甲不備而危而復安者邑侯蔡君笠齋保障功也獠平鎮遠人屢欲碑其績蔡君不可已而以例推升麻哈牧閱年餘郡人思慕不已遂相約私立碑於鎮之瓦寨及塘頭諸地後書其銜曰原任鎮遠縣知縣今升麻哈州知州事蔡諱時豫逾月郡人復將碑上銜剗去郡守趙公聞之詢故郡人

曰鎮遠爲獠所困幾陷矣賴我蔡侯得以亡恙全城之功固莫大焉而仍官一州竊爲不平耳且是時與我蔡侯同事諸人功不必如蔡侯位不必出蔡侯上而一歲累遷者有之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甚之斬刈良獠誣良爲奸而置身通顯者比比也我輩紀其績以示不忘刻其銜毋使後人知之謂我蔡侯有大功於民會不獲報而名位之卑如此郡守不能咎嗟乎古之循良所居民樂所去民思勒碑者眾矣未有以刻銜聞者豈草野罔識忌諱遂徑行其直道歟抑我蔡侯之德入人肝脾故不惜以干祿百福畢致其人歟雖然去年春 天子方下詔求骨鯁之臣如陸隴其陳瓚召見者五人蔡君其一焉則是蔡君之賢其上官不必知之而 天

子固已知之也 天子知之而必用之行將羽儀乎 天朝以爲
邦國光也奚翅一州一牧而已哉郡人又何憤焉

右碑記彭端淑撰

K320.49

2

543315

文科部編譯館
各科教科書
國文
第九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九月二十二日



21101000161404

160-898